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叶圣陶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叶圣陶

这也是一个人！

伊生在农家，没有享过“呼婢唤女”“傅粉施朱”的福气，也没有受过“三从四德”“自由平等”的教训，简直是很简单的一个动物，伊自出母胎，生长到会说话会行动的时候，就帮着父母拾些稻藁，挑些野菜。到了十五岁，伊父母便把伊嫁了，因为伊早晚总是别人家的人，多留一年，便多破费一年的穿吃零用，倒不如早早把伊嫁了，免得白掷了自己的心思财力，替人家长财家。伊失家呢，本来田务忙碌，要雇人帮助，如今把伊娶了，即不能省一个帮佣，也得抵半条耕牛。伊嫁了不上一年，就生了个孩子，伊也莫明其妙，只觉得自己睡在母亲怀抱里还是昨天的事，如今自己是抱孩儿的人了。伊的孩子没有摇篮睡，没有柔软的衣服穿，没有清气阳光充足的地方住，连睡在伊的怀里也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才得享受，白天只睡在黑黢黢的屋角里。不到半岁，他就死了。伊哭得不可开交，只觉以前从没这么伤心过。伊婆婆说伊不会领小孩，好好一个孙儿被伊糟蹋死了，实在可恨！伊公公说伊命硬，招不牢子息，怎不绝了我一门的嗣！伊丈夫却没别的话说，只说要是在赌场里百战百胜，便死十个儿子也不关我事！伊听了也不去想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只是朝晚地哭。

有一天伊发见了新奇的事了：开开板箱，那嫁时的几件青布大袄不知那里去了。后来伊丈夫喝醉了，自己说是他当掉的。冬天来得很快，几阵西风吹得人彻骨地冷。伊大着胆央求丈夫把青布袄赎回来，却吃了两个巴掌。原来伊吃丈夫的巴掌早经习以为常，惟一的了局便是哭。这一天伊又哭了。伊婆婆喊道，“再器！一家人家给你哭完了！”伊听了更不住地哭。婆婆动了怒，拉起捣衣的杵在伊背上抽了几下。伊丈夫还加上两个巴掌。

这一番伊吃得苦太重了。想到明天，后天，……将来，不由得害怕起来。明天朝晨，天还没亮透，伊轻轻地走了出来，私幸伊丈夫还没醒。西风像刀，吹到脸上很痛，但是伊觉得比吃丈夫的巴掌痛得轻些，也就满足极了。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到了一条河边，才停了脚步。这条河里有航船经过的。

等了好久，航船经过了，伊就上了船。那些乘客好似个个会催眠术的，一见了伊，便知道是在家里受了气，私自逃走的。他们对伊说道，“总是你自己没长进，才使家里人和你生气。即使他们委屈了你，你是年幼小娘，总该忍耐一二。这么使性子，碰不起，苦还有得吃！况且如今了逃了出去，靠傍谁呢？不如趁原船归去罢。”伊听了不答应，只低着头不响。众客便有些不耐烦。一个道，“不知伊想的什么心思，论不定还约下了汉子同走！”众人便哗笑起来。伊也不去管他们。

伊进了城，九到一家荐头。荐头把伊荐到一家人家当佣妇。伊的新生活从此开始了：虽也是一天到晚地操作，却没下田耕作这么费力，又没人说伊，骂伊，打伊，便觉得眼前的境地非常舒服，永远不愿更换了。伊惟一的不快，就是夜半梦醒时思念伊已死的孩子。

一天，伊到市上买东西，遇见一个人，心里就老大不自在，这个人是在村里的邻居。不到三天，就发生影响了：伊公公寻了来。开口便嚷道，“你会逃，如今寻到了，可再能逃？你若是乖觉的，快跟我回去！”伊

听了不敢开口，奔到里面，伏在主母的背后，只是发呆。主母便唤伊公公进来对他说，“你媳妇为我家帮佣，此刻约期还没满，怎能去？”伊公公无可辩论，只得狠狠地叮嘱伊道，“期满了赶紧归家！倘若再逃，我家也不要你了，你逃到那里，就在那里卖掉你，或是打折你的腿！”

伊觉得这舒服的境地，转眼就成空虚的，非常舍不得。想到将来……更害怕起来。这几天里眼睛就肿了，饭就吃不下了，事也就做不动了。主人知道伊的情况，心想如今的法律，请求离婚，并不烦难，便问伊道，“可情愿和夫家断绝？”伊答道，“那有不愿！”主人便代伊草了个呈子，把种种以往的事实，和如今的心愿，都叙述明白，预备呈请县长替伊作主。主妇说道，“替伊请求离婚，固然很好，但伊不一定永久做我家帮佣的。一旦伊离开了我家，又没别人家雇伊，那时候伊便怎样？论情呢，母家原该收留伊，但是伊的母家可能办到？”主人听了主妇的话，把一腔侠情冷了下来，只说一声“无可奈何！”

隔几天，伊父来了，是伊公公叫他来的。主妇问他，“可有救你女儿的法子？”他答道，“既做人家媳妇，要打要骂，概由人家，我怎能作得主？我如今单是传伊公公的话叫伊回去罢了。”但是伊仗着主母的回护，没有跟伊父同走。

后来伊家公婆托着邻居进城的带个口信，说伊丈夫正害病，要伊回去服侍。伊心里只是怕回去，主母就替伊回绝了。

过了四天，伊父亲又来了。对伊说，“你的丈夫害病死了，再不回去，我可担当不起。你须得跟我走！”主母也说，“这一番你只得回去了。否则你家的人就会打到这里来！”伊见眼前的人没一个不叫伊回去，心想这一番必定应该回去了。但总是害怕，总是不愿意。

伊到了家里，见丈夫直僵僵地躺在床上，心里很有些儿悲伤。但也想，他是骂我打我的！伊公婆也不叫伊哭，也不叫伊服孝，却领伊到一家人家，受了廿千钱，把伊卖了。伊的父亲，公公，婆婆，都以为这个办法是应当的。他们心里原有个成例：不种了田，便卖耕牛，伊是一条牛，——一样地不该有自己的主见——如今用不着了，便该卖掉。把伊的身价充伊丈夫的殓费，便是伊最后的义务！

一九一九，二，一四

（原载 1919 年 3 月《新潮》月刊 1 卷 3 号）

低 能 儿

一天早上，阿菊被他的父亲送进一个光明开阔透气的地方，他仿佛从一个世界投入别一个世界里。他的家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两条破坏的长凳，已使他的身躯加旋不得；半截的板门撑起，微弱的光线从街上透进来，——因为对面是典当里库房的高墙，——使他从不曾看清他母亲的面庞；门外墙角，是行人的小便处，时常有人在那里图一己的苟且的便当，使他习惯了不良空气的呼吸。现在这个境界在那里呢？他真投入了别一个世界了！

阿菊的父亲是给人家做零雇的仆的。人家有喜事丧事，雇他去上宾客们的菜，伺候宾客们的茶水烟火；此外他还当码头上起货落货的脚夫。人家干喜庆哀吊的事，酒是一种普遍而无限量施与的东西，所以他尽有

尽量一醉的机会；否则也要靠着酱园里的酒缸盖上，喝上两三个铜子麦烧，每喝一口总是时距很长，分量很少，像是舍不得喝的样子，直到酱园收夜市，店门快关了，才无可奈何地喝干了酒，一摇一摆地归家去。那时阿菊早睡的很熟了。

阿菊的母亲是搓草绳的。伊的眼皮翻了出来，常常分泌眼泪，眼球全网着红丝，——这个是他们家里的传染病，阿菊父子也是这样，不过较轻些。伊从起身到睡眠总坐在一条破长凳子，两手像机器似地工作。除了伊的两手，伊的身躯动也不动，眼睛瞬也不瞬；伊不像有思想，不像有忧乐，似乎伊的入世只为着那几捆草绳而来的。当阿菊初生时，他尖着小嘴衔着伊的乳，小手没意识地抓着，可爱的光辉的小眼睛向伊的面庞端相着；对于那些，伊似乎全无知觉，只照常搓伊的草绳。他吸了一会乳，便被弃在一个几乎站不住的草窠里。他咿呀欲达意罢，号哭欲起来罢，伊总不去理会他，竟同没什么在旁边一样；柔和的催眠声，亲密的抚慰语，在伊的声带和脑子里是没有种子的！他到了四岁，还是吸伊淡薄的乳浆，因为这么可以省却两小碗粥；还是躺在那个破草窠里，仰看黑暗的尖垢的屋板，因为此外更没别的可以容他的地方。

阿菊今年是八岁了。除了一间屋子和门前的一段街道，他没有境遇；除了行人的歌声，小贩的叫卖的，母亲的咳嗽声，和自己的学语声，啼哭声，他没有听闻；除了母亲，他没有伴侣——父亲只伴他睡眠；他只有个很狭窄的世界。今天他才从这很窄狭的世界投入别一个宽阔的世界里！

他被一位女教师抚着肩，慈爱地轻婉地问道，“你知道你自己的名字么？”他从没经过被询问，这是骤然闯进他生命里的不速之客，竟使他全然无法应付。他红丝网满的眼睛瞪住了，本来滑润的泪泉里不绝地涌出眼泪来。那位女教师也不再问，但携着他的手走到运动场里。他的小手感觉着温的柔的爱的接触，是他从没尝过的，引起了他的怅惘，恐怖，疑虑，使他的脚步格外地迟缓，滞顿，似乎他在那里猜想道，“人和人的爱情这么浓郁么？”

运动场里没有一件静止的凝滞的东西：十几株绿树经了风微微地舞着，无数雀儿很天真地在树上飞跃歌唱；秋千往还着，浪木震荡着，皮球腾跳着，铁环旋转着，做那些东西的动原的小儿们更没有一个不活泼快乐，正在创造他们的新的生命。阿菊随着那位女教师走，他那看惯了黑暗的眼睛经辉耀的壮丽的光明射映着，几乎张不开来。他勉强定眼看去，见那些和自己一样而从没亲近过的孩子们。他自知将要加入他们的群里，心里便突突地跳的快起来，脚下没有劲了，就站住在场角一株碧桃树下。女教师含笑问道，“你不要同他们一起玩耍么？”他并不回答；他那平淡的紧张的小面庞只现出一种对于他的新境遇觉得生疏淡漠的神情。他的视官不能应接这许多活动不息的物象，他的听官不能应接这许多繁复愉快的音波，他的主宰此刻退居于绝无能力的地位了！女教师见他他不答也不动，便轻轻地抚他的背说道，“你就站在这里看他们玩耍罢。”伊姗姗地走入场中，给伊的小友做伴侣去了。

一个小皮球流星似地飞到他的头上来，打着头顶又弹了出去，才把他迷惘的主宰唤醒，使他回复他微弱的能力。于是他觉得那温的柔的爱的接触没有了；四顾自己的周围，那携着自己的手的人在那里呢？打在

头顶的又是什么东西？母亲的手掌么？没有这么轻。桌子的角么？没有这么软。这件东西真奇怪，可怕，他那怯弱的心里想，这里不是安稳的地方，是神秘的地方；心里想着，两脚尽往后退，直到背心靠住了墙才止。他回转身来，抚摩那淡青色的墙壁，额角也抵住在上边，像要将小身躯钻进去。然而墙壁是砖砌的，那解得爱护他，那里肯放开他坚硬的冰冷的怀抱容纳他，使他避免惊恐，安定心魂呢？

阿菊坐在课室里了。全室二十几个孩子，都不过五六岁左右，今天他加入他们的群里，仿佛平坂冈的丛山间插一座瑰伟的雄峰。他以前只有他家里的破草窠破长凳是他的座位，如今他有了新的座位，依然照他旧的姿势坐着，在一室里就呈个特异的色彩。他的上半身全拥在桌子上，胸膛磕着桌沿，使他的呼吸增加速度；两脚蜷了起来，尘泥满封的鞋子压在他并坐的孩子的花衫上边。那位女教师见他这样，先坐给他看，给他一一说明，更指着全室的孩子教他学无论那一个都好。他看了别人的榜样，勉强将两脚垂下，踏着地；但不到一分钟又不知不觉地蜷了起来。他的胸膛也很不自然地离开了桌沿；一会儿身躯侧向右面，靠着了并坐的孩子。那个孩子嚷道，“你不要来挤我！”他才醒悟，恐惧，现出怅惘的愕顾。一阵率性的附和的喧笑声发出来，各人的耳鼓都感到剧烈的震动。这个在他的经验里直是个可怕的怪物，他的上半身不由得又全拥在桌子上。

女教师命出许多耍孩儿来，全室孩子的注意力，便一齐集注在教师的桌子上。那些耍孩儿或裸体，或穿红色的马甲遮着胸腹，嫩红的小臂和小腿却全然赤露；将他们睡倒了，一放手便跟着站起来，左右摇动了几回，照旧站得挺直。真是可爱的东西！在阿菊看了更是大扩眼界。他那简单的粗莽的欲望指挥着他的手前伸，想去取得他们，可是伸到了充分地直还搭不到教师的桌子；同时那怯懦的心又牵着他的手似乎不好意思地缩了下去。女教师已暗地窥见了。便笑着对他道，“你可将这几个可爱的小朋友数一数。”他迟疑了好一会，经过两三回催促，才含糊地才可听闻地数道，“一，二，三，六，五，八，四，……”女教师微微摇着头，转问靠近伊桌子的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扳着小指，发出尖脆的声音数了，竟没弄错数序。几个孩子跟着伊的尾声喊道，“伊数得对！”女教师温颜附和道，“果然伊数得对！我给你们各人一个去玩耍罢。”

阿菊取耍孩儿在手，这个是他希望而不敢希望的，几乎不自信是真实的事。他只对着耍孩儿呆看，是他唯一的玩弄的方法。

“你们可知那些可爱的小朋友们住在那里？”女教师很真诚地发问。

“他们住在屋子里，”群儿作谱和的语调回答。

“屋子里怎么进去？”

“有门的。”

“门比他们的身躯高呢，低呢，阔呢，狭呢？”伊非常悦乐，笑容含优美的画意，语调即自然的音乐。

“阔！高！”有几个说，“自然比他们阔，高！”在那些声音里，露出一个单调的无力的“低”字的音来，这是阿菊回答的。

“门怎么开法？”

“执这个东西，”群儿齐指室门的拉手。

“请你开给我们看，”伊指一个梳着双辮的女孩子说。

那女孩子很喜欢受这使命，伊走到门首，执着拉手往身边拉。但是全无影响。

一部分孩子见他们的同伴不成功，都自告奋勇道，“我能开！这么一旋就开了。”

女教师便指一个男孩去。他执着拉手一旋，再往身边拉，门果真开了。伊和群儿都拍手庆贺他的成功。伊更发清朗的语音向群儿道，“我们开门必要先这么一旋。”说罢，都大家依次去试。

这事轮到阿菊，就觉得是一种最艰难的功课。他拉了一会拉手，不成，又狠命地把他旋转，也不成，便用力向外推，然而何曾推开了半缝。他窘极了，脸皮红到发际，眼泪含在眶里，呼吸也喘起来了，不由得弃了拉手在门上乱敲。但是外面那里有应门的人等着呢？

那位女教师揪着钢琴，先奏了一曲，便向群儿——他们环成一个圆圈站在乐舞室里了——说，“我们要唱那蝴蝶之歌哩。”他们笑颜齐开了，双臂都平举着，有几个已作蝶翅踮跹的姿势。琴声再作，那妙美的愉悦的人心之花宇宙之魂的歌声也随之而发：

飞！飞！飞！飞到花园里。

这里的影致真美丽。

有红花铺的床供我们睡眠；

有绿草织的毯供我们游戏。

飞呀！飞呀！我们飞得高，飞得高！

飞呀！飞呀！我们飞得低，飞得低！

小 说

我们飞作一团，不要分离。

你看花在笑我们了，笑得脸儿更红了。

哈！哈！哈！

花呀！你来和我们一起飞！

来呀！和我们一起飞！

阿菊立在群儿的圈子里，听不出他们唱些什么，但觉自顶至踵受着感动，一种微妙醉心的感动。他的呼吸和琴声歌声应和着，引起一种不可描写的快慰，适意，超过他从前唯一的悦乐——衔着他母亲的乳睡眠。于是他的手舞动起来，嘴里也高高低低地唱起来；这个舞动呈个触目的拙劣的姿势，没有别的孩子那么纯熟灵活；歌呢，既没词句，又没有节奏，自然在大众的歌声里被挤了出来。然而这个与他何涉呢？他总以为是舞了，唱了。刚才的窘急，惶恐，怯懦，……他完全和他们疏远了。只可惜他领略歌和舞这么晚！况且他能将以后的全生活沉浸在那些里边么！

阿菊第一天进学校的故事，要算他生活史里最重要的一页了。然而他放学归家，回入他旧的狭窄的世界的时候，他母亲和平日一样，只顾搓伊的草绳，并不看他一眼，问他一声。他自去蹲在黑暗的墙角旁边，玩弄他在学校里偷摘的一根绿草。论不定因这绿草引起了纷乱的模糊

的如梦的记忆，使那些窘急，惶恐，怯懦，感动，快慰，适意，……立刻一齐重新闯进他的生命里。晚上他的父亲喝醉了人家的残酒归来，摸到板铺的卧榻倒身便睡；他早上曾送他的儿子进学校，进别一个世界，是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一九二〇，一二，二〇

（原载 1921 年 2 月《小说月报》12 卷 2 号）

恐 怖 的 夜

天上没有一点星，浓厚的乌云一块一块地堆着，只有堆得稀薄的地方漏些滞黯的光。颤动而疾驰的电光像马鞭子似地抽过，也仿佛有紧张而有力的声音，一切景物都放出光明和活动来。但这不过是一闪的鞭子过了，他们又归于黑暗和沉寂了。

电光越抽越急，结果却使一切分外黑暗，分外沉寂。滞黯的光慢慢地给添上的乌云补没，天上更没一丝儿缝，似乎大气也沉了好些。蝉声，不知为什么停了。更没别的声息。

我站在我家的门前，就是这黑暗的空间里，一盏煤油灯藏在门的背后，不使透出光到街上，因为怕惹起行人的注意和惊异。期待的心使我异常烦躁；汗珠不绝地渗出来，单衫和皮肤早已粘着了。“我弟的船此刻在那里了？进了港么？还在江中么？……今天也许不来么？没有来得及搭火车么？……这个不见得会罢？”循环不歇地占据我的脑海的，无非是这些悬猜，疑虑，自慰的念头。

偶然有一个提着灯笼的行人，他的脚步声，衣裳窸窣声，灯笼动荡声，打破了这个无边的沉寂。他不知我站在那里，只是俯首走过，靠着灯笼昏淡的一圈光引导他的先路，一会儿，他的脚步声也听不见了。于是一切和先前一样。

“我回进去坐坐罢，他还有一刻到呢。……不行！他的船也许因舟人的努力或是水势的顺流，再摇一两橹，就到对面的水埠了。我待听得下篙的声音，便走下水埠，喊一声‘我的弟弟！’这是何等的快慰。我怎肯抛弃这个快慰的机会呢？我必须在这里等他！”我这样想就依旧站着。

时间的脚声虽然静默，我却觉得他是很迟缓的，因此引起了嫌恶的意思。越是嫌恶越使心地烦躁。鞭不光明的长空我不想看了，无边的沉寂里自然没什么可听的；还是背诵些诗句罢！然而一时竟想不起来。我才感觉那孤独的无事的闷郁，此时已深深地射中我的心胸了。这个感觉是说不出地难堪，我便希望更有一个提着灯笼的行人走过，做我暂时的伴侣。但是期待第二个行人，又是增进烦闷的引火线！

忽然有胡琴的声音起了，想是沿河乘凉的人拉的。那声音从水面扩散开来，格外地清脆响亮。我的寂寞的耳官自然很欢迎他。

胡琴响了一会，干燥而粗野的喉咙里跟着发出歌声来，抑扬徐疾不尽和弦音一致，词句也不很清楚。忽然间翻入高调，喉咙竭力提高，却发不出声音。于是琴弦上骤然截止的散音一响，就没有声音了。继续着便是一阵男女宏细诸声混合的狂笑。在这闷沉的天幕底下，那些声浪似乎凝聚了起来，隔了好一会，还在耳际流漾。

怕要下大雨了；云堆得愈厚，使我几乎看不出对面的水埠；电光越长越细越快，一条一条地钻入云的深处。摇橹声，下篙声，还全然没有消息呢！

一个落伍的蜻蜓，他的膜质的翅触着墙上，发出干脆而微弱的声音。这个也足以略慰我的寂莫。我便想，“今夜竟没见一个萤虫。”“倘若有了蜻蜓的膜翅，”我又想，“更借了萤虫的光明，飞升起来，寻见我弟的归舟，一路照他到家，岂不比独自站在这里有味而多情么？……人不如虫呀！……但是，生物进化的阶段里，人却居优异的地位。……进化论对于生物之起源的解释，总不能使人满意。……达尔文的胡子真长真浓，他吃喝的时候一定很累事。……我的胡子隆到了颈部，留长起来，不是和他一个样子么？”……

联想很可以拿蔓草来比喻：蔓草根在这里，能够爬过破墙，纠缠着邻园灌木的干本，末端却伏在树下的乱草里；你要去寻他的根本何在，或是怎样蔓延开来的，是一件极难的事。人心一时联想起的种种也就是这个样子，从“蜻蜓”竟蔓延到“我的胡子。”街上有脚声了，我所期待的第二个行人来了，才将我联想的藤截断。

脚步到我的面前，那人便站住了，发冷峭的音问道，“是谁？”我辨不清那人的面目，但听得出是住在我家后屋的漆匠阿喜的声音，便答道，“是我。”

“先生，原来是你。这个时候，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很以为奇怪。

“我候我的弟弟，他从车站乘了舟归来，想来快要到了。”

“他决不会来了！今天开出去的航船没有到车站，半途折回，五点钟就停泊在码头了。”他个个字音都含有断定的意味。

“我们是雇舟去候的，他不坐航船。”我的语音不由得艰涩而颤动，因为阿喜的话违反于我的期望。我竟没觉察这句话里还有别的意思。

阿喜发出迟疑的轻微的语音，“便是雇舟去接，也不见得一定会来。吾听人说车站附近一带的火车轨道已被拆断了！”

他的声音虽然低微，却深深刺入我的脑海；我的血管突然紧张，血液流动就加了速度。“你这话确么？为的什么事？”我仅能勉强作简短的问话。

“听说是车站东面的兵和车站西面的兵有了什么不合意的地方，便面对面迎拢来，预备开火。但是彼此又互相畏忌，怕火车载着他们真个碰了面，所以西面的兵便将轨道拆断了，——这或者正中东面的兵的心怀。这个消息一定是确的，因为本镇的水师船，今天午前一齐受着上官的命令调了出去，邮船又没有到，便是两个最可靠的证据。”阿喜的语音低到几乎听不见，又很有几个字变了音，可知他的心里正含着强烈的惊恐呢。他在讲兵的事情，或者他的幻想里觉有无数的兵举起了枪转绕着他；他怕说话被他们听见了，劳他们动怒和放枪，所以只用最低的声音说。

我听了，脑子里一阵地纷乱，装满了深刻而说不出的懊丧。我妻，伊今晚必有信来，现在伊这一信不知搁起在那里了！我的弟弟，他虽是十八岁的年纪，若是归家不得，流寓在绝不熟识的地方，必定使他急得哭起来！我这里和他消息不通，只是期待和挂牵，又怎样呢！包围我四周的空气，顿时觉得完全是恐怖的东西。满天浓黑的，是焚烧的烟么？

长细而快的光，是枪弹的历程么？全市沉寂，他们在衔枚疾走，预备掩袭么？那些都相像，十分相像。我只希求是在一个梦里，因为我怕。

阿喜见我并没有回进屋去的意思，便道，“你还要等一会罢？明天再会！”

阿喜进去了，黑暗沉寂的空间里，依旧只我一个人站着，似乎一切没有变化。然而我的情绪是变了，剧变了，外界的景物那得不跟着变化呢？

这时候的感觉和情绪不是事后内省可以记录出来的，还是留下几分之一的空页罢。但是，我也可以粗略地说一说：我很愤怨地诅咒那乌云和电光，你们为什么骄我，傲我，欺弄我！这时我不复感什么寂寞和孤独的闷郁，我只是恐怖，但还杂着怜悯的心。我已忘了站在什么地方，和站在那里做什么了。

急迫的橹声起在右而的河而，使我一切思虑都暂停，直奔对面的水埠，跨下石级，站定在齐河面的一级上。向右望去，黑影似的一条船，依稀可以辨认了。斜方体的灯光从船侧窗框子里射出来，映在水里，给一枝橹搅得落花似地零乱。河水动荡的声音，合一种短促的节奏；橹偶然触着河底的石头，发出重浊的音。“为什么还不停橹，预备下篙泊岸呢？”我正这么想，一方的灯光已到面前，——瞥见舱里坐满了人，一瞬间便过去了。“原来不是他，我何曾提防还要担当这一个失望呢！”我呆呆地望着去舟，灯光，和波纹，很觉得恋恋。一会儿，船身模糊了，不可辨了；灯光微弱了，没有了；橹声呢，先是渐渐地轻微，终于听不见了。

船从车站来，是三十四里的水程。照每天车到的时刻，我弟若是登舟，此刻应当到了。“轨道真个拆断了么？他真个被强迫地流寓在中途么？六七分是这等情形了！”但我的意志不愿意情形是这样；我的独断的假定承认阿喜听得是谣言，——惟其如此，才可以有一丝的希望。

我依旧站在齐河面的石级上，屡屡向右面望去，只见两列黑影似的房屋中间一条河，河面发暗淡静定的光。胡琴声和歌声又作了。但唱的不是先前那一个人，声音清越而哀厉；琴音也圆转应节到十分。中间还夹着小孩子的号哭。

街上有两个人的脚步声和谈话声了。一个语声含糊，可以辨知是老人，一个语声清而响，是个壮年。他们的步调散乱而迟缓，想是从酒店里出来的。那老人道，“……想是确的了。”

“他们都这以传说，不见得是谣传罢。况且水师的枪船一齐调出去了。”那壮年回答。

“本镇的现状何等危险！若是游民无赖乘机骚动，谁能去对付呢？”他们正走到我的门前，所以老人的话可以听得很清楚。

“还有呢。他们开了火，不能没有胜败。败兵逃散，到此地很便当，只当三十四里路，这个更将不堪设想呢？”

老人很深长地叹了一口气，“世界愈弄愈不像了？他们手里拿着家伙，就要强主他人的命运，……，”他们渐渐地走远，字音不复可辨。脚步声和语声终于听不见了。

我想这个折断轨道的恶消息传遍全镇，全镇的人一定要震动着和刚才两人同样的惶恐的心；此刻他们在屋子里，酒店里，场上，或者正在

谈同样的话呢。而且哪里止一镇！我们的邻镇，较远的邻镇，一定也正被较强烈的或是较微淡的恐怖笼罩着。一块小石投在小河里，海水都受着波动，虽然人的肉眼看不见。这一个消息，他们两面预备开火，怎不撼摇了凡是人类的心呢。

粗而稀的雨点下来了，河面发一种鱼儿跳跃似的声音。骤急的风从北面吹来，河水汨汨地流动。我不能再站在石级上，急急跨上水埠，回到门前的檐下。风吹着我，汗立时干了，皮肤还很有些凉意。

不到两分钟，河面有拄篙声和人语声了。听去知那条船进行很徐缓。我也不顾雨点，重又奔下水埠；望见右面一条船，船头上一个舟子撑着篙子。我便高声喊道，“弟弟，来了么？”

那舟子熟识我的声音，很劳倦而埋怨似地答道，“现在总算到了！我们这船险些儿和别的船一样，给他们捉去运弹子呢。幸而停泊得远了些！”

“可可，”弟弟的声音从舱里发出，随后他就立上船头，这时船将近水埠了，“你在那里等我？”他这句短语，充满了定心，喜悦，感慰的意思。舱里的灯光只照在他的背上，使我不能细认他的——分别了两年的——面庞。但见舱里坐着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六七个人。

船到了水埠，舟子跨上石级，将船缆系在埠侧的木桩上。他便搁上了跳板。

弟弟回转身，向舱里诸人说道：“我的家里已到了。你们此刻去寻房屋决难寻到，宿在船中，河面又有可怕的蚊虫，且在我家住了一夜罢。”他又向我说明道，“舱里一家人，他们是逃难来的。他们雇不到船，和我商量，趁了我的船。他们要在镇上租一间或两间屋暂住，但镇上没有一个他们熟识的人。我想要寻房屋也得到了明天再说，今天且留他们住在我们家里：想你一定赞同我的意思。”

我看见了弟弟比两年前高大了些的形体，听见了弟弟亲爱的呼声，紧张的惶惧已宽弛了好些。现在他这么说，我既赞叹他处事的得当又对于舱里不相识的一家人起了无限的同情。我便催促道，“雨点越来越密了，快请你和舱里诸位上岸罢。今宵诸位一准留在我们家里。”

惊魂未定的一家人，他们听了我们兄弟的话，说不出什么来，却一个一个跨上船头。舟子回船点了个灯笼，他又先跳上水埠照着我们。

弟弟上了水埠，执着我的手不放，我觉得彼此的手都有些欣慰的颤动。接着上来的是两位妇人，他们都抱着孩子，一个近十岁的男儿，一位老翁，一位老太太。

雨点急而大了，河面上，屋面上，发出爽利，洪大，激击的声音。卷过来的风声里，夹着延长不断的轻雷。我们一群人举手遮着头面，冒着雨，急急的两三步就奔过了街到门前。我取出门后的煤油灯，才得清清楚楚地审视弟弟的面目。他比先前更精神了：颧颊很丰腴的，而且非常红润，眼睛里有晶莹的光，短短的发修剪得极齐整；他很是可爱。

我们齐到客室里，两个舟子带着弟弟的行李和老翁一家人的几个包裹跟进来，一一摆在地上。

那个男儿作疑问的语气向那位老太太道，“这里安逸么？他们不打到这里来么？”他只是向窗外眺望，又很凝神地听那急雨声。

我们让老翁一家人都坐了。老太太强抑着自己的惊恐，安慰那男儿

道，“好孩子，这里离他们远，安逸了。这是这两位先生的家里，今夜他们留我们住在这里了。”

我方才回忆阿喜传来的消息，不由得脱口而出道，“轨道究竟没拆断。”

弟弟不待我说完，接着说道，“我趁的是最后一趟车，此刻就不能通行哩！我下船的时候，见他们正在做那破坏的工作。”

“车站那里，究竟是怎样情形？”我舒了一口气，就这样问。

“使我们心都碎了！”那老翁气吁吁地，攢着眉，很可怜的样子答我，“我们一望野里，尽是圆锥形的帐幕，数也数不清。可怕的兵，他们都在搬运泥土和石头。有的说他们人数有五千，有的说还不止呢。谣言刻刻有得传来说，‘东面来了对方面的兵了，数目比现在这里的要加倍呢？’或是说，‘他们快要开火了，一炮放出来可以打五十里路远！’船被他们捉完了，铁路轨道快要拆断了，我们只得在这里等候子弹！”

老太太发沉默的叹息，两位妇人目注于地，现出困顿，怅惘，惊惧的神情。他们怀里的孩子都睁着小眼睛，看他们新进的境界，口里还唧呀发声，像是互相告语的样子。那个男儿，想来他还不很深信老太太的话，弱小的心依旧在那里惶恐，只是呆着出神，伏在老太太的膝上不动。

老翁继续下去说，“昨天各店家就没有开市，街上冷清清的；偶然有几个行人，都是失了魂碎了胆似的。警察扣了一家一家的门来关照，说，‘这几夜你们须得睡在平屋里，最好是地上，不要睡在楼上。他们一开火，那弹子是没有眼睛的！’这个景象和警告，何等可怕！我们深信已坠入了失望之渊，没有什么能够援救我们。只有那冷酷，生疏，不可测的死，他正在那里等待着。

“死的怕不怕，大家没尝过，也许是甜的，乐的，很有趣味的。但我们既是活着，就有爱生的惰性，很不愿意去亲近那不可测的死。这个惰性指挥着我们去搜寻求生的方法，只须得生什么都愿意。最后就取了这唯一的方法，就是姑且一逃。

“机警的人家，早一两天就行了我们取决的方法。我们主意定得晚，趁火车是无分了，被什么命令禁止了；更没有一条船可以雇到，他们被捉的被捉，否则也逃避得全无踪影。但我们想，或者航船还有开来，万一得幸免被捉。我便离了家，所有的一切，直到航船埠头。

“埠头那有什么航船，只有赤热的太阳照着静定的河水！——我们的流成泉了，气都不舒了，心不能想了，这不是暇豫的闲游呀！”

“回我们的家么？家固然可爱，舍不得，最好回去。但是那里敢！那里去呢？我们老小七个谁都不知道！我糊糊涂涂地想还是走向江边，看有无过路的船搭趁。我就搬着劳倦的两条腿，引着他们走，他们只是跟着我。他们的心比我还柔弱，那里担当得起那些呢！”

“刺入皮肤似的阳光射在我也儿红嫩的脸上，使我感到深烈的心底在痛。野里一无遮盖，也遇不到一个耕作的农人。我们在这广大而寂寥的虚空里行动，更有一种异样的害怕。后来我妻走不动了，媳妇们抱着孩子，自然更易困乏；他们泪珠混和着汗水滴下。我只是心里难过，没什么可以安慰他们的法子——我也须待人家仁爱慈善的安慰呢。

“我们坐在焦热的地上休息，大家呆着不做声。我那大孙儿，他先看见小港里令弟的船，便指着告我。令弟真是个仁慈的青年，他不仅容

留我们的身体，并且安慰我们的心！世上有像他这样的人，我更信人生确有可爱！……孙儿呀！你们好好儿睡罢。且莫问明天，今夜的安适总是真实的，决没什么来扰你们的小灵魂！……爱的孙儿……”

老翁感动极了，轮流看着他三个孙儿，干枯微皱的脸上现出薄醉似的笑。

窗外的风雨依然肆他们的威势，声音里满含着繁喧的寂寞，郁结的悲哀。

一九二一，一，二五

（原载 1921 年 3 月《小说月报》12 卷 3 号）

隔膜

我的耳际只有风声，水声，仅仅张得几页帆呢。从舱侧玻璃窗中外望，只见枯黄而将有绿意的岸滩，滩上种着豆和麦的田畦，远处的村屋，竹园，丛林，一棵两棵枯死的树干，更远处刻刻变幻的白云，和深蓝的天，都想随着向我的后面奔去。好顺风呀！使我感一种很强烈的快慰。但是为了什么呢？我自己也不能述说。我将要到的地方是我所切盼的么？不是。那里有什么事情将要做么？有什么人必欲会见么？没有。然而为什么快慰呢？我那里能够解答！虽然，这很大的顺风总该受领我的感谢。

照这样大的风，一点钟时候我的船可以进城了。我一登岸，就将遇见许多亲戚朋友；我的脑子将想出不同的许多意思，预备应对；我的口将开始工作，尽他传达意思的职务。现在耳目所接触——风声，水声，和两岸景物——何等地寂静，闲适。但这个不过是给我一个休息罢了，繁扰纷纭就跟着在背后。正像看影戏的时候，忽然放出几个大字，“休息十分钟，”于是看客或闭目养神，或吸烟默想，略舒那注意于幻景的劳倦。然而一霎时灯光齐灭，白布上人物重又出现，你就不得不用你的心思目力去应付他了。

我想我遇见了许多亲戚朋友将听见些什么话？我因为有以往的经验，就可以推测将来的遭逢，而为预言。以下的话一定有得听见，重复地听见：“今天来顺风么？你那条路程遇风也还便利，逆风可就累事了，六点钟还不够吧？……有几天耽搁？想来这时候没事，可以多盘桓几天，我们难得叙首呢。……府上都安好？令郎会走了？话都会说了？一定聪慧可喜呢。”……这些话我懒得再想下去，便是想到登岸的时候也不会完。我一登岸，唯一的事务就是答复这等问题。我便要说以下的话：“今天刚遇顺风。我那条路程最怕是遇着逆风，六点钟还不够呢。……我大约有一星期耽搁。我们可以畅叙呢。……舍下都安好。小儿会走了，话说得很完全，总算是个聪慧的孩子。”……

我忽然起一人奇异的思想：他们的问题既是差不多的，我对于他们的答语也几乎是同一的，何不彼此将要说的话收在蓄音器里，彼此递寄，省得屡次复述呢？这个固然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但是问题的次序若有颠倒，答语的片子就不容易制了。其实印好许多同样的书信也就有蓄音器的功用，——所欠缺的也只在不能预决问话的次序。然则彼此会面真有意义，大家运用着脑子，按照着次序一问一答，没有答非所问的弊病，

就算情意格外浓厚。但是脑子太省力了。我刚才说他“将要想出不同的许多意思，”其实那些意思以前就想好，不用再想了，而且一辈子可以应用；他的任务，只在待他人取笑自己，我就是较进步的一架蓄音器或是一封印版的书信。我做这等器特已是屡次不一次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登岸不满五点钟，已听了五回蓄音器，我的答片也开了五回。

现在我坐在一家亲戚的书斋里，悬空的煤油灯照得全室雪亮，连墙角挂着的那幅山水上的密行题识都看得清楚。那位主人和我对面坐着，我却不敢正视他，——恐怕他也是这样——只是相着那副小篆的对联作无意识的赏鉴；因为彼此的片子都开完了，没有了，倘若目光互对而没有话讲，就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好意思，很是难受，不相正视，是希望躲避幸免的意思。然而眼珠真不容易驾驭，偶不留意就射到他的脸上，窥见乌黑的胡须，高起的颧颊，和很大的眼珠。不好了，赶紧回到对联上，无聊地想那“两汉”两字篆得最有结构，作者的印泥鲜明净细，倒是上品呢？

我如漂流在无人的孤岛上，透入我的每一个细胞，使我神思错乱，对于一切都疏远，淡漠。我的躯体渐渐地拘挛起来，似乎受了束缚。然而灯光是雪亮，果盘里梨和桔子放出引人食欲的香气，茶杯里有上升的水汽，我和他对面坐着，在一个极漂亮的书斋里，这分明是很尊敬的款待呀！

他灵机忽动，想起了谈资了，他右手的大指和食指捻着胡须说道，“你们学校里的毕业生有几成是升学的？”他发这个端使我安慰和感激，不至再默默地相对了，而且这是个新鲜而有发挥的问题。我便策励自己，若能努力地和他酬对，未始不可得些趣味。于是答道，“我那地方究竟是个乡村，小学毕了业的就要拣个职业做终身的依托，升入中学的不到十分之二呢。”完了，应答的话尽于此了。我便大失所望，当初不料这个问题仅有一问一答。

他似乎凝想的样子，但从他恍然若初醒的神情答个“是”字上以为推测，知他的神思并不属于所发的问题。“是”字的音波扩散而后，室内依然是寂寞，那种超于痛苦的感觉又向我压迫，尽管紧密拢来。我竭力想和他抵抗，最好灵机一动，也找了些谈资来。然而我和醉人一般，散乱而麻木的脑子里那里能够想出一句话呢？那一句话我虽然还没想出，但必是字典上所有的几个字，喉咙里能发的几个声音拼缀而成的，这是可以预言的。这原属很平常，很习惯，算不得什么的事，每一小时里不知要拼缀几千个百回。然而在此地此时，竟艰难到极点，好奇怪呀！

我还得奖赞自己，那艰难到极点的被我做成功了，我从虚空的波浪似的脑海里竟把捉住一句具体的话！我的两眼正对着他的面庞，表示我的诚意，问道，“两位令郎都进了工业学校，那里的功课还不差么？”这句话其实从刚才的一问一答上联想起来的，但平时的联想思此便及彼，现在却是既断而复续的了。

“那里的功课大概还不差。我所以送儿子进那里去，因为毕了业一定有事务派任，觉得比别处稳妥些。但是我现在担任他们的费用是万分竭力的了！买西文书籍一年要共花六七十元，应用的仪器不可不买，一枝什么尺便需二十元，放假时来回的川资又需百元，……需……元，……”

需……元，……”我的注意力终于荒散，所以对于他的报销帐渐渐地模糊了。

这是我问他的，很诚意地问他的，然而听他的答语时，便觉得淡漠无味，终至于充耳不闻。莫怪我刚才答他时，他表现出恍然若初醒的神情答一个“是”字。

我现在又在—位朋友家里的餐室里了，连我—共是七个客，都在那里无意识在乱转。圆桌子上铺着白布；深蓝色边的盆子里盛着色泽不同的各种食品，银的酒杯和碟子在灯光底下发出僵冷的明亮。仆人执着酒壶，跟在主人背后。主人走到一个位子前，取起酒杯，待仆人斟满了酒，很恭敬的样子，双手举过额，向—客道，“某某兄，”就将杯子放在桌上。那位“某某兄”遥对着主人—揖。主人取起桌上摆着的箸，双手举过—额，重又放在原处。“某某兄”又是一揖。末了主人将椅子略动—动，便和“某某兄”深深的对揖。这才算完了一幕。

轮到第七幕，我登场了。我曾看过傀儡戏，一个活人扯动傀儡身上的线，那傀儡就会做拂袖，捋须，抬头，顿足，种种动作。现在我化为傀儡了，无形的线牵着我，不由我不俯着，作揖，再作揖，三作揖。主人说，“你我至熟，不客气，请坐于此。”然则第一幕登场的那位“某某兄”是他最不相熟的朋友了。

众人齐入了座。主人举起酒杯，表现出无限地恭敬和欢迎的笑容向客人道，“春夜大家没事，喝杯酒叙叙，那是很有趣的。”客人都擎起酒杯，先道了感谢，然后对于主人的话—致表示同情。我自然不能独居例外。

才开始喝第—口酒。大家的嘴唇都作收敛的样子，且发出啜喋的声音，可以知喝去的量不多。举箸取食物也有一定的步骤，送到嘴里咀嚼时异常轻缓。这是上流人文雅安闲的态度呀。

谈话开端了，枝枝节节蔓延开来，我在旁边静听，只不开口，竟不能回溯怎样地衍出那些话来。越听下去，越使我模糊，几乎不辨他们所谈的话含的什么意思，只能辨高低宏细的种种声浪里，充满着颂扬，谦抑，羡慕，鄙夷……总之，—切和我生疏。我真佩服他们，他们不尽是素稔的，——从彼此互问姓字可以知道——偶然会合在—起，就有这许多话讲。教我那里能够？但我得—种幽默的启示，觉察他们都是预先制好的蓄音片，所以到处可开，没有阻滞。倘若我也预制些片子，此刻—样可以应用得当行出色，我就要佩服自己了。

我想他们各有各的心，为什么深深地掩埋着，专用蓄音片说话？这个不可解。

他们的话只是不断，那些高低宏细的声浪又不是乐音，那里能耐久听！我觉得无聊了，我虽然在众人聚居的餐室里，我只是孤独。我就想起日间在江中的风声，水声，多么爽快。倘若此刻逃出这餐室，回到我的舟中，再听那爽快的音调，这个孤独我却很愿意。但是自么能得逃，岂不要辜负了主人的情意？而且入席不到—刻钟呢！计算起来，再隔两点钟或者有散席的希望。照他们这样迟迟地举杯举箸，只顾开他们的蓄音片，怕还要延长哩。我没有别的盼望，只盼时间开快步，赶过了这两点钟。那主人最是烦劳了：他要轮流和客人谈话，不欲冷落了一个人，脸儿笑着向这个，口里发沉着恭敬的语音问那个，接着又表示深至的同

情于第三个的话。——“是”字的声音差不多每秒内可以听见，似乎一室的人互相了解，融为一体了。——他又要指挥仆人同客人斟酒；又要监视上菜的仆人，使他当心，不要沾污了客人的衣服；又要称述某菜滋味还不恶，引起客人的食欲。我觉察他在这八面兼顾的忙迫中，微微地露出一种恍忽不安的神情。更看别人，奇怪！和主人一样，他们满脸的笑容里都隐藏着恍忽不安的分子。他们为了什么呢？难道我合了“带蓝眼镜的看出来一切都作蓝色”这句话么？

席间惟我不开口，主人也遗忘了我了。一会儿他忽然记忆起，很抱歉地向我道，“兄是能饮的，何不多干几杯？”我也将酒食之事遗忘了，承他提醒，便干了一杯。

明天早上，我坐在一家茶馆里。这里头的茶客，我大都认识的。我和他们招呼，他们也若有意若无意地同我招呼。人吐出的气和烟袋里人口里散出的烟弥漫一室，望去一切模糊，仿佛是个浓雾的海面。多我一个人投入这个海里，本来是极微细的事，什么都不会变更。

那些茶馆的状态动作各各不同：有几个执着烟袋，只顾吸烟，每一管总要深深地咽入胃底。有几个手支着头，只是凝想。有一个人，尖瘦的颧颊，狡猾的眼睛，踱来踱去寻人讲他昨夜的赌博。他走到一桌旁边，那桌的人就现出似乎谛听的样子，间或插一两句话。待他转脸向别桌时，那人就回复他先前的模样，别桌的人代替着他现出似乎谛听的样子，间或插一两句话了。

一种宏大而粗俗的语声起在室的那一角，“他现在卸了公务，逍遥自在，要玩耍几时才回乡呢。”坐在每一角的许多人哄然大笑，说的人更为得意，续说道，“他的公馆在仁济丙舍，前天许多人乘了车马去拜会他呢。”混杂的笑声更大了，玻璃窗都受震动。我才知那人说的是刚死的警察厅长。

我欲探求他们每天聚集在这里的缘故，竟不可得。他们欲会见某某么？不是，因为我没见两个人在那里倾心地谈话。他们欲讨论某问题么？不是，因为我听他们的谈话，不必辨个是非，不必要什么解答，无结果就是他们的结果了。讪笑，诽谤，滑稽，疏远，是这里的空气的性质。

这里也有个热情的希望的笑容，在一个人脸上，当他问又一个人道，“你成了局么？”

“成了，”这是个随意的很不关心的答复。问的人顿时敛了笑容，四周环顾，再出和那人似乎不相识的样子。

有几个人吐畅了痰，吸足了烟，喝饱了茶，坐得懒了，便站起来拂去袖子上的烟灰，悄悄地自去了，也没什么留恋的意思。我只是不明白……

一九二一，二，二七
(原载 1921 年 3 月 16 日—3 月 19 日
北京《京报·青年之友》)

阿 凤

杨家娘，我的同居的佣妇，受了主人的使命入城送礼物去，伊要隔两天才回来。我家的佣妇很艳羨的样子自语道，“伊好幸运，可以趁此

看看城里的景致了！”我无意中恰听见了这句话，就想：这两天里交幸运的，不是杨家娘，却是阿凤，伊的童养媳。

阿凤今年是十二岁，伊以往的简短而平凡的历史我曾听杨家娘讲起过，伊本是渔家的孩子，生出来就和入网的鱼儿睡在一个舱里。后来伊父死了，渔船就换了他的棺材。伊母改嫁了一个铁路上的脚夫。脚夫的职业是不稳定的，那里能带着个女孩子南北迁徙，况且伊是个消费者。经村人的关说，伊就给杨家娘领养，——那时伊是六岁。杨家娘有个儿子，今年二十四岁了，当时伊想将来总要给他娶妻，现在就替他整备着，岂不便宜省事。阿凤就此换了个母亲了。

现在伊跟着杨家娘同佣于我的同居。伊的职务是汲水，买零星东西，抱主人五岁的女孩子。伊的面颊，有坚结的肌肉，皮色红润，现出活泼的笑意。但是若有杨家娘在旁，笑容就敛了，因为伊有确实的经验，这个时候或者就有沉重的手掌打到头上来，那得不小心防着呢？

杨家娘藏着满腔的不如意，说出来的话几乎句句是诅咒。阿凤就是伊诅咒的资料。若是阿凤吃饭慢了，伊就说，“你是死人，牙关咬紧了么！”若是走得太匆忙，脚着地发出蹾蹾的声音，伊又说，“你赶去寻死么！”但是伊这些诅咒我猜想并不含有怨怒阿凤的意思；因为伊说的时候态度很平，说过之后便若无其事，工作，算买东西的帐，间或凑主人的趣说几句拙劣的笑话，然而也类乎诅咒，都和平时一样了。伊的粗糙沉重的手掌时时要打到阿凤的头上，情形正和诅咒相同。当阿凤抱着的主人的女孩子偶然啼哭时，杨家娘的手掌便很顺手地打阿凤头上。阿凤汲水满桶，提着走时泼水于地，这又当然有取得手掌的资格了。工作暇时，杨家娘替阿凤梳头，头发因久不梳乱了，便将木梳下锄似地在头上乱锄。阿凤受了痛楚，自然要流许多眼泪，但不哭，待杨家娘一转身，伊的红润的面庞又现出笑容了。

阿凤的受骂受打同吃喝睡觉一样地平常，但有一次，最深印于我的心曲，至今还不能忘。那一天饭后，杨家娘正在拭一个洋瓷的锅子，伊的手一松，锅子落了地。伊很惊慌的样子取了起来，细察四周，自慰道，“没有坏！”那时阿凤在旁边洗衣服，公平和抵抗的意念忽然在伊无思虑的脑子里抽出一丝芽来。伊绝不改变工作的态度，但低语道，“若是我脱了手，又要打了！”这句话声音虽低，已足以召杨家娘的手掌。“拍！拍！”……每打一下，阿凤的牙齿一咬紧，眼睛一紧闭，——再张开时泪如泉涌了。伊这个态度，有忍受的，坚强的，英雄的表情。伊举湿手抚痛处，水滴淋漓，从发际下垂，被于面，和眼泪混合。但是伊不敢哭。我的三岁的儿子恰站在我的椅子前，他的小眼睛本来是很灵活的，现在瞪视着他们俩，脸皮紧张，现出恐惧欲逃的神情。他就回转身来，两臂支在我的膝上；上唇内敛，下唇渐渐地突出。“拍！拍！”的声音送到他耳官里还是不断，他终于忍不住，上下唇大开，哭了，——我从他这哭声里领略人类的同情心的滋味。他将面庞伏在我的膝上。……后来阿凤晒衣服去，杨家娘便笑道，“团团，累你哭了，这算什么呢？”……阿凤晒了衣服回来，便抱主人的女孩子，见杨家娘不在，又很起劲地唱学生所唱的青蛙歌了。

杨家娘这等举动似乎可以称为“什么狂。”我所知于伊的一些事实，是伊自述的，或者是伊成为“什么狂”的原因。伊的儿子学习的木工，

但是他爱好骨牌和黄酒胜于刀锯斧凿。有一回，他输了钱拿不出，因此和人家厮打，给警察拘了去，警察要他孝敬些小费，他当然不能应命，便将他重重地打了一顿。伊又急又气，只得将自己积蓄的工资充警局的罚款，赎出伊受伤的儿子。调理了好多时，他的伤是痊愈了，伊再三叮嘱他，此后好好儿作工，不要赌。孰知不到三天，人家来告诉伊，他又在赌场里了！伊便赶到赌场里，将他拖了出来，对他大哭。过了几天，同样的报告又来了；并且此后屡有传来。伊刚听报告时，总是剧烈地愤怒；但一见他竟说不出一句斥责的话，有时还很愿意地给他几百文，教他买些荤菜吃。——这一些事实，不知就可以激成“什么狂”么？

杨家娘既然受了使命出去，伊的职务自然由阿凤代理。阿凤做一切事务比平日真诚而迅速，没有平日的疏忽，懈缓，过误。伊似乎乐于做事，以做事为生命的样子。不到下午三点钟，一天的事务完了，只等晚上烧晚饭了。伊就抱着主人的女孩子，唱睡歌给伊听。字句和音节的错误不一而足，然而从伊清脆的喉咙里发出连缀的许多声音，随意地抑扬徐疾，也就有一种自然的美。主人的女孩子微微地笑，教伊再唱。伊兴奋极了，索性慈母似地拍着女孩子的身体，提高了喉咙唱起来，和学生起劲时忽然作不规则的高唱一般。伊从没尝过这个趣味呢。平日伊虽然不在杨家娘跟前，因为声音是可以传送的，一高唱或者就有手掌跟着在背后，所以只是轻轻地唱。现在伊才得尝新鲜的趣味！

唱了一会，伊乐极了，歌声和笑声融合，末了只余忘形的天真的笑声，杨家娘的诅咒和手掌，勉强做粗重工作的劳苦，伊都疏远了，遗忘了。伊只觉伊的生命自由，快乐，而且是永远的，所以发出心底的超于音乐的赞歌，忘形的天真的笑声。

一只纯白的小猫伏在伊的旁边。伊的青布围裙轻轻动荡，猫的小爪似伸似缩地想将他攫住，但是终于没有捉着。伊故意提起围裙，小猫便立了起来，高举前足；一会儿因后足不能持久，点一点地，然后再举。猫的面庞本来有笑的表情，这一只的白晰而丰腴，更觉得娇婉优美。他软软地花着眼睛看着伊，似乎有求爱的意思。伊几曾被求爱，又几曾施爱？但是，现在猫求伊的爱，伊也爱猫，被阻遏着的人类心里的活泉，毕竟涌溢了！伊平日常常见猫，然而不相干，从今天此刻才成为真的伴侣！

伊就放下女孩子，教伊站在椅旁。伊将围裙的带子的一端拖于地上，引小猫来攫取。小猫伏地不动，蓄了一会势，突前攫那带子。伊急急奔逃，环走室中，小猫跳跃着跟在背后，终不能攫得。那小猫的姿态活泼生动，类乎舞蹈；又含有无限的娇意。伊看了说不出地愉快，更欲将他引逗，两脚不住地狂奔，笑着喊道，“来呀！来呀！”汗珠被于伊的面庞，和平日的眼泪一样地多；伊吁吁地喘，仿佛平日汲水乏了时的模样，然而伊那里肯停呢？

这个当儿，伊不但忘了诅咒，手掌，和劳苦，伊并自己都忘了。世界的精魂若是“爱，”“生趣，”“愉快，”伊就是全世界。

一九二一，三，一

（原载 1921 年 3 月 16、17 日《晨报副刊》）

潜隐的爱

命运和愚蠢使伊成为一个没人经心的人。伊仿佛阶前一个小的水泡，浮着也好，灭了也好，谁还加以注意呢？伊有小而瘦的脸庞，皮肤带着青色；眼睛圆睁，看外物时常呈怅惘的神情；微带红色的发生得非常之浓，挽成发髻，臃肿而散乱，更增全体的丑陋。

伊从小时就许配陈家第二个儿子。十一二岁的时候，邻家的妇女或是自己的母亲同伊戏言道，“陈家来迎你了，你快去打扮齐整做新娘子罢。”伊的蒙昧和心灵里就有一缕不知为什么的羞愧使伊涨红了脸，咬着舌端低下头来。从此伊知陈家是自己将来的世界，但是为什么要加入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是怎么情况，伊全然没有本领去推想。

伊十七岁的时候，命运判定，那个将来的世界到了面前了。伊就认识伊的丈夫，公公，婆婆，和寡居的嫂嫂，——认识各人的面貌罢了，并非认识各人的心，——他们也都认识了伊；此外一切如故。村镇人家的妇女大都做一种工作：剖麻至细，将两端接着，用指头捻合，成极长的麻线，预备织麻布。伊跟着婆婆嫂嫂做这一种工作，他们默默地各自坐着，只有一只左手和右手的两个指头是常动的，无论是光明的朝阳，和爽的好风，清丽的鸟声，总不能使他们抬一抬头。

不幸伊的丈夫又践了他哥哥的足迹！原来他的哥哥娶了亲不到半年便患肺病，病了三四个月便死，现在他正遇了绝对相同的情形。这个就非常可疑，这等毒虫何以必发生于娶亲之后？然而他的父母何尝疑到自己对于儿子的举措有无过误呢？他们只是哭泣，只是叹息，以为命运见欺，无可奈何。但仍有可以自慰的，则三儿四儿年纪已不小，就可以给他们娶亲了。娶了亲生个孙儿，那是极快极容易的事，他们俩想到此，不由得收泪而作甜蜜的遐想。那位寡嫂引起了自己摧心的伤感暗地落了无量的泪，但也减退了对于婶子的无名的嫉妒，心想现在你与我是同等的人了。

伊失了一个丈夫，也觉得十分悲伤，学着别人家伤逝的模样晨晚号哭；更起一种异样的感觉，以前好像一切都有归宿，现在自己的归宿是什么呢？伊的脸庞从此瘦起来，且转为黄色，更由黄而青。伊本来不大会说话的，现在更不常有说话，况且同谁去说呢？伊到水埠上去洗衣服经过街上时，仿佛有一种凄苦悲哀的空气围绕着伊的全身，邻人从背后指着伊互相告语道，“这就是陈家的二奶奶，可怜才十八九岁呢？”

伊从此止有个狭小的世界，就是自己。公公婆婆本来为儿子而娶伊的，现在儿子已死，照例给伊吃饭就是了；嫂嫂本来对于伊抱有无名的嫉妒，现在仍旧不能因境遇相同而互相接近；于是伊分外地孤独。

风痧的病忽然来寻伊，伊是年轻而无知，怎能知道应该怎样地医治和调摄？咳嗽的声音几乎没有一刻工夫闲断，而且转哑了；青苍的两颊给体热烧得通红，显出粒粒鲜红的点子；伊还是照常操作。家里的人也不教伊去歇歇，也不教伊到医生那里去诊治，吃一些药，也不教伊避着风。伊实在支撑不住，回到冷寂阴暗的卧室里，躺在床上，这么就过了三四天。这三四天里，竟没一个人走进来问伊好不好，或是给伊一点茶水，只有屋漏里透下来一线的阳光来而复去，告诉伊又经一周昏晓了。

伊家的右面原有一所空屋，近来有人家迁入居住了，这在伊也殊不

关心。有一天，一个佣妇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走进来，伊的眼光突然一亮，心里起一种愉快的感觉。那孩子的面庞红润而肥嫩，笑的时候现出浅浅的两个涡儿；柔美的发覆到额上，修剪得很齐，眉毛淡淡的；眼珠乌黑，活泼而有晶莹的光；小嘴略为低陷，四围凹凸的曲线显出异常的美；真是可爱的孩子。伊的婆婆问那个佣妇，佣妇说，“我们是新搬来的，阿观喜欢出来玩耍，故到此望望。”

伊就这样想：这孩子多么有趣！简直和洋货店里摆着的洋娃娃一样。伊看了又看，只觉以前从没有经过这样的快活。那佣妇立了一会，抱着孩子自去。伊怅怅地望着，心想他们去了——何不再立一刻？这实在舍不得。但是惧怯惯了的口竟说不出欲留他们的半个字。

幸而伊的怅然失望不隔几天就得到了安慰，那个孩子又牵着佣妇的手来了，此后并且时常来玩耍，或是坐在廊下弄花草，或是佣妇抱着孩子看姑媳三个接麻，口里还唱着村歌教他。这里常常和小孩说笑戏耍的是婆婆和长媳，二奶奶照旧守着伊的沉默，只是出神地相望着，独自领略那得到安慰的甜蜜的滋味。

但是伊又有新的想念了：伊妒那个佣妇常常抱着那孩子，有时脸偎着脸至于半晌，有时可爱的小嘴吻着伊干黄的脸皮。这些是何等的快活，安得使己也这么乐一乐呢？倘若可以得到，只须乐一乐，便什么都不要了，死也情愿了。伊更如梦似地想，倘若那个佣妇被辞退了，己当去接伊的任，或者可以邀他们的允许。然而这个希望太奢了，只消抱一抱，于愿已足，再不要想别的罢。

伊常常这样想，成为伊新添的功课。这实在是极困难的功课：从没和他说笑过，玩耍过，那里就可以抱他；人家素来不放伊在眼里，什么事都没有他的分，又怎能去抱邻家的孩子，热烈的希望鞭策着伊去搜寻成功的方法，竟没有一丝儿引导，不觉忧虑起来。在伊简单的心里，这是第一回的忧虑呢。

孩子仍然来玩游戏，他带着有机关的小猎狗，彩色的积木，尺多长的洋娃娃一起来。他将积木在椅子上搭起一座桥，他抿着小嘴，眼睛专注于椅上的建筑物，厚而白的小手很灵活地搬动，这是一幅难以描绘的美画。后来桥工完成，居然是一座齐整的桥，他拍手笑说道，“可好玩？”大家赞道，“阿观真聪明！”他也不理会他们，教佣妇旋转那小猎狗的机关。佣妇替他旋了，他就放在桥堍，要猎狗奔上桥去。手一放，猎狗前后颤动，将桥撞坍了。他又哈哈地笑起来。于是捉住那猎狗，亲着他的嘴说道，“你撞痛了，你和洋娃娃一同去睡罢。”便将猎狗和洋娃娃并头横放在椅上。

二奶奶手里接麻，眼睛只注着他的全身，觉得爱他的心几乎要迸裂出来了，非抱他一抱或者就会生病；但仍旧没有妥善的方法！忧虑进而为惶急，眼眶就渗出了泪来。这只有伊自己知道呢，他人对伊向来不经心，所以伊心里藏着唯一的希望，忧虑，惶急，眼眶里含着爱的泪，都没有察觉。

这一天是燠热的天气，陈旧的屋子里一切都潮湿，地上更是泼了油似的。下午的时候，邻家那个孩子又来了，他手里牵着一根线，佣妇跟在背后，手中拿着一方红纸，那根线就穿在这纸上，他们算是放风筝呢。他在屋内环绕地奔走，佣妇手中的红纸已脱了手，那张纸起先飘飘地吹

起，后来落了地，再也不会升起来了。他着了急，奔得更快，脚下一滑，全身磕在地上，正在二奶奶的旁边。这时候伊简直没有一些思想，极迅速地停了手中的工作，立起来，将他抱起，——都是直觉的冲动的动作。他着了痛，哇地哭了，脸庞紧紧伏在伊的肩上。伊心里方才有想念：他这一交，使伊异常痛惜，比发风痧的时候对于己的痛惜还强烈。柔而湿的小脸庞贴在伊的颊上；伊满身感一种甜美的舒适，每一个细胞的内心都舒适。伊忽然想，每一刻里想望的小宝贝现在不是给我抱着了么？这是真的么？不是梦里么？哇哇的哭声，颊上的感觉，都证明这是千真万真的，于是将颊部凑过去贴得越紧，伊入世将近二十年。这一刻才尝到世间真实的快乐，觉得生活有浓美的滋味！伊的生命里有一种新生的势力剧烈地燃烧着，“现在自己的归宿是什么？”此刻是不成问题了。伊那丑陋的脸上现出心醉魂怡的笑，表示伊对于一切人们的骄傲。艰难的功课现在给伊战胜了，晨夕梦想而不可得的一抱，忽然机会相助，竟给伊满足了欲望。伊的怯懦的心从此强固了好些，方信这一个希望并不是遥远而达不到的。本来抱一抱邻家的孩子，有什么大不了事，便是天天去抱他一抱，婆婆未必就说，嫂嫂未必就笑，那个佣妇或且因替了伊的劳力，还要感激不尽呢，然而怯懦的心使伊看的这一事非常之困难，仿佛骆驼要穿过针孔一样。但现在经事实证明，困难已成过去，伊就时常抱那个孩子。那个孩子也不觉得不习惯，虽然不特别和伊亲爱；他和佣妇抱着时一个样子。这个，但是，在伊已十二分满足了。当肥白的小手抚伊的额角，温软的小脸庞亲伊的颧颊时，伊觉得己和他已合而为一，遨游于别一个新的世界，是亲爱和快活造成的；而眼前的婆婆嫂嫂，自己冷寂阴暗的卧室，和使己两手作酸的接麻的工作，那许多造成的旧世界，早已见弃于己，而且是毁灭了，没有了。

这一天伊没有工作，就抱着那孩子到附近田野里去游玩，同他坐在草地上，唱些很拙朴的歌给他听。他坐了一会站起来，看青苍的天上浮些小绵羊似的云，小鸟飞来飞去好像有人在那里掷小砖块，“居即”一声，就不见了；他面上现出又静默又妙美的神情，不知他小心灵里起了什么玄想？他又看数十条麦陇一顺地弯曲，直到河岸，都似乎突突地浮动。河中小舟经过，不见舟身，只见几个舟人在麦陇尽处移动。这都引起他活动的天性，他就奔驰跳跃，发出快活优美的声音喊道，“几个人过去了，他们身体一摇一摇，在那里牵磨呢。……去了！远了！看他们回来不回来。”伊赶忙起来牵住他的手说道，“我来抱着你罢，不要疲乏了你的腿。”他不肯给伊抱，只是跳跃着看小舟上的几个人，伊极和婉地劝道，“便是不抱，也须好好儿慢慢儿走，再不要跳了。”他听了伊的话，嘴里还嚷着“不见了！不见了！”伊便携着他的手缓缓而行，心里感着不可说的安慰。

回去的时候，伊买了些糖果纳入他的袋里，教他慢慢地吃。这已做了好几回了。伊所有的钱便是接麻的工资，数目微少够不到买一件衣服或是一些首饰，所以只藏在床角，时常拿出来数数，好像数数便是那些钱的唯一的效用。近来伊发明了钱的用途了。伊想倘若买些东西给他吃，才表我爱他的真心，他也必然喜欢的。伊从没吃过糖果，也不知道糖果是什么滋味，看人家都买了给孩子们吃，伊就学着他们的样。伊认那些糖果就是自己的劳力，将劳力馈赠与他，实是无上的快乐，而且这才觉

每天的工作确有甜美的意味。总之，伊的外形虽然并没有变更，别人看伊时依然是愚蠢和不幸，实则伊内面的生活变化了，伊的近二十年的遗迹，悉数解放了对于伊的束缚，伊是幸福，快慰，真实，和光明了！

那个孩子忽然一连六七天没有来，这使伊十二分懊丧，好似失掉了一件最宝贵的东西似的。为着什么缘故呢？他父母不许他来么？那佣妇不在家么？他病了么？伊不敢再往下想，伊很悔恨这第三个疑问忽然闯入脑子里。倘若果真是这样，那种真切的悬心和忧愁不将碎伊的心么？伊工作全然没有精神，晚上睡眠也不很安稳，刚才朦胧入睡，忽然身体仿佛跌入了万丈的深渊，一跳便又醒了。醒了便尽想：那孩子的一个笑脸，一回跳跃，一句简短而可爱的话，一个活灵而异样的姿势，都反复温习，觉得样样含有甜蜜的意味；但现在是他分别了多日了，回想之外，更引起了缠绵深挚的相思。消息不通，猜度的思想往往引着恐怖同来，这更使伊中心历乱，觉是有生以来第一回尝到的不快。伊常常盼望佣妇到来，好问个究竟，伊又杳无影踪！有了空的工夫，便到门前去等候，或者有些儿消息。伊望着那家的墙门，心里念着里面的他，伊的眼睛本来是怅惘的神情，现在又加上了凝想和失望的愁容，竟有些像神经病者，往往引起行人不很深切的注意。然而那个墙门里那有什么消息给伊呢？

伊分别那孩子的第十天，那个佣妇才独自到伊家里来，伊的婆婆便问道，“阿观为什么不一同来？”那佣妇坐定，噓着气说道，“这几天我们一家慌忙得够了！阿观生病呢。”二奶奶听到这一句话，头脑如突受打击，岑岑地发涨起来，“怎么！”两字同时不知不觉地发于伊的喉间。那佣妇只顾继续自己的话，“他是发热，又咳嗽，不想吃东西，只要昏昏地睡。我和男女主人轮流守着他呢。幸而现在好了，最利害的是起头的四五天。”伊说完了，自和二奶奶的婆婆讲别的话，二奶奶因此定了心。不可堪的恐怖好像急雨忽来，难以躲避，幸而片刻之间，雨点全敛，依旧是日朗天青。但是，伊总是异常记念他，不知他病后怎么样子：还是从前这样快活么？正想念着做他新伴侣的我么？最好见他一面，才得安慰久别和悬系的心。然而他住在他的家里，一道砖墙立着，便阻隔了两地相思的人。这又使伊彷徨踌躇，焦心劳思，竭尽伊可能的力量只是筹想，欲得一个满足欲望的法子。

一带破砖墙旁边开着一丛茶藤花，白得像一个一个小雪团，他们是从不会引人注意的，寂寂地开了，又寂寂地谢了，就算度了他们的芳春。偏偏那位二奶奶寻着他们，非常地欣赏，心里如得了宝贝似的，只是突突的跳。伊端相了一会，拣着半开和全开的采了十几朵，花枝上尖利的刺触着伊的手指，感觉细碎的痛，这实非容易的工作。这一把花又怎么拿回去呢？需要的心过于切迫，伊就不管那些，拿着回到自己的门前立等。不一会，邻家那佣妇从市上买了东西归来，伊就迎上去央求伊道，“这一把花请你带给你们阿观，让他供在瓶里玩着罢。我刻刻记念着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引他欢喜，这个花还白还干净。”伊自觉有满腔的相思话要向伊倾吐，因伊或者可以转达给他，但是说出来时，仅仅这极浮浅的两句，再要增加一字竟想不出了。

伊不料那佣妇发出个可惊可喜的回答，使伊几乎不自信伊的两耳，更疑己身是在迷乱颠倒的睡梦里。那佣妇极随便的样子说道，“你记念

他，何不跟我去看看他？”这是伊全然不曾希冀的，竟是可能的么！突然的兴奋和过分的快慰充满伊的脑海，更不思量别的，只移动两足，跟着那佣妇走进几天来怅望的墙门里。这是一间光明洁净的儿童室：玻璃橱里陈着洋娃娃和小猎狗等玩具；桌子和椅子都是小样而精致；瓶里插着绚丽的玫瑰花，衬以许多鲜嫩的绿草；墙上彩色的画都是些天真的孩童；一张洁白的小床安放在室中，略偏于后方，那孩子睡在床上，他的母亲坐在床沿陪着他。伊是个活泼而和婉的女子，不是笑脸庞上也含着笑的表情，现在因为儿子生了病，忧愁和疲倦使伊的眼眶略为低陷，脸色也微微地带些惨白。

孩子的母亲听了佣妇的述说，便向二奶奶道，“我很感激你，常常带着小儿玩耍，还买东西给他。他病了，你刻刻记念着他，更见你爱他的真挚的心。他现在是好了，你看，不过没有以前这么肥美了。”伊说着，抱他在怀里，意思是教二奶奶看。

二奶奶默默地不开口，也不看伊所入的是怎样光明洁净的一间房间，更不审视伊的邻居是怎样一个人，伊那如受电磁力吸引的两眼早已从床上寻见了。他红润的脸色几乎全退了，眼睛似乎大了些，不十分有神，皮肤也宽弛了许多；他躺着，一手玩弄那被角。伊就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惋惜的心感觉着，虽然这一回见面足以安慰多日的相思。这一种心萦绕不去，伊就不能再想别的，孩子的母亲的话也没有听清楚；及见伊抱起孩子示已，知是教己看了，急忙之际，便随口说道，“这一把花我给他的。”那位母亲非常感激，笑着谢道，“这一定使他喜欢，他的喜欢便是你我的快慰！请你插在瓶里和玫瑰一起供着罢。”

茶蘼花插入了瓶里，二奶奶的心灵就好像留居此室，伊本欲寄托于花儿的笑靥，安慰孩子的小灵魂，使他回复以前的肥美，活泼，快乐，……现在是如愿了。

孩子睡在母亲的怀里，小手弄伊的嘴唇，嘻嘻的笑容依然是天真而可爱。母亲吻着他的两颊，微微合眼，表出静穆深挚的爱。他小臂举起，钩住伊的头颈。他们俩互相抱着，默默地歇了一会，伊唱道，“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心！”声音清婉而微颤。他也学着唱道，“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心！”

二奶奶坐在旁边看得呆了，全身像偶像一般，连眼皮也不动一动。然而伊比以前更了解了，彻底地了解了，这就是所谓“爱”！自己也曾亲切地尝过的。更看四围，何等地光明！何等地洁净！而己身就在这光明和洁净里！

一九二一，四，一九

（原载 1921 年 4 月 26 日北京《晨报副刊》）

一 课

上课的钟声叫他随着许多同学走进教室里，这个他是习惯了，不用思虑，纯由两条腿做主宰。他是个活动的孩子，两颗乌黑的眼珠流转不停，表示他在那里不绝地想他爱想的念头。他手里拿着一个盛烟卷的小匣子，里面有几页嫩绿的桑叶，有许多细小而灰白色的蚕附着在上面呢。他不将匣子摆在书桌上，两个膝盖便是他的第二张桌子。他开着匣盖眼

睛极自然地俯视，心魂便随着眼睛加入小蚕的群里，仿佛他也是一条小蚕：他踏在光洁鲜绿的地毯上，尝那甘美香嫩的食品，何等地快乐！那些同伴极和气的样子，穿了灰白色的舞衣，做各种婉变优美的舞蹈，何等地可亲！

许多同学，也有和他同一情形，看匣子里的小生命的；也有彼此笑语，忘形而发出大声地；也有离了座位，起来徘徊眺望的。总之，全室的儿童没有一个不动，没有一个不专注心灵于一件事。倘若有大画家，大音乐家，大文学家，或用彩色，或用声音，或用文字，把他们此刻的心灵表现出来，没有不成绝妙的艺术，而且可以统用一个题目，叫做“动的生命”。然而他那里觉知环绕他的是这么一种现象，而自己也是动的生命的一个呢？他自己是变更了，不是他平日的自己，只是一条小蚕。

冷峻的面容，沉重的脚步声，一阵历乱的脚步声，触着桌椅的声，身躯轻轻地移动声，忽然全归于寂静，那些接触于他的耳目，使他由小蚕回复到自己，他看见那位方先生——教理科的——来了，才极随便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本完整洁白的理科教科书，摊在书桌上。

那个储藏着小生命的匣子，现在是不能拿在手中了。他乘抽屉没有关上，便极敏捷地将匣子放在里面。这等动作，他有积年的经验，所以决不会使别人觉察。

他手里不拿什么东西了，他连绵的深沉的思考却开始了。他预算摘得的嫩桑叶可以供给那些小蚕吃到明天。便想，“明天必得要去采，同王复一伙儿去采。”他立时想起了卢元，他的最样爱的小友，和王复一样，平时他们三个一同出进，一同玩耍，连一歌一笑都互相应和。他想，“那位陆先生为什么定要卢元买这本英文书？他和我合用一本书，而且考问的时候他都能答得出来，那就好了。”

一种严重高响的语音振动着室内的空气，传散开来，“天空的星，分做两种，位置固定，并且能够发光的，叫做恒星；旋转不定，又不能发光的，叫做行星。……”

这语音虽然高响，送到他的耳官里便化而为低微，——距离是非常接近呢。只有模模糊糊断续的几个声，“星……恒星……光……行星”他可以听见。他也不想听明白那些，只继续他的沉思。“先生越要他买，他只是答应，略为颠一颠头，偏偏不买。我也曾劝他，‘你买了罢，省得陆先生天天寻着你发怒’，他也只颠一颠头，那一天陆先生的话真使我不懂，什么叫做‘没有书求什么学？’什么叫做‘不配？’我从未见卢元动过怒，他听到这几句话的时候却怒了。他的面庞红得像醉人，发鬓的近旁青盘涨了起来，眼睛里沿下泪来。他挺直了身躯，很响他说，‘我没有书，不配在这里求学，我明白了！但是我还是要求学，世界上总有一个容许我求学的地方！’当时大家都呆了，陆先生也呆了。”

“……轨道……不会差错……周而复始……地球”那些语音又轻轻地激动他的鼓膜。

“不料他竟实行了他的话！明天他就没有来，一连几天没有来。我到 he 家里去看他，他的母亲说他跟了一个亲戚到上海去了。我不知他现在做什么？他为什么肯离开他的母亲？”他这么想，回头望卢元的书桌，上面积着薄薄的一层灰尘，还有几个纸团儿，几而干枯的小桑叶，是别的同学随手丢在那里的。

他又从干桑叶想到明天要去采桑，“我明天一早起来，看了王复，采了桑，畅畅地游玩一会，然后到校，大约还不至烦级任先生在缺席簿上我的名字底下做个符号。但是那里去采呢？乱墙桑旁桑树上的叶小而薄，不好。还是眠羊泾旁桑叶好。我们一准到那里去采。那条眠羊泾可爱呀！”

“……热的泉源……动植物……生活……没有他…试想……怎样？”方先生讲得非常得意，冷峻的面庞现出不自然的笑，那“怎样”两字说得何等地摇曳尽致。停了一会，有几个学生发出不经意的游戏的回答，“死了！”“活不成了！”“他是我们的大火炉！”语音杂乱，室内的空气微觉激荡，不稳定。

他才四顾室2同，知先生在那里发问，就跟着他人随便说了一句“活不成了！”他的心却仍在那条眠羊泾。“一条小船，在泾上慢慢地划着，这一定是神仙的乐趣。那一天可巧逢到一条没人的小船停泊在那里，我们跳上船去，撑动篙子，碧绿的两岸就摇摇地后移动，我们都拍手欢呼。我看见船舷旁一群小鱼趲来趲去，活动得像梭子一船，便伸手下去一把，却捉住了水草，那些鱼儿不知那里去了。卢元也学着我伸下手去，落水重了些，溅得我满脸的水。这个引大家都笑起来，说我是个冒雨的失败的渔夫。最不幸的是在这个当儿看见级任先生的岸上匆匆地走来！他赶到我们船旁，勉强露出笑容，叫我们好好儿上岸罢。我们全身的，从头发以至脚趾里的兴致都消灭了，就移船近岸，一个一个跨上去。不好了！我们一上岸他的面容就变了。他责我们不该看得生命这么轻；又责他们不懂危险，竟和危险去亲近。我们……”

“……北极……南极……轴……”梦幻似的声音有时使他约略听见。忽然有繁杂的细语声打断了他的沉思。他看许多同学都望着右面的窗，轻轻地指点告语。他跟着他们望去，见一个白的蝴蝶飞舞窗外，两翅鼓动得极快，全身几乎成为圆。一会儿那蝴蝶扑到玻璃上，似乎要飞进来的样子，但是和玻璃碰着，身体向后倒退，还落了些翅上的白鳞粉。他就想，“那蝴蝶飞不进来了！这一间宽大冷静的屋子里，倘若放许多蝴蝶进来，白的，黄的，斑斓的都有，飞满一屋，倒也好玩，坐在这里才觉得有趣。我们何不开了窗放他进来。”他这么想，嘴里不知不觉地说出“开窗！”两字来。就有几个同学和他唱同调，也极自然地吐露出“开窗！”两字。

方先生梦幻似的声音忽然全灭，严厉的面容对着全室的学生，居然聚集了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弃去蝴蝶。方先生才斥责道，“一个蝴蝶，有什么好看！让他在那里飞就是了。我们且讲那经度……距离……多少度。”

以下的话，他又听不清楚了。他俯首假做看书，欲偷眼看窗外的蝴蝶。那知那蝴蝶早已退出了他眼光以外！他立时起了深密的想思，“那蝴蝶不知那里去了？倘若飞到小桥旁的田里，那那里有刚开的深紫的豆花，发出清美的香气，可以陪伴他在风里飞舞。他倘若沿着眠羊泾再往前飞，一棵临溪的杨树下，正开着一丛野蔷薇，在那里可以得到甘甜的蜜。又不知他还来这里望我么？”他只是望着右面的窗，等待那倦游归来的蝴蝶。梦幻似的声音，一室内的人物，于他都无所觉。时间和脚步本来是幽默的，不断如流地过去，更不能使他有一些儿辨知。

窗外的树经风力吹着，似乎颠头似乎招手的样子舞动，那种鲜绿的舞衣，优美的姿势，竟移动了他心的深处的相思。那些树还似乎正唱一种甜美催眠的歌，使他全身软软的，感到不可说的舒适。他更听得小鸟复音的合唱，蜂儿沉着而低微的祈祷。忽然一种怀疑——人类普遍的玄秘的怀疑——侵入他的心里，“空气传声音，先生讲过了，但是声音什么？空气传了声音来，我的耳又何以能听得见？”

他便想到一个大玻璃球，里面有一只可爱的小钟。“陈列室里那个东西，先生说是试验空气传声的道理的；用抽气机把里面的空气抽去了，即将球摇动，使钟杵动荡，也不会听见小钟的声音。这个不知可真是这样，抽气机我也看见，两片圆玻璃装在木架子上，但是不曾见他怎样抽空气。先生总对我们说‘一切仪器不要将手去触着，只许用眼睛看！’眼睛怎能代替两耳，看出声音的道理来？”

他不再往下想，只凝神听窗外自然的音乐，那种醉心的快感，决不是平时听到风琴发出滞重单调的声音的时候所能感到的。每天放学的时候，他常常走到田野里领受自然的恩惠。他和自然原已纠结牢固了，那人人为的风琴那有这等吸引力去解开他们的纠结呢？

“……”他没有一切思考，情绪，……他的境遇不可说。

室内动的生命重又表现出外显的活动来，豪话快活的歌声告诉他已退了课。他急急开抽屉，取出那小匣子来，看他的伴侣。小蚕也是自然啊！所以他仍和自然牢固地纠结着。

一九二一，四三

（原载 1921 年 5 月 17—19 日北京《晨报副刊》）

晓 行

朝阳还没升得高，我经过田野间，四望景物，非常秀丽且静穆。一带村树都作浅黛可爱的颜色，似乎正在浮散开来。我便忆起初见西湖时的情绪：那时是初夏的朝晨，出了钱塘门，行尽了一带石壁，忽然间全湖在目。环湖的浅青的山色含有神秘而不可说的美，我止觉无可奈何，但也遗忘一切。这是一种不可描绘的情绪，过后思量，竟是我生享美的很满足的一回。现在那些远处的村树仿佛是连绵的青山，而我所得的印象又与初到西湖时相似，然则我不是野行，竟是湖上荡桨了。我本有点渴忆西湖呢，不料无意间得到了替代的安慰。

田里的麦全已割去。农人将泥土翻了转来，更车了河水进来浸润着，预备种稻。已成形面还不曾长足的蛙就得了新的领土。他们狭小的喉咙里发出阔大而烦躁的声音，彼此应和，联成一片。他们大多蹲在高出水面的泥块上，或从此处跳到彼处；头部仰起，留心看去可以见他们白色的胸部在那里鼓动。当我经过他们近旁的时候，他们顺次停止了鸣声，极轻便地没入水中。不一会，我离他们较远，一片噪音又喧闹于我背后了。

印有人及家畜的足迹的泥路上，竟没一棵草。两旁却丛生野草，大部分是禾本科的植物，开着各色的小花——除了昆虫恐怕再没有注意它们的了。细小而晶莹可爱的露珠附着在花和叶上，很有可玩的意趣。远处粪肥的气味微微地送入我的鼻官，充满着农田生活的感觉，使我否认

先前的假想：我并不在清游雅玩的西湖上。

我走到一个池旁。岸滩的草和傍岸的树映入池中，他们的倒影比本身绿得更鲜嫩，更可爱。我时候池面还没受日光的照耀，深蓝色的静定的池水满含着幽默。池面的一角浮着萍叶，数叶攒聚处矗起些桂黄色的小花——记得前几天还没有呢。偶然有些小鱼游近水面，才起极轻微的波纹，或者使萍花略微颤动。

靠着池的东南岸的是一所破旧的农舍，屋后有一个水埠通到池面。我信足走去，已到了那所屋舍的前面。一扇板门开着，里面止见些破的台凳和高低不平的泥地。门旁两扇板窗都撑起，一个女孩儿立在窗下。屋前一方地和屋的面积一样大，铺着长方的小砖，是他们的曝场。

那女孩儿有略带红色的头发，非常稀疏，仅能编成一条小辫；面孔很瘦削，呈淡黄的色泽；眼光作茫昧的瞪视。她见了我，只对我看着，仿佛我身上丛集着什么疑惑。

我不曾走过这条路，看前面都种着豆，不见通路，疑是不能通过的了。便问她道，“从这里可以到那边河边么？”这个问询减损了她惊讶的神情的大部分，她点头道，“转过去就是。”我答应了一声，再往前走。她又说，“但是地上全是露水，要湿你的衣裳和鞋子。”我说，“不要紧，”就分开两面的豆茎依着很狭的田岸走去。我虽然没有听她的话，心里却感激她对于我——她的不相识者——的好意。

走完了种的地方到河岸，我的鞋子和衣裳的下半截真湿了。河水和池水一般地深蓝和静定。但因潜隐的流动有几处发出光亮。和平而轻淡的阳光照到田面，就像施与一切以无限的生意，一条田岸，一方泥土，和农人手里的一柄锄头，都似乎于物质里面有内在的精神。

我立着望了一会，便湍着河走。在我的前路有两个农人在那里车水：一架手摇的水车设在岸滩，他们俩各执一个柄摇动机关，引河水到田里。不多时我已到了我们俩跟前。一个农人非常高大，露出的皮肤全是酱一般的颜色；面部皱纹很多，有巨大的眼睛和鼻子。他约摸四十多岁。又一个止二十出头的年纪，面目的布置很像城市间的读书人，皮肤也不至于深赤；但是他四肢的发达的肌肉可以证明他是久操农作的人。他们俩止顾工作，非特不交一语，并且不一顾共同操作的伴侣。这个情形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可遇见，锯开一木的两个木匠，同一作台的两个裁缝，都是好像没有第二人在他们的旁边似的。旁人看着他们，就要想他们何以耐得这般寂寞。其实旁人不就是他们，究竟寂寞与否怎便能断得定呢！

水车引起的水经过一条临时掘成的沟流到田里。那条沟横断我的前路，而且有好些湿泥壅在两旁。我提起了衣服，正欲跨过那条沟，那个年长的也停了。繁喧的水车声便划然而止。

我说，“不妨事，我能跨，”身体略一腾跃，已过了小沟。我来这一条未尝走惯的路上觉得一切的景物都是新鲜，看农人车水也有趣味，时光又很早，所以就停了脚步。

他们俩见我过了小沟，便继续他们的工作。那年长的看着我问道，“先生是在那边学堂里的么？”

“是的。”

“那里的学生不止二三百吧？”

“不错，四百有余。”

“那些学生真开心，我从你们墙外走过，止听见他们笑和闹。大约不会有逃学的了，是么？”

“逃学的确没有。”停了一会，我问他说，“今年的麦收成想还不差，结实的时候不曾有过大风雨呢。”

“今年很好，五六年没有这样的收成了。”“现在你那块田预备种稻了么？”

“是的，”他指着五十步外一方秧田说，“那里的秧的已长得这么高，赶紧要分插了。”

我望那方秧田，柔细而嫩绿的秧生得非常整齐，好似一方绿绒。那种绿色是自然的饰彩，决不能在画幅中寻见，真足以迷醉人的心目。

他接着说，“我们将这田里车足了水，更犁松了泥土，就可以插秧。至迟到后天的下午我们必得插秧。”他说时脸上有一种欣悦的神采，更伴以简朴真挚的微笑。

我说，“此后你们要辛苦地，添水拔草等工作你们天天要做，四天遮盖的猛烈的太阳又专和你们为难。你们以为这些是苦楚不是？”

“我们的日子自然不及你们那么舒服，但是也水见得苦楚。你们看我们以为苦楚，其实我们是惯了。我们乡村里的朋友谁不曾将两腿没在水田里尽浸，谁不曾将身体挺在太阳光中尽炙？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这样，那会辨得出苦楚来？”

“你们一定爱你们田里种的东西。”

“那自然，那里我们的性命。我们看他们很顺遂地发达起来，就好比我们的性命更为坚固且长久。前年那些可杀的小虫来吃我们的稻：一块田里的稻都已开着花，忽然每棵稻的中段都折断了。茎也枯萎了。留心看去，都是那些可杀的在那里作恶！我们没有法想，止对着稻田叹气！”他引起了以往的愤恨，语音便沉重且有停顿——这里乡村中人普通的愤恨的象征。

“你们为什么不捕捉？城里曾经派出许多人员教你们预防和捕捉的法子。”

“预防呢，我们不很相信那些叫也叫不清楚的药料。晚上点了灯，盛了油，待它们来投死，确是个靠得住的法子，但是要大家一齐做才行——这个怎么做得到呢？独是一两家这么做，自己田里的捉完了，别家田里的吃到没有得吃了，就难民一般地搬了来，还是个捉如未捉。”

“前年的灾情真厉害，去年好些吧？”

“好些，”他冷笑着说，“但是总不能灭尽！它们作恶一连十几年，那一年不和我们为难，至多恶毒得轻些罢了。”

“田主减短收你们的田吧？”

“总算减短些，”他仍旧冷笑。

“减短多少呢？”

“这不一定。我还知道他们里面很有几家专会用取巧的法子：他们所有的田不一定全受虫灾，但是被灾的多，便统打九折收租。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要没受灾的得些好处，实欲使受灾的更受些灾害！然而他们有他们的说法，‘惟有这么才便于计算；否则怎能一块一块田都看到，确定出应收的成数呢？’又有几家，他们先抛大了米价，却挂出牌子来说田租统打七五折。大家听了这一句，以为他们的租轻松些，便争先缴

租给他们。到末了他们的收数独多，还是他们占了便宜。”

“前年你的田租打了几折？”

“我么？”他摇动水车格外用力，藉此发泄他的不平，“自然是九折！先生可知我种的谁家的田？”

“不知道。”

“邵和之，他的家就在你们学校的东面，先生总该知道？”

我便想起常在沿街的茶馆里坐着的那个人。他每天坐在靠墙角的桌旁，瘦削的两颊向里低陷；短视的眼睛从眼镜里放出冷酷的光；额上常有皱纹，因为在那里思虑；总之，他的面孔的全部全含着计算的意思。我不曾见他和其他的茶客谈话，除了和催甲或差吏计议农人积欠的田租的数目。——我所知于他的止有这些，但总算是知道他的，便答应那农人道，“我知道。”

“我想，我种的田就是他的，自然是九折了！”

“我不很知道他的底细，他收租很厉害么？”

“厉害！”他停了一会，又说，“田主收租谁都厉害，手段硬些软些罢了。而他是惯用硬功的大王。”

“怎见得呢？”

“他算出来的数目就好比石头的山，不能移动一分。任你向他诉说恳求，巴望他减短一点，他的头总不肯点一点。欠了他的租，他就派差吏来叫了去，由他说一个日期，约定到那一天必须缴还。他那双眼睛真可怕，望着他怎敢再求，止有答应了下來，回去想法子，借当东西统都做到，只求不再看他那双可怕的眼睛。”

他们俩停了手，挺一挺腰，望着四围舒一舒气，预备休息一会。河面忽然有一个声音，好似谁投了一块砖石。我无意地自语道，“什么？”看河面时，水花慢慢地扩散开来，最大的一圈已碰着对岸而消灭了。

那年轻的农人作艳羨的语气说，“应是一尾好大的鲤鱼。”他说时注视着河面。

“那位邵大爷，”年长的农人向我说，因为水车停了，显出他的声音的响亮，“他有一次真是石头一般地定心，叫人万万学不到。他坐了船到东面杨家村里去收租。一家人家同他约了那一天的期，但是竟没法想，一个钱也没弄到。那个男子情急了，看见船摇进村，便发痴一般地避入屋后的茅厕里。差吏进门要人时，只见一个女人，知是避开了，略一搜寻，便从茅厕里把他拖了出来。那男人十分慌张，嘴里却说，“我已有了钱，今天统可还清。”差吏听说自然放了手。那知那男子拔脚飞跑，竟望河里一跳！看见的人齐喊起来，一会儿村人都奔了出来。水里的人已冒了几冒，沉向底下去了。那时候邵大爷的舟子见将有人命的交涉，恐怕被村人打沉了他的船，急急解缆想要逃走。你知那位邵大爷怎样？他跨上船头喝住舟子不许解缆。他的脸上全没着急的意思，大声对岸上的人说，“欠租是何等重大的罪名！他便溺死了，还是要向他的女人算！”那时村人个个着急，听邵大爷的说法又觉得不错，那还有劲儿打他的船，只拚命将河里的人救了起来。后来那个男子还是卖掉了留着自己吃的一石米，还清了租，才算了结。”

我听了一段叙述，心里起一种憎恨的情绪，但并不只为那个性邵的。因此，我低头望着河水——那时已不是深蓝的颜色，因为太阳升得高了，

——不答说什么，止发出个“哦”的声音。

“种了这等的人田，客客气气早日还租就是便宜。”他一手撑住在水车的木桩上，以很有经验的神情向我这么说。

“像你，种田过活，还过得去吧？”我恐怕我对面的人或者也会受过严酷的逼迫，所以急切地问他。

“多谢先生，我还算过得去。单靠这几亩田是不济事的。我另有几亩烂田，一年两熟半，贴补我的地方不少呢。”

“那就舒服了，”我如同身受那么安慰。

水车的机关又转动了，河水汨汨地流入田里。我想我的工作快要开始了，怎能只看着他人工作呢？我对那里农人说，“他日再同你谈罢，”便向前走去。

水车的声音里带一个似乎很远的人语声——“改日再会”——在我的背后。

一九二一，六，一一

（原载 1921 年 6 月 20 日-23 日北京《晨报副刊》）

悲哀的重载

一艘“常熟快”给小汽船拖着，一样也能激起河里的波浪，发出“哗……”的声响，表示它异常的能力。它的容量至多可以载四十客，已使大家不能转侧了。而它载着的人间的悲哀却比它的容量大，大到不知几多倍，但是它不致因装载过重而沉没。

这两艘向是循环通行于各乡镇间的。节省时间的要求还没发生于生活简单的乡人的心里，冲坏些田岸却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事实，所以这两艘无知的船很受些怨恨和诅咒。但是，有一这么一件东西，人家也就不可自解地这么用它了，虽然刚才还在或现时正在怨恨和诅咒。因此汽船公司的生意倒也不恶。

经过了一会喧扰的声响和动作——小贩呼卖声，妇女小孩叫唤声，……急忙登船的，匆匆离船的，争座位的，送客叮嘱的，以身抵篙的，奋力系两船相连的缆的，……——爽利的水声发于船底，窗外景物都向后推移，全船顿时入于沉寂。这是喧扰的反趋，也许是悲哀的表象。

舱里坐了二十多客，差不多没有空的寺方了。我和我的朋友坐在靠左窗的一角，因为便于望窗外的景物。我那位朋友从河南走了一千多里路来看我。以前我们并没见过面，但从心声的符号里先已见了彼此的心，所以现在的见面不是个开始而是个继续。

汽机的声响和水波的激荡使我们不欲谈话，只随意看看带来的书。但是书又怎能够浸润我们的心呢？一条沿岸蹲着的水牛，一个立在水田里插秧的农妇，乃至同船的人一句不很能听清楚的话，和一声厌闷的叹息，都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间断我们的阅览。我取一本童话在手，看了好一会依旧在那先前的一页，并且不很领会那一页写些什么。

我常常离开书本四顾我身的周围，我的心渐渐被坐在我左旁的一件中年妇人牵引住。她没有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可是一种幽默的浑圆的面孔，皮肤呈枯黄的颜色，慈祥的神情非常浓厚，但掩不住她心底的忧愁。她的眼眶里似乎存有泪滴准备着流呢。

她正答人家的问话，同她对话的是一位老太太，我从她们的谈话里知道她们本来是不相识的。她的声音很低微，几乎给汽机的喧声笼罩住，须要特地留心才能听闻，每一句话都是徐缓且沉着，表示出她上流人家夫人的态度。

“……现在正在医院里医治呢。”

“那自然，须给他好好儿医治。那么医生怎么说呢？”

“医生同他用镜子照过，说他的脊骨断了，又说‘流注’快发作了！”

那位老太太眉头紧皱，深表同情于她。静默了一会，才问，“他食量怎样呢？”

“饭菜好些，可以吃两个浅半碗，否则半碗也是勉强。”

“现在你离开了他回去，谁奉伺他呢？”

“有媳妇和女儿在那里。我家里还有个女儿，留着不放心，这一趟回去把她也带了回来，免得两头牵挂，好一心调理他的病。”

“娶了媳妇了？”

“今年三月里。”

“今年正月里？”老太太听不清楚，所以重又这么问。

“三月里，三月十一。那时候他的病好了许多，因而打算爽性替他把媳妇娶了来，冲一冲喜。十八岁娶亲也不算早了。那时候也很好，拜跪行动一切和平常人一样，止用两个仆人在背后扶着，谁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病。谁知娶了亲不到几天，他的病又重起来了！……加重得真快，离家时还是由我们扶着他自己跨了船，到了医院登岸，却是连人连榻弄上去的了。”她的眼眶更潮润了，几乎要滴出来。他的嘴抿着，盘肉抽搐，似欲将眼泪咽入心的深处去。她不能述说了，人看着桌面。

老太太也是不愿再加以的样子，张开极细而红筋满封的老眼现出怅然的凝视。一会儿又问道，“你只有两位小姐吧？”老太太以为把论点更换了，总可以减杀她的悲伤。

“一总四个呢，”她的声音更低细了，我用心谛听才能辨知。“大的是前年亡故的，颈间生了‘流注’，竟医治不来了！第二个患的病和她姊姊一模一样，去年夏天亡故了！第三个女儿，就是现在奉伺她哥哥的，去秋也生过‘流注’，给医院里那位医生医好了，现在颈间只有两核，并不碍什么事。我巴望那位医生的手段和去秋一样地有功效，把我儿的病也医好了！”

船行过一个村集，有几条载取水泥的船在前面横着，汽筒就呜呜地大鸣起来。舱里沉寂的空气扰乱了，乘客都靠近左右窗眺望，悲哀的谈话也就停止了。这个鸣声更唤来了许多农家的孩子。他们赤裸着身体跳到沿岸泊着的小船上，全身俯卧着，手指脚踢地用传习的咒骂语骂我们的船。他们全没有愤恨的态度，对于他们的举动都是很起劲，骂一声往往带着几声的嘻笑或喊噪。因知这已成为他们日常的功课，游戏的功课的。

小船离我们的船身近，水波激荡，上下颠簸得非常厉害。那些孩子全不惊怕，骂着，笑着，噪着，很快地向我们后面退去。这里河身较狭，水声格外响亮，仿佛在高大的瀑布底下。舱里的人声也喧杂起来，仿佛在都市地方的茶馆里，有的说他们有趣，有的大声笑着，有的替不开口的汽船出气，也还骂他们几句。

我望了一会，刚才的悲哀的谈话深入我的心里，使我渐渐地不注意于外象，只是往内倾注地想。但是想的什么，我竟一毫了写述不出——并不是过后遗忘，实因当时的情思浮荡无着，本没有凝聚拢来，只觉得有些悲哀的感觉罢了。

舟子绞了一束热手巾出来，请每个客人揩脸。我受了他的。略一展开，便放在桌上。取着揩脸实在不愿意，不取，怕舟子错会了意思，以为我不肯给他小帐所以这样做，——对付无论什么都要经心，也许是人世的至苦。隐偶然向头舱里看，见一个老人接了手巾，正很用力地在脸上揩擦。手巾离开他的面孔时他才得细认他：深的皱纹满网着他的揩擦，表记他一生的困苦和劳倦；嘴的部分向前突出，上下唇紧缩，掩不没龈肉，两排深黄焦黑的牙齿全然露出；他有个很大的鼻子，鼻孔上掀，露出浓黑的毛；我从他面目的全部看他，觉得他对于人生有淡漠或竟是厌倦的感觉——自然是我主观的见解。他重重地揩了两手，又拿起手巾塞入嘴里擦他的牙齿。我不欲再看他，转身向左，一个乡村女子——她坐在我对面偏左，手中抱一个一岁光景的孩子——又吸住了我的视线。

她不过二十多岁的年纪，深赤的皮肤，厚的嘴唇，不很灵动且染有目疾的眼睛，都显出她的简单和愚苦。她的孩子更使我惊心：他睡在她的怀中，双目紧闭，黄白的脓封着，有几个苍蝇在那里依恋不去。这不是一个小尸体的模样么！幸而他胸部的轻微的一起一落的鼓动证明他是活着。她接手巾在手，便揩他瘦黄的小脸，特地在眼部往复地揩抹，引得他哭了。她没有法子，也不开口，止在他背心上乱拍。

刚才谈话的那位老太太便问她，“你到那里支？”“我回家去，”她现出不愿意同人家谈话的神情，或者谈话这件事她从来没有经历过。

“为什么出来？”老太太并没留心她的态度，只是很自然且很关切地问。

“想去吃人家饭，”她说话全没有表情，若不是特别注意她，也许要不明白这一句话是谁答的。

“那么你出来了多时了？”

“昨天出来的。”

“什么！”老太太觉得很奇怪，“昨天出来，今天又回去了？”

那村妇低下头来，很勉强地说，“昨天寻到一家荐头，他荐我到三家人家，他们都说我有这孩子是讨厌的。他嫌得麻烦了，再不肯荐我到第四家人家，我就只得回去了。”

“什么！三个铜元，只有一把！”这个声音宏大而沙，冒出于全船的空气，使我不自禁地回顾。原来那个用手巾擦牙齿的老人在那里发泄他的不平。

一个舟子站在他面前，手理手巾，强作笑颜笑话：“我们这一条船租给他们公司里，一月只有十二块钱呢。请你老先生想，我们六个人吃饭，这个数目怎么够得上？不靠客人们的小帐贴补贴补，我们粥也吃不成了。”

“谁叫你租给他们？我又不曾累你！三个铜元一把手巾，我总不愿意。我们二三十岁的时候，趁航船的价钱是一定的，一里路一个钱。现在什么事都变了，小帐就要三个铜元！在以前不就是这一趟的船价么？什么事都变了！”他说时屡屡叹息，且将头转了过去，不欲再看那舟子，

好像那舟子就是现代的象征，他所最厌恶的东西。舟子见他这样，满含着求人解谅的神情走了，嘴里喃喃地自语，听不出他说些什么。

这个小小的争论就成了众客的论题。有的同情于老人，说舟子取小帐不应该这么多。有的自以为了解舟子们的生活状况，说舟公司实在太苛了，他们全靠着小帐开销呢。他们谈话的头绪蔓延开来，后来谈到了乘火车的情形。

“坐头等车二等车，吃些大菜，赏茶房们一块两块钱，那是不算稀罕的事。”这一句话是个年青的女子说的。她的衣服虽是布的，却非常整齐，是时下流行的式样。他不穿裙子。他梳着的发髻十分光滑，常常向玻璃窗照着，还举起手来轻轻地抚摩。她的面孔纤小而很加修饰，目光能为流利的顾盼。我揣她当是富室的婢女的仆妇，但是我从没有向不相识者随意询问的习惯，所以只是默默地观察。

在舟行之中，好事的人到处可以遇到。她的话说罢，就有一人问道，“你从上海来吧？”

“上海来，”她极喜欢讲话的神情，还微微地笑。“我本来不想回去，他接二连三托人写信来催，我延了又延，到今天是顶期了，只得走这一趟。”她所谓他，我从她说的时候微羞的态度知是指她的丈夫。

“你在上海帮人家吧？”

“在家里没趣味，住不惯，还是出去帮人家。不过也没有什么好处。”

“到手的总不少吧？”一个乡间的老太婆很艳羡的样子笑着问。肯留下。所以十多块的进帐总是有的。“她说时带有漂亮高贵自傲的意志，足以使全舱的人都欲倾听她的话。“可是费用也不少：穿着是时常要添补的，插戴是必须要置备的，同事的姊妹的一个生日，也要送一两块钱的分子。他以为我积下了不知几许钱，一封一封的信来催我回去！”她略微嗔恼，但与其说是嗔恼，不如说是作态。

那个老太凝想了一会，似乎不很相信的样子，但也不敢驳诘，更问道，“你的男人在家种田吧？”

她现出鄙夷的神气，随口答道，“是的。”停了一会，她又特地告诉那老太道，“我是就要出来的，家里的日子实在有点过不惯。地方又气闷，又肮脏，用的东西要一件没一件。太阳还没出就要起来，它没有回去又要睡了。这真是一口猪。我怎高兴过猪的生活！我们在上海要九十点钟才起身。晚上太太们在家打牌或是出去看戏，我们在旁侍奉，正是最有兴趣的时候，不到两三点钟总不想睡。”

“太太们也欢喜打牌么？”那老太实在怀疑。

“自然，体面的太太们都欢喜打牌。又时常请客呢。我们到一家人家，不单看那家有没有摩达车，再要看那家的太太老不老，厌烦不厌烦。若是那位太太老了，厌烦了，一月里只照例请几回客，难得打几场牌，我们也转身就走。现在我那位太太是天天打牌的，戏又看得我厌了。”

全舱的人听她说那些话，似乎听新鲜的故事，虽然和己疏远，但能满足好奇的心，也就觉得它的趣味是浓厚。我的朋友才听江南慢的，特地注意着说的，他能明白十分之七八。

现在她的话圆熟且柔细，使他全然不能明白。他就问我，“她讲些什么？”

我正在深沉地想，她这一段话也许是农村破裂的一个朱兆：农家妇

女能做好多的工作和男子们一样，现在她们厌弃农作的生活，望都会里跑了，工力缺乏之外，还减少了农村的粘合力——家庭的爱情，那不是极容易使农村破裂了么？在现在的时代，固然，农作的生活不是好的生活，但正当的办法在急图改善，决不在由厌弃而至于毁灭这一种生活。走她同一的歧路的男的女的，我看见听见得实在不少，她不过随同附和罢了。我们决不能说这是他们的过误，赶他们上歧路的那种势力多么狠毒呵！所以她虽然对于歧路夸场而耽好，我总觉她的身上印有全部农人的悲哀。我这么想，听闻我的朋友的话就迟缓且模糊，因问他，“你不明白她讲的话么？”

“是的，我统都不明白？”

我就将她的话告诉他，附带述说我的感想。他听了不说什么，正皱着眉头很艰苦地思想。过了二三分钟，他忽然拉住我的手道，“我觉得江南的人都是非常平安的，无论做什么工作，总觉他的趣味就在他的工作里。你说她的身上印有全部农人的悲哀，这是你的思想罢了，她何尝这么想呢？她因为不知，所以能得平安的生活，这正足使我们生羨。我们能断言知识不是痛苦的源泉么？”

“诚然，”我说。“但信仰是我们的一个光明，它在无尽的路的前头照着，我们全没恐谎了。”

“信仰？我几乎不解信仰两字是什么意思。我生活于北方，每天的经验愈积愈丰富，使我觉察人间的单调的意味只有‘阴险’和‘防备’。我无论说一句话，做一个动作，我就想不这么说不这么动作也未尝不可，何必定要这么呢？所以我的一切生活都有点勉强我不辨什么是梦，什么是事实；也不辨什么是我所想的，什么是我所做的。我不明白我自己，也不知我将要怎样，只每一个细胞里充实着烦乱。这几天领略了江南的景物，更体会了江南人平安的生活，才觉得有些甜蜜的醉意，使我忘了以前的烦乱。”

他的话引起我对于现实的感慨，心绪颇觉麻乱，道，“一条大江怎得就将‘阴险’和‘防备’拦住了呢！”

船已行入一个很大的湖里。远处的岸细如一线，线的上下，天和水一样是滞白的颜色。风虽然不大，因为湖水深广，已涌起有力的软浪。全船的人如在簸籬不停的筛里；一切琐屑繁杂的谈话都被震恐的心镇住了；有几人觉得不很舒服，都闭着眼睛，将头枕在窗上或自己的臂上。只有汽机喧闹和水波激荡的声音送入耳官。我的朋友望着湖水，默默凝想。对面抱孩子的那个村妇，他们母子都阖着眼睛，尽让苍蝇在脸上飞舞。头舱里为着手巾而不平的那个老人已作鼾声了。在旁那个中年妇人时时发出才可听闻的叹息。全船充满着烦闷沉寂的空气。

我忽然想，我们这悲哀的重载也许要沉没吧？

一九二一，六，二六

（原载 1921 年 7 月-8 月北京《晨报副刊》）

饭

“现在是上课的时候了！你们的先生呢？”

两间屋子，已经上了年纪，向前倾斜，如人佝偻的样子。门前是通到田岸和村集的泥路。这时候正是中秋的天气。淡的天空浮着鳞纹的白云。朝阳射在几棵柳树上，叶色转成嫩绿，像是春光里所见的。平远的田亩里，稻穗和稻叶一样地轻，微过时顺偃倒，遂成波纹，更远的村树像一个大环，静穆秀美。微微听得犬吠。这真是诗人的节令和境地呵！

可在这里的都不是诗人，屋子里六七个孩子正抱着不可推想的恐怖呢。入秋水涨，他们的田里盛着过的水，和河水并了家，露出水面的稻止有三四寸长。他们的父母整天愁叹：或者说，“饿死的日子就在眼前了！”

孩子们很以为奇，有的说，“我们种田的，怎会饿死？”父母说，“你不见稻全浸在水里，一粒谷都没有结实么？”有的说，“去年很多的谷若不耨去，今年就好了。”父母说，“谁喜欢耨去？你懂得什么！”更有的说，“我们不要到学样，大家拼命踏水车，把水车了出去就得了。”父母说，“车到那里去呢？河面同田水一样平了！”于是孩子们相信自己的见识不及父母，饿死就在眼前是千真万确的了。他们想，“死像睡眠一样，模糊黑暗，被经蒙住的时候，饭是听不成了，玩也玩不成了。并且不能动一动，大概被什么东西缚着，不知几时才得解开？”

他们想得异常害怕，因为饿死究竟是什么滋味实在不能料定，然而它一定要来了！他们不自觉地改掉平常的态度：似乎互相追赶并没什么意思，提高喉咙大喊也得不大高兴，反而静默地坐在室内，低低讲捉蟋蟀的经历，声音里含着惊恐且烦闷的气息。靠左一间屋里架着一个床。赤裸的一张桌子靠着床头。墙角堆着锅灶瓶罐薪柴等东西。一切埋藏在阴暗里，不能清楚的面目。止从不到尺方的壁洞里射进斜方柱体的阳光，照在地上，显出高低不平的泥土。一道板壁把两间屋子分开。右面一间却光亮得多，两面都有板窗，现在正开着。板壁上一块小黑板歪斜地挂着。十几副桌椅一张破旧的长方桌外，屋内更没别的东西，也摆得不十分齐整。

六七个孩子就坐在那些椅子上。他们都歪着身子，而对着面，讲那捉蟋蟀的事情。起先声息很低，讲了一会，他们得世界上只有蟋蟀了，便起劲起来。一个孩子拍着桌子高声说，“好一头大蟋蟀！它在玉蜀黍的根的近旁，这么一把就被我按住了。以前的三头都被他咬得要死。他……”

这个当儿，从黑板旁过的门走进一个人。孩子们瞥见，齐对他看，高声讲蟋蟀的也就自然地停了声音。他们对于这个人有点儿知道，但是不大清楚。他们的父母这么说，“这位先生很有点力道，他在衙门里进出，时常同县官讲话。”又说，“他是管先生的先生，先生还怕他。”他们所知于他的只有这少许了。可是他们并不觉得他可怕，他一身耀眼的衣服倒是很好玩的。

这个人走进室内，随意看了一眼，忽然眉头一皱，目光四注，似是侦察而带忿怒的样子。随着发出鄙夷的声气问学生们，就是篇首的两句话。

吴先生一手提着方的竹丝篮，篮里盛着雪里红豆腐油瓶等东西，一手提着一条长不到八寸的腌鱼，从烂湿的田岸匆匆走来。他瘦削的面孔红到颈际，失神的目光时时瞪视他的前路，呼吸异常急促，竟成喘息。

原来他已得了消息。一个妇人告诉他，“你须快一点走，管你的那位先生来了，我刚才看他向学堂走去，他的船就停在东栅外。”这是何等可怕的消息，使他周身起一种拘的感觉，脑际全没有意念。他两足的急急搬动，眼睛的频频前望，似科并不出于他的主宰。

吴先生能得在两间屋子里当教师，很不是容易的事。他由一位绅士恳切地介绍，才得在学条委员处记个名。一线的希望就在他脑子里发起芽来，专等后继的好消息来到。他本来处一个乡村的馆地，一节有五千钱光景的进款。家计的提子压在他肩上，使他觉悟决计支持不下，非得换一条路走不可。新的路已在前面了，他怎不希望着呢？

这么希望了一年，梦里也不曾想到，学条委员竟写了一封信来。里面的话是叫他到他家里去，有事面谈。这分明是绅士的恳切的介绍发生影响了。他把这封信搁了又看好几回，自信料想不错，就得赶紧去才是，但不怀着一腔的馁怯。

他第三回去的时候，好位学务委员居然在家了。于是他在客厅下首的一把椅子上，只点着了一边，上身前俯，保持全体的稳定。他的眼睛本是迷朦的，现在又只顾下注。或者他所处的客厅和对话的那人没有看得清楚。那位学务委员穿着汗衫，斜躺在藤椅子上，右手枕着头，眼睛斜睨着他。鄙夷的思想忽然来袭学务委员的心，不知为什么，总觉吴先生不适于自己的眼光。他不情愿的样子说道，“教小孩子不是容易的事呢。”

吴先生汗珠被面，全身感觉不安，心想这确是不容易的事呵，便发很轻的颤音答道，“是。”

“乡立第二国民学校缺一个教员，我相叫你去，——但是，你没有进过师范学校吧？”

“没有，”吴先生常懊悔，但问句逼迫着，不由得不回答。“那就为难了！该校学生都是乡村人家的孩子，教员不懂得教授法，简直不会有效果。”

室中静默了一会。吴先生却听得自己的脉搏尽管响了。他好容易鼓着一口气，努力地说，“讲教授法总该有书籍，我可以买一本看看。还愿意得先生的指教。”

“再说罢，”学务委员的话就此止了。

吴先生退出来的时候，觉得希望的芽遭损伤了，失意引他回到昏暗的路去。他恐怖非常，惟有再去请托那位绅士，绅士替他写了一封信。由这封信的引导他又坐在学务委员的客厅里。“我本想请一个师范毕业生，”学务委员严重的样子说，“现在既有这介绍信，我就任用你了。”

“没有错，听得很清楚，他答应了，”吴先生这么想。他心里只觉浮荡，回答不出什么。他的头颅却自然地向前俯得更低了。“我们办学的规矩，非师范毕业生薪六元。后天你就可以到校开学去。”

吴先生答应了几个“是，”便退出来，他的新生活从此开始了。一个月后，他遇见一桩不可解的事故：他到学务委员家里领薪，拿到了三块钱，还有三块须待十天以后；可是学务委员叫他写了一张十元的收据。

“何以数目不符呢”？他这么想。自馁和满足的心使我不敢开口便问，“我不是师范生呵！外边师范生多着呢。六块钱比较以前处馆地优裕多了。”他就把念埋藏在脑子里，带着三块钱回去。

小孩们听了学务委员的问话，三四个发嘈杂的语音回答道，“他买东西去，买豆腐，买葱，”有几个在那里匿笑。“不成个样子，这时候还不回来，”学务委员喃喃地自语。停了一会，他又问道，“他天天这样的么？”

“天天是这样，他要吃饭呢，”一个拖着大辫子的孩子说。又一个孩子说，“我的妈妈有时同他带买点东西。”

“不要信他，不过……”

一个耳戴银圈意气很粗的孩子还没有说完，吴先生已赶了进来，两手空着，他的东西大概已在锅灶旁边了。他看见学务委员含怒的样子立在黑板之侧，简直不明白自己应当才是，身体向左右摇了几摇，拱手俯首地招呼。

学务委员点了一点头，冷冷地说，“上课的时间早到了，你此刻才来！”

吴先生颇欲想出几句适宜的话回答，可是那里想得到，他的踟躇不的态度引得孩子们吱吱地笑。遮饰是无望了，只得颤抖而含糊地说老实话，“我去买东西，不料回到得迟了。”

“买东西！”学务委员的语音很高，“时刻到了，学生都坐在那里了却等你买东西！”

“以后不买就是了，”吴先生不自主地这么说。孩子们忽然大笑起来，指点着他互相低语道，“先生不吃东西了，先生不吃东西了。”学务委员觉得吴先生真是个好教员，越看越不配自己的眼光，因为他不热心于教育，对职务没有尽忠的观念。但是他想到了重要的事情，为此而来的，也就耐着。他站得累了，想得歇一歇，先在一把空椅子面上吹了几口气，又郑重地揽起长衫的后幅，恐怕脏了皱了，然后慢慢地坐下来。他右手着头，眉头微微着，却装做没事的样子说，“你这里太不成个样子，只有几个学生！日内省视学快来视察，他见学生这么少，就可以断定这是个不良的学校。为你的面子计，你得去借十几个孩子来才行，——不论那一家的孩子都好，只须教他们坐着不要动。这本不关我的事，和你关切，所以提起一声。”他说完了，左手抚摩上唇，像老人捋须的样子，目光注视着吴先生。

吴先生一身无形的绳索差不多全解除了，觉得宽松了好多；温热的铭感的心换去了恐惧，兴奋到不可说的程度。他虽然不明白怎样去借孩子，但也想不到问了。他只拱手过胸，喃喃地说，“承先生指教！承先生指教！”

他忽又想起，“这不是个很好的机会么？去了两回没有遇见，现在他走上门来了。”一种冲动使他随口就说，“上月的……”他才觉得不好意思，便缩住了。

“什么？”学务委员以劲捷的语音这么问。

“上月的……”吴先生无可奈何，目光不敢正对学务委员，依旧没有勇气说下去。

“你尽管说就是了。”

吴先生知不说也是个不了，只得硬着头皮说，“请把上月未发的半份薪金见惠。”他再也不能多说一字了。

“你有什么用处呢？”

“吃用都等着这一笔钱呢。”

“你刚才不是买了的东西回来么？怎么还等着？”

“家里的人——家里还有三口，我怎能只顾自己，他们等着呢。”

“吃”字的声浪传到孩子们的耳官格外地清楚，他们看先生和客人谈话本已忘了一切，现在却被唤醒了。拖大辫的孩子牵着前坐的孩子的衣低语道，“听见么？先生家里等着这个人给东西吃，不然，快要饿死了”。

戴银圈的孩子不赞成这个推测，斥他道，“先生比我们发财得多，我们的骨头烂了，他肚子还饱胀呢。你偏要乱说！”“我们一定要饿死烂骨头么？”一个小的孩子接着问，他有惊怖的眼光。“你今天回去就没有饭吃，明天饿死，后天烂骨头，烂得像烂泥一样，”戴银圈的孩子非常得意的样子这么说。

很小的孩子不再问了，他已沉入了神秘恐悸的幻想。

吴先生难过极了，他希望孩子们坐着不要动，他们却非但要动，还旁若无人地乱说；对他们看了几眼，全然没有效果。孩子们真顽钝，他们竟不能感应吴先生的心，暂耐这一刻！吴先生只得把手一挥，含怒呵斥道，“静！”

孩子们絮絮的语像秋雨初收的样子，零零碎碎地停了。大家看了吴先生一眼，略微坐正身躯，椅子不耐震摇，作咕咕格格的呼声。

学务委员放下右手，挺直上体，上眼皮抬了一抬，表示庄严的样子，说，“教员不尽职，照例有相当的惩罚，你今天应当罚俸三分之一！”他在衣袋中摸出一块钱，随手向桌上一掷，清亮的声音引得孩子们同时射出异样的眼光来。他说，“这是你应得的，拿了去罢。”吴先生那里料得到有这么一回事！欲待申辩，不但话语说不出，连思路也没有。桌子上雪白光亮的究是一块大洋呢。他不期然而然地取在手里，手心起冷和硬的感觉。

一九二一，九，二四

（原载 1921 年 10 月 10 日上海《时事新报·双十节增刊》）

义 儿

义儿最欢喜的东西是纸和笔了：不论是练习英文的富士纸，印画地图的考贝纸，写大楷的八都纸，乃至一张撕下的日历，一页剩余的文格，不论是钢笔，蜡笔，毛笔，铅笔，乃至课室内用残的颜色粉笔，一到他的手里，他就如获得世界的一切了。他的右手一把握着笔杆，左手五指张开揪住铺着的纸，描绘他理想中的人物屋鸟；他的头总是侧着，一会儿偏左，一会儿又偏右；尖露出于上下唇之间，似欲禁止呼吸的样子。他能画成侧形的鲤鱼，俯视形的菊花，从正面看的农屋。他画成一样东西，常常要端相好几回，还加上几笔，或给加一部分。有时加得高兴了，鲤鱼的鳞片都给画上短毛；菊花的花瓣尽管加多，致全花凑不成个圆形；从烟突喷出的烟越涂越多，所占纸面比屋子还大。他看看这不像一幅画

了，就在上面打一个大×，或者撕碎了，叠起来再撕，如是屡屡，以至于粉碎。他留着的画稿都折得很小很小，积存在一个旧的布书包里。

他当然同别的孩子一样，欢喜奔跑，欢喜无意识地叫喊，欢喜看不经见的东西，欢喜附和着人家胡闹。但是他不欢喜学校里的功课。他在课室里难得静心，除了他觉得先生演讲的态度很好玩，先生如狂的语声足以迷住他的思想的时候。若是被考问时，他总能够回答可是只有片段的，不能有完整的答案。所以他的愚笨懒惰等等罪名早在他的几位先生的心里成立了。就是那位图画先生，也说他不要好，只知乱涂，画的简直不成东西。这是的确的，他逢到画图的功课，随随便便临了黑板上先生画的一幅画，缴给先生就是了，从来没有用过一点心，希望它好。

他的父亲早死了，母亲养护着他，总希望他背书像流水一般地快，更读通一点英文，将来好成家立业。但是实际所得的只是失望和悲伤，义儿今年十二岁了，高等小学的二年级生了，赞美他的声息一丝也听不到，却时时听得些愚笨懒惰欢喜捣乱等对于他的考语。她很相信这些考语是确实的，不然，何以义儿回了家总不肯自己拿出书来，必待逼迫着呢？又以总是一字一顿地读，从不曾熟诵如流水呢？他只喜欢捉虫子，钓鱼儿，涂些怕人的东西在纸上，这不是捣乱么？而且有什么用处呢？她想到这等情形时，就很自然很容易地引起旧有的胃病。“我的心全在你的身上，现在给你撕得粉碎了，”她是向义儿这么说。义儿听了，也不辩这句话何等伤心，只觉得意味非常淡薄，值不得容留在脑子里。所以他一切照平常做去。

有一次他将积蓄着的母亲给他的钱买了两匣纸烟匣内的画片，有两次地跑到河边，蹲在露出河面的石头上钓鱼，再有几次，他到不知什么地方去逛，直到天才回家，都惹起了母亲的恼怒和悲感。她知道同他说伤心的话绝对没有效果，但是总希望得到一点效果，便换了个似乎较有把握的办法，就是打。她的细瘦惨白的手握着一枝量衣的尺，颤颤地在他笛上乱抽，因为怨恨极了，用了好多的力气。可是他一声都不响，沈静的面孔，时而一瞬的眼眼，都表示出忍受和不屈的意思。她呼吸很争促，断断续续地问，“可知道你的错处么？下次还敢这样么？”他只当没有这回事，并且偏转他的头。她没有法子了，余怒里偏萌生一丝智慧来，就说，“假如下次不敢，我就饶恕了你这一次。”这时候他的头或者微微一摇，或者轻轻一点，或者只有摇或点意思，都可以认为悔过的表示，她的手就此停了，她的怨恨就此咽下去了。事情就这样完结了。可是她的失望的心因此而凝固，她相信义儿是个难得好的孩子，想起的时候就默默流泪，怨自己的命运不好，更伤悼丈夫的早死。

母亲终究是母亲，虽然觉得今后的失望是注定了。义儿上学校去的时候，她总要问他穿的衣服够不够，肚子吃饱了没有；有时买了一点吃的东西，或是人家送了什么饼饵糖果来，她总把撮好的留着给他吃。他是难得好的呢，他是引起自己的失望和伤的呢，她却全然不想到了。

义儿还有两位叔叔，也是时常斥责他的。不知为什么，他对于那位三叔特别害怕，一看见周身就不自由起来，好像被束缚住的样子。对于他的劣迹，三叔发见得是少，因为他看见他时总是很安定很规矩的。人家发见了义儿的错处，就去告诉三叔，借他来达到训诫他的目的——就是义儿的母亲也常常如此。三叔训诫义儿的时候，义儿的面孔就红了，

不敢现沉静的神态了，头也不敢偏转了；三叔教他以后不要再这个样子，他就很低很可怜地答应一声“知道了。”胜利每为三叔所操，他因而发明了处置义儿的秘诀。他向义儿的母亲和旁的人这么说，“处置义儿唯一的方法，就是永远不要将好颜脸对他。我就这样做，所以他还能听我的话。”义儿的母亲对于这句话非常信服，可是她熬耐不住，不能不问暖问饱，留最好的东西给他吃。

一张山水画的明信片，上面有葱绿的丛树，突兀的山石，蓝碧的云天，迂曲曳白的回泉，义儿从一个同学手里得到了。他快活非常，如得了宝贝，心想临绘一张。不干不净的颜色盒，是他每天携带的，他取了出来，立刻开始工作。一张桌子不过一方尺有余的面积，实在安放不下墨水瓶，砚台，颜色盒，明信片，画图纸，两条手臂，等等东西。然而一个课室里要布置五六十张桌子，预备五六十个学生做功课呢，怎能顾得各人过分的安适？好在义儿已经习惯了，局促的小天地里他自能优游如意。此刻他将墨水瓶摆在砚台上面，明信片倚于瓶口，就仿佛帖架托着画帖。左手拿着颜色盒，桌子上面就有地位平铺画纸了。人画得非常专心，竟忘了周围的和自己的一切，没有思虑，没有情绪，止有脑和手联合的简单的运动，就是作画。同学的喧声和沉重且争速的脚步，或是走过他旁边的暂时止步而看他一看，于他只起很淡很淡的感觉，差不多春夜的梦一般，迷蒙而杳渺。功课又开始了，同学都上了人他们的位了，英文先生也进了课室了，他周围的空气全变，而他如无所觉，还是临他的画。竖起的明信片很引人注目，况且义儿是坐着作画的姿势，英文先生一望便明白了。他未免有点恼怒，“他在那里作画，连课本都不拿出来，分明不愿意上我的功课。”他这么想，宏大而严正的呵斥声就在他喉间涌出“沈义，你做什么！现在是什么时候？你的课本那里去了？你不爱上我的功课，尽管出去，你在课室外画一辈子的图我不来管你，在我的课室里却容不得你这样懒惰捣乱的学生！”同学们听了，有的望着义儿，看他下场；有的故意看书，表示自己的勤勉；更有的相着英文先生红涨的怒容止是轻笑；课室内暂时静默。

义儿被唤醒了，还有几株小树没有画上，他感觉得不快，像睡眠未足的样子。他知道不能现画，便将明信片画幅颜色盒放入抽屉里，顺便检出读本来，慢慢地翻到将要诵习的一课。他并不看先生一眼，脸容紧张，有懊丧的神态。这更增加了英文先生的怒意。“早已说过了，若是不愿意，就不必勉强上我的课！你恼怒什么？难道我错怪了你？上课不拿出课本来，是不是懒惰？因你而妨害同学的学习，是不是捣乱？我错怪了你么？”

“是的，没有错怪，”义儿随口地说，却含有冷峻的意味。“现在课本已拿出来了，请教下去罢，时间去得快呢。”同学们不料义儿有这样英雄的气概，听着就大表同情，齐发出胜利的笑声来。刚才的静的反响就是此刻的骚动了，室内不仅是笑声，许多的足在地板上移动的声音，桌椅被震摇而作的咕咕格格的声音，英文先生掷书于桌并且击桌的声音，混成一片。

英文先生觉得这太不可堪，非叫义儿立刻退出课室，不足以维持自己的威严。他就很决断地说，“你竟敢同我斗口！你此刻就出去，我不要你上我的课！”实在英文先生没有仔细地想，说这句话很危险的，假

若义儿不听话，不立刻退出课室，岂不是更损了威严了？果然，义儿听了驱逐的命令，只将身体坐后一点，以为这样就非常稳固了，——他绝对没有出去的意思。同学们的好奇心全部涌起了，先生的失败将怎样挽救，义儿的抵抗将怎样支持，都是很好看的快要表演的戏文。他们望望先生，又望望义儿，身躯频频转侧，还轻轻地有所议论，室内的空气更显得不稳定。

英文先生脸已红了，他斜睨义儿，见他不动；又见许多学生都如带着讥讽的颜色。这是何等的侮辱呵！他的血管涨得粗了，头脑岑岑地响了；一种不可名的力驱策着他奔下讲台，一把抓住了义儿的左臂，用力拉他站起来。义儿有桌子做保障，他两手狠命地扳住桌面，坐着不动；他的脸色微青，坚毅的神采仿佛勇士拒敌的样子。英文先生用力很猛，止将义儿的左臂震摇，桌子便移动了位置；且发出和地板磨擦的使人起牙齿酸麻之感的声音。义儿终于支持不住，半个身体已离开桌子了；桌子受压不平均，忽然向左倾侧。一霎的想念起于英文先生的脑际，以为桌子倒时一定发重大的声音，这似乎不像个样子。他就放了手，义儿的身躯重复移正，桌子便稳定了。课室内的战事于是暂时休止。

同学们观战，早已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了；有的奋一点无所着力的力，同情于义儿的拒敌；有的止觉此事好玩，最好多延长一刻；有的觉得这是个机会，便取出心爱的玩意儿来玩弄，或是谈有趣味的話。总之，在课室之内，上功课的事是没有人想到了。直到先生放手，惊奇的目光又集中于先生之面。

英文先生的手放了，忽然得这个动作太没意思，况且许多学生正看着自己的颜面呢。但是，再去抓他也不好，要再抓何必放呢？窘迫的感觉包裹全身，使他不敢正眼看周围诸人。他止喃喃地说，“你不出去也好，我总不承认你留在这里。刚才的事退了课再同你讲。现在且上功课，你不爱上，同学们要上呢。”他很不自自然地走回他的讲台。

学校里从此起波了：英文先生将义儿的事告诉了级任先生，说以后一定不要他上他的课。级任先生口里虽不说什么，心里却异常踌躇，不要他上课就是不肯教他，那有学校里不肯教学生之理，并且在英文课的时间叫他做什么呢？若是还叫他上英文课，英文先生的面子又怎么顾全？说不定英文先生因此动怒，又生出以外的枝节来。级任先生如受了过大的激刺，觉得满心都是不爽快。他就告诉了义儿的三叔，他们俩本是天天在茶馆里会见的茶友。许多同学呢，他们将义儿的事作为新闻，一散课就告诉别级的同学，像讲述踢球的胜利那么有味，——于是别级同学流动恒变的心里又换了个新的对象了。他们以好奇的心在那里观望：课已退了，英文先生将怎样办理这一件事呢？义儿仍旧取出抽屉里的东西，完成他的画幅，可是心里总觉不安定，有点惊怯，以后将有什么事到临，模糊而不能预料。一块小石的投掷可以激动全世界的水，虽然我们不尽能看见波纹，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了。

三叔听了级任先生的诉说，当然痛恨义儿的顽劣；一方面想法解决这件事。他说，“由我训诫他，已经不知几回了！当着面他总是很能领受的态度。自称情愿悔改，可是一背面第二个过失就来了。他母亲打他骂他，差不多是每天的常课，更没有什么用处，当时他就不肯说一个改字。我们须得换一个方法才行。”

“是呀，须得换一个方法，”级任先生连连点着头说。“他在课室内这样捣乱，非但同学们和授课的先生受他的累，连我也得难以措置。总要使他知所畏惧，以后不敢再这样，才得大家安静呢。”“英文先生方面，由我去罪；为他的话的威信起见，不妨令义儿暂时不上英文课；到那一天，说‘你确能改过，英文先生恕你了，’然后再叫他上课。”

“你这办法，解除了我的为难了！”级任先生露出得意的笑容，压在他肩上的无形的重负似乎轻了好多。“就这么办罢。可是怎能使你家义儿确能改过呢？”

三叔轻轻击桌一下，端起共杯呷了一口茶，然后说，“就是你所说的那句话，要他知所畏惧。我想他这么浮动的心情，都由每天回家，常同外面接触而来的。若是叫他住在学校里，和外间一切隔离，过严若的生活，他一方面浮动的心情渐渐定了，一方面尝到严苦的生活的滋味而觉得怕了，或者不再有什么坏的行为做出来吧。”“这确是一个办法。就叫他住在我的房间里好了。但是，你先要给他一个暗示，重重地训斥他一顿，使他没有搬进学校就觉得惶然。”

“我知道，我有法子。”

一切的计划都照着三叔进行，义儿搬进学校里住了。他本来很羡慕住校的同学。他常常想晚上的学校时不知怎么情形，课室里点了灯，许多同学坐在一起，不是很好玩么？可是他并不曾向母亲要求过，要在校内寄宿，因为他不能设想这事的可能。现在母亲忽然端整了被褥一切，叫他住在校里，实在是梦想不到的。这就是他往日的学校呀，但在他觉新鲜。晚饭的铃声，课室里上了火的煤油灯，住校的同学的随意谈笑，夜色的操场上的赛跑，都是他从来不曾经历的。他听着，看着，谈着，玩着，恍恍惚惚如在梦里，悠久而又变换。他在睡眠之前很匆促地摹印一张洛川神女之图，到末了画那条衣带，墨色沸了开来，就把全幅撕了；但是他很舒适，母亲的唠叨现在是非常之远，好似在她怀抱里的时候的事；画完一幅画，居然没有听见“又在那里涂怕人的东西了”的责骂。更可希望的，一个同学的他明天一早去捉栖宿未醒的麻雀。他在床上想，到那里去取竹竿，怎么涂上了膏，预备着怎样一个笼子，怎么伸手……渐渐地模糊，不能想了。

两三天内，级任先生暗里窥察，希望看见义儿愁苦怯惧的面容。可是事实竟相反，义儿还是往日的义儿，更高兴了一点。当级任先生到茶馆时，三叔就问他，“义儿可又闹了什么事？”“暂时没有，”级任先生微露失户的神态，语音带冷然的调子。“他住在校内觉得怕么？”

“怕？”级任先生斜睨着三叔，“那有这回事！他还是往日的模样，并且更为高兴。”

“他竟不怕么！”三叔然愕视。

一九二一，一，二九

（原载 1921 年 11 月上海《时事新报·文学刊》18 期）

祖母的心

杜明辉夫妇医室的门前，忽然停着一乘蓝呢的小轿，白铜的蝴蝶纹的轿饰，一齐的乌丝的排须，后面插着绉红的名片，印着引人注意的三

个大字“戈白萍。”这戈白萍是著名的儒医。这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倦懒了的阳光照在人家墙上的上半截和屋面上，已经没有使人昏昏的权力；穿了单衣的行人反得有些儿凉意。著名的医生们总在这个时候，乘着轿，因为轿夫有精健的腿力，飞奔似地赶到病家。戈白萍现在到杜家了。欢喜留心闲事的行人就这么告诉他的同伴：“你看，他们男的做医生，女的做医生，人家都相信他们。现在他们自己打招牌了。他们家人生了病，却请的有名的老法医生。不知人家以后还要相信他们不要！”同伴看着戈医生的小轿，点点头，鄙夷地笑了笑，表示完全同情于所听到的议论。

生病的是杜明的七岁的孩子定儿。当戈白萍没有来到之前，明辉夫妇先已诊察过，知是剧烈的热病。照治疗的方法，一面服药，一面须用冰囊陈体旁，却退热势。这“冰囊”两字便惊动了明辉的母亲，立刻含怒地阻止道“胡说！你们要他的命么！”明辉说明，“这是妥善的方法，我们学医的时候，这么试验过好多次，现在给人家治病，也时进用这个方法，都十分稳当。那有敢用冒险的方法乱治的？”

老太太固执地拒绝道，“我总不相信你们方法！你们给人家治病，我只为你们提心，怕你们损伤了人家。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孩子这么发热，好用冰囊医治的！”

明辉的感情有点激昂：看着躺在床上的定儿，面孔干燥而火红，无力的目光茫然直视，时时发一声短促的咳嗽，更起了怜惜的心思。因而恳切地答说，“他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为孩子治病，肯有一点儿不当心么？母亲，你放心，让我们医治就是了！”“他是我的孙儿，唯一的孙儿呢！”老太太也动了感情，灰白的疏发，凄然的目光，似乎表示她的幕年的黄金的希望将要丧失了。“因为你们说出这等奇怪的方法来，无论如何，不要你们医治，我自会请医生给他医的。任你们去胡乱地做，倘若有点儿错失，不是要我的老命么？”

明辉没有话说，胸次有闷郁的感觉。他的夫人眼眶里有点儿潮润，但经忍耐的力量，没有滴下什么来。老太太自作为看护妇，根据着她的经验，给定儿盖得紧紧地；门窗早已关上了，还怕窗缝里门隙里有片片的厉害的吹进来，这是容易伤及病人，因将窗帘门帘都下了。病儿的短促的咳嗽，道是咳呛没有通畅，于是燃烧起桃和枣子的核来。病榻前烈地刺激的烟缭乱地涌塞着，一切都如隐入幻境之中。果然，病儿的咳呛频数目延长了。老太太和伺候的佣妇也彼此响应，咳几声干燥的嗽。

明辉夫人熬不住了，特地向老太太申说道，“他的咳嗽是气管里有毛病。现在只有想办法让他的气管滋润一点儿。燃烧的果核的烟最是刺激气管的东西，恐怕不大相宜吧。”

焦虑往往连带地引地愤慨，老太太回答说，“我们幼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方法，最有效验；你看，他的咳呛通畅得多了。你尽管放心，一切由我作主。我是欢喜他的，决不会损害了他。”樱桃和枣子的核续续增添入火盆里，浓烟没有消散的道路，只觉室内的一切愈益微淡模糊了。定儿的咳呛愈益通畅，几乎没有间歇，中间杂着力竭的硬咽。戈白萍来过这后，老太太因为他对于用冰囊却热的方法的反对，和对于燃烧果核的方法的赞同，更坚固了她的自信心。她深幸自己具有见地，没有任儿子媳妇去医治。

明辉夫妇俩既没有给助力的机会，只得离开了定儿的病室。隔了一会，又进去看看，仅是看看罢了。所见的病象，引起心里诊断的思念；但是不能给他进一点药水或粉末，也不能给他一个可以舒服一些的处理法！惊恐和怜悯激刺心情，感到异样的不安，只恨自己曾习过医理。又因独有他们两个闲着，更全心倾于病儿，只是失了宝贝似地凄惘着。

戈白萍每天傍晚来诊脉开方。老太太微皱着眉心，逢松着疏发，坐在病榻旁边。她的干的眼肯注视着孙儿，看他的每一回急促的呼吸，听他的生一声力竭的咳呛。药煎好了，她亲自喂他喝，微微颤动的手很表示她的衰老和惶急。病儿一呻吟，便悄然问道，“觉得怎样？舒服些么？”病儿不答，眼皮慢慢地合拢来；不一会，她又这样问了。到了黄昏时候，伺候的佣妇和明辉夫妇轮流去睡觉，独有她就蜷在定儿的床边。但是那里能得合眼呢？她的潜伏的精神使她经历孙儿这疾病的全部经过，早已将睡梦驱逐得远远了。这样经过了八昼夜，定儿居然退了热了。最欢慰的自然是老太太，既喜自己看护得周到，又请戈白萍来诊治，究竟眼光不差，更喜当初拒绝了儿媳的意见。倘若不是这么办，现在情形怎样，正未可知呢。明辉夫妇当然非常也欢慰，眼看一件宝贝掉在水里，自己不得动去捞，幸而原物未被冲去，现在又捧在手中了。至于技术被轻视的愤愤，随即消释无存；这原是干本以外的枝叶，自不足数。

以后的事情便是给定儿充分的调养。老太太用了昏花的眼光，洗剔燕窝，煮给他吃。又每天给他吃两枚鸽卵。这些都是珍贵的补品，多病的有钱人常常服食的。明辉夫妇闲时谈起这一层，明辉夫人说，“鸽子卵确是很滋养的东西，倒也罢了。燕窝这东西何等腻胃，也在这病后胃力薄弱的当儿给他吃！”明辉摇头道，“不要说了。老太太相信它是滋补的东西，病后该滋补，当然吃得。什么腻胃不腻胃，消化不消化，我们若向她陈说，她又认是一派胡言了。现在只有让他吃去。”

滋补品很多地容纳下肚，定儿只是没有旺健的气色。皮肤的底层似乎衬托着一层黄颜色。颧颊的地方现出几条极细的紫色的脉络。上层眼皮有点样，显出眼珠的深陷且失神。他不太高兴开口，奔驰和嬉笑更为难得。不论立在谁的身旁，就不自着力地靠着，悄悄地过了好久的时间。病后食量增旺，是众人的通例，他却没有遇到，第餐只吃一小碗的煮粥。

老太太绝不灰心，承认这是滋补未足之故，更忙着洗锡燕窝，烹煮鸽卵，秤量丸药等事。八昼夜一眼不阖的看护，对于身体究竟是过度的使用，更兼她已是衰老了。给孙儿病后的调理，又都是琐屑烦心的事。因此，她很得腰背疼痛；每天到下午，便精神不佳。当她躺在床上将息的时候，因生理上不适，便引起心理上的愤感；喃喃自语道，“只有我，当心定儿的事。他病了，我给他日夜看护；他病好了，我弄滋补品给他吃，这等劳苦比老妈子还要加几倍。要是我没了，不知谁还管他的帐！”可是，她刚才这么说着，倒竖起身来，又全心倾注地干那调理定儿的事了。

这一天是初秋，早晨的时候，内充满一种凉爽之气。沿窗一排湘帘都卷起。正中一张桌子，定儿和他的姨表弟静儿靠着读书。老太太坐在一旁，督促他们做功课。这时候，定儿容貌壮健得多了。他的两颐颇丰满，皮肤洁白而有活色，乌黑的眼珠放射晶莹的光；比照着静儿的滞钝的面目，细小的手足，更显得明可爱。两个孩子相差一岁，一律读的国

文教科书第三册。老太太这么说：“现在的学堂里，抬轿子的，做小买卖的，乃至什么人家的小孩子都有。香花掉在茅厕里，得不到什么好处，只有满身染了污臭的气味。所以我的定儿决不给他进学堂。”去年的春间，就请了一位先生来家教导。静儿家顺便把静儿附了进来。这位先生有晏起的习惯，每天十一点钟时候才来。老太太觉得早上的时间可惜，便督促着他们温理旧书。直到仆人传说“先生来了，”才令佣妇送他们进书房，将督促的责任交卸与先生。这已是寻常的惯例了。

国文教科书不比儿歌，没有流转和谐的声调，唱着只听一个个字音艰涩而滞重地流散开来。两个孩子因为这个不容易唱，不免常常住了口；指画书上的图画，折转书叶的下角，或者注视着屋内的不论什么东西，就忘了正在做的功课。老太太用手指轻点桌面，警告他们；更以严正而引诱的态度说道，“你们再读二十遍，就得去玩耍，待先生来了。乖的宝宝，只读二十遍。”

静儿听说，开口先读了。他用自己的小手指计数，读完一遍，便屈转一个；恐怕不自觉地伸了起来，错了数目，因将另一手揪住了屈转的手指。他的身躯向前后摇动；唱书的声调止是不匀和的一轻一重的声音轮流发出。

定儿起初也跟着诵读，读不到两遍，他的注意力给不知什么东西吸引了，便住了嘴，向前方呆看着。两人混杂的歌唱中，突然一人的声音中止了，这是很容易听辨出来的。老太太重申警告，“读呀，读满二十遍就完事了！看你静凝，他只不住嘴，要先你读完了。”定儿被唤醒的样子，端相书面，重又发出寂寞的声音。

这样的好几回，定儿还读不到十遍。这使老太太有点恼了；她的上下唇时时抵紧，可知里面已有脱落的两排牙齿正在咬着；微皱的脸皮也有点紧张。她沉重地说，“你又不是耕田的顽牛，为什么也要加一鞭才肯走一步！”正在这当儿，静儿的手指告诉他二十遍书读完了；他就含着成功的骄傲告诉了老太太。定儿屡屡经了催促，对于祖母的恼怒的口吻也只漠然；他还是慢慢地看到书面，不就发声。

“他读完了！”老太太不复可耐，举手在定儿执着书角的小手上打了一下，同时爱惜的心主宰着她颤抖的手，使这一下似乎声势厉害，而实则并不沉重。“你比他大，反而这么不爱读书，一句一催，仿佛读了我有益处的样子！”她更引起了以外的感愤了：她说：“好的东西给你吃，好的玩意儿你玩，我何等喜欢你！惟有读书，不容你放松。这也是喜欢你呵！现在你不肯认真读，到大时自会懊悔，自会明白我是真个喜欢你。但是到了那时，你懊悔，你明白，已经来不及了！除了我，还有谁来管你的读书！照他们的意思，不要这么迫着你，你将来还成个什么人！”她气极了，面孔转为苍白的颜色，头颅微微摇动。

定儿难得遇到祖母的责打，手上并不见得痛，可是幼稚的失恋的悲哀使他呀地哭了。对于祖母的愤愤的话语，他没有听得——或者听得而不能理会。这时候静儿走开了，自去找看护他的佣妇。室内止有孤寂的哭声，延续不已。阳光已照在庭中西墙的上半截了。明辉夫人在自己室内，听见了老太太的愤语和定儿的哭声便走了来。一边为定儿拭去额上的汗，一边催他止住哭声，赶快读书。她心里真有点恨，恨他不将二十遍书一气读完了；但也觉得他可怜，好似一头被猎人窘迫的小山羊。经

了一会的催劝，定儿才一个字一个字不连续地读出来，中间夹着逆了气的抽咽。明辉夫人的指头指着他所读的每一个字，完了一遍，重又指到课文的开端，这样才使他不致有间歇。老太太默不作声，严肃的面容，从辨听孙儿断续的读书声里，似乎得到了对于刚才的感愤的慰安。

这一天午饭过后，明辉夫妇坐在休息室里；上半天诊察了二十几个登门就诊的病人，两人都有点疲倦了。明辉坐的是宽而矮的藤椅；他手里摇着折扇。明辉夫人坐的是合式而朴素的藤榻，地位在明辉的侧边。几上供着茂叶繁花的两盆建兰。窗纱和细帘将香气笼住了，五官时时感觉一的甜蜜。中午的暑气则给窗纱细帘拒却在一室之外。

定儿掀帘进来了。他追赶一头刚长成的白猫，猫奔进室内，所以他追了进来。那猫很敏捷地避入藤榻之下，靠近墙壁伏着，便很闲适的样子，徐徐开阖他的眼睛。定儿抓他不到，顿着脚，扬着手，还口里喊着，“出来！出来！”那猫只是不动，微作呼呼的声音。明辉夫人拉定儿到膝前，抚摩他的头发，温和地说，“不要追他罢。我给你说，给你说一句话，以后早上必须依着祖母的话认真读书。我将更喜欢你，倘若你听了我的话。”

定儿兴奋的容颜顿时收敛了，低头弄自己的手指。停一会，娇语道，“我要猫出来。”这分明故意要转移母亲的论点。这时候那猫轻轻地从藤榻下走出来，一溜烟奔到室外。定儿瞥见，便挣脱了母亲的搂抱随即追了出去。

明辉夫人向明辉说，“我们虽然不愿意这样嘱咐他，却又希望他十二分依从我们的嘱咐。今天早上，看他勉强唱着不懂意义的辞句，声音竟同哀虫，真觉可怜得很。偏偏静儿这孩子脾气好，叫他读二十遍便是二十遍。他又比定儿年幼。相形之下，更见定儿不认真了。我总是这么梦想着：有一天他得解放了，送进学校里去，这才使我心舒服呢。”

明辉失望的样子回答说，“这一点，我的意思总与你不同。现在将他禁锢在书房里，连早上也要迫着他唱那不懂意义的辞句，固然给他多量的损害。但是，学校就不给损害么？学校的见解，就和老太太的差不多，‘凡是滋补的东西，给他吃总没有错的。’他们又何尝反省过，只是同老太太一样的口吻，‘无论如何，总是要他好。’若是送了他进去，他被拥在群儿之中，只占到两三尺见方的地位，不是一样的禁锢么？一课算数，三四五六地唱一阵；一课练身，举手伸足地做一回，不是一样的逼迫么？”

“世间本没有最好的事情；我不过说，送他进学校，总比现在好一点。照你这么尽情斥，怎样的路才是我们现在应当走的呢？”“我的意思，不承认学校比我们的书房好一点，两个正是等量地坏。较好的教育方法，世间或者已有人懂得，但不是我们。我们现在应当走的路，就在抱定不给损害的宗旨，消极地不教育。我们的教育只是给损害的教育呵！让他自己去发展，自己去搜求，或者会有一点好处。可是，这个地步也不能做到，这是我不可消释的苦闷！我们对于他的抱歉，我想就在这一点了。”明辉说罢，凝眸深思。他的夫人默然，脑际正体会他的语意。

定儿又奔了进来，手执一朵莲花，脸上十分高兴；他嚷道，“吴妈给我这个莲花。你看，中心有小小的莲房，有许多的须。告诉我，为什么有许多的须？”

明辉夫人见他还没进书房去，催促道，“你乖的，赶紧进书房练习书法去。莲花给吴妈藏着，待放了学再玩。”她非心愿地说这两句话，很露出做作的神态。

定儿的高兴被淹没了，转身，倒提着莲花，慢慢地掀帘出去。这时候明辉望着他寂寞的小的背影，凄然想道，“你若得早晚和猫儿莲花做伴侣，便是你的幸福了！”

一九二二，五，一五

（原载 1922 年 7 月《小说月报》13 卷 7 号）

小蚬的回家

厨刀剖开鱼肚的事情，孩子看得惯了。他看清楚刀锋到处，白的肚皮便破裂开来，脏腑随即溢出；又看清楚向上一面那只茫然瞪视的眼睛，一动不动；也看清楚尾巴的努力拨动，拍着砧板，表示最后的无力的抵抗。

他也尝试了，虾儿替代了鱼，小钱是厨刀的代用品。要对分地剖开虾的肚皮，本不是容易的事，更兼小钱没有厨刀那么锋利。他于是改换方法，将虾儿切成了几段。这是勉强割断的，断处没有刀切的那样平准；只见几小粒半透明的肉微微地颤动着。他床幸成功似地说，“我也杀鱼，我把它打了段了！”

我说，“你这样，它的母亲在家里哭了。叫它怎能再回去见母亲呢？”

“虾儿也有母亲么？”孩子张大着乌黑有光的眼睛，好奇地问。

“你有母亲，它当然也有母亲。什么东西都有母亲：虾儿有，鱼儿有，螃蟹有，螳螂有，杨梅有，桃子有，荸荠有，甘蔗有。它们的母亲同你的母亲一样，非常喜欢它们呢。”

孩子仿佛被催眠了，沉静笼罩着他，使他默不作声。

“你想，虾儿偶然出来游耍，是它的母亲叫它出来的。她说，‘你在水中玩得厌了，今天到陆上去走走罢。但是，要早点儿归来，不要累我等待，使我焦心。’它于是到了陆上；到了我们的篮子里；到了你的手里。现在，它不能回去了。它的母亲等待它不见到家，将要怎样地难过？她要懊悔，叫它出去游耍，反把它丢了。她再没有‘好孩子，好宝贝’这么叫，再没有心爱的孩子抱在怀里，一定会哭出许多眼泪来。你看，明天河里的水要涨到齐岸了。”

孩子很不高兴，头向左略侧，同情的忧愁的眼光看着我。“你又想，它被你切断的时候将怎样地难过？它想念家里的母亲，从此不得再见，它的心先破碎了。它希望母亲来救了它，希望你放了它，但是都不得成功！它只得默默地远远地告诉它的母亲说，‘母亲呀，你叫我出来游耍，如今不得归家了。我遇见了个凶狠的小孩子，他把我，你的好宝贝，杀死了！’你……”

孩子郁悒地流泪了，但不放声哭，随即侧首，枕在我的臂上，面孔紧贴着我的身体。

隔了几天，我携着他的手从田岸上走去，将要到眠羊泾旁看小鱼。他手里玩弄着一个小蚬，刚才来的一个渔妇给他的。两旁田里的油菜尽已刈去。泥土经农人翻转，预备作稻田了。初出的粉蝶还很力弱，只在

田岸旁的小紫花附近飞飞歇歇，引得孩子的脚步徐缓了。四望村树云物，都沉在清明静穆的空翠里。我想，“近，远，这边，那边，都不像正有纷纭的人事在那里炉水一般沸腾起来。这外象何等安恬呵！”

我们到了眠羊泾旁，孩子首先注意对岸的两条小黄牛。这一条的还没透角的额角，凑近那一条的，轻轻地互相摩擦。它们很舒服的样子，徐徐阖眼，又徐徐张开来；面孔似乎作笑意。孩子说，“它们做什么？”

我正代两条小牛感受到肉体上的不可说的舒适，随口答道，“它们相好呢。”

孩子忽然问，“要不要让小蚬回去，看它的母亲？”他低头看河水潜隐地流动，面上现出趣味和笑容。他的小心里不知正作什么幼稚的幻想呢。“很好，让它去看母亲。”

河面发出一个轻悄的声音“咚”，小蚬回家去了。

一九二二，五，二一

（原载 1922 年 5 月《东方杂志》19 卷 10 号）

孤 独

很小的中堂里点上一盏美孚灯，那灯光本来就有限，又加上灯罩积着灰污，室内的一切全显得不清不白的，没有明划的轮廓。小孩子听到母亲算伙食帐，青菜多少钱，豆腐多少钱，水多少钱，渐觉模糊了；他的身体似乎软软的酥酥的，只向母亲膝上靠去。母亲便停止了自言自语，一手轻轻地拍着孩子的前胸，说，“你要睡了？”

这时候听见外面有老人的咳嗽，一声声连续不歇，到后没有力再咳，只剩低微的喘息。母亲就向孩子说，“老先生回来了。”孩子正入朦胧的境界，当然不听见母亲的话。

一会儿，关着的窗子被拉开了，一阵唧呀的窗响，接着就是老先生带咳带喘的声息。他一手执着窗环，支持佝偻躯体；干皱的面孔泛作深红色，像个喝醉了酒的；眼眶和上唇的胡须的部分有些水光，这是伴着咳喘而至的涕泪了。他站了一歇，呼吸略微平顺，才跨进门限，转身关上了窗。这又是个至少要费一点力量的动作，使他不得不扶着窗棂再咳喘一阵。

可是，他的左手却在袖管里只是掏。后来掏着了，转身喊那正入朦胧的孩子，“孩子，要不要吃？”他实在不能多说了，就是这一句也费了很多的气力，结果只发出惨然的带有喘息的尾音的语声。同时宽大的袖管里伸出颤颤的枯瘦的手来，拿着一个鲜红的福橘。

母亲推动孩子的身体，暗示地说，“老先生给东西你吃，你要不要？”

这“东西”两字似乎有特别的魔力，孩子在朦胧中听见了，而且嘴里的唾沫忽然多起来，一口一口尽是咽。他伸出小手迷糊地说，“在那里？在那里？”那一只手却只是擦着自己的眼睛。“在这里，”老先生走近孩子的身旁。“你看，这是什么？”他将橘子送到孩子的眼前，一手除下戴着的风帽。

孩子觉得眼前清楚极了，“红的，圆的，不是很好吃的么！”同时鼻官里闻到一种可爱的香气，于是嘴里的唾沫来不及咽了。至于他的小手再也挡不起这种诱惑，径向老先生手中取那个橘子。老先生的手却缩

了回去，他引诱的神情对着孩子，很丑地笑着说，“你叫我一声，我才给你。”他立定了一会，喘息平了，咳嗽也不作，居然能说比较长的这一句。

孩子绝不理会，却走前一步，伸着小手追那向后逃遁的橘子。老先生的手尽向后缩，但没有小手那样敏捷，终于被捉住了。他还是握住橘子不放，引诱似地笑着说，“叫我一声，叫我一声。”母亲又暗示了，“乖的，快叫一声，叫一声就给你吃。老先生！老公公！”她相着孩子的脸，笑着向老先生努嘴，希望孩子明白她这表情的用意。

可是孩子竟不明白；一只手不成功，第二只手就为帮助，将老先生的手指只是扳开来。老先生知难以拒敌，便放开手指说，“你拿了去罢。”他立刻觉得刚才对于孩子的要求没有意思，只不过自讨没趣罢了。孤独感慨便乱云一般叠满他的心中，使他只是捻着灰白的胡子，站在那里。

胜利的孩子却已剥去了橘皮，送一瓢橘子到嘴里了。他牵着母亲的衣袖说，“我们睡罢，我要睡了吃。”

母亲正觉得不好意思，见孩子这么说，便故意呵斥道，“你真不乖，不肯叫人却要吃东西！吃东西也罢了，那有到床上去吃的！”孩子并不觉得这两句有严厉和可怕的意思，还是拉着母亲要走；拉了一会，又放了手送一瓢橘子到嘴里。母亲本来就没有反抗他的心思，现在他再三要走，便站起来向老先生说，“那么请老先生到房里去罢，趁我们这灯光，进去点火便当一点。开水藏在草窠里，你自己取了喝罢。”

老先生正在看孩子吃橘子，想那孩子堂皇地吃他的胜利品，绝没有他老人在眼里，便感觉到异亲的空虚，似乎身体也没有一点质料的。及听屋主人催他进房，他又爽然自失起来，“原来我不应当逗留在此，我只配拘囚在那个小小天地中！”他于是走向室的左隅，从衣袋里取出个钥匙来，开那里的一扇门。

偻了背，运了腕力，失神的老眼用了无效的注意，好容易把锁开了；但又引起了一阵剧烈的咳喘。所以他不能便推门进去，却扶着门框站住。

孩子手里的橘子瓢已去了大半，再迟一点要不能躺着吃了，便催着母亲快走。母亲以禁抑的声气说，“等一歇！等一歇！”但她也不免望着老先生的背形皱眉。她想，“他这么咳喘，原是平常的事，为什么今夜特别难抵挡呢？”

喘息没有全止，只是略微轻而匀的时候，他便推门进去。在外间射进去的微弱的光中，他摸索火柴，划着一枝，向一枝白烛上点着。晕圆的光显出个晕圆的境界，境界以外的东西却依然隐伏在昏黑之中。桌子上积着灰尘，经老先生衣袖的拂拭，就画成些不成样的花纹，这是显然可见的。其外茶盏，饭碗，茶壶，煤油炉，酥糖的残屑，醃鱼的骨头，杂乱地摊在桌上，都很清楚地呈露它们的面目。

外面屋主人说，“你已点上了火，我们进去了。”就听他们母子两个走向里边去了。“呵，怎么得了！”老先生感叹一声，低微到几乎听不见，就转身掩上了门。他又想起开水在外间的草窠里，重又开了门，在暗中摸索着；后来拿到了。试触壶壁，却是不大温热的。入室关门之后，就点起煤油炉来，把水壶搁在上面。煤烟蓬蓬地腾出，他全不知道；却又是气吁吁地了。于是慢慢地坐在床上，那床靠着后壁，正在晕圆的光以外。

他大约将近二十年这样情形了，被袱不给整理，睡时把它盖在身上，起身时便任它堆着。还有些时令已过的衣服，不用的汗巾钱袋之类，也随便堆在床上。这样可免开箱关箱的麻烦；又可帮助一点被袱的功效，虽然渐渐觉得身体担当不起，但温暖又是不忍舍弃的。若在日间，就可看出他的被袱和蚊帐是灰黑的，几乎不能相信先前也是洁白的质料。这大半是煤油炉的影响，尤其因为由他使用煤油炉的缘故。

他坐着休息，渐渐朦胧起来；但是恐惧的心使他不能竟然入睡。最可怕的难关要算早起和临睡了。一个钮扣的扣上或是解开，一只衣袖的褪下或是伸进，都要引起剧烈的咳喘。等着等着，一阵咳喘平了，才敢再动。但第地阵早又在预料之中了。要完全睡得宁贴，或完全穿好了衣服离床，非一点两点钟不可。他每天有这么两回困难的功课。他实在怕极了，如能够不要睡，他也十分愿意。可是到夜不睡又怎么办呢？

他似乎听见沙沙的雨声，模糊地想，明天出门又受累了。但立刻觉察这个念头不对，便支撑着走到桌子旁边，匆忙地提起水壶，更凑近去吹那炉火。炉火不就灭，一口气过时，火焰仍竖了起来；煤油气却弥漫于室中了。老先生想到了别一个方法，把火焰旋得很低，再一吹，才吹灭了。

他斟了一盏开水，两手捧着，靠在床上慢慢地喝。两手觉得温温的很舒服，相形之下，两脚觉得冰样冷了。本来他六十多岁的年纪，血气早衰了，冬夜的寒气又尽把他包围得紧紧，所以虽穿了蒙古人的一般的厚棉鞋，差不多同没有穿什么一样。但也没有法子，伸进被窝里去暖着又不是容易的事呢。

开水从喉间咽下去，他觉得很受用，咳嗽不作，呼吸也平顺，几乎同没有病的一样。他恋着这个仅有的境界，便只是靠着不动。其实也很可怜，这盏开水就是他的晚餐了！他年轻的时候是有名的酒客，酒家楼上每晚有他的踪迹，与朋友们猜拳行令，总要喝这么两斤三斤。回到家里，夫人早预备着可口的酒菜，斟好了陈年的花雕在那里等着。他便慢慢地独酌起来，或者随便看几行书，或者同夫人谈几句话，才举杯呷一口酒。这样的生活延续下去，没有变更，直到夫人离开了他的时候。但他依然喝酒，只在酒家喝。当初的酒伴渐渐地稀了，送一副挽联或一刀锡箔时，便引起一回感叹。后来酒客里边竟不容易遇到熟人了，他索性不到酒客丛集的内堂去喝，只凭着外面的柜台独坐。猜拳行令的事全同很远的梦一样，单是看看街上来往的人下他的孤酒。最近两三年内，除了固有的咳呛以外，又得了个呕吐的毛病。喝了酒回去，半夜里总被难堪的胃泛促醒；醒时又酸又腥的水已涌到嘴里了。一阵呕吐之后，接着便是剧烈的喘。睡眠当然是无分了。张开眼睛，只见个无边的黑暗，似乎永不会再见光明似的；闭了眼睛，使觉许多不可说的恐怖和悲哀纷纷向心头刺来。他说不出什么，（便是说，又向谁说呢？）只有沉长地叹气。当他请医生诊治时，医生断定他主要的病因在酒。又问他，小便觉得通畅么？他说，小便很小，而且不大清。医生就对他说，非戒酒不可。他也相信这是酒病，但晚上仍旧凭着酒家的柜台喝他的例酒。然而酒量越来越减了，喝不到半斤，便觉胃里满满的，一半也是怕夜半的呕吐，就停止了不喝。可是没有用，到夜半还是要吐。直到今冬，吹了两天西北风，大气严寒，他的身体更觉到处不舒服。酒似乎变了味道，喝到嘴

里，只是咽不下。这才和数十年的老伴告别了！呕吐却没有去，不论晚间吃一碗粥或是几个蛋饼，到夜半总是吐了出来。有几天晚间不吃东西，倒或可幸免。他有了这个经验，所以开水就成为他的晚餐了。至于不喝茶而喝开水，因为近来觉得茶味也大变了缘故。

一盏水喝完了，手心温热的感觉便转为冷冷的，他不得不站起来把盏放下。两脚实在太冷了，冷到有点痛。他便想，早晚总要度这难关，不如早点睡便宜了一双脚。一腔勇气鼓励着他，就移那个烛盘摆在床前的椅子上。然后坐上床，冒着险做那最困难的功课。当然咳喘是不肯爽约的，他才靠到床头，已咳得几乎气息不属了。

他耐着性，仿佛磨难中的修道士似的，等待咳喘略停，便解开几个钮扣，或褪下一只衣袖。他的衣裳有许多的污迹，也有向处破裂了毁损了的。自从他夫人死后，他的新衣裳都是向衣店里买来的。一穿上身，沾了污迹也随它去；破了毁了也不管，从没有补缀这回事。直到污秽且破坏得不成样子，他昏花的老眼也觉察出来了，便再去买一件来换上，那旧的就此作废了。

他横下来睡好，把被裹着身体的时候，喉间只有丝丝的细声了。更没有再动一动的力气，全身似乎一堆僵石，紧紧地压在床褥上。火已被吹灭了，黑暗蒙住他疲倦的双眼，可是没有蒙住他孤独的心。他的心仿佛如豆的灯火，颤颤地只是闪着，虽然微细，但燃烧开来，也可成烛天的大火。此刻他的心正在闪着闪着，想起日间的情形呢。

这天早上，他依平常的习惯，天一亮就挣扎起床。明知这差不多特地招邀咳喘，但在黑暗中无论开眼阖眼，总是牢狱一般可怕既然见了一点光，便不得不一切不顾地逃避开来。他穿好衣服的时候，似乎只有呼出的气了；身体靠在床阑，动弹不得；头只是徐徐颤动，帮助内气的呼出。灰黯的光笼住他的面孔，眼睛的周围隐隐现个淡青的圈，倘若揽镜自照，或许要不认识镜中的人是谁了。幸而他好久不照镜子了，而且也不知道镜子在会么地方。靠了好久，才移步就桌前，点上煤油炉，煮一点水。水壶底积着很厚一层煤烟，而且蔓延到壶壁壶把那些地方。他才一把持，便将手指染黑了一部分。他向来不曾注意这等事情，当然不能觉察了。直到水壶里发出轻响的时候，便把水倒在面盆里，潦草地洗了脸。

于是戴上风帽，预备出去。那风帽是他的良伴，一年里大约只有四五个月的睽离。石榴花开的时候，他还没有除掉它；人家穿着夹衣裳中秋，他早又把它戴上了。它是玄缎制成的，纬差不多全毁坏了；积垢过多，放出亮亮的油光。他戴它时极随便，一套上，扣一个钮扣，就算了。有时戴得不正，便露出个歪斜的面孔，引得街头的孩子们拍手大笑。

他关上了门，按上了锁，伸着索索的手向衣袋里摸一摸，才向外走。大门却已开好了。在门口开成衣铺的丁裁缝正在那里扣钮扣，见了他照例地问，“老先生出去了？”

“出去了，”他照例回答。一壁气息吁吁地只是走。寒晓的风扑面吹来，觉得胸次一清；但皮肤却似乎尽在那里缩紧来，很不好过。他的背弯得愈甚了，袖管对袖管镶拢来，两挟得紧紧。这样，他寂寞的衰躯就在清冷的街间过去了。

他走到一家茶馆里，仅有两三个茶客默然坐着。伙计正在扫地呢。

见他来了，便去绞了两把热手巾给他擦脸，再斟了一壶白开水来摆在桌子上。在茶馆里很少有喝白开水的。谁都欢喜喝一朝晨酽酽的茶，再去作事，便似乎分外有劲。可是，他的味觉变了，不能再喝浓烈苦涩的茶，只好喝一点淡而无味的白开水！而且不入茶馆又到什么地方去呢？世界虽大，仿佛处处拒绝他的进入；惟觉居室里的卧榻和茶馆里的椅子比较有念旧之情，还肯容他亲近。于是他就特别恋着这两件东西。在茶馆里可以说仅仅恋着那椅子了，此外的许多人物全同他漠不相关，一个人也不理睬，他也不爱那里的一件什么东西。有些时候，好许多茶客围着谈话，无非讲那应时的游赏，社会的新闻，政府的设施，等等。这就引起他无限的感慨：他们那样自得其乐，那样议论风生，仿佛故意表示一种正当盛时的骄傲，藉以奚落他的孤独和昏老。于是永镂心头的过去的痕迹逐一伸展开来，同画图一般。今昔相比，觉得现在情况太不可堪了，便在固有的喘息中漏出一声长叹；眼里虽没有泪滴，眼光却凄然了。但是，他还是坐在茶馆里，不到别的地方去。

这天他在茶馆里吃了些东西，喝了两壶光景白开水，看看座客由密集而稀疏了；他们大半是彼此招邀着，去开始赌博，藉以消遣那多余的光阴，小半是治他们的业务去了。他也预备要走；然而走向什么地方去，却是个很费踌躇的难题——他每天上午离开茶馆之前照例要遇到这个难题。忽然想起了他的表侄女（他的仅有的亲戚，）差不多三个月没有见面了，便决意去看望她。去的动机当然不仅是看望：他病得很厉害，没有听到别人的一句安慰的话，又不曾向谁倾诉过自己的病况，觉得这是种比病更难堪的苦趣。现在既想起了她，神秘的热望便火一般炽盛起来，非马上看见了她不可。她住得很远，走到她那里是万难办到的，他于是雇了一乘轿子。他的表侄女是个很适宜的主妇，能够处理琐屑的家务，使很有条理，又善于交际，得一切人的欢心。她将近三十岁了，因为她不曾生过孩子，而且很能修饰，看去只像二十刚过的人。她面颊上还显着处女似的红晕，眼睛也澄清且流利。她的丈夫华绥之是个中学教师。他两个很爱好的。

这一天下午，他们将到一个朋友家里做消寒会。当老先生轿子到时，她正在整妆呢。看他气吁吁，便请他在软榻上坐着。他发出含愁的声音，却似乎孩子乍见了母亲时的娇声，眼睛里放出求怜的光，道，“好久不见了，你好？”接着喘了一阵，又努力地说，“我总有点难了！四肢没有气力，只觉身体越来越重。到晚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吃了就是吐。咳嗽又尽是来得厉害，几乎不能动一动。总有点难了！”

她按发髻，相着他的容色，觉得很可忧虑，但嘴里还是很平和地说，“不要过虑，没有什么难事的。近来天气冷，老人家身体欠舒服一点是有的。待交了春，天气渐见和暖，就康适如常了。”这几句话在他听来太过平常了，很有点失望。心里想，“少年人真不明白老年人的苦处，我这么形状，我这么告诉她，她却轻描淡写这样说！”想着，心里便酸酸的了。因申说刚才的意思道，“实在有点难！这不比往年，我自己很明白。”

她没有比刚才更亲切的安慰的话，只有重复地说，“不要过虑，不要过虑，决不妨事的。”

他知道引起她的同情是无望了，便不再辩说，含糊地答应了她。随

后靠着榻背养神。她笑着向他说，“今天在这里吃午饭罢，待我唤人去沽一点酒，伯伯与绥之同喝。”

“不喝酒，一点也不能喝。几十年里喝得太多了，到现在便没有我的分了！”他脸上只是惨笑。

“少喝一点总不要紧吧？”

“实在一点也不能喝，什么酒都变了味道，无论如何咽不下去；而且夜半的呕吐也担当不起了。”他低声默叹。

她觉察喝酒的话恰引起他的悲感，便转换个端绪说，“今天一个朋友家里做消寒会，我们吃了午饭便要去。在那里有室内的游戏，有某女士的唱歌，有四组男女的跳舞，到晚大家围着桌子在小火锅里煮东西吃。这个会很有趣味，最妙就在各尽兴致绝不拘束，而有群居之乐。”她站起来把南面的窗开直，让阳光多进来一点。老先生全身被着阳光了。他又觉她的话含有压迫的力量，使他伤悼自己的衰老和孤独。群居欢会的事不是不曾经历过的，听歌起舞也不是从未做过的梦，但现在是渺茫了，剩余的，确确实实剩余的，只有个孤单而枯寂的自己！这就见得她的话近于嘲笑了。于是愤愤地想，“少年人真多事，聚什么会，弄什么歌舞，无非没意识的玩意儿罢了！”一壁却随口答应道，“哦，有这么一个会。”

“这个会里全是夫妇偕往，有孩子的便带着孩子，这也是一种特色。”

老先生却并不注意在这个上边，很关切的样子说，“你们这里一切平安，可惜缺少了孩子。不要多，只要一个两个，便四时皆春，生趣无穷了。”他说时，环顾室内，表示果能如他所说，生趣将充塞室内，同空气一样。

她恬静地说，“这在我们倒并不见得。我们的意思，若是孩子来了，在感情和责任上，自然很欢喜他们。现在他们不来，我们也不承认是一种缺陷。进一步说，他们的到来不只给我们以欢喜，还附带着精神的忧虑和躯体的劳困。而且他们不是能够始终给我们作伴的：幼时的娇笑和慧悟，固然能使我们沉入陶醉的境界，觉得全占领了人生的真趣。但是他们很快地长大起来，他们有他们的伴侣了，他们有他们的见解了。我们呢，被视为他们以外的人了！他们虽然仍来接近我们，只不过牵于习惯，碍于面子罢了。这种得而复失的悲哀，我想来是十分难堪的，倒不如自始就没有得到的好得多。”

老先生听说，别有所悟，满腔的感慨无处申泄，只低垂着眼光一声不响。他本来就有这一种解悟，差不多越老越认得确切，现在听表侄女这么说，心头更刻上一条很深的新痕。他想，“这何止孩子对于父母，简直是少年人对于老年人的通例。你还是少年人，自然揣想不到了。”但是他并不向好说。她的神态更柔美了，继续说道，“我们现在不觉得缺少了什么，只觉我们被包围在安慰里边。只愿绥之和我永远康适，平安地达到暮年，就感谢命运给我们的赏赐特厚了。我相信最密切最永久的伴侣只有夫妇。两人同心一体地缔结着，趣味相投，年岁相近，决没有判离的危惧。到了衰老的时期，便是一个别的人都不来相近，只消想，彼此有个唯一的老伴在那里，就比有了什么人都幸福都骄傲了。”她说到此，现出似醉的微笑，她的心愿无意地表白出来了。

老先生仿佛见了鬼魅，身体仰躺着，举手掩面，眉头皱得紧紧，更

发一声类乎喘气的叹息。她以为老人家精神不佳，谈话觉得厌烦了，便停着不再说；却殷勤地问道，“喝杯茶吧？”

“不，不，”他含糊地拒绝了。她怎知道他的创伤呢？这正同一个恒久的伤痕一样，溃烂又溃烂，没有痊愈的时期。只因包裹了起来，而且受伤太久了，倒似乎没有什么。现在却又来了一箭，正中在旧时的伤处！这一忽的痛苦，足以唤起所有的痛苦的经过，于是觉得不可堪了。而放这一箭的就是她。这个她怎么能知道呢？大概夫妇互相爱好的总有她这样的见解：惟其爱好，就要求所以爱好之故。这实在是神秘而难以解答的。难解答而定要有个简明的解答，往往想到了永久为伴这条路上去。当年老先生同他的夫人也曾这么想过；不但想过，而且彼此说出来质证过。不料所见相同，喜行他握着夫人的手尽是加紧。夫人挣脱了，斟了一杯满满的酒，笑着奉与他道，“我们两心相印，与你分喝这一杯，作为祝典！”他就凑上去喝了一半。余下一半，她喝干了。这是个不可磨灭的记忆。但是两人的期望终于成为虚愿，才到中年，她便离他而去了！他同残毁了心肝一般，伤痛至于不可说。虽然喝酒也只是无效的排遣，但不喝酒又叫他怎么办呢？一年一年喝下去，一年一年觉得当初两心相印的期望更有意思，然而这是决不能达到的了！他想起了这一层时，便嫌恨自己的躯体重重的，不能飘飘地浮起来，浮起来，在空中吹散，化成微至无质的尘点。这一回被表侄女重笄地刺动他的旧恨，又正当旧病叠新病的时候，当然更见伤感了；他简直连叹息也嫌恨，假若就此叹不出来，岂不比较好一点么？

但是她料想不到那些，见他不要喝茶，神气很疲倦，便想让他静养一会；自己坐在原先那椅子上，一手剥弄瓷盆中才透了二三寸的水仙苗。

室中静寂了一会，忽听外边有匆急的脚声。绥之赶了进来，嘴里嚷着，“开饭罢！开饭罢！”及见老先生躺在那里，便招呼道，“老伯在这里，我们好久不见了。”说着，卸下大衣和围巾。他的脸上冻得红红的，非常鲜艳。

“来不多久呢。我们好久不见了。”老先生略微坐起，很费力的样子，与绥之点头。绥之忙说“请躺着，不要坐起来”时，他重又躺下，仇促地喘气。

绥之也坐了，听夫人讲老先生的近况，只是皱着眉不响，实在安慰的话语太难想起了。听到末了，他只勉强地说，“老伯不要忧心，慢慢儿调养就得了。”回头却向夫人说，“我们开饭罢。”老先生没有回答，不是不曾听见，便是回答不来了。

吃饭时老先生得这饭煮得太硬了，稀疏的几个牙齿不大济事；又觉得汤不很烫，咽下去不大舒服。表侄女见他吃得很艰难，揣知老人家对于饮食另有癖好，便替他改盛赤较烂的饭，又重做了一碗沸烫的汤。他才勉强将半碗饭纳入腹中。

饭后休息了一歇，绥之有点不耐了向夫人说，“这是去的时候了，我们去罢。”又向老先生说，“今天很不巧，不能同老伯多谈一会，我们有个……”夫人便抢着说，“刚才我已告诉伯伯了，我们有个消寒会。这个真不巧，否则尽可多谈一会。希望伯伯改日再来这里玩一整天。”两人说时都现着抱愧的笑容，但也可认作厌弃的傲态。

“我本来也要走了，我不能就此躺在这里！”老先生感慨地答说。

他心里却尤其愤愤，但并不恨谁，只恨自己不是：“为什么忽然动念，要到这里来！这里岂是配我勾留的！现在果然被人家赶走了！”他便支撑关坐起来，又支撑着站起来，预备要走。这使绥之夫妇感觉不好意思了，两人不约而同地说，“不要紧，可再坐一会。”“我本来要走了，改日再见罢，”他开始举他的艰困的脚步。“那么不虚留了，你自己要保重呢，”她以女性特有的声调向他作别。

“多谢。”

“雇一乘轿子，坐了去罢，”绥之亲切地劝说。

“不必。我慢慢地走去，可以运动运动血脉。走得管乏了，沿路见茶馆便可休息。而且也可临时雇轿。”

绥之夫妇送他到门首，看他孤独的背影在懒懒的冷冷的阳光中很慢地移动，两人同声叹一口气说，“可怜！”他们回进去略微整理一下，便携着手赴消寒会。听了几曲雅歌，开了几回笑口之后，却把老先生给与他们的印象忘得干干净净了。

老先生一路走着，一路哮喘；咳嗽发作时，便立定了只是拍胸，待咳过了再走。他心里不断地悔恨，“这一趟去看他们真是多事。”更想起了别的感慨：“现在什么事情都变了，看在眼里总觉得不合适。朋友聚会是有的，为什么要夫妇两个一同去！这算显示你们是成双作对么！未免太难为情了。”他想着，眼睛里便放出无力的含怒的光，至于他们两个并不在他面前，那是不管了。

他在路上喝了三次茶，才走到每天去的那一家茶馆里。这仿佛到了久别的家里了，坐上那破旧的椅子觉着特别有味，伙计斟来的白开水也异常甘美。他就此默默地享受着。其他茶客的喧声笑语，当然和平日一样，足以引起他的孤独之感。他只有避的一法：他的耳官本来就不大灵便，又加上个特意的不注意，一切声音就只是迷迷糊糊的，没有意义了。他更勉强拒绝内心的愤慨等等，不让它们火焰一般冒起来。他的眼皮阖着，但并不入睡。

馆里开窗本不多；冬天的太阳一偏西，就滚一般地去了，于是更觉阴暗而有寒气。众人呼出的炭气和吸水烟的人吐出烟升腾不散，一切人物全有点模糊，仿佛在浓雾之中。不很明亮的挂灯点起来了，只染红了附近的一团烟气，其外依然被着阴影。这等情形，老先生有几十年的经验了，所以全不去注意。

愤慨的焰虽经拒绝，不免时常要偷偷地冒起来。他就张开眼来看看四围，或者喝一口白开水。这一次开眼时，茶客已没有了一个了，方才觉得耳朵里好一会不听见迷糊的喧声了。伙计在那里摆齐那些散乱的椅子，很不高兴的样子，只用一手将椅子轻轻一拖，不管它齐不齐就算了；椅足击地板发出寂寞的音响。这分明不可再留了，老先生只得怅惘地走出来。几阵尖风把他一吹，便引起了剧烈的咳嗽；这时候他的脸成为充血的，倒似乎很有神采的样子。

他走过一家水果铺时，看见一大堆的橘子摆在那里，红的颜色在煤油大手盏的光中发亮。忽然念头一动，便买了一个，藏在袖里。他在冬令不大吃果的，因为那种冷觉太刺激了。现在买一个，原来想去换屋主人家孩子的叫他一声的。但是他失败了！老年人对于幼年的情景，记忆特别深刻。对于近时的遭际，便比较浮浅一点。但在没有忘掉之前，却

又会时时逐一想起。正如许多模糊的画片在眼前晃过一样。他躺在床上，再也不能入睡，他的孤独的心尽在那里看画片呢：“表侄女看我的病这样的轻淡，世间那有亲切的同情！……少年人总是欢喜胡闹，天寒便弄什么消寒会！……事情全变了，胡闹还要夫妇同去！……我的妻！……她死时那副带青色的面孔！……‘成双到老’这句话何等甜美，但何等伤心！……没有一个孩子送她！……可恨那孩子偏不肯叫我！……恨什么呢，全没有我的分了！”

种种思念在他心头浪一般涌起，循环不已。两脚只是不温，如插入冰窖之中。身体被被袱和衣裳压得不能动，只好僵僵地蜷首。四围是无边的黑暗和沉寂，好像那光明热闹的世界把他忘了。

一九二三，一，二八

（原载 1923 年 3 月《小说月刊》14 卷 3 号）

校 长

叔雅放下吸了小半枝的香烟在一个盛烟灰的盒中，执起笔来，似乎就要写什么在纸面上的样子。可是笔尖还不曾触着纸面，手便缩住了，重又把笔放下；还捡起香烟来吸着。

凡是艰难的功课，一时解决不了的，人们总要想到这一条路去，“现在解决不了，就待日后解决罢，好在事情并不十分急促。”但是十分急促的一天终于会来的。它既来了，艰难的程度却依然如故，于是除了麻乱地焦虑再没有别的了。现在叔雅就是在这一种境界里；看他黄且干的额上显着好些短条的皱纹，梳好的发搔得蓬蓬的像野草一般，可知他心时怎样的踌躇与焦灼了。

径直写下去罢：写是很容易的，可是中间有几张实在不愿意写。若说不要写罢：写这些东西的时期已经到了，又不便失信；而况终于要写的。只是简单不过的几个字罢了，他却觉得比较写一篇万言的论文还要难，这枝笔总是不敢去触着纸面。

在三年以前，本地一个高等小学的校长虽处去了，他就接任了校长的职务。这当然不是由教育行政机关自动地敦聘的；他想了好许多的法子，借了好许多的力量，才得到这个地位。但是不失为光明的有意义的行径，因为他要当这校长自有他的目标，仍在赚钱吃饭以外。赚钱吃饭实在不是什么可耻可鄙的事，不过若目标专在赚钱吃饭，那就不论什么事总只有一团糟罢了。现在叔雅家里颇优裕，微薄的俸给差不多皮裘的一根毛，增不了多少温暖，所以可说他全然不为赚钱吃饭的事。他的第一目标是办教育。他相信一个人要自己去找适宜的工作来做，而与他的兴趣能力最适宜的，莫过于教育。第二个目标在他的几个孩子。他想这几个孩子总该有个好的学校，而要学校弄得好，莫过于由自己的手来办理。像这样固然可说自私心的发展，但是要在世间寻出一些例证，如某人作某事完全为人，不是自私，（像他这样的自私，）恐怕也非常困难了。他在任职以后，预定了一种新的方针，规划了好些新的办法，正如一艘航海的船鼓轮启程，预料前途有种种的佳境，有丰富的获得，便满心高兴地高兴起来。从事实方面看，这一种高兴似乎并不是空虚的，一切都依着方针的指示在那里进行。教师们空着时聚在一起，不是谈谈实际的教授法，便是自陈对于儿童的新的发见和了解。学生也尽是活动且聪明起来，他们自动地组织体育会从事种种的运动，编辑小新闻纸登载学校里的事务以及自己的文字，又结合团体在学校背后的空地上开垦，种着玉蜀黍马铃薯等等东西。这不是理想学校的芽儿在那里顺遂地透出来么？只须不遇到意外的残害，抽条展叶开花结果是可以断言的事了。

可是一天的午饭过后，回去吃饭的学生还不曾来得多的时候，他无意地走到三年级教室外边，却听见了三个学生的谈话。他还没走到门首，所以他们料不到有人听见。

一个带着笑声说：“昨天他输了七块钱，面孔又涨红了，耳朵也红，颈项也红，眼睛水汪汪的，竟同上课发怒时一般，又是醉鬼模样了。他摸出皮夹子……”

“你为什么不叫他算一算这七块钱的无穷期的复利息一总是多少？”又一个学生抢着说，他很感趣地使着诙谐的语调。“他那里敢说！”

第三个学生挑拨的口气接着说：“他怕他的爹爹呢！”

“这倒不见得！”第一个学生发声略刚劲，表示他并不怕父亲。“陈先生常常到我们家里打牌的，我们爹爹常常同他说笑话，说他输了钱躲在预备室的角里哭。我为什么不敢同他说笑话？”“我不相信，除非待一会上课时，你直捷地问他今天到不到人们家里打牌去，”第三个学生再作有力的挑拨。

“问就问好了，这有什么……”

叔雅听到这里，胸次只觉闷郁起来；仿佛梦的突然惊醒一般。平时的疑念现在明白了，原来陈先生一下课赶紧就走，是打牌去的！这就见得前途颇有点空虚，所谓理想学校的芽儿未必不致枯萎而死！于是忧虑的种子起始埋藏在叔雅的心里了；他不想再听学生的谈话，却踱开去尽是沉思。

沉思的结果与没有沉思一样，觉得还只作不知的好。便是已经把注意力唤起了，自然而然时时带着侦察眼光，因此，便发见了意外的新事实：那个教理科的佟先生和教国文的华先生渐渐染了陈先生的习性，也是一下课坐一坐也等不及，马上就走了。而且他们正与陈先生合伙作同样的事，在教员预备室里，时时有零碎的“输五块”“赢四块”“一副清一色”等等的音响从他们嘴里送出来，待步雅走进时，他们便塞蝉似地默着了：这就是个十分明确的证据。

叔雅踌躇再四，总觉一腔的忧虑不吐不快，并且传染病治疗得越早越好，终于请他们三个集在一起谈话。他倾注十分的热诚向他们说，不带一点教训与责备的意味。他说教育事业本身就是一件最有兴趣的东西，要有兴趣就得向它的底里钻去；他说教师是人类的保护者，不单是不该有意地损害人家，更须随时当心，不要无意中损害了人家；他双说为孩子们的前途着想，为自己的职务与尊严着想，希望改一改这一种习惯罢！他一壁说，心里觉得酸酸的，几乎要哭出来，他自己感动极了。

“本来是随意玩玩的，”佟先生为首回答。这就启发了陈先生与华先生，他们也喃喃地说，“不错，本来是随意玩玩的。”佟先生继续说，态度与声调都是很逊顺的，“现在经先生的提撕，我们才恍然觉悟，知道这件事是不该随意玩的。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愿意做这等不该做的事了。”

陈华两个又喃喃地说了一些“不错”“是这样子”的话，仿佛教徒对着神灵的忏悔。

叔雅的眼眶里真个有几滴泪珠子渗出来了，他感激得不可言说，轮流地握他们三个的手，又紧，又震动；断续地说，“日月之食，过去了依然光明。我尊敬三位先生的光明！我们合着伙儿，永远从我们的事业里去寻找无穷的兴趣罢！”

这回事情过去之后，叔雅以为偶然的病症已经治好，忧虑是用不到的了。然而事实告诉他这仅不过是一种痴想。那三们先生依然是一下课就走，上课以前总不肯早来一刻，而上课时又总是一种心不在焉的神气。并且其余的几个教师似乎也传染了他们的性情，做什么事只是把劲儿藏着不肯用；讲书没有从前那样响了，讨论没有从前那样勤了，订正练习簿没有从前那样快了；坐在预备室里，不是默默地抽着香烟，寂寞地敲着桌子，便是两三个人集在一起，谈谈闲闻趣事：这不是疫势正在那里

蔓延开来么？

这疫病也传染到学生的身上了！体育会的运动只余“踢高球”一种，因为这一桩只须由三五个高兴的敷衍了场面，其余就可以坐在杨柳树下随意谈笑了。小新闻纸虽然还有张贴出业，但是字体愈大愈潦草，远远望去，意没有什么行款了；而又往往涂上些墨水与红墨水的痕迹。农园里的工作现在成为散乱的奔跑了，他们不拿喷桶，不带地铲，也不看一看他们亲和种下的东西。至于功课内的事情，在叔雅看来，也总带着五六分游惰的气息。

不快意的事情相继而来，正如波浪的叠生，使叔雅更觉得浑身是荆棘了。一天午后，他从街上经过，遇见一个不大稔熟的朋友。很奇怪的，那个人站得远远地，鄙夷地笑着，要想说什么话的样子。叔雅也只得停步，随便问：“近来忙罢？”

“不忙，”那个人随口回答；却悄然的声气续说，“你看见了今天的地方公报么？”他的眼睛斜睨着，颧颊上显出几条皱纹，这可见昨他的话中有因了。

“没有看见。有什么紧要的事件么？”

“真丑呢，”那个人扮着鬼脸说。“你们学校的名誉扫地了，你将要不敢公然走出来了！”他搔着鬓边，恍然有悟的神气，又说，“原来你还没有看见，那么我不该来多嘴……没有什么……再会了。”他点点头，举步自去。

叔雅摸不着头脑，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心头冲动，而周身也不舒服起来。他被人驱遣着似地径奔一家代售地方公报的店铺，摸出铜子来向买一份。又是很奇怪地，他觉得那店中人的眼光注定着他，而且有点讥笑的意思。他想那人一定知道他就是名誉的扫地那学校的校长了，禁不住脸上就热烘烘起来；只得把报纸卷着，装作没事的样子拿了就走；又仿佛听得那人轻轻的一声冷笑。

离开了那家店面，他匆忙地展开报纸来看。在第二张的一角，他看见那一则与学校有关的新闻了，是用五号字排的，不过占五六行的地位，标题是“教员艳史”，它的全文如下：

某学校教员华某，小有才华，翩翩自喜。不甘辜负芳时，惯作风流韵事。近与银线巷某姓女结欢爱之新缘，效鸳鸯之双宿。抛绛帐于脑后，抱朱颜于怀中。在彼固志满计得，特不知教育局曾有所风闻，且为教育前途一置想也！

叔雅看罢，心里一阵难过，也不辨是惊是愧是愤；初不料还有这么一桩不曾觉察的可耻的事呢！两年有余的经营，无穷未来的希望，终身以之的兴趣，几个孩子的教育，差不多完全付于破败的船，已在大海洋中沉没了。生趣既尽，只余怅惘；偷窥路上行人，仿佛全向他作鄙夷不屑的态度，于是更不敢抬起眼光来了。

这天他身夫人说起这件事情；并且说外间的风传，固未必全属可信，而现象越来越坏，前途很难设想，只有完全悲观罢了。他的夫人却笑着答他，不带一点儿惊异与忧虑的样子。她说，“事情倒确实可信呢。大约在一个月以前，李妈就从外边听了消息，回来说学堂里的华先生勾上

银线巷里一家人家的小娘子，家里娘子与他拌嘴，他就连家也不回了。这可见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多，报纸上并非是乱载了。我因为你听见了又要忧闷起来，所以你不提及时，我也不向你特地说起。”

“只有我一个蒙在鼓在！”他凄然默叹。

“我当说你易于感动而缺少坚定的精神，现在又配得上这一句了。其实干一件事，那有不遇到一些困难挫折的？才感到一点不知意，就是完全悲观，那就终于不会有什么成功了。依我想来，学校的现象渐见不好，可以察出它的病根来，慢慢地把它医好。学生是待学校教育的，并不是改变不来的东西，尽可想些方法让他们换条路走。教员是教育学生的，倘若不胜任时，尽可辞退了另行延请。这么一想，前途总有办法，说什么完全悲观呢？”

“我想想也只有这一着，”叔雅用趣味的眼光看着夫人的安定的脸，愤激的感情渐渐地淡薄了。

但是他从种种方面筹想了一之后，觉得辞退这件事并非是不用顾虑的。他很清楚知道前任校长以前那位顾校长的遭遇：大约在五六年前，不知为了什么，顾校长把陈先生辞退了。陈先生认识这地方各色的人，他看见人随便点头，或者应酬几句话，人家也落得同他敷衍，一致称他“陈先生！”这时候他却藉此大显神通了。他到不论什么地方，尤其是茶馆和酒店里，总是拉住别人先问，“你知道么，我被那个姓顾的辞退了？”别人或者说不知道，或者说不曾知道，他便义愤满腔的神情，慷慨地说，“这还成什么样子！人家的孩子，他简直看得同小猫小狗一样，全不放在心上，他只知道领薪水，收学费。这等糊涂作事，我是合不来的。他也同我合不来，——我们差不多住在两个国度里，——所以他把我的辞退了。其实就是他不辞退我，我也要走了。”末后他便带着暗示的声调说，“像我这样，合则留，不合则去，倒也没有问题。只是有孩子交给他去教的，不知道他的实况却是这个样子，那就糟不可言了！”

不到一个月的工夫，这个学校的腐败竟成为大众共喻的事情了。他们当然没有这等闲暇到学校里去考查考查，但是他们尽多工夫业讲起这件事情，而且材料越传越多了。一个说，“里边的二年级生，连‘戌’字也不识，只认它是申酉戌亥的‘戌’字。”第二个说，“国文是校长教的，他自己就分不清楚这两个字。”又一个说，“他要想占钱，收了人家的书籍费，却发小字烂纸的讲义。糊糊涂涂的油印，怎么能分得清戌字与戌字的笔画呢！”

像这样众口判定的罪状差不多有几十项之多。于是欢喜孩子的父亲就把孩子领了回去，说：“与其被他误事，不如在家里温习温习，有机会再进别的学校罢。”别的父亲想想不错，也叫自己的孩子退了学。有些孩子看着同学退学，回去要求他们的父母说，“现在大家说我们这学校是坏学校，读不好书的，好些同学都告退了，我也不高兴去了。”

顾校长看看学生去了一半，心里不免忧愤；外面的风声自然会逐渐传来，想要辩解，又没有具体的方法。最难堪的，他一走出学校，就仿佛进了仇敌的国土，只看见冷酷讥讽与鄙夷的目光，又往往听见背后尖刺一般性质的一声“嗤！什么校长！”他受不住了，只得辞了职，离开这地方，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接着顾校长的就是叔雅前任的校长，他是本地人。陈先生同时复了

职，出去的学生大部分也回来了。

叔雅很明白这件事的经过与内理，他想风波的起因往往是不及注意的地方，只待一发动，就不可收拾了。“假若陈先生把旧的把戏重演一遍呢？……虽然我不是顾校长，但是总有点……”他自己也十分模糊，终于想不清有点什么；然而总觉得辞这办法须得郑重考虑，又况想要辞退的不止一个人。

相反的意念却也时时要撵出来占一个地位，以为这是绝对不用犹豫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先辞退陈佟华三个。他想，“许多学生的托付，何等重大，岂能让他们吃了亏回去！而且，自己的孩子们总要有个好学校，（好学校不容易找呢，）比较有把握的自然是亲手办的学校，岂能随随便便地把它弄糟了！倘若不曾觉察，或者已觉得觉察而找不到病源，那也没有法子。现在是觉察的了，而且找到根本的病源了，如再因循下去，岂不是我一个的错失么？良心指导着，这种错失是不该而且不愿担负的。”他又想着种种理想的计划与实现了这些理想的快适，不禁兴奋起来；只可惜齐腿拦着一些荆棘，不便拔脚便前进。于是又极自然地想到这个答案上去，就是绝对不犹豫地斩去那些荆棘。

两种意念谁也不能争胜，一起一落，循环不歇，却把好些时光送去了。学校里还是这样散漫与懒惰，没有一点振作的气象。直到现在，暑假快到了，照例要发出各教员的继任书。于是难题来了，“写是不能再延的了；对于那三个人，还是一例写下去呢，还是不要致送，藉作一种表示呢？”他这样迟疑时，思想又上了相反的两种循环起伏的老路，所以提起笔来又放下，终于不成径直写下去。

这时个听得门上有指头弹击的声音，叔雅把这些印就的继任书纳入抽屉里，随说，“请进来。”

推门进来的却是佟先生，他有点局促的样子，嚅嚅地说，“先生有事罢？不应该来惊扰先生。”他站住在门口，似乎就想退出去。“没有事，请在这里坐一歇，”叔雅略微站起身子，一手指着书桌右边的一个椅子。

佟先生才轻轻地把门关上，走到这椅子前，恭敬地坐了下来。停了一息，他婉转地说，“本来也不来惊扰先生的，因为有点关于功课的事务，是很重要的，必须同先生一商，才敢来惊扰这一回。”“哦，哦，”叔雅不说别的，心里却想，“居然是关于功课的事务？居然是很重要的？”这种疑念使他昏昏然起来，一时也料不出他将要说起些什么；两个眼珠子不自主地注视着那个带点狡狴的露出上排黄色的牙齿的笑脸。

“理科教授非比别科，”佟先生略微挺一挺胸说，“它最需要实验，最需要实地观察；这样，才能使学生得到真确的知识。倘若不去观察，不去实验，仅仅依据着书本来教学，这种知识就等于齐东野语，一点不切实际，是没有用处的。你先生也定然是这么想的……”

“哦，哦，”叔雅点着，一壁想，“说烂了的套语，做什么特地来演述给我听？”

“讲到我们学校里对于理科教授的设备，虽不能说不注意，但是实施起来，还时时有许多困难，教者觉得寡趣固是小事，学生不得实益却是大事。所以要请先生加增一些设备：显微镜是不可少的，必须购备一架；铺虫的网儿不够分配，希望添制十个；所有的人体模型太简单了，

最好一个细密点的；其余随后想起了再向先生说。我想就是这几样添置了来，下学斯的理科教授已是耳目一新了。”

“下学期？”叔雅觉得这三个字特别刺激，他捷速地想，“你已准备教下去么？我正想不写给这东西呢！”他的经验又告诉他，佟先生这番说话，并非是中途振作的表示，不过偶尔想到，便搭足架子来陈说，籍以见他对于功课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罢了。那么怎样答复他呢？这真是个艰难的问题。

“先生以为怎么？这一点事情可以办到么？”佟先生略微坐前，凑近一点叔雅：满脸的恭顺待命的神气。

“下学期总可以商量，”叔雅才一说出口，立刻感到这个不大妥当，但是已经收不回来了。答应他总可商量，不就是表示下学期仍请他教理科么？本来还是在犹豫之中，下一个决心，也许真个把他（学校的病菌）辞退了。现在是再不用什么犹豫了，既已表示在先，总不能到后更改，只有与他继续订约罢了。他于是悔恨自己没有随机肆应的才干，又悔恨刚才不该延纳他进来，让他开口……佟先生将要起立的样子，轻缓地说，“承先生允许了，觉得十分快慰。先生有事，也不敢多所絮聒了。”他恭敬地行了礼，开门自去。叔雅看那扇门重又关上，迷梦似地想，“被他战胜了！”便从抽屉里取出这些印就的继任书，提起笔来，在第一张写上佟先生的名字。这写的动作差不多受的下意识的指挥；他的心思却浪花似地喷散开来，一阵接一阵，迅速且缭乱，无非是学校的腐败，生趣的索然，孩子们的受不到好教育，前途的没有一丝希望……

第二三张写的是陈先生和华先生的名字，他颓丧地叹一口气，便把其余的也写下去。

一九二三，八，三

（原载 1923 年 10 月《小说月报》14 卷 10 号）

马铃薯

从我家到贡院前去，不过一里光景的路，是几条冷落的街巷；有一段两帝种着矮胖的桑树，就有点郊野的意味了。这一夜没有月亮，只见些稀疏的星；谈谈的青空整个儿发亮。树下的草丛中，那些“秋之歌者”细细碎碎迷迷恋恋地唱着，繁复的声音和成一片，却盖不过这桑树林的寂静。

我手里提着个轻巧的竹篮子，中间盛着两个马铃薯，七八个馒头，一包火腿，还有些西瓜子花生米制橄榄之类，吃着消遣的东西。我所刻刻念的惟有这两个马铃薯：它们足有饭碗这样大，翠绿的皮上有可爱的花纹，想起时就不自禁地咽涎沫。前一天我向父亲要求说，“要我去，必须带两个马铃薯”。父亲听着笑了，慷慨地答应，“这有什么不可以？两上就是两个。”这天下午，他果真带了两个马铃薯回来了，交给我说，“放在你的小食篮里罢。”我高兴极了，轻轻地放入篮里，上面盖着些纸，然后再放别的东西。我高兴极了，轻轻地放入篮里，上面盖着些纸，然后再放别的东西。到晚间离家的时候，我就抢着提这篮子，别的东西都让我的舅父去拿。

舅你提的是一个小小的书箱子，里边盛着石印的四书味根录、五经

备旨、应试必读、应试金针、圣谕广训一类的书，其余是些纸笔墨盒等东西。这时光我所读过的只有四书和三经（尚书和礼记没有读过，直到现在也不曾读，）所用的都是塾中通用的本子；在这书箱里的这些书籍，实在连名目也弄不大清楚。只听叔父说，“这回考试开未有之例，入场时不搜检了，可以公然带书去翻。”他便从他的书架子上再理出一些书来，说，“这几种书，合前回县府考带的，一并带了去罢。”于是婶母帮着我把这些书撤在书箱子里。我看看这样细小的字，这样紧密的行款，心想一定是很深很深的东西；至于怎样去翻，简直没有想到。

舅父的又一手拿着一顶红缨的纬帽，这也是叔父的。父亲教我把那黄铜顶子旋去了，只留着顶盘和竖起的一根顶柱。我把它试戴时，帽沿齐着鼻子，前面上截的景物全看不见了；头若向左右转动，它也廓落地旋晃。父亲说，“反正只有入场的时光戴一戴，不妨将就一些。”于是交由舅父拿着。在我们这地方，当舅父的有几种注定的责务，无论如何不能让与别人，就是抱着外甥剃第一回的头，牵着外甥入塾拜师，以及送外甥去入场应试。这有什么典故在里边，我曾问过好几个长辈，他们都回答不来；只说，“向来是这样的。”直到现在，我还是想不出那所以然。

像这样的黄昏时在街上走，在我的经历中实是希有的呈。只记得有一回吃亲戚家喜酒，因为看许多客人闹新房，父亲又同几个人猜拳喝酒，回家时也有这样晚了。我的两手捧着好几匣喜果，一条右臂被父亲重重的一把拉着。两旁向后移去的全是些黑黑的影子；父亲那一只手提着的灯笼的光，只照着脚下面盆这样大的一块地，而且昏晕得厉害，我仿佛觉得地面是空虚的，举起脚来只不敢大胆地向下踏。那灯笼动荡着，发出带有幽秘性的寂寞的音响，又使我淡淡地感到一种莫明所以的恐惧。那街道也似乎变得修长了，尽走尽走，只是个走不到。我再没有这勇气举步了，转身拦住父亲的两腿说，“我要抱，我不走了。”

这一次去应试，我虽是十二岁了，虽是县府试地也是这时分去的，然而夜行的不习惯并不减于这回吃罢喜酒归家的时候；听听那些虫声，越见得这路上荒凉极了，因而引起些怅怅的感觉。手里的篮子越来越重，似乎正在增加内容；我想，“假若马铃薯多了一个，或者多了两个，岂不快活！”这样幻想着，便换过一只手来提挈，一壁询问舅父说，“怎么还走不到呢？”

“快到了，你听那嘈嘈的人声，”舅父带着鼓励的声调说。我才留心听，确有一阵阵的像馆里这样的喧声，似乎从天上飘散开来，从这明亮的淡青色的大幕之外。我们的脚步不禁加快且加重起来；我方才听到自己腾腾的脚声，又觉得有点儿劳困的意思。我们转了一个弯，景象大不同了：人家的门都开着，挂着一盏纸灯笼或是玻璃灯；常常有人出进，也有女人孩子们站着说笑，看热闹。路上来往的人也不少；又有卖点心和杂食的小贩，歇着担子，提起喉咙，或者敲起小铜锣，招揽主顾去买他们的东西。我觉得这景象特别异样，又似与县府试时不同，倒也很有趣致的，可是比拟不来像个什么；又觉得这一切形和声都带点阴森之气，便不自主地拉住了舅父的长衫。

再走前去就是一片旷场，似乎广阔到没有边际的；两根旗杆非常地高，风吹着旗子发出鸷鸟张翼般的声音。在这场中有无数的人在那里移

动，我也说不清是多少数目；总之，我仿佛觉得陷入庙会寺集的游众之中了。前后左右都有碰着人身的顾虑，使我只好拉着舅父的衣襟就在原地旋转。

舅父向北面望着说，“时光尚早呢。这一回胡家租着寓所，我们到那里歇歇去。”我也被催眠似地向北面望，好不容易站在一个适宜的位置，才从群众的间隙里望见那贡院的大门。许多的人把大门塞住了；有十几根藤条在他们头顶上抽动，约略听得虎虎的声响，于是他们涌出来一点。门上挂着四盏大的红纸灯，昏黄的光只照着黑幕。我忽然想，这差不多像城隍庙，但是没有城隍庙那样的修饰和庄严；若逢到赛会的日子，城隍庙前的形形色色比这里好看的多呢，又况一切都是呈露在白昼的光里的。正想时，舅父催我举步，我便跟着他走。

胡家租着寓所就在贡院的西隔壁，是人家的一间卧房；他们临时做投机事务，把几个房间合并了，空出来的房间就租给考客作寓。胡家弟兄多，又加上送考的，所以靠着墙壁都搁着门或板，上面铺着席子，预备大家能得有地方睡。这室内搁了这些床铺，只余沿窗一小方的空地了；就在这地方摆只方桌子，他们围着打牌。我走进时，最注目的就是围着桌子的一圈人，仿佛觉得围得很密很密，就是一粒芥末也决不会从桌子上遗失掉似的。同时听到清脆的骨牌击桌的声音。我本来就不明白寓所是什么样子的，至此才明白这样子的就是寓所。更向旁边看时，才看见了这些床铺，便不知不觉地坐在靠右的一个铺上。

舅父向这一圈的人招呼；一壁书箱子摆在床下，把纬帽摆在床上，又向我提示说，“你的篮子也可以摆在床下。”我实在舍不得放下这了篮子，便提起来摆在床上，却依旧捏着它的柄，说，“这样子也好。”我立刻觉得非常口渴，上腭与舌面几乎干且燥了。心杨假若取出一个马铃薯来剖着吃，岂不爽快。已而又想，当着这许多人独吃，当然是不懂规矩；但是如果分赠每人一块，自己就吃不到多少了；又况父亲曾经叮嘱过，这瓜要待进了场吃的。于是只得忍耐住，无聊地借着烛光从稀疏的篮孔里窥那翠绿的瓜皮。

这一圈的人似乎没有瞧见我们，他们击桌面，骂坏牌，揣度，呼笑，与先前一样。只有一个上唇翘着几笔胡子的斜着眼睛向我的舅父问道：“这位世兄几岁了？”

“十二岁。”舅父也坐在一个铺上，他屈伸着臂膊，以舒提重很久的劳乏。

那个人捋着胡子趣味地说，“真的所谓幼童了。有没有编红辫线，红辫线？”

这奇怪的问题把我迷惑了；我仿佛全然不知道向来编什么辫线的，一只手便向背后去拉过发辫的末梢来看，编着的辫线是黑的：我才想起这向来是黑的。

那个人也看清楚了，十分可惜的声气说，“为什么不编了红辫线！这样地矮小，这样地清秀，编了红辫线见得玲珑可爱呢。说不定大宗师看得欢喜，在点名簿上打个记号，那就运气了。”又是一个人的声音接着说，“笔下很不错了罢？”

“不见得，”舅父谦逊地回答，“是前年才开笔的，勉强可以写三百个字。这一本来不巴望什么，意思是叫他阅历阅历，以免日后的怯场

的。”

“这是很正当的办法。假若题目凑巧，或许也有点儿巴望。”我觉得倦了，头部很沉重，只想向前撞去；朦胧中听得不知谁何问说，“这蓝子里带些什么东西？”便突然惊醒，带着戒备的神气说，“马铃薯！”原来问我的就是这翘着几笑胡子的人，他离开了一圈的人，笔嘻嘻站在我的面前了。他说：“你倒写意；人家恐怕绞不出心血来，正在那里着急，你却预备着瓜果进去吃。”舅父接着说：“究竟是孩子……”

我又昏昏了，身体斜靠下去，头就搁在窗阑上；人声与牌声似乎渐渐地移远去，只剩下极微淡极微淡的一薄层了。腿上和手臂上觉得有点儿痒，大约是蚊虫在那里偷血吃，但是没有力气举起手来搔，也就耐着；后来连痒也不觉得了。

我被舅父喊醒时，室内换了一种景象了；那些人正匆忙地向外走，有几个还在披长衫，有几个检着手提的书箱子里的东西；桌子四角的四支白蜡烛两寸光景了，火焰被风吹得斜斜的，一顺地淌着烛泪；散乱的许多牌，有些骨面朝上，死白的颜色引逗人的注意。

我的身上受着几阵风，立刻感到一种不爽快的凉意，同时觉得这室内有点儿凄凉，便立起来，提着篮子也向外跑。舅父已经把书箱子提在手里了；他把纬帽套在我的头上说，“已经在那里点名了，戴着罢。”

我跟舅父走，像个梦游病者似的，不知不觉已进了贡院的大门。只看见仪门之前黑压压的挤满了人，完全是背形；头颈都伸得很长，而且仿佛尽在那里伸长起来。挂着戏灯笼徐徐摇荡，烛光微弱，不免呈一种阴惨的景象；靠东西的一盏又已经灭掉了。有些不敢扬起嘈嘈之声与鞋底擦地的声音，在其中却有沉着而带颤的占着三拍的音响超出于众响之外；我因县试府试的经验，知道这是点名。点过一名，从堆里迸出一声“有！”来，这人堆就前后左右地挤动，同时又听见一声十分恭敬的“某某某保！”叔父告诉我，大考时由廪生唱保，这一定就是了。

舅父递过书箱子叫我提着，可是一只手还帮着我不放，悄悄说，“当心听着。”我便当心听；听听都是些生疏的名字，都不是我。我们背后却受压迫了；后到的许多人尽把我们向前推，我们只好上前去贴着前人的背后。因此我的过大的帽子搁住前人的腰部，歪斜得几乎掉下来了；又不能放下手提的东西，其实就是空手，也没有举起手来的余地，只好歪着头勉强把它顶住。除了前人腰部的一幅长衫布，什么都看不见；四围都是人，胸背和两臂几乎没一处不与他人的身体触着；我觉得气闷极了，仿佛在一个髻里，不过这髻壁是软的。然而也挤出了一身汗，刚才着了凉的不爽快，就此不药而愈了。

突然的忧虑涌起于心头，我的腿感觉这竹篮子被挤得几乎成一片了，那么里面的马铃薯不将破裂且糜烂么！假如破裂且糜烂了，整整的一天用什么东西来解渴！而且事情颇不妙，腿上觉得有点湿润，不就是甜得沁心的麦黄的瓜法么？连旋一旋身子的主权都没有，只有由这软壁的髻播荡着，我很恨不能提起篮子来看一看。我又想：“早知如此，刚才在寓所里吃了倒也罢了。不曾想到特地带来了出来，却是这样结果的！”爱惜情深，便把气闷等等忘掉，一切声响也微淡的几乎渺茫了。

像在睡梦中被人呼唤似的，我听见几个音响的连续，这是一个人的名字，而且很熟，随即迅疾地觉悟这就是我的名字。舅父的肘臂在我的

背上一阵推动，嘴里还说些什么，我听不清了：我顿了一顿，才提高喉咙喊出来，“有！”书箱子突然沉重起来，舅父已经放了手了。我明知这时候应当怎样去接卷子，怎样走进仪门去找寻派定的座位，并且开始过一天的离绝家人与不识者混在一处的特殊生活。但是前面没有路，两旁没有路，背后也没有路，这个髻竟不肯裂开一丝的缝来。叫我从好里走前面去呢！于是我喊，我用身体撞，舅父也这么做。可是没有效果，只使这人堆双起些波，并使四围这些人发些喃喃的诅骂。我再当心听时，依然一个一个的名字被唱着，这声音沉着而带颤，与先前一样。我如失了件宝贵的东西，也说不出什么样子，只觉一种很深的惆怅塞在心头。我本来没有这进去的欲望，是父亲叔父们要我进去的，现在进不去了，却又惆怅起来，真难以索解了。这时我什么都不想，也不想是否就此回家，也不想有无方法可以进去，就只是颓丧地站在那里。舅父却略微低下头来安慰我说，“不要忙，且等着，停忽儿可以进去的。”他一手又帮我把书箱子提了。

渐渐觉得四围疏散了一点了，我转动身躯，举起手来把帽子戴正，居然没碰到障碍。嘈嘈之声愈趋微淡，而吏人点名与廪生唱保的声音，却愈益响亮清楚起来。其后大约只剩下三四十人了，我才完全看清楚那摆在中间的围着红桌帏的大桌子；我才望见那坐在桌后的人，圆的眼镜，黑的胡子，一动也不动，仿佛一个塑像。舅父把我推着，我会了意走上前去。未了，这三四十人也陆续转进仪门去了；余下站在旁边的一些人，我知道他们不是与我同等的。这当儿突然异样的寂静；看看这地方昏暗且空虚，又很像酒阑人散的景象，我的幼稚的心里不禁起了一种莫可名的伤感。

不知怎么一来，一个吏人却把一本卷子授给我；我用提竹篮的一只手接着，便也转向仪门去。舅父帮着我的一只手几时放的，他又是几时与我离开的，我全然不知道。我随即提起竹篮，凑着灯光查看，心里才觉得安定且喜悦；原来这篮子没有被挤得扁，翠绿的瓜还是完全地盛在里边。

转过了屏障，眼前一阵昏黑，用力注视，才见暗中站着几个人影，这不由我不突突心跳。仪门的门限忆经装上，很高很高，总不在我的胸部以下。我的两肩几乎支不住这两条提重的膀臂，又怎么能用手撑着，使身躯爬过这高高的门限？正在无可奈何，而且不自主地放下两手提着的东西时，一个人影开口了：“小孩子，过不去了，我把你抱过去。”他这异方的与玩戏的音调，使我觉得害怕。他就把我拦腰一抱，轻易地举起来，仿佛抱一个很小的孩子；待放下时，已在门限以内。宽大的帽子经这动荡，落在地上，我拾了起来。又想起手里的卷子被捏得皱了，便把它铺在胸前，摩着使平帖。这当儿那个人又把书箱与篮子递给我。

回转身去，别有一种神秘的景象展示在前面。很远很远的一座大堂，近于渺茫了，那边有点点的灯火与些朦胧的人物。甬道两旁的考棚，发出蜂儿闹衙似的声音，齐檐挂着许多小红灯，成为两条梯状的不平行点线。红灯的光照不到甬道的中路；幸有星光把它照得整条发白，使我能得看清卷面上编定的号数，是寅字第十二号。我于是顺次看小红灯上的字号。十分欣喜，在东首的不知第几盏就是了。鼓着勇气摇晃地走近去，才看清楚这并不是寅字号而是宙字号；又不免起种惘然之感，仿佛荒原

深夜找不到客店的倦客。几经停歇，几经探望，才看见寅字号的红灯在西首徐徐转动，距离大堂与仪门一样远近。我如望见了家门似的，更益奋力奔过去。跨进考棚，寻到第十二号的位置，就把两手的東西一起搁木板上，深深地透几口气。别的位置上都已会着人，我也不去注意他们的面目与动作，只觉着四围有这许多人，而我杂厕在他们的群里罢了。当桌子用的木板上点起一支支的白烛，火焰跳动且转侧；有几个人特别讲究，把白烛插入玻璃灯中，那就稳定多了。我也从竹篮里取出重重包裹的蜡烛，划着磷寸，把它点起，就用烛油胶住在木板上。我于是就座，于是占领了个小世界了。

“马铃薯！”突然的一念叩我心门，便急忙地搬开摆在篮内上部的杂物，从底下捧出一个可爱的翠绿的瓜来。“先吃半个罢，”这样想时，裁纸刀的尖头已刺入了瓜皮。剖开来时，“这鲜明的麦黄的颜色，这西瓜类特有的一种甜味，使我把一切都忘了；起先把小刀划着方块吃，后来把瓜皮切成多块，逐一咬它的瓢。直到完全咬剩薄片的皮，方才想到已吃过了预算的分量。“还有一个呢，”这样一转念，就觉得前途并不空虚；站起来把瓜皮丢在廊下的尿桶里，（大约隔十几间考棚有一个尿桶，桶的四围也各满了尿，幸而我这一间离得还算远，）把乱纸揩抹了板面，依旧坐着，看一直淌下的烛泪。约略听得外面有些鼓吹之声与炮声，我淡淡地想，“封门了。可惜这时候不能回去看一看家里情形，不知母亲在床上想我不想，又不知叔父的半夜酒喝罢了没有。”这是真的，不论是谁住惯了家里，一离开家，总不免这样那样想，又明知所想的决不能恰与实相符，于是感得不满足了。

这时候满棚的人忽然齐向甬道望着，我也不自觉地效学他们，只看见一簇的人，急促且沉重的脚步涌向大堂那面去。听别人说，才知道学台坐了藤轿子进去了，停会儿就有掬着白纸灯的几人在甬道上慢步走过，灯上写的就是题目。于是两廊下人影历乱起来，尤其是那些层层叠叠的头颅，像蛆虫似地蠢动；更起了一阵模糊的哄哄的声音。我的身子太低了，假若站在廊下，只能看见别人的背心，决没有看到那几盏灯的希望；就爬上桌板，立直了，赶快把题目抄下；笔画歪斜，字体很大，竟写满了一张毛边纸。第一个经义题就有点生疏，似乎我所读过的经里边没有这么一句的。偶然向前排望，看见前面这个人从一叠石印书中抽出两三本来，签条上仿佛是礼记。向来没有作过礼记的题目，知道它在那一上并且怎么作法呢！但是这种丧很轻微的，我没有立刻要构思属草的意思，不妨暂且把它搁在一边。抛撇不开的还是那个唯一的马铃薯。“吃完了它，才能定心作文。早一点吃了，好早一点动笔。”我这样想，便伸手入篮里。这回没有作先吃半个的预计，当然一口气把它吃完。咬到末一口时，又感得这瓜太小了，颇可憾惜。然而牵萦的东西正多呢。琐屑的花生米与西瓜子又不是赶快嚼得完的，只好一粒一粒地送入口里，消磨这孤独生活里时光。身体上感觉凉得厉害，手臂与腿都似乎抽搐的样子；而且昏昏的，眼皮重起来了。

似乎不多工夫，甬道中漫着淡青的颜色，两廊的椽子瓦片渐渐显露，小红灯里的烛光却大部分灭了。我朦胧地听到嗡嗡之声，同舍的人都已起着草稿，至少也想起了一点意思了；而我还只是一张题目。

“那边有一个冒籍！”突然听见这样一句粗大而含有命令意味的警

告。我向声音所自来的那方向看，就在我这间的廊下，站着一个人，眼珠很大，放出闪耀的光，脸上的肌肉仿佛全蕴着气力，一手支在柱上，这样粗大的指掌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觉得这个人很可怕，似乎在不知那所庙里见过的一个青年神像。同舍的人互相告语说，“冒籍！杜天王又要起劲闹了。”有十来个人便离开了座位，聚集廊下，一致急促地问，“在那里？在那里？”我听了杜天王这三个字，立刻知道他是谁。这时候学堂已经办起来了，他是中学堂里的学生。当试期将近，学堂里特地牌示说，凡学生不准去应试。如有更名冒试，查出立即斥退。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每人只能走一条进取之路，若想兼走两条，便是取巧占便宜的办法，所以必须禁止的。可是杜天王不管，先报了个更改的名字，到期就请了假出来应试。像这样做的也不止他一个人，他的好些同学以及县立小学堂里的一部分学生，都与他一样地想试走这第二条进取之路。

学生与寻常童生的异点很多，最显著的却有两端：一是排斥迷信的倾向；二是合群新说的崇奉。他们成群结伴地来到贡院前应试而且玩耍，这两种特性就发泄在贡院旁边定慧寺的许多佛像身上。这寺里有十八尊装金的罗汉像，比人身高大得多，分塑在东西两壁。后面的殿，正中坐着一个巨大的如来像，我们只能看到他的胸部。头部与两肩穿过楼板，占着楼上的空间。我七八岁时，曾跟着伯父去看，觉得有点害怕。

我听人家是这样讲的：杜天王同一群同学去游这寺院，有几个人不说起泥塑木雕惹人迷信的话，大家便觉得这些人形的泥块真是不可恕的仇敌了。“把它打掉，才能破除愚民的迷信！”杜天王为首这样喊出来。接着就是一阵呼噪，约略是“你若有这胆量，我们合群！合群”杜天王经这激励，再也忍耐不住，就发出命令去找绳子。在不知什么地方找到了一捆粗棕绳，解开来断成四五条，一齐拦住在如来的腰围与手臂上；又一端由许多人拉着。一声“来！”大家像拔河一般用力，如来就轧轧的响起来。随后就是一阵不曾预料的崩塌的响声，如来的身躯侧倒了，臂膊残损，面目破碎，而楼板也掉了好几块下来。学生们仿佛得了意外的成功，未尽的勇气正如出洞的猛兽，只想再寻些仇敌来吞噬；于是外面十八尊罗汉应这劫数了。他们用同样的方法对付这些罗汉，手段既熟练，工作又较轻，真是十分容易。结果个个罗汉歪斜地倒在地上，有的断了头，有的折了腿，有的露出里面木头构成的骨架或空空洞洞的胸腹。寺里只有一个衰病的僧人听见学生而且是考童在这里与菩萨作对，他早已开着后门逃走了。后来警察知道了这事，查究谁是为首，便带了杜天王去；但不一会又把他放出来，因为知道他是杜某的儿子，而杜某是了不得的乡绅。从此，人家就上给他“天王”的尊号，他的名字转成被忘却了；若说起杜天王，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

我早已听熟了这威武的名字，现在占有这名字的人呈现在面前，虽然觉得很可怕，可是舍不得不看。只见他努着嘴略略含怒地回答问的人说，“在阳字号！”他的浓眉似乎渐渐抬高起来，越显得面貌凶狠。他放下支在柱上的手，有力地旋转身子走去。聚集廊下的十来个人也就被牵着似地跟了去。

我自己莫明其妙，同时也跨下了座位，走出号舍，跟在这些人的后面。杜天王又在别个号舍里招人，走到阳字号时，他有七八十个属下了，

这真是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他是大将，就开始攻击，作军士们的前锋。我从人与人的隙缝中窥见他站在一个人的旁边，这个人背部的侧形很厚，肩头也是圆圆的，知是个胖子；他的低俯的脸略带紫色，虽然与杜天王的一样地广大，但皮肉却是弛的。阳字号里的人齐抬起头来，有的便站起来，廊下与座位的行间，又骤增了一拥而至的七八十个人；惊异的诧异与愤怒的喃喃混在一起，就把这里的空气摇撼得不安定了。可是大家有种顾忌的裁制力，不肯把声音放得同平常谈话这样响；更兼要听听杜天王说些怎样的英雄的话，恐怕放响了就把他的声音掩没了。

杜天王凛然不犯的神气，拍着这个人的背心说，“你叫什么？什么地方人？”

这个人的头俯得更低了，身躯似乎在那里蜷缩拢来，像一头伏在猫儿跟前的老鼠。他只是不回答。

“说！快说！”一群人哄然喊出来，杜天王又把他的肩膀一拉，大家才看见他的转般的紫色的脸，于是又喊，“快说！快说！任你装什么腔没有用的！”

这个人愁苦的脸容，几乎要哭出来的样子；可是抵不住群众的威迫，终于很低微很模糊地回答了。我也听不懂他说的什么，但能辨知这是异方的口音。

“不对！”一个锐利的声音接着喊出来，随后潮水一般的“不对！”汹涌起来了。杜天王就在这个人的背心上—拳，他又老鼠遇见了猫一般蜷缩拢来。许多人更为密集了，有的贴着他的身躯，有的高高站起在桌板上，上上下下把他围住。我于是再也看不到他的影子；但是，可以听到连续的拳头着背的声音。

被打的默着不作，挥拳的也只是闷打，一时间转觉异常沉静，只有单调不结实的屯屯的音响。

“还有一卷子呢！”一个略带哑音的人惊怪地喊着。“阿，还有，不止一本！—，二，三，四，五，一共五本！又姓陆，又姓倪，又姓叶，知道他到底姓什么！”

“岂有此理，既是冒籍，又是抢替！”

“应当把他打个半死，才使他知道犯的是什么罪！”

“好大的胆量，敢于代抢五本卷子！难道他这样胖的身体里，完全装满着文章么？”

“什么文章，完全包着些贼骨头罢了！该打的贼骨头！”

“打……”于是拳头着背的声音更急且重了。这个人开始喃喃地号呼，像个沉重的热病者，却并不哀求，也不作什么辩解。正是一个喊“在这里不爽快，把他拖出去打”时，从甬道走来两个冠服的人与六七个吏人，我也不知道这两个是什么官，但是决不是学台。吏人略微呵斥，密密簇聚的人堆自然让出一条路，给他们走近这被打的人去；随后重又围合起来。我虽然想乘机钻进去，只是欠敏捷一点，依旧被屏在圈子之外。于是拣一个空着的座位站在上面，又点起了脚向下望；然而不行，只能约略望见这被打的人露出在衣领外的肥厚的颈项与一段很粗的发辫。

“他是冒籍！……又是抢替！……他共有六本卷子！……这该当什么罪名！”大家错乱地告诉，声音里带头示威的意思。接着一阵喧嚷，

顾忌的裁判力现在用不到了，所以特别响亮；仿佛觉得空气在那里膨胀开来。

不到一盏茶的工夫，人堆里又让出一条路来了。这个群众共弃的罪犯被夹在吏人的中间，目眊注地，迷惘地走着，他的两手提着书篮子帽子之类，臂弯里挟着长衫。几本卷子由一个官拿着，这是重要的赃证。

“嘘……”大众轻轻地发一种驱逐的声音，胜利的鄙夷的眼光望着这胖子的背形，随后就散归各自的号舍。我也靠着廊柱望，心里有点惶惑，不知他们把这胖子带了去将要怎样治罪。他们从甬道走向大堂去，东面号舍顶上透过来的太阳光照在他的头上。这胖子的头似乎向前面折断了，望不见他的后脑与两耳，只看见乌黑而耀光的发辫的根。

我回到号舍，咿唔之仿佛秋虫一般繁琐了，才想起我还有作文这件事。可是肚子有点饿了，姑且拿出馒头夹着火腿吃。吃得口渴了，又想起马铃薯来；假若不要急急，留到此时吃，岂不好呢？况且这太阳光带头红的意思，像这样炎热的白天，正是该吃马铃薯的时候。

大约十一点钟光景，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连一粒遗留的瓜子也没有，才开始翻礼记。翻不到二十多页，觉得眼前一闪，这句子好熟。再一细想，不就是今天的题目么！于是看下面的注解，于是写下文章的第一句。我在塾中已经成为习惯了，写了一句，再去想第二句；又写了三四句，就要一五一十地数着，看已有了多少字。这回当然也未能外此。大约有了二百字左右的时候，实在再也接不下去了。但是牌示上明明说，“不满三百字不阅，”怎么可以二百字便了呢？我并没有想到自己的文章是什么程度，但是一定要希望他们阅看，这也可说是一个不可解了。

早先交卷的人一排一排出去了，听见洪重的开门的声音，飘渺的吹打与号炮的声音。午后的炎威与心思的焦灼使我满头满身都是汗，看看那些缴了卷出去的人真像自由自在的仙人。直到号舍里只剩两三个人，听听远处，也是悄悄的只闻鸟雀，甬道中又渐渐地昏暗起来了，我才足成了经义的一百多定，急就了一篇三百零六字的策论，又抄完了指令恭默的一节圣谕广训。匆匆收拾了东西，依然两手提着，寂寂地在甬道中走。仪门早已开直，不复封锁了。我先送过了两手的東西，然后艰困地爬过这高高的门限。头门也是开着；没有吹打，没有号炮，只是寂然。我望见邻家的仆人（是我家托他来接我的）在头门的门限外向我招手，便加快地走去。他接着我的东西，又抱我过这门限。待他放下时，我觉得脚里软软的，仿佛踏在棉被上；仰首看天，昏暗而带黄色，与平日所见不同；口渴极了，心里想，我有很充分的理由，回家去要求父亲再给我买两个马铃薯。

一九二三，九，一一

（原载 1923 年 10 月 10 日上海《时事新报·双十节增刊》）

金耳环

他听见同棚的弟兄似乎高兴地告诉他说，“席占魁，你可知道我们快要开出去么？”就仿佛有一道耀眼的金光在前面一闪。这已是个很久的故事了：他离开了营在路上走时，总看见那些妖形怪状又怪好看的女人。他想，“真要命，惹人的东西这样多！倘若……”他再也不能清楚地想了，只觉得一阵软软的酥酥的，终于咽了几口唾沫。

有时候他的眼光给粉白的手腕吸住了，那些手腕上戴着黄蜡蜡耀眼的东西。他想，“这一段臂膊多么可爱，又戴着这金的家伙！握一握，亲一亲，有顶甜顶好的味儿。”这时候他的手指屡屡作把捏的动作，像在那里操练身的体操。

他的排长本来戴一个金戒指，在右手的中指；他也并不在意。当天气突然温暖的一个时令，一天早上上操，排长拔出长刀来指挥，却使他非常地惊异起来。那柄刀映着朝阳，晶光闪烁不定；但是那执刀的手，发出夺目的金光，灿灿的不止一道，尤其觉得压严且宝贵。他定一定眼睛，自觉很有把握，并不迷眩了，才向前仔细地看。“还了得，这家伙戴了这么多的戒指！无名指上也是一个，小指头上也是一个，统共是三个！”他开始发见自己的缺点了：就是指头上一个戒指也没有。他想这必须有一个着才行；又想起了那些戴着戒指的粉白的手，更觉得非戴一个不可；没有戒指的手，简直不能够举起来托枪。

但是，教他从什么地方去弄一个戒指戴呢？三年前他在家乡实在没有方法想了：几百里内的麦搁在田里，掉下来就出芽，没有人敢收，因为土匪时时出现，你若在田里收割，说不定空地飞来一颗子弹，教你跌倒在田里。他的母亲舍不得比性命还重的麦，然而又不敢自去收割，就只有忧急的分儿。不到一个月，她老人家就急死了。他埋葬了母亲，剩下的只有空空的一双手，这怎么得了呢！后来看见离开了家乡到别处去的人越来越多，心头仿佛一，“只有这一条是活路，也出去碰碰运道罢。”在家乡更有什么值得依依的，他想起要走时拔脚就走。

他跑了千多里路，来到这地方，无意中遇见了一个同乡，本来有些儿认识的，现在在这地方的营里，谈起了眼前须得想个法子才行的话时，这个同乡慷慨地说，“别的法子也没有；你若要我保举，吃一份粮是拿得稳的。”他为什么不要呢？于是跟着同乡回去；请求的结果，果然得补充一名缺额。

月饷是七块大洋，这是个不小的数目，他觉得很满意。一身军服据说是前任的兵的，现在顶用，须扣还三块钱；他进营的日是十一月五日，从一日到四日这四天作旷假论，须扣去一块钱：所以第一个月实在只得三块钱。他算了一算，依然觉得很满意，“三块钱，总比一个大子也没有好多了；况且下一个月就是整整的七块钱。”

但是他吃饭要钱，零用要钱，等不到发饷的日子，早已难住了。就去打听那个同乡，这怎么弄下去呢？同乡笑一笑回答他说，“你不知道，你难道要等到发饷的日子么？照规矩这个月的饷，下月的十号才发，谁有这耐性等！我们逢到十号，二十号，月底，就撮着央求的嘴脸，凑着好话，去向司务长支借，——那些日子，他已经从上头支借来了。不然，我们怎么过呢？可是你要记着，倘若去得不在这个当口，或者嘴脸不好

看一点，话说得差一点，你就借不到了，还要吃他一顿骂。”他当然感激那个同乡传授；大着胆子依言而行，果然借到一块钱；他觉得周身都松爽了。住下了几个月以后，又懂得了许多的事情，就一一照办。起先向务长支借，开口是三块四块。司务长摆出公事的架子，说准规矩没有得借的；又似笑不笑地，表示他的有恩惠，说他从来不肯亏待兄弟们的，既然开了口，拿五毛钱去罢。再经恳求，再经还价，终于支借了一块两块。这样地几回之后，早已加到了七块数目。再要开口就不漂亮了。于是背着被褥去押当；用完了，又背着不穿在身上的衣服去；也用完了，开始向各处赊欠，卖菜的那里欠两毛，烟纸店里欠三百，好在他们虽然也要追讨，答说没有却是堂而皇之的；这样延到了下月的十号，又如木桶里的鲤鱼得到倒下来的满桶的水了。他也学着伙伴的办法，吃得不很好又操练得很辛苦的身体须得调养调养，手头有钱，就请军医先生开一服滋补的药。当去的被褥同衣服呢，谁高兴再去麻烦地赎出来，爽性尽所有的钱重又买新的。

他的经济状况永久是这样子。虽然觉得手指上非戴个戒指不可，没有戒指的手简直不能够举起来托枪，可是始终不曾想起怎样把它弄一个来戴。他怎么能够想呢？

但是，现在听见快要开出去的信息，飞快地引起了弄一个戴的想头；又似乎手指上已经戴着这东西了，周身有一飘飘然的样子。

他听熟了伙伴讲的关于开拔的故事，常常不很着落地想，假若能得开拔一趟多么好。“现在真个开拔了！”于是捆起才买了两个直注着他的被袱。

“还不是玩那老套子么？”他含糊地回答，手里正打好绳子的结。

“我不该前几天把被袱先当了！倘若留到今天，至少好……唉，倒霉！”

席占魁不管这个伙伴在旁边叹气，径自背着被袱走出去。觉得营里有点异样：两个三个弟兄聚集一起，不背着被袱衣服一类的东西。他暗暗告诉自己道，“这一回一定戴得成了。金光光的，套在指头上，多漂亮！”这样想时，很有劲地在街上走，犹如大检阅的时候。

粉墙上一个满墙的“当”字在他前面了，仿佛一个大大的贮钱的坛，开着盖，张着口，在那里等他。他走得更其着力，三脚两步，已来到石库门前。门里跑出三个人来，擦肩而过，带笑带骂地咕噜着。他眼角瞥见，知道是同营的。“他们还要早，好乖巧的东西！”便跨进门去，站在高高的柜台前面。

柜台里面一个小伙子正在打呵欠，用手掌拭眼泪，他从手指间窥见了进来的主顾，只作没有看见，就站起来到摆茶壶的地方斟茶去。呵欠似乎有传染性的，旁边一个老伙友随即染到了，也哈哈地打起来。同时他觉得有点倦意，便举起手来在眉目间只是抚摩。席占魁见一个年轻的走开了，就走向老伙友的前面。看他两手尽管不放下，未免有些不耐烦，带呼带斥地说，“不做生意么！”随把背着被褥摔在柜台上。

老伙友觉得周身一凛；同时直觉地想，“又是北方的声音！”放下手时，“当真又是一个！”就跨开一条腿作离开座位的姿势。但是立刻想起这样很不妙，只得默默地把跨开的腿缩了回来。勉强撮着笑脸说，“做生意，做生意，那有不做的道理？这条被褥么？你老总预备当多少？”说着，回头来望所有在柜台里的同事，意思是表示现在被困了，

正需要强有力的应援。但是所有七同事都似乎没有听见的样子，喝茶的喝茶，按着算盘发呆的按着算盘发呆，没有一个像要出兵救援的。老伙友着了急，只有暗自诅骂这时辰的不吉利。“偏偏又来一个，偏落在我手里！刚才小唐打发那三个，何等不容易，他还是能言舌辩的呢！恶时辰，恶时辰……”

“二十块钱，”席占魁响朗地宣告。

“那里当得到，”老伙友有点发抖，又轻又联贯，说了这一句。“当不到么？依你讲多少？”

老伙友最好不要开口，但是这当儿又不得不开口。“平常人来当，不过八毛一块；老总们来了，格外优待，至多块八两块：我们这里向例是这样的。”

“我不管，我这条被袱要当二十块！”席占魁重实地拍着柜台上的被袱，扬起了好些尘悄，在斜来的阳光中乱舞。

老伙友似乎心一了许多了；这样的无理勒当，他觉得有纠辩的必要，虽然这重实的一拍颇有点汹汹的意思。他相着被袱说，“这样的被袱，就是买一条新的，那里消二十块钱？老总，你要明白。你真心要当，照平日的规矩足估计，格外优待，写了两块钱罢。”

“这老家伙！”席占魁枯黄的脸上耀着铁青的光，“你真个不答应我么？”

老伙友重又觉得眼前的情形很危险；但是口不从心，漏了一句道：“实在难以照办。”

“你不答应也不要。我可相信你；这被袱就留在这里，待我们的官长来向你讲话！”席占魁回转身子，向外就走。

这当儿装作没有听见的七个同事再不能旁观了，一齐赶到这老伙友的身旁，把他围着。中间帐桌先生尤其发慌，连忙招手喊道，“喂，老总，要多当些，总可商量。请你回转来罢！”“你不看他穿的是老虎皮，又不想外边的风声是怎样么？做生意不能死板的，随机应变，才是道理。”一个托着水烟袋的青年的伙友轻轻地似埋怨似教训地说。

故意避开的小唐接着说，“像我刚才打发那三个，尽同他们缠，但是没有让他们发怒而走：这原来要用足工夫，耐尽心儿的。”他的腔调颇含骄傲的意味，就是态度也有点昂昂然。

这个老伙友仿佛做了桩错事，低下了头，苍黯的脸上有些发红。

席占魁停了步，却并不转身，只回头，“们不答应，还商量些什么？待官长来向你们讲话就是了。”他又举足欲走，颇有点不在乎的样子。

“喂，老总，”帐桌先生恳求似地喊，“当五块罢！请你回来，带了票子去。”

“五块？”席占魁觉得有点儿味道了，便又回转头来，“还差得远呢！我不高兴同你们绕圈子，干脆一句，二十块，到底肯不肯？”“那么就是十块，”帐桌先生慷慨地喊了出来。“你老总来了，才这样办，你要懂得我们的好意思。”

“戒指到手了，”席占魁心头一喜，一旋就回转身，笑着走到柜台前面说，“你们这样爽快，我倒不好一定要多少了。这样做生意才对呢。这老头儿只配吃饭，要他干什么呢！”

托着水烟袋的中年伙友凑趣说，“原是什么呢，他究年纪大了。”另外

一个伙友开了票，收藏了柜台上的被袱。帐桌先生坐上位子，戴起眼镜登了簿。便从抽屉里数出十块大洋来，递与伙友；乘便凑近去轻轻地嘱咐道，“待他走了，马上关门停市。”他的眼光从眼镜的上面望了望柜台外的主顾，又连忙说，“再要打个电话给商团本部，请他们想法来这里保护我们。”

席占魁接了几年来从没拿得这么多的十块钱，觉得很重；相那白亮的袁世凯的侧形，又觉十二分有意思。热望的心差不多达到顶点了，他便匆忙地跨着大步奔向一家银楼；那家沿街的玻璃窗内陈列许多银铸的东西，中间有只一尺多高的杯子，常常吸住他的眼光，使他惊讶又妒忌地独语道，“他妈的，这么大这么亮的碗！”银楼里的伙计检出戒指给他拣选时，他的指头粗，分较轻的戒指是预备给女子戴的，统都套不上；一点的男子用的，分又重了，代价就不止十块钱：因此，拣了好一会还没有成交。他不有点怅惘，“怎么的！怎么的！”只是乱嚷。又从伙计托着的小抽屉中检起一个纸匣子，中间是一对旧式耳环，一端插入又一端的管子里，取其可以放宽收小。他开了盖取出一个耳环试戴，“妈的，刚刚好！”随即转动那手，看各个的姿势。

“这不……”

席占魁没有待伙计说下去，带玩带斥地说，“你有这刚刚好的戒指，为什么藏着不早点拿出来？”

伙计也就不说了；随意回答一句，做成了这笔交易。

席占魁在回营的途中，与来时又不相同了：他松松地握着拳；两臂前后动荡，觉得增了许多力气，尤其是右臂。他看路上的人个个都注意他右手，又羡慕，又惊讶，便感得一种酒醉似的快感，使两手的动荡更为出劲。当一个女人现在他的眼前时，不迷糊地这么想，“喂，女人……今天……金戒指……他妈的……”他回到营里，一个同棚的弟兄，刚才没有见他出去的，问道，“你到那里去了？”

“还不是玩那老套子么？”他又含糊地回答。但是马上举出右手来夸耀地说，“你看这东西怎样？”

这个伙伴望一望他的铺上，说，“你把被袱买了这东西么？好捣蛋的家伙！可是，不用只消捡的日子就在后头了。一两个算得什么，要捡起码捡十个八个；顺手一点，就得捡它一大串！”“你讲的是开出去的事情么？”

“照呵！刚才听他们讲，命令明天就下了。”“不真个开火吧？”

“怎么不真个开火？听他们讲，碧庄那地方上礼拜就开火了。火车不能直开到碧庄，我们得在玉冈下车，再跑到前线去。”“可怕呢！”席占魁完全把手指上的戒指忘却了，茫然的恐惧从他的心头透出芽来。

“怕也没法，吃这碗饭就得当这项差使，”这伙伴受了他的传染了，声调很不振作。

默默地一会，席占魁自作慰道，“什么都靠着运道；我今年的运道还不坏，枪子炮弹不一定会找到我的，”他说着，心想这意思千真万确，一点不错。

“你讲运道，”这伙伴如解松了一重束缚，“谁都不能预先知道；可是，谁都能有碰到好运道的巴望。明天开出去，我们的好运气就来了，那也说不定。我们打败了那面的人，我们冲过去，（他的声音渐渐洪亮

而力，手握着拳，伸击助势，)夺了他们的地方，就什么都是我们的了！”

“不错，到这地步，什么都是我们的了！”席占魁听熟又惯了的“破城明取三天封刀”的话不绝地在他脑中闪现，恐惧心只得避开了；他于是得意地举起手来，看那新戴上的用戒指。明天也是很好的天气，席占魁的全营人果真开拔了。乌黑的枪管在阳光中发亮；腰间的水瓶同珧琅杯击触有声，应响着错落不齐的步调。他们的脸上大概是没有表情的，看不出什么哀愁，也看不出什么高兴，只是茫然地寂然地前进而已。他们的家远在几百里或一二千里之外，当然没有携老扶幼来送行的；尤其是席占魁，便在家乡动身，也没有什么人来送行了。要是不然，他们至少要掉几点眼泪呢。他们又不生在鼓励战死的国度里，队伍经过时，路旁的观者只默不作声，惶恐地站着，要是不然，狂热的呼喊，鲜花的赠与，妇女的慷慨地接吻，他们至少要感动得周身活跃呢。队伍上了火车，车就开了。绿意弥漫的原野在两旁平转；时时有一丛深树或翠竹一闪而过，标识这里有落在着：曲折的小河细得像衣带，在远处地方发亮。这真是诗趣境界！但是，弟兄们没有吟过什么诗，并不稀罕那些。他们各怀着自己也说不清的心情，外面却依然随口骂人，谈这个，说那个，同平日相仿。小部分的人给火车的颤动弄得倦了，眼睛才启又阖地，在那里打瞌睡。席占坐在车厢的角里，也朦胧了好些时了。车身的突然停止使他张开眼来，惘然问身旁的伙伴道，“什么地方了？”这时候差不多大家都站了起来，收拾随带的东西。他身旁的伙伴正背上先前卸下来的背囊，回答地道，“到玉冈了。”“呵，玉冈！”席占魁眼前一昏，心口跳得厉害，几乎坐不住的样子。又闭了闭眼睛，才觉得因为可怕缘故。

其实玉距离正在开火的碧庄还有三十里呢：只有轻雷一般的炮声从中送来，至于危险，可说一点没有。他跟着大队跑近前线，炮声越来越响了，清脆的枪弹声也渐渐地清楚了，淡淡的白烟也看见了，心头反而一步步平静下来；同时仿佛觉得前头正玩着有趣的戏法，颇怀一种看个明白的兴趣。直到散开了队伍，掘成临时壕沟，作第三道防线，他的身体坐在壕沟中时，恐怖心生了双翅飞开得远远了。头上是明蓝的天；初秋的阳光斜照着脑后觉得很热；刺鼻的是泥土的气息；炮声枪声同京和四和子一样地发出些声音，不过腔调不同罢了；这些有什么可怕呢？他于是摸出留在衣袋里的纸烟，点火吸着。一会儿又取刚才领到的面包同牛肉，张开了口嚼起来。觉得喝了，便倒出水瓶里的水来润喉。以前在营里的日子从没有这样舒服过。

前面第一道壕沟抵御很得力，对面的人一点没有法想。他在后头不用开枪，自有炮队在那里远远攻击，并且回敬对面的炮。他没有事做，便哼起鲜鲜花来，“鲜鲜的花儿真好香，香香的姑娘……”从七千尺的高空掉下一个炸裂弹，正落在这新掘的壕沟里。轰然一声，土块同铁片急激地四面飞射。

一阵的尘灰消散时，离壕沟七八尺远有一条炸断的手臂，断处渍着一滩紫黑的血，皮色灰白，瘦瘪得可怜。这只手的中指上套着个金耳环，在夕阳光中闪耀着。

一九二四，一一，一二

(原载 1924 年 12 月《小说月报》15 卷 12 号)

潘先生在难中

—

车站里挤满了人，各有各的心事，都现出异样的神色，脚夫的两手插在号衣的袋里，睡着一般地站着；他们知道可以得到特别收入的时间离得还远，也犯不着老早放出精神来。空气沉闷得很，人们略微感到呼吸的受压迫，大概快要下雨了。电灯亮了一歇了，仿佛比平时昏黄一点，望去好像一切的人物都在雾里梦里。揭示处的黑漆板上标明西来的快车须迟到四点钟。这个报告在几点钟以前早就教人家看熟了，现在便同化了的戏单一样，没有一个人再望它一眼。像这种报告，在这一个礼拜里，几乎每天每趟的行车都有：所以本来是难得的事情，大家也习以为当然了。

不知几多人心系着的来车居然到了，闷闷的一个车站就一变而为扰扰的境界。来客的安心，候客者的快意，以及脚夫的小小发财，我们且都不提。单讲一位从让里来的潘先生。他当火车没有驶进站场之先，早已调排得十分周妥：他领头，右手提着个黑漆皮包，左手牵着个七岁的孩子；七岁的孩子牵着他的哥哥，（今年九岁；）哥哥又牵着母亲，潘师母。潘先生说人多照顾不齐，这么牵着，首尾一气，犹如一条蛇，什么地方都好钻了。他又屡次叮嘱，教大家握得紧紧，切勿放手；尚恐大家万一忘了，又屡次摇荡他的左手，意思是教把这警告打电报一般一站站递过去。首尾一气诚然不错，可是也不能全乎没有弊端。火车将停时，所有的客人和东西都要涌向车门，潘先生一家的一条蛇是有点尾大不掉了。他用黑漆皮包做前锋，胸腹部用力向前抵，居然进展到距车门只两个窗洞的地位。但是他的七岁的孩子还在距车门四个窗洞的地方，被挤在好些客人和坐椅的中间，一动不能动；两臂一前一后，伸得很长，前后的牵引力都很大，似乎快要把臂膊拉了去的样子。他急得直喊，“阿！我的臂膊！”

一些客人听见了带哭的喊声，方才知腰下挤着个孩子；留心一看，见他们四个人一串，手联手牵着。一个客人呵斥道，“赶快放手，要不然，把孩子拉做两半了！”

“怎么弄的，孩子不抱在手里！”又一个客人鄙夷的声气自语，他一方面仍注意在攫得向前进行的机会。

“不，”潘先生心想他们的话不对的，牵着自有牵着的妙用；再转一念，妙用岂是人人能够了解的，向他们辩白，也不过徒劳唇舌，不如省些精神罢，就把以下的话咽了下去。而七岁的孩子还是“臂膊！臂膊！”喊着，潘先生前进后退都没有希望，只得自己失约先放了手。随即惊惶地发命令道，“你们看着我！我们看着我！”车轮一顿，在轨道上立定了；车门里弹出去似地跳下许多的人。潘先生觉得前头松动了些；但是后面的力量空然增加，他的脚作不得一点主，只得身前推移；要回转头来招呼自己的队伍，也不得自由，于是对有头的人的后脑叫喊，“你们跟着我！你们跟着我！”

他居然从车门里被弹出来了。旋转身子，后面没有他的儿子同夫人。

心知他们还挤在车中，守住车门老等总是稳当的办法。又下来了百多人，方才看见脚踏上，人丛中现出七岁的孩子的上半身，承着电灯光，面目作哭泣的形相。他走前去，几次被跳下来的客人冲回，才用左臂把孩子抱了下来。再等了一歇，潘师母同九岁的孩子也下来了；她吁吁地呼着气，连喊“阿唷，阿唷，”凄然的眼光相着潘先生的脸，似乎乞求抚慰的孩子。

潘先生到底镇定，看见自己的队伍全下来了，重又发命令道，“我们仍旧同刚才这样联起来。你们看月台上的人这么多，收票处又挤得厉害，不是联着，就要走散了！”

七岁的孩子觉得害怕，拦他的膝头说，“爸爸，抱。”

“没用的东西！”潘先生颇有点愤怒，但随即耐住，蹲下身子把孩子抱了起来。同时关照大的孩子拉着他的长衫的后幅，一手要紧紧着母亲，因为他自己一只手也没得空了。

潘师母向来不曾受过这样的困累，好容易下了车，却还有可怕的拥挤在前头，不禁发怨道，“早知道这样子，可死在家里，再也不要逃难的了！”

“悔什么！”潘先生一半发气，一半又觉得怜惜。“到了这里，懊悔也是没用。并且，性命到底安全了。走罢，当心脚下。”于是四个一串向人丛中蹒跚地移过去。

一阵的拥挤，潘先生如在梦里似的，出了收标处的隘口。他仿佛急流里的一滴水滴，没有回旋侧向的余地，只有顺着大众的势，脚不点地地走。一会儿，已经出了车站的铁栅栏，跨过了电车轨道，来到水门汀的旁路上。慌忙地回转身来，只见数不清的给电灯光耀得发白的面孔以及数不清的提箱与包裹，一齐向自己这边涌来，忽然觉得长衫后幅上的小手没有了，不知什么时候放了的；心头怅惘到不可说，只无意识地把身子乱转。转了几回，一丝影踪也没有。家破人亡之感立时袭进他的心门，禁不住渗出两滴眼泪来，望出去电灯人形都有点模糊了。

幸而抱着的孩子眼光敏锐，他瞥见母亲的疏疏的额发，但认识了，举起手来指点道，“妈妈，那边。”

潘先生一喜；但是还有点不大相信，眼睛凑近孩子的衣衫擦了擦，然后望去。搜寻了一歇，果然看见他的夫人呆鼠一般在人丛中瞎，前面护着那大的孩子：他们还没有跨过电车轨道呢。他便向前迎上去，连喊着“阿大，”把他们引到刚才站定的旁路上。于是放下手中的孩了，舒畅地吐一口气，一手抹着脸上的汗说，“现在好了！”的确好了，只要跨出那一道铁栅栏，就有人保着险，什么兵火焚掠都遭逢到不到；而已经散失的一妻一子，又幸福得很，一寻却着：岂不是四条性命，一个皮包，都从毁灭和危难的中捡了回来么？岂不是“现在好了？”

“黄包车！”潘先生很入调地喊着。

车夫们听见了，一齐拉着车围来，问他到什么地方。

他昂起一点头，似乎增加好几分威严，伸出两个指头扬着说，“只消两辆！两辆！”他想了一想，续说，“十个铜子，四马路，去的就去！”这分明表示他是个“老上海。”

辩论了好一会，终于讲定十二个铜子一辆。潘师母带着大的孩子坐一辆潘先生带着小的孩子同黑漆皮包坐一辆。

车夫刚欲拔脚前奔，一个背枪的印度巡捕一臂在前面一横，只得缩住了。小的孩子年这个人的形相可，不由得回过脸来，贴着父亲的胸际。

潘先领悟了，连忙解释道，“不要害怕，那就是印度巡捕，你看他的红包头。我们因为本地没有他，所以要逃到这里来；他背着枪保护我们。他的胡很好玩的，你可以看一看，同罗汉的胡子一个样子。”

孩子总觉得怕，便是同罗汉一样的胡子也不想看，直到听见当当的声音，才从侧边斜睨过去，只见很亮很亮的一个房间一闪就过去了；那边一家家都是花花灿灿的，都点得亮亮：他于是不再贴着父亲的胸际。

到了四马路，一连问了八九家旅馆，都大大的写着客满的牌子；而且一望而知情商也没有用，因为客堂里都搭起床铺，可知确实是住满了。最后到一家也着客满，但是一个伙计懒懒地开口道，“找房间么？”

“是找房间，这里还有么？”一缕安慰的心直潘先生的周身，仿佛到了家的样子。

“有是有一间，客人刚刚搬走，他自己租了房子了。你先生若是迟来一刻，说不定就没有了。”

“那一间就是我们住好了。”他放了小的孩子，回身去扶下夫人同大的孩子来，说，“我们总算运气好，居然有房意住了！”随即付车钱，慷慨地照原价加上一个铜子；他相信运气好的时候多给人一些好处，以后好的运气会续续而来的。但是车夫偏不知足，说跟着他们回来回去的走了这多时，非加上五个铜子不可。结果旅馆里的伙计出来调停，潘先生又多破费了四个铜子。

这房间就在楼下，有一个床，一盏电灯，一桌，两椅，此外就只有烟雾一般的一间的空气了，潘先生一家跟着茶房走进时，立刻闻到刺鼻的油腥味，中间又混着阵阵的尿臭。潘先生不快地自语道，“讨厌的气味！”随听见隔有食料投下油锅的声音，才知道原是一间厨房。再一思想，气味虽讨厌，究比吃枪子睡露天好多了；也就觉得没有什么，舒舒泰泰在一张椅子上坐下。

“用晚饭吧？”茶房摆下皮包回头问。

“我要吃火腿汤淘饭，”小的孩子咬着指头说。

潘师母马上对他看个白眼，凛然说，“火腿汤淘！是逃难呢，有得吃就好了。还要这样那样点戏！”

大的孩子也不懂看看风色，央着潘先生说，“今天到上海了，你可给我吃大菜。”

潘师母竟然发怒了，她回头呵斥道，“你们都是没有心肝，只配什么也没得吃，活活地饿……”

潘先生有点儿窘，却作没事的样子说，“小孩子懂得什么。”便吩咐茶房道，“我们在路上吃了东西了，现在只消来两客蛋炒饭。”房似答非答地一点头就走，刚出房门，潘先生又把他喊回来道，“带一斤绍兴，一毛然熏鱼来。”

茶房的脚声听不见了，潘先生舒快地对着潘师母道，“这一刻该得乐一乐，喝一杯了。你想，从兵祸凶险的地方，来到这绝无其事的境，第一件可乐。刚才你们忽然离开了我，找了半天不见，真把我急得要死了；倒是阿二乖，（他说，把阿二拖在身边，一手轻轻地折着，）他一眼便看见了你，于是我迎上来：这是第二件可乐。乐哉，乐哉，陶陶酌

一杯。”他作举杯就口的样子，迷迷地笑着。

潘师母不响，她正想着家里呢。细软的虽然已带在皮包里以及寄到孝堂里去了，但是留下的东究竟还不少。不知王妈倒底可靠不可靠；又不知隔壁那家穷人家曾不曾知他们一家统出来了，只剩个王妈在家里看守；又不知王妈睡觉时，要不要忘记关上一扇门或是一个扇窗。她又想起院子里的三只母鸡，没有做完的阿二的裤子，厨房里的一碗白熬鸭……真同通了电一般，一刻之间，种种的事情都涌上心头，得异样地不舒服；便叹口气道，“不知弄到怎样呢！”

两个孩子都怀着失望的心情，茫昧地觉得这样的上海没有平时父母嘴里的上海来得好玩而有味。

稀疏的雨点从窗外洒进来，潘先生站起来说，“果真下雨了，幸亏在这一刻下，”就把窗关上。突然看见本来给窗子掩没的旅客须知单，他便想起一件顶紧要的事情，一眼不眨地直注着那单子看。

“不折不扣，两！”他惊讶地喊。回转头时，眼珠瞪视着潘师母，一段舌头从嘴里伸了出来。

二

明天早上，走廊中茶房们正蜷在几条长凳上熟睡，狭得只有一条的天井上面很少有晨光透下来，几许房间里的电灯还是昏黄地亮着。但是潘先生夫妇两个已经在那里谈话了；两个孩子希望今天的上海或许比昨晚的好一点，也醒了一歇了，只因父母教他们再睡一会，所以还躺在床上，彼此呵痒为戏。

“我说你一定不要回去，”潘师母焦心地说。“这报纸上的话知道它靠得住靠不住的。既然千难万难地逃了出来，那有立刻又回去的道理！”

“料是我早先也料到的。顾局长的脾气就是一点不肯马虎。”‘地方上又没有战事，学自然照常要开的，’这句话确然是他的声口。这个通信员我也认识，就是教育局里的职员，又那里会靠不住？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

“你要晓得，回去危险呢！”潘师母凄然地说。“说不定三天两天他们就会打到我们那地方去，你就回去开学，有什么学生来念书？就是不打到我们那地方，将来教育局长怪你为什么不开学时，你也有话回答。你只要问他，到底性命要紧还是学堂要紧？他也是一条性命，想来决不会对你过不去。”

“你懂得什么！”潘先生颇怀着鄙薄的意思。“这种话只配躲在家里，伏在床角里，由你这种女人去说：你道我们也说得出口的么！你切不要拦阻我，（这时候他已转为抚慰的声调），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但是决定没有一点危险，我自有保全自己的法子。而且，（他自喜心思的灵捷，微微笑着，）你不是很不放心家里的东西么？我去了，就可以自己照看，你也得定心定意住在这里了。等到时局平定了，我马上来接你们回去。”

潘师母知道丈夫的回去是万无挽回的了。回去能得照看东西固然很好；但是风声这样地紧，一去之后，犹如珠子抛在海里，谁保她的丈夫，

眼泪早在眼角边偷偷地想跑出来了。她又立刻想起这不大吉利，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怎能凄惨地流起泪来。于是勉强忍住，聊作自慰的请求道，“那么你去看看情形，假使教育局长并没有照常开学这句话，如还来得及，你就趁了今天下午的车来，不然，趁了明天的早车来。你要知道，（她到底忍不住，一滴眼泪落在手背，立刻衫子上擦去了，）我不放心呢！”

潘先生心里也着实有点烦乱，局长的意思照常开学，自己万无主张暂缓开学之理，回去当然是天经地义，但是又怎么放得下这里！看他夫人这样的依依之情，决计一走，未免太没有恩义。又况一个女人两个孩子都是很懦弱的，一无依傍，寄住在外边，怎能断言决没有意外？他这样想时，不禁深深地发恨：恨这人那人调兵遣将，预备作战，恨教育局长主张照常开课，又恨自己没有个已经成年，可以帮助一臂的儿子。

但是他究竟不比女人，他更从利害远近种种方面着想，觉得回去终于是天经地义，便把恼恨搁在一旁，脸上也不露一毫形色，顺着夫人的口气点头道，“假若打听明白局长并没有这意思，依你的话，就趁了下午的车来。”

“我同爸爸妈妈回去，剩下你独个住在这里，”大的孩子扮着鬼脸说。

小的听着，便迫紧喉咙喊作啼哭的腔调，小手擦着眉眼的部分，但眼睛里实在没有眼泪。

“你们都跟着妈妈留在这里，”潘先生拉高声音说，“再不许胡闹了，好好儿起来待吃早饭罢。”说罢，又嘱咐了潘师母几句，径出雇车，赶往车站。

模糊地听得行人在那里说铁路已断火车不开的话，潘先生想，“火车如果不开，倒死了我的心，就是立刻免职也只得由他了。”同时又觉得这消息很使他失望；因想他若是运气好，未必会逢到这等失望的事，那么行人的话也未必可靠。欲决此疑，只希望车夫三步并作一步跑。

他的运气诚然不坏，赶到车站一看，并没有火车不开的通告；揭示处只标明夜车要迟四点钟才到，这一刻还没有到呢。买票处绝不拥挤，时时有一两个人前去买票。聚在站中的人却不少，一半是候客的，一半是为看看来的，也有带着照相器具的，专等夜车到时摄取车站拥挤的情形，好作将来风云变幻史的一页。行李房满满地堆着箱子铺盖，各色各样，几乎碰到铅皮的屋面。

他心中似乎很安慰，又似乎有点儿怅惘，顿了一顿，终于前去买了张三等票，就走入车厢里坐着。晴明的阳光照得一车通亮，温温地不嫌燥热；座位很宽舒，就是勉强要躺躺也可以。他想，“这是难得逢到的。倘若心里没有事，真是趟愉快的旅行呢。”

这趟车一路耽搁，听候军人的命令，等待兵车的通过。直到抵达让里，已是下午三点过了。潘先生下了车，急忙赶到家，看见大门紧紧关着，心便一定，原来昨天再四叮嘱王妈的就是这一件。

扣了十几下，王妈方才把门开了。一见潘先生，出惊地说，“怎么，先生回来了！不用逃难了么？”

潘先生含糊回答了她；奔进里面四周一看，便开了房门的锁，闯进去上下左右打量着。没有变更，一点没有变更，什么都同昨天一样。于

是他吊起的一半心放下来了。还有一半心没放下，便又锁上房门，回身出门；吩咐王妈道，“你照旧好好把门关上了。”

王妈摸不清头绪，关了门进去只是思索。她想主人们一定就住在本地，恐怕她也要跟了去，所以骗她说逃到上海去。“不然，怎么先生又回来了？奶奶同两个孩子不一同来，又躲在什么地方呢？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让我跟了去？这自然嫌得人多了不好。——他们一定就住在那洋人的红房子里，那些兵都讲通的，打起仗来不打那红房子。——其实就是老实告诉我，要我跟了去，我也不高兴呢。我在这里一点也不怕；如果打仗打到这里来，横竖我的老衣早做好了。”她随即想起甥女儿送她的一双绣花鞋真好看，穿了这鞋子上西方，阎王一定另眼相看；于是她感到一种微妙的舒快，不复想那主人究竟在那里的的问题。

潘先生出门，就去访那当通信员的教育局职员，问他局长究竟有没有照常开学的意思。那人回答道，“怎么没有？他还说有一些教员只顾逃难，不顾职务，这就是表示教育的事业，不配他们干的；乘此淘汰一下也是好处。”潘先生听了，仿佛得一凛；但又赞赏自己的有主意，决定回来到底是对的。一口气奔到自己的学校里，提起笔来就草送给学生家属的通告。意思是说兵乱虽然可虑，子弟的教育犹如帛布菽粟，是一天一刻不可废离的，现在暑假期满，我校照常开学。从前欧洲大战的时候，他们天空里布着御防炸弹的网，下面学校里却依然在那里上课：这种非常的精神，我们应当不让他们专美于前。希望家长们能够体谅这一层意思，如无其事地依旧把子弟送来：这不但是家庭和学校的益处，实也是地方和国家的荣誉。

他起完这草，往复看了三遍，觉得再没有可以增损，局长看见了，至少也得说一声“先得我心。”便得意地誊上蜡纸，又自己动手印刷了百多张，命校役向一个个学生家里送去。公事算是完毕了，开始想到私事：既要开学，上海是去不成了，他们母子三个住在旅馆里怎么弄得下去！但也没有办法，惟有教他们一切留意，安心住着。于是蘸着刚才的残墨写寄与夫人的信。

明天，他从茶馆里到确实的信息，铁路真个不通了！他心头突然一沉，似乎觉得最亲热的一妻两儿忽地乘风飘去，飘得很远，几至于渺茫。没精没采地踱到学校里，校役回报昨天的使命道，“昨天出去派通告，有二十多家是关上大门的，打也打不开，只好从门缝里插了进去。有三十多家只有用人在家里，主人逃到上海去了，孩子当然跟着去，不一定几时才能回来念书。其余的都说知道了；有的又说性命还保不定安全，读书的事情再说罢。”

“哦，知道了。”潘先生并不留心在这些上边，更深的忧虑正萦绕于心曲。抽完了一支香烟以后，应走的路途决定了，便赶到红十字会分会的车事处。

他缴纳会费愿做会员；又宣言自己的学校房屋还宽阔，也愿意作为妇女收容所，到万一的时候收容妇女。这是慈善的举措，当然受热诚的欢迎，更兼潘先生本来是体面的大家知道的人物。办事处就给他红十字的旗子，好在学校门前张起来；又给他红十字的徽章，标明这是红十字会的一员。

潘先生接旗子和徽章在手，如捧着救命的神符，心头起一种神秘的

快慰。“现在什么都安全了！但是……”想到这里，便笑向办事处的职员道，“多给我一面旗，几个徽章罢？”他的理由是学校还有个侧门，也得张一面旗，而徽章这东西不很大，恐怕偶尔遗失了，不如多拿几个备在那里。

办事员同他说笑话，这些东西又不好吃的，拿着玩也没什么意思，多拿几份仍旧只作一个会员不如不要多拿罢。但是终于依他的话给了他。

两面红十字旗立刻在新秋的轻风中招展着；可是学校的侧门上并没有，原来移到潘先生家的大门上去了。一枚红十字徽章早已 148 跳上潘先生的衣襟，闪耀着慈善庄严的光，给与潘先生一种新的勇气。其余几枚呢，潘先生重重包裹着，藏在贴身小衫的一个口袋里。他想，“一个是她的，一个是阿大的，一个是阿二的。”虽然他们离处在那渺茫难接的上海，但是仿佛给他们加保了一重稳当可靠的险，他们也就各各增加一种新的勇气。

三

碧庄地方两军开火了！

让里的人家很少有开门的，店铺自然更不用说，路上时时有兵士经过。他们快要开拔到前方去，觉得最高的权威附灵在自己的身上，什么东西都不在眼里，只要高兴提起脚来踏，总可踏做泥团踏做粉。这就来了拉夫事情：恐怕被拉的人乘隙脱逃，便用长绳一个联一个缚着臂膊，几个弟兄在前，几个弟兄在后，一串一串牵着走。因此，大家对于出门这事都觉得危惧，万不得已时，也只从小巷僻路走，甚至佩有红十字徽章如潘先生之辈，也不免怀着戒心，不敢大模大样地踱来踱去。于是让里的街道见得清静且宽阔起来了。

上海的报纸好几天没有来。本地的军事机关却常常有前方的战报公布出来，无非是些“敌军大败，我军进攻若干里”的话。街头巷口贴出一张新鲜的来时，慢慢聚集，也有好些人注目看着。但大家看罢以后依然不能定心，好似这布告的背后还伏着许多的话，于是怅怅地各自散了，眉头照旧皱着。

这几天潘先生无聊极了。最难堪的，自然是妻儿的远离，而且不通消息，而且似乎有永远难通的朕兆。次之便是自身的向题，“碧庄冲过来只一百多里路，这徽章虽说有用处，可是没有人写过笔据，万一没有用，又向谁去说话？——枪子炮弹劫掠放火都是真家伙，不是耍的，到底要多打听多走门路才行。”他于是这里那里探听前方的消息，只要这消息与外间传说的不同，便觉得真实的分数越多，即根据着盘算对于自身的利害。街上如其有一个人神色仓皇急忙行走时，他便突地一惊，以为这个人一定探得确实而又可怕的消息了；只因与他不相识，“什么！”一声就在喉际咽住了。

红十字会派人在前方办理救护的事情，常有人附着兵车回来，要打听消息自然最可靠了。潘先生虽然是个会员，却不常到办事处去探听，以为这样就对公众表示胆怯，很不好意思。然而红十字会究竟是可以得到真消息的机关，舍此他求未免有点傻，于是每天傍晚，到姓吴的办事

员家里打听去。姓吴的告诉他没有什么，或者说前方抵住在那里，他才透了口气回家。

这一天傍晚，潘先生又到姓吴的家里；等了好久，姓吴的才从外面走进来。

“没有什么罢？”潘先生急切地问。“照布告上说，昨天正向对方总攻击呢。”

“不行，”姓吴的忧地说；但随即咽住了，捻着唇边仅有的几根二三分长的髭须。

“什么！”潘先生心头突地跳起来，周身有种拘牵不自由的感觉。

姓吴的悄悄地回答，似乎防着人家偷听了去的样子，“确实消息，正安（距碧庄八里的一个镇）今天早上失守了！”

“啊！”潘先生发狂似地喊出来。顿了一顿，回身就走，一壁说道，“我回去了！”

路上的电灯似乎特别错暗，背后又仿佛有人追赶着的样子，惴惴地，歪斜的急步赶到了家，叮嘱王妈道，“你关着门就可安睡，我今夜有事，不回来住了。”他看见衣橱里有件绉纱的旧棉袍，当时没有收拾在寄出去的箱子里，丢了也可惜；又有孩子的几件布夹衫，仔细看实在还可以穿穿；又有潘师母的一条旧绸裙，她不一定舍得便不要它：便胡乱包在一起，提着出门。

“车！车！福星街红房子，一毛钱。”

“那里有一毛钱？”车夫懒懒地说。“你看这几天路上有几辆车？不是拚死寻饭吃的，早就躲起来了。随你要不要，三毛钱。”“就是三毛钱；”潘先生迎上去，跨上脚踏坐稳了，“你也得依着我，跑得快一点！”

“潘先生，你到那里去？”一个姓的同业在途中瞥见了，立定了问。

“哦，先生，到那边……”潘先生失措地回答，也不辨这是谁的声音；忽然想起回答他实是多事，——车轮滚得绝快，那个人决不至于赶上来再问，——便缩住了。

红房子里早已住满了人，大部是十天以前就搬来的，儿啼人语，灯火这边那边亮着，颇有点热闹的气象。主人翁相见之后，说“这里实在没有余屋了。但是先生的东西都寄在这里，却也不好拒绝。刚才有几位匆忙地赶来，也因不好拒绝，权且把一间做饭吃的厢房给他们安顿。现在去同他们商量，总可以多插先生一个。”

“商量商量总可以，”潘先生到了家一般地安慰。“况且在这么的时候。我也不预备睡觉，随便坐坐就得了。”

他提着包裹跨进厢房的当儿，疑惑自己受惊太厉害了，眼睛生了翳，因而引起错觉。但是闭了一闭再张开来时，所见依然如前，这靠窗坐着，在那里同对面的人谈话，上唇翘起两笔浓须的，不就是教育局长么？

他顿时踌躇起来，已跨进去的一只脚想要缩出来，又似乎不大好。那局长也望见了，尴尬的脸上故作笑容说，“潘先生，你来了，进来坐坐。”主人翁听了，知道他们是相识的，转身自去。

“局长先在这里了。还方便罢，再容一个人？”

“我们只三个人，当然还可以容你。我们带着席子；好在天气不很

凉，可以轮流躺着歇歇。”

潘先生觉得今晚的局长特别可亲，全不同平日那副庄严的神态，便忘形地直跨进去说，“那么不客气，就要陪三位先生过一夜了。”

这厢房不很宽阔。地上铺着一张，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坐在上面，略微有疲倦的神色，但绝无欲睡的意思。锅灶等东西贴着一壁。靠窗一摆着三只凳子，局长坐一只，头发梳得很光的二十多岁的人，局长的表弟，坐一只，一只空着。那边的墙角有一只柳条箱，三个衣包，大概就是三位先生带来的，仅仅这些，房里已没有空地了。电灯的光本来很弱，又蒙上了一层灰尘，照得房里的人物都昏黯模糊。

潘先生也把衣包摆在那边的墙角，与三位的东西合伙。回过来谦逊地坐上那只空凳子。局长给他介绍了自己的同伴，随说，“你也听到了正安的消息么？”

“是呀，正安。正安失守，碧庄未必靠得住呢。”

“大概这方面对于南路很疏忽，正安失守，便是明证。那方面从正安袭取碧庄是最便当的，说不定此刻已被他们得手了。要是这样，不堪设想！”

“要是这样，这里非糜烂不可！”

“但是，这方面的杜统帅不是庸碌无能的人，他是著名善于用兵的，大约见得到这一层，总有方法抵挡得住。也许就此反守为攻，势如破竹，直捣那方面的巢穴呢。”

“但得这样，战事便收场了，那就好了！——我们办学的就可以开起学来，照常进行。”

局长一听到办学，立刻感得自己的尊严，捻着浓须叹道，“别的不要讲，这一场战争，大大小小的学生吃亏不小呢！”他把坐在这间小厢房里的局促不舒的感觉遗忘了，仿佛堂皇地坐在教育局的办公室里。

坐在席上的中年人仰起头来含恨似地说，“那方面的朱统帅实在可恶！这方面打过去，他抵抗些什么，——他没有不终于吃败仗的。他若肯漂亮点儿让了，战事早就没有了。”

“他是傻子，”局长的表弟顺着说，“不到尽头不肯死心的。只是连累了我们，这当儿坐在这又暗又窄的房间里。”他带着玩笑的神气。

潘先生却想念起远在上海的妻儿来了。他不知他们可安好，不知他们出了什么乱子没有，不知他们此刻已经睡了不曾，抓既抓不到，想像也极模糊；因想自己的被累要算最深重了，凄然望着窗外的小院子默不作声。

“不知到底怎样呢！”他又转想到那个可怕的消息以及意料所及的危险，不自让主地吐露了这一句。

“难说，”局长表示富有经验的样子说。“用兵全在趁一个机，机是刻刻变化的，也许竟不被我们所料，此刻已……所以我们……”他对中年人一笑。

中年人，局长的表弟同潘先生三个已经领会这一笑的意味；大家想坐在这地方总不至于有什么，也各安慰地一笑。

小院子里长满了草，是蚊虫同各种小虫的安适的国土。厢房里灯光亮着，它们齐向那里飞去。四们怀着惊恐的先生就够受了；扑头扑面的全是那些小东西，蚊虫突然一针，痛得直跳起来。又时时停语侧耳，惶

惶地听外边有没有枪声或人众的喧哗。睡眠当然是无望了，只实做了局长所说的轮流躺着歇歇。

明天清晨，潘先生的眼球上添了几缕红丝；风吹过来，觉得身上很冷。他急欲知道外面的情形，独个闪出红房子的大门。路上同平时的早晨一样，街犬竖起了尾巴高肖地这头那头望，偶尔走过一两个睡眼惺忪的人。他过去，转入又一条街，也不听见什么特别的风声。回想昨夜的匆忙形，不禁心里好笑。但是再转一念，又觉得实在并无可舌，小心一点总比冒险好。

二十余天之后，战事停止了。大众点头自慰道：“这就好了！只要不打仗，什么都平安了！”但是潘先生还不大满意，铁路还没有通，不能就把避居上海的妻儿接回来。信是来过两封了，但简略得很，比较不看更教他想念。他又恨自己到底没有先见之明；不然，这一笔冤枉的逃费可以省下，又免得几十天的孤单。

他知道教育局里一定要提到开学的事情了，便前去打听，跨进招待室，看见局里的几个职员在那里裁纸磨墨，像是办喜事的样子。

一个职员喊着道，“巧得很，潘先生来了！你写得一手好颜字，这个差就请你当了罢。”

“这么大的字，非得潘先生写不可，”其余几个人附和着。“写什么东西？我完全茫然。”

“我们这里正筹备欢迎杜统帅凯旋的事务。车站的两头要搭起对对四个彩牌坊，让统帅的花车在中间通过。现在要写的就是牌坊上的几个字。”

“我那里配写这上边的字。”

“当仁不让，”“一致推举，”几个人一哄地说；笔杆便送到潘先生的手里。

潘先生觉得这当儿很有点滋味，接了笔便在墨盆里蘸墨汁。凝想一下，提起笔来在蜡笺上一并排写“功高岳牧”四个大字。第二张写的是“威镇东南。”又写第三张，是“德隆恩溥。”——他写到“溥”字，仿佛觉得许多的影片，拉夫，开炮，烧房屋，淫妇人，菜色的男女，腐烂的死尸，在眼前一闪。

旁边看写字的一个人赞叹说，“这一句更恳切。字也越来越好了。”

“看他对上一句什么，”又一个说。

一九二四，一一，二七

（原载 1925 年 1 月《小说月报》16 卷 1 号）

外国旗

虽然交了秋，天气还不肯凉下来，一望之间的田稻都被炙得带着干焦的意思，一点没有风。几朵淡云似乎系住在远处的树顶上，动也不动。跨河的大环桥倒映在水里，合成个圆镜的模样，那镜面空明透亮。

非常寂静，也没有远处的器声送过来；如其偶尔有一条黄狗叫几声，或者有一个孩子啼哭，那音响异样清楚，央央地如在一个大空坛里。

这不是全镇沉在平安的底里么？但是殊不名。只消看那桥边泊着一只方篷阔身的航船，就知这镇上的人心怎样地不平安了。那航船上一个

租子都没有；篷侧的板窗完全关着，从前面望进去，只见一舱的黑暗；与船身等长的木桅杆搁在篷顶，系帆的索子散乱地垂到船梢。

“又没有开！”寿泉赶到桥边一望，自言自语地说。“一连五天了，势头总有点不妙。听了我的话，现在也就安心了。女人最没有办法，要那安逸，倒像教她吃毒药，死也不肯相信！”他这样想，觉得他的女人实在可恨。

他没精打采地跑回家。他家门口聚着男的女的五六个，他的女人也在里头，正靠着半截的板门，用一支银挖耳剔牙齿。木匠阿蓉最先看见他，提高喉咙喊道，“老寿，我们三缺一。在这里等着你！”

“教他来才没趣呢，”寿泉的女人藐然地说。“这几天他失了魂似的，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一夜里总要醒十七八回：我也给他扰得没有好睡。”接着就是一个哈哈的呵欠。

好几对眼光一齐射过去，大家觉得寿泉确实失了魂似的；不然，为什么系在钮扣孔里一条又粗又亮的银表链不见了？衣襟的部分既这样黯然，他的倒霉是无疑的了。

但是木匠阿蓉不管这个，见他走近了，又说，“老寿，三缺一，你来就成功了。”

“谁有心思弄这个！”寿泉略带厌烦的声气说。“势头有点不妙呢，航船又没有开出去！”

哑杀老四面孔一沉，表示他的有经验，“自然不开出去，——老早就断得定，也不等大桥头去看了才知道。去迎接他们来么？谁也没有这么傻。”

“他们那里要人去迎接？”金大爷带一点驳诘的口气，就见得他的经验更超越了。“他们看见船就会拉；跳上船头喝一声‘开高镇，’谁敢说半个不字，包你小鬼遇见了钟馗似地把他们送到这里来。”隔壁的水生嫂听到这来字，仿佛眼前一闪，真来了些什么东西，觉得害怕，勉强支持着说，“这里不是有什么保卫团吗？”金大爷哈哈地笑出来了，“你知道是保你们的么？你们全然不知道，我是透底见骨地明白的。”

“我都明白，”木匠阿蓉坦直地抢着说。“保卫团是保他们的，保他们有家当的几家的，等到风声十分紧急的时候，几个站在陆家典当门前，几个站在永丰米行门前，东面张家几个，南面严家几个，就把零零落落的二十个保卫团团丁分完了。”

金大爷听他所说正就是自己要说的，略微感得没趣。便说，“还有呢。”恐怕木匠阿蓉再抢出来说，急忙继续下去，“保怀团同兵们全是认识的，有的是弟兄，有的是表亲，至少也是同乡。他们彼此约好了的：保卫团站在那一家的门口，兵们就放过那一家。”寿泉的女人回头去看自家的门面，两扇板门的上半截撑了起来，望得见里面挂着的褪红的对子，下半截给走过的学堂里的孩子们用白粉画了些不像人又不像虫的东西；一扇统长的板门向里开着，有两三条一个指头宽的裂缝。她想这个地方总不会有站保卫团的分儿，觉得有点绝望，闭一闭眼睛说，“那么我们怎样呢？”寿泉见女人着急，感得一种复了仇似的快感，冷笑说，“我原说趁早走，趁早，你死也不相信。到现在着急也不相干了！”水生嫂怜悯地看寿泉的女人，以为她有了这么一个好男人，偏偏不肯听从，真是活该受刀兵之灾。随即想到自己，“倘若水生没有死，此刻一定逃

在上海，抱着阿根逛大马路了。”她心头一酸，眼泪欲滴不滴地留在眼眶里，便默然回入自己的屋门。

寿泉的女人听丈夫这样恶意地回答，不免动了气，眼光一斜，表示她正含怒，说，“走，走，走，只有你是鼠儿的心，兔儿的胆！”她回过来向金大爷说道，“他老早就想逃走，说要逃到上海。你们想，谁能料得定打仗一定会打到这里来？探听还没探听明白，就看着王家白家他们的样，走，走，走，你们想算个什么？他又不能知道打仗么底打到什么时候才歇。倘若只不过三天五天，那么逃了出去，一眨眼也就回来了。倘若一个月呢？两个月呢？一年半载呢？上海的地方配我们住和么？只要二十块钱一提的米，就他的心儿抖碎了。我说且慢，看看风色再说，他为的顾怜他。他一点不明白，倒说这些短寿促命的话来气我！”那的面孔全部涨红；语调越到后越快，声音像有尖似的。

哑杀老四体贴地说，“不要怪 你要动怒就是我听了，也要怪老寿不明白你的好意。”却迷着笑眼向寿泉道，“你新近掘着了横财么？这样地着急，要逃到上海去，身上一定很有些油水。借点来用用罢；不在等到‘兵临城下，’给他们顺手捡了去，将来讨债也没有地方去讨。”他说着，摊开手掌示意，左手拍寿泉的肩头。寿泉觉得有点窘急，连声辩，“你又说笑话了。你看，穷得这样子，（他拉起青夏布衫的下缘，）那里有什么油水？我若想逃，不过想买一个安心，——她又是顶胆小的。枪来了，炮来了，到底是怕人的事情呢。”

“枪来，炮来，再好也没有了，”木匠阿蓉带着不平的口气说。“本来就不容易过，本来是两个肩膀抬一个头。它们一来，搅一个你死我活，再好也没有了。况且，到谁死谁话还没一定呢。你们都讲逃，我梦里也不曾想到逃的事情。你们都逃光了，单剩我一个，也不高兴逃。”说到这里，爽利地把不平的愤慨撇过一旁，一只手在哑杀老四的上膊一搭，作牵走的姿势，“那些闲话，有什么多说的，我们上局去罢”

哑杀老四本来不大高兴成局，因为阿蓉有个老脾气，譬如输了两毛八个铜子，他就伸出手来说，“拿七个铜子来，欠你三毛。”赢钱拿不到，还要摸出现钱放欠账，谁真是手痒不过没事做呢？便摇着头说，“今天不成功。你不见老寿正在上心事么？”

“心事也没有什么，”寿泉勉强笑着。“不过动兵打仗的事不是耍的，性命交关；况且……”

“不来就不来好了。”阿蓉感到失望的无聊，身子旋了一转，把头上一顶晒得发暗赤的草帽向前一推，侧戴在额角，嘴里哼着青衫的调子自去。

金大爷觉得很有趣，苍黑的圆脸在眉目的部分起了好几条皱纹，这就是他的微笑。“他去了。他等了半天，末了吃个空心汤圆。现在一定去赊老酒喝了。像他这样定心的人，却也少见。这几天里，那一个心头不有点发抖呢？老实说，我倘若没有堂里送我的一面外国旗挂起在大门前，我就第一个要抖，早已实做了老寿的念头，逃到上海去了。”

“我看见吴老七家们前也挂着一面外国旗，”哑杀老四似乎报告一件了不得的事情。

“也是堂里送他的，”金大爷表示无所不知的神气。

寿泉听说仿佛黑暗的前途地豁一亮，正可以提起脚来走前去。抬眼

看金大爷的脸，又端正，又丰满，真是个好有福气的相貌。一向把它忽略过，直到现在才有这第一回的新发现，自己也觉得诧异。

同时他的女人心里也一动，“这是一条巧路么？寿泉这家伙只会对我发脾气，只会说几声短寿促命的话，真个临到紧要关头，他便心窍都塞住了！但我与他究竟是夫妻，不该在旁冷眼里相看，我既想得到，就是我来开口罢。”她想定了，便先自跨进门限说，“金大爷，老四叔，到里面一来坐坐罢。在外头立了好一歇了，这太阳是当不住的。”

寿泉想正中下怀，便一手拦住金大爷的腰说，“不错，我们到里面去坐坐。”

哑杀老四一点不踌躇地说，“我不坐了，”旋转身子匆匆而友去。这因为寿泉的手没有把他的腰一起拦着呢，还是因为烟瘾突然上来了，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金大爷坐在方桌上首的椅上，背后就是“什么什么，惟善纳福”的褪红的对子。桌子底下有三个饭碗大的西瓜；他瞥见了，顿时觉得口渴起来。

寿泉的女人嘴里咕噜着“我去倒茶来，”走到屏门相近，向寿泉丢了一眼。寿泉会意，就跟到后间。

女人凑近寿泉的耳朵低声道，“你恳求他给我们想法一面外国旗，他要十块八块也依他。这一定有用处。不然，他为什么挂起了旗就不用逃呢？你要知道，只要弄得到手，总比逃到上海去算。你是想不到这些的，只会气我。现在我提醒了你；你要保性命，保……好好儿去恳求他罢。”说罢，不很用劲地在他肩头一推。

寿泉很满意他的女人这一个想头，简直与自己的心思毫无二致。可是总不甘心称赞她一声，便努着嘴轻轻地说，“我怎么会想不到？邀他进来就为着这个。”于是故意地咳一声嗽，走到前面，陪着金大爷坐。问道，“金大爷，你看到底会不会打到这里来？”

“难说，”金大爷不尴不尬地说。“倘若真个打过来，这里高镇至少要大半化为一片白地！”他平覆着手掌向外一撇，表示大半个镇将要这样地被削平。

“金大爷看的新闻报，上边怎么说法？”

“凶险呢！现在什么都进步了，丘八爷的聪明简直可以做从前长毛的祖师。他们跑进人家去搜查，不开箱子，不拉抽屉，只见地板就撬起来。逢到泥地皮，他们一捅两捅地泼水在上面。要是水渗下去得快，知道毛病来了，一定是新近掘过。便脱下腰间挂着的铁铲，（作手势形容铁铲的形状，）这模样的铁铲，（又作铲地的姿势，）只消一铲两铲，金罏子也出来了，真珠子也出来了。”

“阿！”寿泉失惊地喊出来，眼光不自主地斜到桌子底下放着西瓜的地方。

他的女人正斟了盏茶，走到屏门跟首，听见一铲两铲什么都出来了，觉得周身一凛，就泼了好些茶在地上。两只眼睛也不自主地骨溜溜直望着桌子底下。回过来时，刚巧寿泉的眼光也回过来，彼此相对一睁，表示无穷的惶恐的意思。

金大爷接了寿泉的女人手中的茶，喝了一口，放下茶盏说，“你想，这还有逃得过他们的眼的么？等到地底下没有什么，泥地皮上也没有一

丝儿毛病，才去开箱子，拉抽屉。”

“挂了外国旗就好了？”寿泉吞吞吐吐地问。

“那自然。他们的兵官早先下命令的，看见挂着外国旗的地方，不准动一根草！谁还敢闹什么乱子！”

“倘若有几个发了昏，把命令忘记了呢？”寿泉索性再探一句。

“那他们外国人就要出场了，”金大爷挺一挺腰，很严重的样子，仿佛也就是外国人，“打坏了什么，带走了什么，用掉了什么，有算盘在那里，都可以算的。照数偿还，一成折扣不能打，一个小钱不能短少！”

“倘若伤害了性命呢？”寿泉所有的疑念都已冰释，只有这一层，还似乎有点想不通。

金大爷微觉得不耐烦，近乎使气地回答道，“那就要他们赔一条性命！一万同八千，看死者的身分来定夺，比一条性命也就差不了什么。”

寿泉听说，以为有这么一个办法，实在公平到二十四分；就是死了，一万同八千究竟是真家伙。便连连点头，表示他彻底明白了。

旁边他的女人却气闷极了。她想又不是教他陪新亲，要什么“城头上出棺材，”远远地绕圈子。便冲口而出道，“金大爷，恳求你，给我们想法一面外国旗罢。”

“唔，”金大爷喉咙里这么一响，也不像答应，也不像不答应。

寿泉的女人觉得还有申说的必要，堆着笑脸继续说，眼光却屡屡溜到三个西瓜的地方，“我们没有什么；就只这一间破草棚，也值不到多少钱。不过金大爷如其肯给我们想法，把救苦救难的外国旗弄一面来挂起，我们两条性命就保全了。他胆小，我的胆也不见得大，正是半斤八两。我为着上海地方不是我们住的，所以没有依他逃去；心里头日日夜夜像有条麻绳紧紧切着呢。现在风声越来越紧，航船也不开了。只有恳求金大爷大发慈悲，给我们保一保险罢！她的声音不见得动听，但居然是一种哀婉的语调。

寿泉顺着央求道，“金大爷常常在教堂里出进，面子顶大，只要金口一开，外国人没有不答应的。我们本来要去找金大爷，碰巧金大爷打这里走过，也是我们的运气。金大爷，你照顾我们一下罢！”随又凑近金大爷的耳朵，嗻嗻说几句。

金大爷似乎点头，说，“那倒没什么，不过旗子这东西最名贵的，他们不一定肯。——这要看你们的运气了。”他脸上现出狡狴的笑容。

“金大爷的面子，那有不肯的道理？”寿泉的女人心头一定，觉得周身都松爽起来。

“不错，那有不肯的道理？”寿泉也心头一定；颇想出去乐一乐，解解几天来的闷气，可惜阿容他们已经走了。

这天夜里，寿泉夫妇两个听听街上没有走路的人了，乘凉的人都回到床上，预备宴飧蚊虫，狗也没有声息，便偷偷地把三个小西瓜搬开，掘成个饭锅大的泥潭。女人趺过板门，耳朵贴着门缝听着。听了好一会，寿泉倏地攫起潭里的一个花布包，小偷儿似地慌忙打了开来，重又包好了。头来向女人一望，又倏地把它掖在泥潭里。于是铺上刚才掘起的泥，两手连连掖着。女人趺回来帮着他。等到三个西瓜复位的时候，日间的热气消散已尽；他们两个虽然做了半天的工作，非但不出汗，着实感觉不爽快的凉意。

金大爷回去的时候，趁七岁的儿子不留心，从的专盛破玩具的抽屉里拉出一面一尺宽见方的外国旗。这抽屉里塞着好几面外国旗。去年秋季布道大会过后，金大爷看见两串万国旗在布篷里边飘动，却是纱的。他是教友，堂而皇之收了下业，顺便带着回家，逗引孩子叫三声“亲爸爸。”这是抽屉里头外国旗的来历。现在他拉出来的一面，花花绿绿的好几色颜色，也不知道是那一国的。折了几折，便藏在短衫的袋子里。

明天，金大爷踱过寿泉的门前，折进去坐坐，就成了一注交易。

金大爷的话语应验了。几十条被拉的船把第三营全部人马送到了高镇，船夫的汗珠滴滴落在河里。

兵们沿街搜查，搜到寿泉家，板门关着，里面上了闩。用枪托撞了几下，一点没有动静。

“妈的，装假死么！”

“把牢门撞开了就得！”

枪托又是两下，门枢断了。门就鞠躬迎接似地撞将出来，终于五体投地贴伏着，不再起来。

先锋直闯进去，嚷道，“请我们吃饭呢！”方桌子上盛好两碗饭，还是热的；筷子旗杆似地直插在饭里；饭菜有嫩的马江鱼同炒雪地红两色。寿泉夫妻俩以为他们经过门前，必定一望就走，所以关上了门照常吃饭。等到听得打门的声音不对，头里一阵昏乱；转身赶到后面的院子里，爬过一道乱砖墙，就老鼠一般伏在墙脚下。

花花绿绿的一面旗子的确挂在檐头，风时时飘飘地拂动。

一九二四，一二，六

（原载 1925 年 1 月《东方杂志》22 卷 1 号）

城 中

火四行得缓些了，整備作暂时的休息。有些旅客站起来，或取下头顶搁着的提箱，或结束座旁的色裹，或穿起长衫同玄纱马褂；有些妇女则开开那不离手的小皮匣，对着里面的镜子照了一照，取出粉纸来在颊上只是揩抹，接着又是转侧地照个不歇。

旅客们向在项的四窗外望去，在丛丛浓树之中，一抹城墙低低地露了出来。城墙以内耸起一座高塔，画阑檐铎，约略可以辨认。这在旅客们虽然未必是初见，但是有些人认以为到达的标记，有些人认以为行程的度量，更有些人重现他们童稚期的好奇心，便相与指点着说：“塔！塔！”

窗外拂过一丛绿树，一阵蝉声送到旅客们的耳朵里。这见得车行更缓了。不一刻，便驶进站台，坚强地停着。

一个人从车厢里跨下来，躯干很高，挺挺地有豪爽的气概，年纪在三十左右，帽檐下一双眼睛放出锐敏的光，他只挟着一个皮书包，不需要夫役的帮助，也没有其余的旅客们的慌忙，在一忽儿扰攘起来的站台上，犹如小鸟啁啾之中一只独鹤。他出了车站，避开了兜揽主顾的车夫们的密阵，便依着沿河的沙路走去。

河对岸就是城墙，古旧的城砖大部分都长着细苔；这时候太阳偏西了，阳光照着，呈茶绿的颜色，矗起的那个高塔仿佛特意要补救景物的太过平板似的，庄严地，挺立在蓝天的背景之前。河水很宽阔，却十分平静，天光城影，都印得清清楚楚，而且比本身更美。

他一路走过去，车站的宣声渐渐低沉下去，终于不闻。他有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耳际是异样地寂静，差不多四围的空气稀薄到了极点的样子；那城墙，那高塔，那河流，都呈古苍的容态，但这古苍之中颇带几分娟娟；扰扰的人事似乎远离了，远得几乎渺茫，像天边的薄云一样。他立定了，抬一抬帽檐，更仔细地望着，心里想：“这古旧的城池，究竟是委爱的。虽然像老年人的身体一样，血管里流着陈旧的血液；但是我正要给他把新鲜的血液注射进去，将那陈旧的挤出来，使他回复壮健的青春。到那时候，在内流着的没一滴不是青春的血，而外面有眼前这样的古苍而娟娟的容光，天下再有什么事情比这个值得欢喜的呢！”

这么想时，对于前途的勇气更增高了不少。取手巾抹了抹脸上的汗，重又大踏步走去。路尽过桥，便进了城门。

城里的道路极窄，阳光倒是不大有的；只两乘人力车相向擦肩过时，却要教行人曲着身子贴在店家的阑干上相让，还时时有撞痛了的危险。店家的柜台里坐着些赤膊的伙友，轻轻摇着葵扇，似乎十分安闲。行人也似全没有一点事务，只是出来散散步的，走得异常地轻，异常地慢。偶然有几个全裸体的小孩子，奔走追赶，故作怪声直叫，这才打破些平静的空气。而急奔乱撞，铃声叮当不绝的人力车时或经过，也是一种与这境界不相协调的东西。

“永远是这样的情形，三十年来，就只多了那些乌光银亮的人力车。走路的人也永远是这样的慢，慢步的老辈，传下来慢步的小辈，所以依然只见些不要不紧的背影。在这狭窄的街中，他们这样挡在前面很可厌，教人家要快步也快不来！”他想着，似乎赌气地，脚步更为加紧一点；

身子敏捷地左偏或右偏，以免与行人车身相撞。只见行人一个个地向后退走，他觉得这才爽快，（虽然衣衫已经汗湿了。）

“高先生！”他脱下草帽，立定了，恭敬地这样叫着。在他前面的是一个五十左右的人，高高的身材，却是很瘦，夏布长衫，团龙玄纱马褂，苍黑的脸色，额纹极深，两颗近视的眼珠从大圆眼镜里映出来，见得很细，上唇有浓黑的一撮胡须。

这位高先生虽然是近视，却早已远远地望见了前面走来的人，心里想：“他果真回来了，可见人家的传说不虚，办学校的事他们准要干的。还是不同他招呼的好；当年上班听讲的情形，他一定忘记得干干净净了，不冤枉他，十分九还在时时地骂我们老朽，同他有什么可谈呢！”便靠着街的一边走，一边贴近一个挑藕担的乡下人，目不旁视，想就此彼此错过了。孰知他的学生望见了，也就靠着街的一边立定，正当他的面，而且恭敬地招呼了。他只得恍然直视，表示欢喜说：“阿，雨生，好久不见了。这一次因来，大概要过了夏再出去了？”

“不，今后想不出去了。我们几个朋友计划在这里开一个中学校，今后我就干这一件。”

“那是很好的事情，我记得人家曾经说过。”高先生就想颠头别去，但是雨生接着说：“我们凭着理想来计划，不妥当的地方一定有。想常常到先生那边去讨教，领受先生的宝贵的经验。”

高先生笑了一笑，似谦又似鄙夷，说：“朝流不对了。我们一些经验犹如失时的衣着，只配搁在破箱子里罢了，于你们的新学校有什么用处呢！”他顿了一顿又转为很严正的神态说：“可是学校也实在难办，越来越莫名其妙。当初你在校里当学生的时候，我们觉得什么都有把握。现在却不然，什么都空空如也。也正想向人家讨教讨教，领受些新经验呢。”

“经验总是经验，有什么新的旧的。先生谦罢了。”雨生虽然这样说，对于高先生那种牢骚的气分，不无叹惜的意思。

高先生却想起向雨生探试，便问：“你们的经费已经筹得差不多么？那是最要紧不过的。好好的计划，往往给经费的问题打得烟消云散。”

“我们有预算，学生缴纳的费恰抵平时的开支。开办费是揖募得来的，现在已经足了数。”

“收费同开支能相抵么？”

“我们几个人志趣相同，又是只消顾一己的生活的，所以支薪极少，有两三人竟全不支薪，……”

“全不支薪！”高先生似乎听了怪异的事，停一停，笑着说：“足见你们的热心教育，佩服佩服。我们再见罢。”说着，颠头自去，高高的身躯便摇动起来了。

“先生，再见。”

高先生踱进茶馆里，这时候大半的座头已经有了茶客了，那些茶客在家里吃饱了午饭，吸畅了水烟，又进了些西瓜雪藕，看看太阳偏西，街上已有靠阴的地方，便慢步轻移，汗也不了一滴地来到茶馆里，上他们日常的功课。中间一个充当县视学的陆仲芳看见了高先生，中止了吸水烟，略作起立的姿势，颠着头说：“菊翁，今天你比我来得后了。这里空，就是这里罢。说着努着嘴指点与已同桌的一个空座儿。”

“仲翁，很好，就是这里。在路上略有耽搁，所以来得后了一些。”高先生说了，便卸下马褂长衫，挂在壁上的衣钩上，再把短衫脱了，披在藤椅子的靠背上；这就完全露出个瘦黑的上体，锁骨后面的两个低陷，前胸一排排的肋骨，都非常清楚，比着陆仲芳又白又肥的上体，厚团团地没有一些棱角，令人感到一种滑稽的趣味。

“你道我在路上遇见了谁？就是丁雨生，他已经跑回来了。”高先生一壁说，一壁坐下来。馆役送上手巾，便接了前胸后背一阵地揩。揩过了三把，捋着上唇的黑须说：“他们那个中学校一定要开的了，他刚才对我说，他今后就专门干这一件。”

仲芳才吹起一个火，听说就让它燃着，且不吸烟，说：“本来一定要开的，我晓得他们已经在邢家巷租定了校舍了。”这才蒲卢卢地吸一袋烟，两个大而斜仰的鼻孔里就喷出淡白的两条烟须来。

“我们的学校是欠薪，是开支不来；他们开学校倒有法想，听他说开办费已经捐得足数了。嗤，他们这辈小孩子！”

“喝，他们这辈小孩子！”仲芳附和一句，讥讽地笑了笑。

“只是这一点不明白：他说经费能够同学生所纳费相抵，因为他们支薪极少，有几个竟全不支薪；究竟他们所为何事呢？”

“哈哈，菊翁，你太老实了。不支薪水，却教人家的子弟读书长进，现在的时代，那里来这种人！这自然别有作用在里头。”仲芳说到这里，略带自傲的神情又吸了一袋烟。

菊翁微微感得惭愧，端起茶杯呷了口茶，自为辩护说：“里头别有用，我怎么不晓得。不过是什么作用，却有点揣不透。”

“还不是……”以下就隔着桌子，头凑近菊翁，低低地说了。一歇。才如前地坐正，接着说：“他们的钱，自然有来源。本来不靠什么薪水，落得说句体面话。等得人家说一声热心教育，这就着了他们的道儿，无形中给他们当鼓吹手了。要不然，他有没有告诉你开办费从什么地方捐来的？”

菊翁将信将疑，又夹着莫名其妙的恐惧，闭了闭眼睛说：“大概六七分是准的，是准的。”

“岂止六七分，简直十分十一分！”

“你们赌什么东道了？”这是教育局长王坝伯，他本坐在靠窗那边，坐久了起来踱步，听见高陆两个的话，便这样问，拉开一只空椅子，与他们同桌坐了下来。

高陆两个把刚才谈的告诉了他，他连连摇头说：“一准是这个作用，仲翁的话一点不错。他们吃的捣乱的饭，想法捣乱，无所不用其极，有缝便钻，有路便走：这个什么宏毅中学就是他们伸进来的一条腿！”

“譬之手捉贼，他偷开了门把一条腿伸进来时，我们就得拉住他！”菊翁说这一句，颇自觉有点滑稽，便掀起上唇，露出焦黄的牙齿，笑了。

坝伯不接嘴，只顾发表自己的意见，严正地说：“我们也不肯冤枉人家；只听他们一些办法，就是要想捣乱的凭据。我是从来不同这辈人接近的，我们小儿同他们有几个是同学，前几天遇见了，他们就告诉他办学校的事情。第一荒谬的是男女同学。你们想，中学校呢，可是男女同学！第二荒谬的是！……”

“是自由恋爱吧？”仲芳抢出来说，圆脸上堆着趣味的笑容。

“倒不是。他们说，逢到外间有什么事件发生，教员学生要一律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这是什么话！教员教你教书的，学生教你念书的，要你管什么社会不社会！而且要在社会里边活动，要积极地活动，还不是有心捣乱谋反叛逆是什么！” 嵬伯愤愤地说着，觉得心头有点躁热，便把仅仅穿着的官纱背心解开了钮扣，露出前胸。

菊翁忽觉有所感触，叹息说：“不知世界要变到怎样才歇，又不知人要变到怎样才歇！那丁雨生当时在我跟前，不声不响地，也算是个驯良的学生。谁知十年之后，竟化做洪水猛兽！”

“不是这么讲，” 嵬伯似乎嫌菊翁太过颓丧，坚强地这么说。“在我们的手里，这辈小孩子要想伸出头来，捣什么乱，没有这样容易！我们假若不去对付他们，让好好的子弟们也浑入他们的洪水猛兽，这就对不起祖宗，对不起乡先贤，对不起这块地方。所以我们是责无旁贷。仲翁，你是县视学，他们开出学校来，你有视察的权柄。看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我们就不客气勒令停办。”

仲芳把水袋放在桌上，呷了口茶说：“这当然可以，可以。不过根本的对付方法，还在釜底抽薪。” 他同时演抽薪的手势。

“怎样讲呢？”

“就是不要让他们招到学生。这也不是办不到的事。前几天一 辈小学教员在时谈论，说：‘毕业的学生每每来问进那一个中等学校好，便回答他们总是官立的中学或师范好，因为正是途。’ 他们又说：‘听得这学期将有个新开的什么宏毅中学，主持的都是一班外头跑回来的青年人，怕不很妥当吧。’ 我便顺着说，那当然，他们原是别有作用的。这可见没有什么人信用他们，开出学校来，大半是教几副空桌椅罢了。”

嵬伯听了，觉得安慰；菊翁心头也似舒爽了不少。“能得如此，那是祖宗的灵佑，地方的福气。不过，我们总得当一点心，逢人就把其中利害说说才是。” 嵬伯终觉得不放心，又这样说了。

“那自然。” 菊翁同仲芳两个头，一瘦一肥，相对地颠着。

宏毅中学的招生广告揭贴在街头巷口，登载在本地的几种报纸上边，甚至登载在所谓“大报”的上海报纸的封面时，凡是望见的总觉心里一顿，似乎这是魔怪的一道符咒，里头含着猛烈的恐怖。因此，底下一行一行的小字讲的什么，也就不想看个明白了。城里头常常有听见这么一种口风：“宏毅中学，那是有色彩的。那辈人都是不好惹的，同他们远开点为是。”

通文达理的父兄们便这么说：“就是天下的学堂统关完了，宁使子弟们永世不识一个字，总不敢去请教宏毅中学！谁愿意让这世界弄成个率兽食人的世界么！”

一个学校的创设，虽然算不得一件大事，却在这城里多数人的心海里掀起壮大的波浪来了。

尤其是丁雨生应了青年同志会的邀请，出席演讲这件事，给与许多人以说不出的不安。在座听讲的当然只有同志会的几个会友，旁的人谁也不高兴听他们所不爱听的话，可是又不能把心里的不安忘掉了，至少总得知道一点消息才是。结果王嵬伯的儿子充了专使，被派去听那演讲。回来的时候，嵬伯问清楚了，就出去转述给仲芳他们一辈学界中人听。

“你们知道他讲些什么？” 他不先说出来，带着气愤地这么问。

“自同恋爱吧？”“也许是打倒资本家。”“一定是讲授捣乱的法门。”几个人这样说。

“不是的。他的题目叫做‘改造社会。’改造社会也只是一句普通的话，那一个演说的人不这么说，那一个作文章的人不这么说。但是他说的里面却含着骨头，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他说：‘身体里面有了老废的质料，就得排泄出去，血管里面有了污浊的血液，就得重行化清。一个社会的情形正同身体相似。所以要讲改造社会，应该排去社会里的老废物，让社会的血管里满满地流着新鲜的血液。’”

不约而同地，听众心里都觉得一沉，他们相信老废物的话就是指着他们，因而发怒，仿佛这样想：“你竟破口骂起我们来了！”

“还有呢！”埧伯似乎已经受了听众的暗示，以激励的语气接续说：“他说‘大而无当地唱改造社会，犹之躺在床上想捉老虎。切实的改造社会要从近处着手，小处着手，做到一步再来一步。透明地说，我们的工夫应该从这个城池做起头。’你们听见么？我们是老废物，他的工夫自然就是把我们将排泄出去！办学校是伸进一条腿，等到第二条腿也伸了进来，站定了，大概就要想法子向我们挑战了！”

“知道了，你是我们的仇敌！”大家仿佛如是想，深深地记在心头。随后自然有许多的议论，末了有人很机警地发表他的深刻的观察说：“他们原是一伙儿！你们想他们那个会名儿，里头会员尽是个些浮头滑脸的小伙子。”

大家觉得爽然，心头的不安更益加甚，犹如阴霾的天光，更浮来一重浓云，叠上了。

因为这个故事，在平民教育运动大会的前两天，教育局的书记受王埧伯责备了：“这点点小事也办不来，怎么让丁雨生这东西也签名呢？”

“本来说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先来签名，到那天担任演讲。刚才丁雨生自己来了，说愿意担任演讲，似乎不能够教他不要签名。”书记为自己辩解，带着小心的神情。

“你就不能想一句话回答他么？你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人知道公共体育场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后天的听众有多少？平民教育运动大会，就给他做宣传他浑帐思想的机关么！”

书记不能回答，只涨红了脸。

“由你去想法子，教他后天不要来讲！”

这个题目真把书记难住了。有什么话可说呢？就是有了话说，找到宏毅中学去也实在有点怕。

“这样罢，你把电话接通了，我同方紫老商量。”埧伯又觉得教他不要来讲的办法不妥当，所以这样说。

书记知道先前的命令取消了，犹如解开了全身的捆绑一般，轻轻松松走到电话机前。

商量的结果，方紫老答应写信给警察厅长，请他于后天派警察多名，荷枪携弹，到公共体育场防护；或有不逞之徒乘机煽惑群众，警察得受教育局长的指挥，即行逮捕。

开会这一天，天容阴晦，有风，颇有秋天的意思。公共体育场只进门处有几棵柳树，虽然绿叶缀枝，但经风飘起，萧萧作响，也就有点衰

索的景况。人却来得不少；固然，教育局先曾张贴了很大的广告，在本城报纸上也刊着茶盏大的字，但还是许多小学校学生排了队，摇着手里的小纸旗，在街上游行一周的效力来得大，队伍往体育场，一般人也就跟来了。小纸旗上统写些字句，可是不容易教人家注意，一阵风来，只听沙沙作响，如扫败叶。难得进体育场来的人看见了天桥秋千铁杠都觉得欢喜，爬上去的，吊上去的，站着看的，拍手叫的，这就增加不少的热闹。

场中警察有六七十名之多，有的固定地站着，如站岗一般，也有来往梭巡的，都拿着枪，斜佩着子弹带，颗颗子弹的尖头闪闪发亮。他们出来时，巡官把上司的命令传谕，更叮嘱说：“你们得当心点，这是省议员方大人要你们去的！”

人越来越多，喧声笼罩在群众的头上，一阵的骚动，一个委员立上极北的那个平台，颠头挥手起来，这就开会了。这里坝伯仲芳一辈人站在柳树底下，负着手，点起着脚直望。

“几位先生都在这里。”

坝伯仲芳等听得这句，收回远望的眼光，就见身旁站着个高高的衣裤全白的人物，不自禁地不舒快起来。但是略顿一顿之后，坝伯就堆着笑脸说：“阿，雨生先生，已经来了。我们这个会，承你担任演讲，实在光荣之至。”

“在外边久了，难得同本乡人谈话。今天恰是个机会，故而愿意来说几句。”雨生说着，伸手入裤袋里，取出手巾，来揩被风吹乱的头发。仲芳相着他这裤袋，又相着他这粗大多毛的手，似乎将要掏出什么家伙来，便移步向前，同他离得远些。

“确然是个好机会。”坝后却又敷衍了一句。

雨生站上平台演讲的时候，站得较远的人也只是个听不见，仅能望见他的身体这样那样的姿态。柳树下的几个人似乎特别注意地在那里听，但也不走近一点。

“他讲些什么？”仲芳回转圆大的头这样问。

“用得到警察么？”教育局的一个职员这样问，眼睛望着坝伯。

坝伯不便说没有听清楚，便摇头说：“用不到，用不到，他讲的都是些爱国的话儿。”

“哦，爱国的话儿。”仲芳颠头，一手抚摩着突出的腹部，似乎表示这才放心了。

这一天，天气又转热了，庭中槐树上两三个蝉儿竞争地高叫着。雨生无意地翻开报名簿，看看仍旧只有八个名字。他并不失望，这样想：“这不是失败，还没有做出来，失败什么呢。八个，就好好地教这八个！教不好这八个，才是失败呢。”

这当儿校役引了高菊翁进来。

“雨生，我恰从这里走过，就顺便来看看你们的校舍。这所房屋倒很不差，多少钱租的？”高菊翁这么说，苍黑的额上缀着粒粒的汗珠。

雨生连忙让他脱长衫马褂，又让他坐下了，欢喜地说：“这里房屋实在不差，后面还有个很大的园，可以作运动场，租金也不过二十块钱。”

“哦。”高菊翁并非有心瞻观的样子，随便谈了几句，便矜持地换个话端说：“雨生，我同你谈几句话。前几天体育场开平教运动大会时，

你看见密布着武装警察么？”

“看见的。”

“你道为的什么？”

“想是维持秩序罢了。”

“不然，不然。”高菊翁微笑，摇着头。略顿一顿，接续说：“这完全是镇守使的意思，他教派来的。他打听得现在有激裂派在这里活动，所以在这样人山人海的会场里，要严密地防备。”

“这里有激裂派？”雨生不觉笑了。

高菊翁微觉愕然；自己振作了一下，带笑说：“有没有我们也不晓得，不过他说有罢了。这倒不要去管他。现在要向你说的，就是在这个当儿，最好你不要在这里，暂且到别处去避一避。”

“为什么？”雨生听说，疑心听得不真，一双锐敏的眼直望着高菊翁的脸。

“因为我听人家说，镇守使的衣袋里有个单子，记着激烈派的名字，这上边就有你的名字！”高菊翁说到这这里，近视眼几成一线，从眼镜里偷看雨生的神色。

雨生却大笑了。

“有我的名字！我不晓得什么激烈不激烈，记着我的名字也不相干。”

“这倒不是这样说，”高菊翁似乎极关切地驳说。“你固然不晓得，他却记住你了。你要知道他的背后是谁！现在的世界，军阀的意思就是威权。军阀最根的是激烈派。你若不走，十分九会吃到些冤枉苦。我同你师生旧情，互相关切，知道了没有不说的道理，故此特地来通知一声。”高菊翁自觉肩背上一松，几个人斟酌尽善的一番话，总算都背诵出来了。

雨生想了一想，说：“高先生的好意，十分感激！”

高菊翁别无留连，站起来穿好衣服就走。雨生送了他回进来，见庭中槐树承受日光，作葱录的颜色，感到青春的欢喜与事业的愉悦，便低头一笑，牙齿啣着下唇，心里想：“假使听了他的话，那就太可笑了！”

十一月一日作毕

（原载 1926 年 1 月《民铎杂志》7 卷 1 号）

双 影

像世俗通行的那样的，议论如何如何的条件，一个该讨与多少什么费，一个该领受多少什么费，或者请律师登个广告，把断绝的消息向公众声明一声，又或者拉几个朋友来签个字，作真个破裂了的见证：在他们完全是用不到的。

他们彼此明白迟早是个爆裂，燃了的火只有渐渐旺起来，熄灭是没有的事，爆裂还能避免么！不过懒惰和懦怯牵萦着他们，各不肯冒出第一缕爆裂的火焰来，故而还是迁延下去。

她终于耐不住了，一缕的火焰冒出来，表明这个“合体”从此爆裂，而且裂痕是显然的了。他也就表示赞同，——虽然颇觉得凄然，像这个世界骤然荒凉到月球一般的模样。

“那末，珩怎样呢？”他眼睛看着鼻头，声音从牙齿间颤颤地放出

来，嘴唇不大动，似乎这话不是他说的。

“珩，自然跟 我在一块，宝贝的珩……”她用母性的近乎放浪的声调这样说，就把本来在膝前的珩抱起来，紧贴胸前，左右摇动着，脸贴着她的小肥脸。珩不觉得这与日常的功课有什么异样，便心醉意甜地只是贴着，两只小手抓弄母亲的鬓发。

“我们当然还是认识的人，你想着她的时候，尽不妨到我的地方去看她。”

“就是这样罢，什么都妥当了！”他似乎要畅快地透一口气，但终于没有透出来，觉得很抑塞的。

她同别一个男子结了婚，缔结的主因自然是她所要求的气味的相投。那男子非常地谨慎，凡是不相干的事情他总不爱笑一笑或者插一句话；但是对于她有热烈的爱情，属于他的他都觉得好，在她旁边，就如地上的乐园已经涌现了：这些是她最为欣赏的性格。

生活很顺适，犹如嫩晴天气里的花卉一般，又滋润，又有光辉。珩也照常地快活，而且智慧的窍儿越开得多了，她懂得那花白猫是小猫们的母亲，把鲜花儿佩在钮扣上叫做好看。

父亲依着当时的约言，隔几时就跑来看珩。他同那男子本来是朋友，一壁又明明有“我们当然还是认识的人”那句话儿在，友谊的访问自是很寻常的。

他来了就同那男子闲谈，否则拉住珩这样那样逗她说话同玩耍。最少交接的却是“还是认识”的那个人。彼此似是而非地打个招呼，说些“你来了”“吃过饭了”之类的短话以外，就默然了。

从他的外貌看去，显然和以前不同了。衣服上折痕几乎遍满了，还不想去用一回熨斗，油迹之类也能够容忍下来，不复有非去不可那样的痛恨；爽利的谈锋钝起来了，说了几句之后，往往突地顿住，似乎还等思索的样子，可是终于不再继续下去，除非说到别一个端绪上去；浓黑的双眉时时蹙成一线，含着十足的忧郁的气分；就是在露齿地笑着的时候，在与珩玩得比较畅适的时候，声音状貌之中，这忧郁的气分也可以清楚地辨出。

最敏锐地感觉他这种变化的自然是她了。犹如一件东西一般，经时的远离之后，本来熟悉的那些瑕点，渐渐在记忆中间模糊了；她有时忽地起念，以为“从前所谓气味不相投的话不要是个幻梦吧？他的具体的毛病，究竟是些什么呢？”这种想头直同电掣相似，刚一想着，现实立刻告诉她想着没有什么益处。但是一看见他，感觉到他的变化，不禁又自发奇异的疑问，“假使我不先开口呢？……假使我不先开口呢？……”

一天上午，明朗的日光照得室中样样都新鲜。珩坐着小椅子在弄两片小铜钹，时或拍着，发出清脆的声音。母亲就坐在她的背后，看新寄来的杂志，但是心神仍无形地抚护着她。

“爸爸，你来了！”珩看见他走进室来，用熟习的娇嫩的腔调喊出来，就放下铜钹奔了过去。

他手里提着一个纸包，硬硬的，里边包着长方的匣子；一手是一束粉红的蔷薇，带着芳春的气息。他欢喜地答应了；但笑容立刻收敛，如旧地蹙起双眉；两手抖抖的，见得他的心绪并不平静。

“这个给你的，”他把花放在桌上，解开纸包的匣子，取出个红衣

粉腿的玩偶来授给珩说。珩接了乐得不知怎样才好，只咬住舌尖把这玩偶端相。

他又取一朵半开的蔷薇给她佩上襟头，说：“佩朵花，你好看，今天你的生日……”他本来想用柔和的慈爱的声调对她说，却不料干涩得不像一句话；凄然的目光不忍看她的可爱的脸，便移向窗际，对着眩耀的阳光。

珩忽然觉醒似地，身奔到母亲膝前，献呈战利品一般，高高擎起那玩偶，又挺起胸襟说：“好，看！爸爸给，爸爸给……”

母亲沉入凝思之中了，新到的杂志早已潜卧在椅子的角里。她原也记住今天是珩的生日，——一个宝贝就在这一天获得，怎么能够忘记了呢？但是，除了记住，她不曾想到旁的。现在看见赠物佩花的情形，听着“爸爸妈妈”的称谓，立刻如通了电一般，当时的情爱，好好的结了果，诞生孩子的痛苦与欢喜，以及随后种种，仿佛一幅幅的图画，同时涌现于脑际；逐一复看，引起酸酸的伤感。奇异的念头又萌生了：“这一刻如其来个不相识的人一定以为这是一个家庭，爷娘给孩子祝寿呢。”却看见珩仰着的泪脸尽是凑近来，带一称希望赞赏的神情，便把她拥着，随口说：“很好，这个小弟弟。”

他回头来看母女两个，似问询又似自语地说：“不在家么？”

“他去看个远方来的朋友，一早就出去了。但是，你何妨坐坐呢。”

他没有理由说不必坐了，便近窗坐下。看她微腴的面颊，乌黑的鬓发，受着阳光的映耀，更比平时光艳；眼睛只是下注着珩的头顶，分明欲避开彼此的对视。

“今天是生日，你记着，你是足足的三岁了。”她吻着珩的头顶说，非常柔和，有如唱眠儿歌。

珩神往于新鲜的小朋友了，相着，抱着，一会儿又摸他的小腿，同他喃喃谈话；是生日是三岁了的话，竟没有留心的余裕。

“是三岁了！”他顺着她的话，这样公在喉际咽气似地说。

但是她听得很清楚，使她更增加自己也分辨不清的愁思。涌在心头的言语终于流矢般说了出来：“你觉得自己越来越忧伤么？为什么要这样子？”

他看一看她，淡然说：“我不觉得。”

她把下注的眼抬起来望着他，刚巧与他的眼光相接，立刻又逃避似地低了来说：“未必不觉得吧。我好久向你说起了。你从前不像这样子。”

“天下的事情什么都会变化，就是从前的日子，又何尝像现在的日子……”

“变化自然是挡不住的。但是，像天光一样，总愿它从阴转晴，不愿它从晴转雨。你却为什么越来越忧伤呢？”

“生活不能没有个方式，忧伤也就是生活的方式。”

“那么你明明觉得的了。”

“觉得同不觉得有什么两样呢！——然而也有，就是觉得了又多这么一条心思牵住在心头。我还是算作不觉得罢。”他强作自慰，笑了。

“没有法子完解么？”

“宽解么？我没有想到。被抛在浑水里的泥鳅，只知道往下往下地

钻，几曾想跳出了浑水呢？”

她感觉这话特别刺耳，不经思索地突然问：“你怨我么？”她推开珩站起来，如欲走向窗前去的神气，但又缩住了。

他听说很觉震动，因为这是预料不到的一句话，中间含有不少的，总之可以心感的滋味。顿了一顿，严正地说：“我有什么怨的！”

她盼望的而且预揣的差不多就是这一句。惭愧同感动融和在一起，胸口得略微压紧。又追问说：“为什么不怨呢？”“我了解人家的意思，我尊重人家的意思，我决定怎样生活，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的肩上。假若又去怨人家，不是给自己捣乱么？”他说了，透一口气，似乎一年半以来从没有这么舒畅。一滴眼泪从她的眼眶里滴下来了。一种力量推着她，要她走前去；但是另外的一种力量把她拉住，告诉她无论如何这是不应该的。话语又留不住地吐出来了：“请你再说一遍，老实地，你果真不怨我么？”

“当初过得好好地，自然不怨；后来呢，刚才说过了：总而言之，我确实不曾怨过你。”你说得常恳切，把平时忧伤的气分换来了跪对神坛似的虔诚。

她听着，三脚两步走前去，染了疯狂似地，什么力量也拉不住她了。珩回转头来，看见窗前日影中两个人影密贴着，是妈妈同爸爸。

十一月十二日作毕

（原载 1925 年 11 月《文学周报》第 200 期）

晨

黄狗站在桥上，挺直头颈一连地叫，声音如作于大空坛中。它的一双眼睛盯住在桥堍那人家当街的窗。

窗共六扇，是白木抹桐油的，积年的灰尘染上，就成黑色；而且接榫地方也松了，仔细地看，可以看出已是斜方形；又有条条的裂缝。只靠右的两扇笔直开着。淡青色的晨光给与桥头的一切，如石阑干，柳树枝，一带参差的房屋，一条石子路等等以明显的轮廓；温衍到开着的两扇窗子之内的却还微薄，望去只见一方的昏黯。

桥下泊着的低篷船里冒出青烟来了，没有风，轻轻地往上袅，与倒垂的嫩柳条纠结起来。

“哟，不好了！”李家娘出来倒垃圾，将参箕肚皮向天这么一翻，看所有垃圾跟着河水流去，沉得舒快，仿佛多年的穷运也混在里头流去了；转身来，眼睛不安分，却看见了那两扇开直的窗，禁不住心头突突地跳起来。

她回砂看桥上的那条黄狗，黄狗对着她告诉什么似地叫，而且就跑了过来。她沉得自己并不孤单，仰起了头喊，“财源嫂嫂，财源嫂嫂，贼骨头到你们家里来了！快起来看，财源……”她又觉悟自己的喉咙比不上那几扇板门，就举起手掌敲板门，同时喊说：“贼骨头到你们家里来了！财源嫂嫂！财源嫂嫂！”黄狗更提高喉咙附和着。桥下那船上一片芦篷移开了，探出一个头颅来，盘着浓黑的大辫。“什么？”财源恍惚觉得这件事情与他相干，但眼睛还是张不开来。“喂，你起来！”就用右脚撩过去。

右脚撩过去却不对了，空空的，又觉得有点儿寒，那个温暖软和的肉身体到那里支池呢？“你发疯么？你聋了耳朵么？老早偷偷地跑起来，喊你又不答应！”这才张开眼睛。蚊帐外桌子板登竹箱之类都如平日的模样，但是有点异样，承着满白带青的光，随即看到开直的两扇窗。

“贼骨头……”和着连续的狗噪声。

“阿！”财源忽地跳下床，开那竹箱看。赵二奶奶的华丝葛棉袄在，王小姐吃喜酒的红裙在，这一段，严家的，这一段，宗家的，——他想贼骨头没有进来成，应该谢谢那条黄狗；就穿起盖在被面的黑布棉袍，抽空还打一个呵欠。

“财源嫂嫂……”板门声就在脚底下，周身觉得震动。

财源记起来了，拔脚奔下楼梯，凝着眼力在昏暗的屋中四处看。

李家娘听得楼梯响，停手说，“且开门！”那黄狗也就住了嘴。“开了”。财源虽然答应，却回身赶到后间。锅灶桌子碗篮等不声不响伏在那里，但是没有她半个影子。

“会有这回事吧？”他觉得心荡，猫狗一般窜上楼。从床底下拖出个红箱子。开来看时，只闻到一阵阵腐的气味，什么东西都没有。急忙钻进蚊帐，翻起床褥检寻那药包纸包着的两个金戒指，但是也毫无踪迹。

“她逃了！”他跌倒似地靠在窗阑，声音带着器的意思。这时候李家娘旁边已经来了财源左邻黄老太，从赌场里出来的木匠阿荣，他们都仰起头，看见财源衣襟敞开，露出瘦黑的胸膛，大家似乎一凛。

“她自然逃了。我出来倒垃圾，头一个看见，你们两扇窗开着，就开门叫喊，那知她……”

黄老太等不及她说完，“头一个看见就是了。到底偷了多少东西去，你看了没有？”

“不是的。”财源迷惘地摇头。

“没有偷失东西么？那是阿弥陀佛了。”黄老太闭一闭眼睛又吻一吻唇，把安慰咽入肚里。

“你没有看得仔细呢；贼不空手，那有不偷东西就走的！”李家娘不愿意她发见的窃案是没有偷失东西的。

“东西都去了，是她的。……”

“我原是说贼不空手。”李家娘抢出来说，眼光斜射到黄老太；同时黄老太吃惊地喊“阿！”把才咽下去的安慰吐了出来。“人也去了，是她。她逃走了！”财源两手抓住一头的乱发，面孔皱得像胡桃壳。

从财源的语调里，楼下的三个就明白他所谓她是什么人，各人的念头立刻换个方向。李家娘想财源嫂嫂——简直不配嫂嫂，那个女人！——原来这样轻的，骨头没有四两重，背了男人就逃！她又相到自己，男人死了十七年，独个儿住，也没有跟人家逃。黄老太想着自己的小媳妇同那个女人很好，常常约同到中市洋货店里买洋袜花手巾，觉得很可担心。木匠阿荣则仿佛心头一松，输去“两只羊”的事情几乎不在话下了。——好真做出来了；看她那样子，也不像个清水货！无非是假正经；看看她，她眼睛看鼻头，引引好，她不给个回音，无非是假正经。只不知那一个短命的小子把她钓走了。哈，你细眼削脸的小裁缝，你是一个乌龟，永世不得翻身的乌龟了！阿荣想得有趣，不禁喊说，“喂！人已经逃了，还不爬下来追去，难道等她自己回来么？”

窗阑上财源的上半身缩进去了。这时候低篷船上那个盘着浓黑大辫的从石埠走上岸，带笑看着阿荣，露出旧象牙似的两排牙齿，希望他再有什么好听的说出来。

那边来了上茶馆去的赵大爷，上唇的胡须乱草般横披着，近乎浮肿的脸皮一步一抖去，手托一个铜水烟袋，因为绒绳结的套子丢了，暂时用衣袖衬着。他一路吐痰，一口吐在阶石，一口吐在河里，一口“噗”刚巧吐在一家门上“姜太公在此”“太”字的一点上，——喉咙头越来越松爽，简直像才通过的烟囱；又看看关着门的一排瓦屋，绿意未浓的几棵河边树，以及露水还没干的石子路，觉得清静安适得很，悠然地，自以为这就是享福。及望见几个人聚在这里，知道总有点新鲜戏文，一只垂下的衣袖管就前后动起来。

“什么事情”？赵大爷站定在阿荣同李家娘的中间这样问，并不对准谁。接着回转头去“哈噗”又是一口痰。

阿荣感到一种微淡的压迫，使他不十分自由，因为这问话同“哈噗”的调子，简直是乡董的派头。“这裁缝的女人跟人逃了。”他回答，眼光避在一旁。

“小圆面孔，双眼皮，靠在作台横头作活的，是她么？”赵大爷张大眼睛，对几个人一个个看过来。看到盘浓黑大辫的，那人倒退一步，依然露出旧象牙似的两排牙齿。看到阿荣，阿荣待要开口，赵大爷的眼光已经射着李家娘，李家娘摇头说，“唔，是她，是她。若讲标致，她也算得一个；庙场上做戏时，她梳得油光的头，截齐的前刘海，青竹布衫，玄色绉纱背心，身段又俊俏，走过去带一种锋芒，谁不要多看她几眼。可惜标致坏了！今天不声不响，丢了男人就逃。”“这又是轮船害人！”前几年镇上绅商主张通轮船的时候，一部分绅商出来反对，赵大爷是反对派中的激烈分子甚至骂列名为发起人的学务委员“你是猪！猪！”但是发起人募足股本，汽号大东栅头响起来了，反对派也就不再开口。赵大爷只巴望反对派大众一心，死也不踏上轮船；那轮船则给河底的石头撞几个大窟窿，让爱趁轮船的人尝尝滋味。可是反对派的节操不很可靠，居然有买了烟篷标坐房舱的了；而船身终于没有给河底的石头撞破：这在赵大爷是不可说的懊丧，一想起时，就觉不平，就觉自己一点也不享福。除了随时发泄之外，一方面自为宽慰，“让他们趁轮船，我总趁航船，”虽然他本来不想到别处去。现在听说女人逃了，念头走熟路，立刻就想到轮船。“你们看近几年来，小姑娘嘻嘻哈哈在街上乱跑，知道她们干些什么，十六七岁大娘家的女孩子，却已突起了肚皮，无非是轮船害人！本来不便，不便就很好，要它便干什么！他们不相信，定要行轮船，以为这才到上海去方便。好，到上海去固然方便了，上海东西来也很方便，香烟来了，洋布来了，轧姘头来了，什么东西都来了！女娘们同男人家吵嘴，动不动就说要到上海去，这是什么话！却有呜呜叫着的轮船替她们抱腰，让她们说来挺硬。这裁缝的女眷，又一定是趁早班轮船走的。”

黄老太斜眼看赵大爷黑须丛丛的嘴，心里也想轮船这东西的确不好，三角钱买标子，还要小帐，航船就只一百四十文。阿荣却灵机忽动，走前一步，竖起了大拇指叩板门，“喂，朋友，出来呀！赶到东栅头去看呀！倘若轮船还没有到，就把他们一把擒住！”他这样说，英雄结密

扣短袄嵌花快靴的武松的小影浮在眼前了。一把擒住了以后，当然是两个无耻的狗男女脱得赤条条，一颠一倒捆着，由弟兄们抬着游遍全镇。

李家娘颇看不起阿荣，几乎努着嘴说，“你在做梦！”但缩住了；“轮船早来了，我穿好衣服拔第二只鞋子的时候，正听见呜呜呜地叫。”

“我也听见的。”盘浓黑大辫的这才有机会插一句，却觉胸口松爽不少。

“裁缝家里还有什么人？”赵大爷又并不对准谁这样问；便从衣袋里摸出一根纸煤，再摸出自来火盒，“擦，”把纸煤点着。“没有，只他一人具在里头。”李家娘说。

“他为什么不出来？人逃了得弄回来。”赵大爷说了，蒲卢卢吸他的水烟。

“不错，总得开门出来。关紧了门，还在床角落里寻她么！”阿荣觉得势头又振作起来，又打门说，“朋友，你且开门！”李家娘也用劲喊，“财源，财源，你出来呀！”

接着是一个静默。几个人都对着板门看，似乎板门在他们面前扩大起来，遮掩着一本将要开场的戏。黄狗在这人那人的脚边嗅了一会，便躺下来搔白毛密覆的头颈。

门呀……开了。财源跨出门限，两臂直垂，就这么站着；一会儿，又狠命搔乱发底下的头皮，眼睛瞪视着刚受初阳的桥阑说，“她去了！”衣服依然不曾扣上，扁平的胸部起伏着。

“昨天夜了，我还看见她出来提水。”黄老太见财源可怜，因而感吧事情变得太快。

“他昨夜里还同她一床睡觉呢。”阿荣说，说了觉得很舒服，酥酥的，软软的。

赵大爷两个指夹着纸煤，仔细地把财源上下打量，似乎要从他身上考查出倒运的所以然来；但随即拈起纸煤凑近嘴边，却问，“你一点也不觉得么？”

“嗤！”李家娘冷笑。

这时候又来了几个人，差不多成个半圆的圈子，财源是他们的中心；黄老太的小媳妇也在里面，正扣襟上的钮扣；阿荣同赵大爷的臂肘旁边，则伸出个头发修成盆景细叶菖蒲式的头颅，仰起来，眼珠鹞落鹞落相他们两个的脸。

“他日里辛苦，夜里睡得太熟了。”黄老太代财源解释。“不是的！”赵大爷表未感得麻烦。“我说的是，他平时不觉得她怀别条心肠么？”

“那倒不晓得了，”黄老太咕噜着说。“不过我们只看见他们在一只作台上作活，却不曾听见他们淘过气。李家娘，是不是？”

“他们在床上淘气，我们那里会知道？”李家娘驳说。“没有，真的没有。”财源开始坚决地说。“她说做裁缝太闷气，一天到晚死坐着不动一动；我说这叫生意落在其中没法想，好在你只帮我做少些，你还有别的事，不用一天到晚死坐的；她也就不响了。后来她又说闷气，我照旧对她这么说；从来不曾相骂过。”“喔，记得了，只有一回。”他立誓一般继续说。“是去年的秋天，庙场上将要做戏，她说要做一件绉纱棉袄，我说开年再做罢，她就哭，骂我……我也骂了她一顿；不过到明天就没有这回事了。”“本来，像财源这样的，勤勤俭俭，一针一针

只把线穿进来，一个钱也舍不得花，真是了不得的男人，嫁给他就是福气；若还要同他相骂淘气，那就是瞎了眼！”黄老太的意思在借此奚落她的女婿，（成天混在赌场里，一个钱也不带回来，又偷了衣服出去换鸦片烟吸的女婿，）虽然他现在并不在眼前。

“你的儿子就好得多么！别说罢，还不是半斤八两！”她的小媳妇已参透她反面的意思，就这样想；从眼角瞟过去，见她皱额垂睫，努出了下唇，——又是顶讨厌的努出了下唇！

“不错呀，”赵大爷刚吸完一袋水烟，声音跟一阵白烟一同散播。

“这样做人家的一个男人，那女人还要丢了他，太岂有此理！——太岂有此理！”

“已经走了么？”圈子里发出这一句声音。

“老早，”赵大爷鄙夷不屑地回过头去，似乎要寻一个还在做梦的面孔。

几个人于是从财源的身边望到门里去，当门一只板台，有些登子竹竿之类伏在较进处的昏暗里，同平日没甚两样；但究竟两样了，一个女人从这里头逃了出去，所以看得他们偻了背，也有走前一步，贴近财源，致乱了观众的阵势的。

“也不是这么说，”李家娘把手里的空畚箕扬一扬。随即想起这有点像要驳倒这位“爷们”的样子，因弥补一句，“我并不是说您的话不合。不过老话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男人不成人的也很多，难道就合该丢下了走么！我们当家的在的时候，不是牵动他死人头皮，才叫不成人呢，空空一双手，要吃，要喝，还要去闯祸惹事！可是我梦里也不曾想过丢了他走；小后生在门前走过，贼眼一五一十瞟过来，我总回转头吐一口唾沫。现在他死了十七年了，我还是守着他。吓，女人会逃走，真是现在的新法！”她说，仿佛觉得身躯挺得很真很高，一些人都在她的下面。

“嬉，新法，新法……”几个人响应着；赵大爷尤觉适合口味，头略仰起，眼轻轻一闭，欣赏这一霎的愉快。

“总是这小后生长得太俊俏，把她迷得酥了。”声音从赵大爷背后传出。就有好几对眼睛对准财源发亮，赏鉴他的细眼削脸。“他们会得那一套的，自有花言巧语，各种各样的手段。女人家吃亏的是耳朵软。”这是纤细的女人声音。

“说不定还是发财的爷们呢。”

“那里会！爷们不要身分了么！”李家娘回过去就是一个白眼。赵大爷不吸烟了，把水烟袋塞进棉袍袋里，用审判官的口气问财源，“你总该有数，到底她的相好是谁？”

“不晓得，她从来没有说起。”财源笨学生似地回答。

阿荣听了，对黄老太的小媳妇扮个鬼脸；舌头缩进口腔时，“死”——却把乌龟两字咽住了。

“一定是个穷鬼。”李家娘的义愤几乎全移到男的方面去了。“知道她有几件衣服，就骗了去吃几天。——财源，她还有两个戒指呢？”

“也带去了。”

“是不是？他就看中她两个戒指！”李家娘自觉简直有灵验的算命先生的光荣。

于是观众纷纷谈论带去的衣服的名色同数目，戒指是什么式样多少重。又拟想如何打包裹，如何偷偷地开窗，如何接脚从窗里下地来。

财源心乱如麻，总想不成一个念头，不自主地说，“我们讨她，花了一百七十块洋钱呢！”

“嘻，一百七十块洋钱到别人袋里去了！”这腔调像嘲讽也像同情。

“我们猜猜看，这个坏蛋到底是谁。”一个沙音的说。

黄老太的小媳妇想起那一天的情景来了：两人同到中市去买东西，回来抄近路，从田岸走。面前来个男子，不很高大，脸上却有鲜明的血色，一双眼睛尤觉有意思；穿的是玄色布短袄，鞋袜都齐整。财源嫂嫂看见他，禁不住笑了；他也停了步，又捱近一点，问她买了什么。她不就告诉他，要他猜来，分明要多攀谈几句的意思。后来那男子去了，就问她这人是谁。她答说一向认得的，又说是从前的邻舍；她的眼包皮总不抬起来，只瞅着路旁串串倒垂的金黄的稻穗。走了一歇，她嘻地一笑，自己也禁不住的样子，说，“你看这个人怎么样？”问她怎么样是什么意思，便又说，“没有什么。我们不要管他！”但静默了一会之后，她又细着眼含着微笑回过头来说，“他是个漂亮男人呢！”说着，头倏地回过去了。——黄老太的小媳妇想到这里，颇高兴于自己的灵警，她爱他漂亮，所以走的，全本西厢记都在肚里了，便第一个回答那沙音的问题说，“一定是……”“瞎说！”黄老太恨不能立刻把这乱嚼蛆的臭嘴雕烂梨似地雕去了，着急地喊出来，震动得头颅摇摇有顷。同时一双双的耳朵似乎自觉竖得特别起，群众的圈子则渐渐收缩拢来。“你懂也不懂得，嚼什么蛆！你倒说说看，一定是谁！是谁！”

“是谁？是谁？晓得的应该说出来！”是男女混杂的声音。小媳妇咽了一大口冷气似的，表露自己的灵警的兴趣早已没有了，而婆婆的禁抑的反问却又有不容不回答之势，只得翘了几翘嘴唇没意思地说，“一定是个穷鬼，我同李家妈一样。”“嘘！”群众大失所望，圈子便松散开些；颇有几人具想，这真是乱嚼蛆的臭嘴。

“这还要你主么！你实在也不晓得是谁！”黄老太虽然责怪着，实际却定心了，看看这蓬头瘦脸的小女人，转觉到底有点儿乖巧。“既然晓得，何必替贼瞒赃呢！”偏有点破穴道的。

小媳妇着急了，心想大约没有这样灵验的，便发誓说，“不晓得，真个不晓得，如其晓得了不说，嘴唇上马上生个大疔疮，不好吃也不好说！”

“哈哈……”

“嗤，胡闹！”赵大爷旋转他粗大的身躯，举步踱去了；他所不满意的是否“大疔疮”同“哈哈”，也就没有人研究。但是他这一旋转，却搅散了他在他臂肘旁边盆景菖蒲式的头颅里的幻想。每天到学校同回家的路中，看见这裁缝家婆红红的圆脸，就想好一定在转有趣的念头；有时看见她的背影，松乱的发髻褪到颈下，就想她一定才干了流事来；虽然不仔细这滋味究竟如何，但觉得想着总舒快。现在听见逃走的就是这裁缝家婆，便想她做得加倍的有趣，加倍的风流了；固然摹似不出个显明的情境，却也觉周围的人物清淡得如一层薄雾，书包里的课本同学校里的先生当然忘记个干净。直到赵大爷旋身把他一撞，方才醒悟自己是个上学去的学生：便耸一耸肩，又鹞落鹞落看那倒霉的裁缝几眼，于是

退出圈子，蹦蹦跳跳奔了去。

形势就不同了。尤其在阿荣，至少脱了件厚棉袄似的，周身异常轻松。他自开一个端说，“没有别的话说，一定上海去的。”“那自然，”李家娘表示这是不待说的。

“上海地方去得的么！”

小媳妇愕然，因为她正在巴望夏天快点来快点过，八月里到上海去吃表妹的喜酒；转眼看那说怪话的人，是一个酒糟鼻子的麻面汉，看了叫人发痒，也不知什么时候来的。

“对呵！上海地方去得的么！”阿荣觉得这才对劲。“马路旁边，一间一间的屋子，面孔涂得红红的，像惠泉山的泥阿福，满满地坐在那里等生意，都是那睦走失了路同跟人逃走的女人！嘻，两只角子，只两只角子。”本来是惊人之笔，不自料转到闲情一路去。“趁早班轮船走的，唔，今天还来得及作几注生意呢。”酒糟鼻子有掌柜的料度商情的神态。

财源仿佛觉得脚下一沉，身体突地陷落，又仿佛又失了一个妻子，就破口号哭起来。

黄老太心软，听得号哭嘴唇就有点抖动，强忍着劝说，“男子汉的眼泪比珍珠还要贵，哭什么呢！”便去拉财源散开的衣襟。“大人大马什么地方去不得，她逃到哪里，你能寻到哪里；况且就在上海。”李家娘这样说，拍着财源的肩，自以为更见殷勤。“上海去呀！就趁中班轮船。”阿荣用激励的调子说。酒糟鼻子狡狴地笑了，“当天赶去，也许能够原封弗动寻回来。不过……”

沙音的同声音纤细的女人等都颔一笑。

小媳妇却有点不相信，她同那漂亮男人要好，怎么肯坐到一间间的屋子里去？那漂亮男人又怎肯让去？渐渐想开去了，想他们的地方如其容易寻到的话，八月里定要去看她，看她穿些什么，绉纱棉袄做了不曾，只是……忽见财源抬起衣袖，在眼部一擦，匆促地扣好内衣同棉袍，冲出群众的圈子就向东跑，嘴里恨恨地说，“总把你找回来！”

“还早呢，……中班轮船，……十二点钟，……喂！……”财源头也不回，承着朝阳的明绿的柳条时时拂着他的头。一会儿转南进一条小弄，这黑色的背影就不见了。

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作毕

（原载 1926 年 2 月《小说月报》17 卷 2 号）

遗腹子

“也得换一换口味，譬如咸的东西吃腻了，就该来一点甜的。”文卿先生这样回答他的夫人，因为夫人说他不该把女儿看轻，认她们的到临仿佛故意来捣乱的；她说女同男没有什么分别，一样是子息，一样地可爱。“你想，头一个哇的一声叫出来，说道是女，自然喜欢，她融和我们两个的血肉，她是我们两个亲手铸成的宝贝。”

他的夫人柔媚地看着他；他这话语使她回忆从前甜蜜的时光。“第二个哇的一声，又是女，还没有什么，姊妹两个只差得两岁，将来把她们打扮得齐齐整整，一对照眼的鲜花，会教人羡慕煞。而且，老年时也

正要有一两个女儿在旁边才不至于寂寞；游花园去了，大小姐扶着你，二小姐伴着我；大冬天来了，大小姐拨着炉火，二小姐斟着好酒：那里舒服极了。”

她又仿佛看见自己是一位多福多寿的太太。

“但是，第三人 是女！”文卿先生的主 转得不大和润了。“这就有点厌烦了。我们又不是花儿匠，何用弄得这么花枝招展；就说老年时陪伴陪伴，也用不着这么多。谁知道第四个还是个女！阿，还是个女！我禁不住对你的身体疑惑了，只会生女，生不出别的东西来！这样一个生下去有什么意思，总得换一换口味才好。你要知道专吃米饭也会吃出脚气病来的。”

“我想这一回要换一换口味了。”她咽了口唾沫热情地说，刚才自为辩解仿佛生一辈子的女也不在乎的那种强制的态度便消散了。“这一回同从前全然两样。从前肚皮突起得尖尖地，现在，你看，平平地，像个馒头。从前四回脸色总是很好的，现在却黄得这样子。外面两样，里面了应该两样。”说着，垂下带笑的眼看衣服遮裹着的鼓起的肚皮。

“这倒不错，胎象不同了。”文卿先生端相着她的腹部。“我就去买两坛陈绍，两只火腿来，待你生下男的，同你畅快地吃这么一顿，也让你乐一乐。”

“真的么？”她的欢喜却在陈绍火腿之外。

“自然真的。你想，生儿子呢，是多么重大的事。”文卿先生宠爱地睨着他的夫人一笑。

两坛陈绍两只火腿买来了，就摆在卧房里，仿佛看作一种厌胜的宝物，又像是定生男儿的预约券。

新戚邻人都相信那胎象不同之说，一致主张这一回来的一定是男宝宝；这比较头二胎生男的更为名贵，分送红蛋须得双双。“不见得会吧。”孕妇谦逊地望着那些祝贺的眼光说。但是心里却在盘算应该要预备多少红蛋。

文卿先生走进卧房，看见那彩画着戏文的绍酒坛，心头就笑起来了。有时还妩媚地拍着夫人的肩说，“你会争气，你一定会争气。你看，这是你的奖励品，明年三春，还要同你去游西湖呢。”但是生下来的第五个还是个女。

产妇整整地哭了两昼夜，以致直到十天之后方才有稀薄的乳汁渗出来，在十天里头，婴儿是吃代乳粉果腹的。

文卿先生气极了，没处发泄，就把卧房里的两坛陈绍两只火腿搬出去，拉来几个朋友，分作几顿闷闷地吃掉了。

“只会生女，再也生不出别的东西！你可不能怪我，我不耐烦了，非讨个小不可。”在平时，文卿先生也曾提起这一层，但只是带着玩笑说的，从没有这样严正。夫人知道他这一回不同寻常，是下了决心的，自己的不争气又实在没有提出抗议的理由，只得恳求似地说，“讨个小，讨个小，我不反对你。但是，请你等我再生一个，说不定第六胎会是个男的。若仍是女，你就讨个小吧。”接着就滴滴地落泪。

文卿先生看了看她，带着厌恨的气说，“既然这样说，等你再生一个就是了。”

婴儿吸的乳汁渐渐地干涸了，又得去仰赖好代乳粉。口味的变更使

她感得不快，只圆张着小口时时号哭。不几天，小肥脸就消瘦不少，看去只包着一层黄而皱的皮。

这现象表示母亲又怀了。从前几回，从没有碰到同样的情形，断了乳的婴儿都不这么瘦，那末这一回真个改变了吧。母亲又想，五是个成数，从六开头换花样，是很讲得通的。后来看看肚皮突起比从前更平了，全没个顶峰，脸色也比从前更憔悴了，翻转眼皮来不见一毫的红意。因而想，上一回只是要改变的兆头，这一回可真要改变了。于是高兴地告诉丈夫，自信有七八分的把握。“你愿你能有更多的把握，九分，十分，十一分，十二分。”文卿先生自然又迫切地希望着了。“我再去买绍酒火腿来。不过你总得争气，不辜负那奖励品”。

又是两坛陈绍两只火腿搬进卧房里来了。

但是，从舆论方面考察，前途却并不怎么乐观。亲戚邻人当着面固然肯定地说：“这一回一定是男宝宝了，”或者还提出几个坚强的理由来，然而背面时总是“还是一个女，还是一个女，”这样相互地谈论着，而且都别有其他坚强的理由。同这些谈论零零星星飘进孕妇的耳朵里，有时还伴着轻蔑地这么努一努嘴，仿佛表示“她也配生男的么！”孕妇于是恐慌起来了，似乎毫无把握，一分也没有。想到越来越近的产期，真比罪人对于行刑时刻还怕。临蓐这一天，文卿先生在卧房外探候消息，时时揭起门帘的一角向里面望。他对于产妇的呻吟，围护的妇人们的絮语，都已听得惯熟，一点也不感什么。他全神倾注的只在哇的一声之后那非常紧要的一个报告。

产妇突然剧烈地号呼。卧房内发生一阵轻轻的骚动，随后是个神秘的静默。文卿先生几乎教呼吸都停息了，耳朵贴着门帘，静待命运的宣告。

“哇……”是婴儿的第一声，卧房里又发生一阵轻轻的骚动。文卿先生心头只是突突地跳。

“一位千金小姐。”收生妇用勉强欢喜的声调说，“又白又肥，是位很好的千金小姐。”

“哦。”围护的妇人们没精打采地答应。

“阿……”产妇骇叫地噤出来了。

文卿先生仿佛感得什么东西在口鼻间突地一压，闷得迷了心窍，只任两条腿自作主张反的躯体载到外面去。

卧房里的绍酒同为腿自然又作解闷之用，文卿先生同几个朋友慢慢吃掉了。

“现在非讨个小不可了。”他绝没有商量的意思，简直像下森严的命令。

可怜的母亲把不很充实的乳房塞进婴儿的小嘴，同时眼泪淋漓地掉下来了。“我求你，你好人，等我再生一个吧！”哀恳的眼光在泪膜底下直望着他。

“嗤！再生一个，你一辈子生不出别的东西了！只说再等你再等你，你知道年纪是不等你的么？”三十五六的年纪，鬓边已有几茎的白发，牙齿也有四五个摇动了的，说到这一句，心头便凄然了。女的听着，哭得更为厉害了，仿佛正来到海边的绝壁，望前途只是一片茫茫。阿，一片茫茫，一点没有归宿，这生活怎么过得下去呢！但是对自己终不曾绝

望，还相信自己生得出别的东西来，于是重又哀求说，“总请你再等一回，就是这么一回！这回再不见变改，决不阻挡你了。我非惟不愿耽误了你，也不愿耽误我自己呢。”文卿先生看伤心的泪点滴在婴儿的小颊上，便想起八九年来盼不到儿子有些时候两个人相互安慰相互期望的情事，觉得她也非常可怜，她的容貌比自己衰老得更厉害，额角已有深深的皱纹，头发落剩个鸭蛋大的髻了，因而颓然说，“那末依你的话，再等你一回合。”

明年，女的又当第七回的孕妇了。她揣度胎象与前不同，相信这一回一定真要改变了，一一重演前两回的戏文，而且更为热切。文卿先生又去买了绍酒火腿火腿来，勩勉着，期望着，也一一重演前两回的戏文，而且更为热切。

他也这样热切，她也这样热切，犹之升登高山，只有达到目的是合适的；万一失了足呢，那结果是跌得非常之重，大半非粉身碎骨不可。

但是，命运注定的，他们俩必得重重地再跌一交，——那第七个来的还是一个女！

女的除了含着眼泪重又负母亲的苦辛的担子，再没别的话说。妾讨进来了，气愤不过，特地躲在房里，不让她见着大太太。但是当妾走进对面的新房里去时，却趑到门口侧转了眼睛窥看。是一个乡间的女子，湖色绸的夹衫显得她皮肤的黝暗；脸儿圆圆的，两颐很宽，眉眼粗大。跨进了房门，那背影上最引注目的是肥大的臀部，一步向左一挪，又一步向右一挪。

“倒是个多子多孙的！”大太太这想，自然含着妒恨的意思，但其间不无宽慰的成分。

事情似乎很顺利，妾进门六个月就怀孕了。这是个可贵的开端，与大太太线母猪似地一来一个迥乎不同，所以颇引起一般舆论，这些舆论都是很可爱的。“莫看她乡下姑娘，倒是个有福分的呢。这头胎十分九是一个男，你想，她的前程还了得！”

“大太太专生女，她偏偏开头就是男！天公支配的事情往往有这样巧的。”

“文卿是近四十的人了，应该有一个儿子。”

“这原属大太太的毛病，是她生不出男的来。现在肚皮大的是姨太太了，当然会换花样，当然……”

文卿先生听着这些话，对于姨太太加倍地宠爱，买了名贵的安胎丸给她服，不让她做一点儿劳苦的事；一群大大小小的女孩儿在跟前乱嚷乱撞，常常把她喝住，因为她们会使姨娘心烦起来。当然，大太太是满腔的不平，这等殷勤的情形，不要说怀阿六阿七的时候，就是怀阿大的时候也不曾见过。但在不平之中，她又怀着第八胎了。

“一定又是女，一定又是女。”旁人用鄙夷不屑的口吻这样传说。

文卿先生料定她怀着的当然又是女，也不再买绍酒火腿作奖励品了，他只预备姨太太生了儿子之后，开一个盛大的宴会，让她在众宾之前占有那无上的荣耀。

大举的催生，种种周妥的设备，是大太太第一次临蓐以前做过的，现在都为姨太太筹措着。其间伴着亲戚邻右一致属望的热情，尤其热烈的是文卿先生那种半醉似的欣快之感。

你道姨太太生的什么？阿，也是个女！同大太太一个样子。文卿先生异乎寻常地伤心了，他开始对自己的身体怀疑，说不定男性的种子是绝迹的。那不是更没希望了么？已届中年，后顾尚虚，还有什么意味！——人生路上一枝照例的刻毒的冷箭射中他的心窝了；灰白色便从鬓边蔓延到头顶，而且颧颊上也画着几条皱纹了。一天傍晚，他从朋友家里打罢了麻将回来，意所不料地，两三个女孩子喊着迎出来说，“爸爸，妈妈已经生产了。”

“唔。”他冷然答应，心想这一回生得更其迅速，真是熟极而流了。

“是个弟弟，哈哈，是个弟弟。”女孩子一致示她们的好奇心。“喔！”他连忙赶进卧房，望见新生的婴儿在一个佣妇的手里，同时“恭喜呀，一个男宝宝，恭喜呀，”一阵地嚷，教他一时不晓怎么回答。

他靠近婴儿看，一层细极的软毛被着头面，鼻子同闭着的眼睛的部分红冻冻亮光光的，无异初生的小狗，一会儿“哇……”可爱的小口张开来了。他摸着婴儿的头顶，回转身来望床上的立妇，见她正含着两眶晶莹的眼泪在望自己；这眼光异样锋利，真欲刺入自己的心魂，使自己不得不感服。于是奔到床边温和地说，“你辛苦了！”产妇不说什么；眼睛一闭，眼泪被挤出来，淌在干黄的颊上；一只手颤颤地伸出来，握着文卿先生的手，紧紧地，为以前所未有。大太太的尊严从此恢复过来，不论什么人都“她有后福，她有后福，”这样颂扬着。她自己很明白，现在是尽有资格提出要求了。“你要儿子，儿子已有了，还用得到什么小？反她卖了吧！”“似乎还不消呢。”文卿先生颇有点恋恋。

“什么叫不消？当初不是说为着没有儿子么？你这不识羞的！原来并不为着儿子。”接着就对新生的男婴“你苦命呀！你苦命呀！”哭起来了。

“哭什么，把她卖了就是。但是，那个孩子呢？”

“我自己这么多的孩子，总不见得再来管一个别人的了，自然让她带了去。”

“或者不方便呢？”

“那末有育婴堂在。”文卿先生别无话说，只是有照办。姨太太卖给一个久嫖的小商人，算是续弦，孩子给前巷一家人家抱去，那家夫妇两个守了十几年不见一个孩子，这样也算尝尝当父母的滋味。

之男婴乳名叫阿坚，取的是命根坚固，定能长养的意思。母亲的乳汁似乎不十分能增进他的强健，而且母亲也不宜太辛苦了，于是破例地雇用乳娘。换了一个又是一个，直到第四个，是二十二三的精壮的乡下人，把自己生不到一个月的孩子寄着在别人家，特地跑进城里来的，才写了文契雇定了。从前阿姊传妹妹的那些小衣服当然不应用于唯一的弟弟，所以从襁褓到小衫全是新的。汤饼宴的那一天，宾客实在不少，心是略曾识面的人都邀请了来。人事真不可预料。这样的盛会，文卿先生原预备让姨太太占那荣耀的。女的呢，也不梦想有这回事了。但是，现在都来了个意外。宾客入席饮酒时，文卿先生抱着新生的儿子出来。吻一吻他的小额，把他举起来环旋一周说，“见见诸位公公，诸位老伯伯。”脸上洋溢着踌躇满志的笑。

宾客们看那孩子，一身红绣的衣裤，脸傅薄粉，眉心着小圆的胭脂，胖胖的，颇觉可爱，齐声赞说，“好一个孩子！”有些人便推论这是文

卿的祖先及他自身积德之报，中年得子，并不是容易的事。

文卿先生当然谦逊，“惭愧得很，那里说得上积德，不过蒙天照顾，有了个孩子，总算交代得过了。哈哈！”有着皱纹的颧颊上显出红润的光彩。

“来一杯！大家贺你一杯！”一一的酒杯都高高举起。

“不敢，不敢，敬各位一杯！”文卿先生一手抱着儿子，一手从一个空座上端丐一杯斟满了的洒就向喉咙里灌。“干！”

阿坚的发育很顺利，不到一周岁，已能懂得别人的意思，逗着他就嘻嘻地笑；时时咿呀发声，虽不成话，却有丰富的表情；把他放在地上，用手扶着，小脚便一起一落要跨出去了。父母调弄着他，觉得这生命里一点也没缺憾。女孩子们“弟弟，弟弟”地嚷着，环绕着他，仿佛他是宫中的王子。

但是，当初夏的里令，阿坚病了，起初也不见十分凶险，只是腹泻而已。随后就不大想吃奶，身体突地消瘦，而且发热。这当然引起父母无量的惊恐，一个医生不够，再请第二个；同时也到星士那里去花线，托他禳解。医生的话殊不得要领，说是消化不良，消化力恢复了就会好的。一天天过去，孩子越来越憔悴，灵活的眼珠变为定定的了，在父母的心中，各有个可怕而不敢互相告语的念头时时闪现，“会这样吧？”竭力想把它忘记，但是不一会又明显地这么一闪，“会这样吧？”

果然，在恶神支配的一天，病儿突变了，不啼哭，不转侧，只是喘气。喘了七八点钟的工夫，终于绝气了，眼睛还是张开，僵滞的眼珠瞪视着伤心的父母。

父母怎样地哀痛和号哭很容易想像的。

六七天之后，一个黑暗的晚上，忽然宣传西城小河里有个尸身，长袍马褂，四十多的所纪。文卿先生家里的男用人听着，不禁心头一动。赶忙跑去看时，尸身已被捞起，横在沿河的一条石头上了，“哎哟！我们老爷……”

这一晚，文卿先生是同几个朋友在酒店里喝了酒的，据这几个朋友说。喝酒时他并没有什么异样，只说了些“人生如梦，有没有儿子没什么关系”的达观话，酒也喝得不多，不过一斤光景；回去时怎样会落在河里，实在不大明白。

他的夫人自经这更为惨痛的变故，反似减少了不少的哀伤，时时现出异样的笑容告诉别人说，“我觉察我又怀孕了，胎象同上回一模一样，一定是个男。我将一百分地疼爱他，因为他是个遗腹子！”

遗腹子老是不来，但她并不心焦。直到文卿先生三周祭的时候，她依然现出异样的笑容告诉别人说，“简直同上回一模一样，一定是个男。他是我的心肝宝贝，他是个遗腹子！”便按摩自己的并不突起的肚皮。

这时候，颇有些人来为大小姐二小姐说亲了。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作毕

（原载 1926 年 9 月《一般》月刊第 1 卷诞生号）

抗 争

—

清早起来改了二三十本学生作文簿的郭先生搁下笔抬起眼来，只觉乌鸦似的一团团的東西在前面乱晃。闭了眼，用手指按了按眼皮，一会儿，再张开来，乌鸦似的一团团的東西没有了，便翻开刚才送来的当天的地方报。一阵青烟从后屋浮进来，烟火气刺入鼻际几乎欲打喷嚏，同时听得塌塌塌劈木柴的声响。

“唉，该死！”他把报纸一丢，激怒地说。

“什么事？”妻在里面提心地问，声音是故意地柔顺。“还有什么！他们要把我们饿死呢！”

“怎么了？”

“报上讲，今年的欠薪说不定发不发；明年不是打对折，就是学校关门！”

这真是太凶恶的一个消息，妻不自主地离开灶门来到前面。睁着眼看定丈夫的，沉郁的面孔，一时也说不出什么。心头是沸水一般，几日来时刻翻腾的一些想头又涌上来了：到年底只差一个多月了，有的是这家那家的帐；母亲那里，姑太太那里，都得去一副年盘；棉袄太不像样了，至少添一件新布衫；——这些且不讲，最要紧的是眼前只剩两块光洋几十个铜子了！明年打对折！要不然，就是学校关门！——她想到这里，兼之早上起来还没有吃东西，便觉一阵头晕，把旧有的肝阳病引起来了。于醉人似地在—把椅子上坐说。

“为什么？”他对准她的眸子看，似乎看透她的心。

“听我说的为是；我不相信这样会有好处。”她把底里的意思掩藏着。

“怎样没有好处？算盘是死的；教育该有多少，历年用了多少，到现在该不该欠薪打折扣，他们能偷拨一料算盘珠么？”“为什么向来没有人同他们算过？”

“因为怕，谋到一个位置不容易，蝗把它失掉了。”

“你倒不怕么？”

“我原说要许多人联合起来；单一个人出来同他们对抗，自然吃他们的亏，你要知道，联合起来是我们的法宝！”“他们不睬你们的法宝呢？”

“那末我们全体辞职！”他激昂地说，似乎她就是她正要对抗的人。

这一句正回印到她藏在心底里的忧虑，她想今后的命运，总得上这条路吧！倏地转念，又想到仅剩的两块光洋几十个铜子；一缕心酸，几滴泪珠抢着掉下来了；头脑里更见得昏昏。她闭了闭眼咽了口唾沫凄然说，“总之我不赞成你这样做。”

“你懂得什么！”他瞪着眼，有点发怒。

“我不懂么？凡事谨慎小心为妙。”

“还要多说！有我在—这里就是了，你看什么时候了，煮的粥呢？”他简直大声呵斥了，对于她絮聒鄙夷得像一滴污泥，又细微，又讨厌。

她伤心极了，眼泪续续下滴，怨恨他全不了解她的衷肠，明明为着

他，却得到这样的酬报；从这看来，就是万一境况好一点，又有什么意思。可是一想到就要上学校去，便站起来阴影似地移向后屋去。他用余怒不消的目光望着她蓬松发髻青灰破绸袄的背影，几年来她种种的苦辛立刻涌现于脑际，禁不住闭着眼，紧眉头，“唉！”

二

教职员联合会是去年就成立的，所有的成绩是一份油印的章程，宗旨项下当然是“研究教育，联络感情”一些话；一本开成立大后时的签名簿，龙蛇飞舞的墨笔字同蝇头小楷的铅笔字都有；一本记事录，记着那天票选出来的职员的名字。

郭先生是会里的干事员。他跑去对会长说，眼前的事情与全体教职员有切身的关系，须得召集临时全体大会，妥筹对付方法，那会第最怕的是开会，踱进会场就要打瞌睡，可是这一次却捻着髭须连连点头说，“不错，不错，非开临时全体大会不可。”发出的通告句句打入教职员们的心坎：“为自己的利益，为教育的前途，必须大家团结，取一致的步调。所以召集这个临时全体大会。会场在市立第三小学。”

第三小学在关帝庙内。大殿东侧有一个厅，作为教室；展庭就是运动场。殿庭里本来有两棵杏树，著花时就像两大个锦绣球；因为树干常常撞着学生的额角，致涨起胡桃大的肉块，便都被齐根截去了。这一天是星期日，朝阳照在殿顶的瓦楞上，夜来的霜渐渐融化，浮起一层淡淡的烟。庭中还阴暗，有几只蜷缩的麻雀停在地上。这时候，已经有到会的人向殿东侧探头窥望了。

“今天开这个临时会员大会，诸位都已知道，是为经费的事情。”会长先生虽然极愿意开这个会，却并不能增进他发言时的轻松畅快，说了一句，还得照例咽一口唾沫。在他前面坐着七八十位同业；学生的坐椅太低了，使他们大都佝着背心，用手托着下颌，臂弯支在膝上。从玻璃窗射进来的斜方形的阳光，历乱地印在他们的头上身上腿足上，大家感得温温地有点春意了。

会长先生说完了开会的意思，一手在髭须尖似捻着非捻着地等待大家开口。可是大家回他一个沉默；只听得些零落的咳嗽声。“诸位以为应该怎样？”会长先生略微有点窘，尴尬着脸儿从左边相到右边，又从右边相到左边，要相也一个能够提出意见的。果然，一个头发已经花白，但还没留须的瘦小的教员勇敢地站起来了。他用沙糙的声音说，“开会的意思，刚才会长已经说过了。但是郭先生是这个大会的原动议人，我们也得领教领教他的意见。”说罢，向两都看了看，然后坐下。

大家正在踌躇怎么对付会长先生的问语，听这样说，觉得这就最妥当，不由地拍起手掌来。

郭先生坐在最前的一排，抱着满腔的热忱，必乎要握着一个个同业的手说，“为学生，为自己，我们真诚而坚固地团结起来吧！”现在看见会长先生望着自己，不等他开口，就立到教台前面真挚地说：

“会长先生！诸位先生！我们当教员的往往会坠入一个骗局：这个骗局把我们抬得非常之高，如果却使我们弄得非常之窘；骗子从中得了好处去，还要在旁边暗暗地好笑。这是什么？就是说教育是神圣的事业

咯，教员清高，不同凡俗咯，那一套。这些话的骨子里，简直就是说干教育事业的无妨不吃饭；你如果计较吃饭的问题，生活的问题，那就是污了神圣，失了清高！是一种事来，是干一种事业的人，那一项不清高？那一个不该看自己的事业是神圣？然而这只该自己想着，自己信守，决不能让人家拿来当饵，自己却作吞饵的鱼！诸位，我们今后的道路，第一要看破这是一个骗局！”大家等不及他说完篇，热烈地拍手了。

“既然看破这一个骗局，当然会明白为自身的利益而说话并不是不神圣，不清高。——如其我们教出学生来，一点不像人，一点没有用处，那才是我们下贱，我们卑鄙。但是我们也同其他的人一样，生业就有生存的权利。为什么我们该特别牺牲？为什么我们的薪水该打折扣，维持不了生活？这有理由么？这有理由么？何况，实际上并不至于如此，而乌烟气的人物和事势竟然到如此！”

一阵的拍手声更其沉著了，一声声都代表各人涌到了喉际的一语“痛快！”

郭先生顿了一顿，用感激的眼光望一个个对着自己的脸继续说，“我们现在出来说话，也不是要压倒了谁，只拥护我们固有的权利。岂但我们的权利，也是拥护学生们固有的权利。不听见明年或者要停办学校么？从前我们信仰教育的人看来，停办学校就是杀害学生的生命！”

“我们出来说话，应该坚强我们的力量。融合各人的意思，结成个团体的意识，这是坚强不过的。如其各自分散，你就是满腔悒悒，也终于满腔，悒悒而已。惟有团体的意识，到底必能贯彻，得以化各人的悒悒为全体的欢畅。教职员联合会，不是我们的团体么？兄弟要召集今天的会，就希望诸位各表意见，结成个团体的意识，来付我们眼前生活上事业上的问题！”

郭先生在掌声中归了座。一堂的空气早已紧张起来了；这究竟是大家切身的问题，不像讨论教授法那样地无聊。唛 的语声起于四处，调子是沉郁的，迫节的。会条先生又左边右边来回地相着；虽然不觉得疲倦，却张大口腔打了个呵欠。

“我的意思，”刚才发言的那花白发的教员站起来说，“我们推举四个代表去见局长，无论如何，请他尽年内把欠薪发清了；明年的方针，也请他好好地定一定，打折扣同关门都不是办法！”他说得颇愤愤，坐下时还鼓起发红的颊。“四个不够吧？我的意思是六个。”这声音发于后排，并不见有人站起来。

“不要单讲薪水的话，”一高高的人挺立起来急促地说，“应该同他们算帐！为什么要欠薪了，为什么要打折扣了，教他们算给我们看，我们也同他们算一算！”

“好，算帐！”本来是含意未伸，现在有人说穿了，好些人就一齐喊出来。

“他们回说不用算，年年的预算决算都登报的，我们又怎样呢？”说这话的带着冷峻的口调，显也他比别人来的精细。“预算决算，谁相信！”好些人呵斥说。

“不相信，有什么凭据去驳他们？”那个人冷然回问。一堂爽然了，大家觉得手头的确没有现成的凭据。有些人连带想起全县的教育费不知究是多少，仿佛就想问一问；又觉这有点不好意思，只得暂且闷在肚里。

“要什么凭据！”高高的人又倏地让起来了。“谁不晓得他们从中弄的玄虚？什么预算决算，相信他们的鬼画符！”

大多数人听说，又觉自己并不空虚，也说无所用其爽然；于是场中复呈哄然的气象。

郭先生开口了。“帐不是不能算；我们要把本县的教育引上光明的大路，这一着尤其必要。但算收必须有靠得住的材料，就是所谓凭据。从今天起，我们不妨做准备的工夫，完密地搜集材料。到材料充足时，然后正式提出去。现在可先依刚才这位的话，推出代表去见局长，传达我们的必欲达到的期望：一，尽年内把欠薪发清；二，好好地确定明年的方针。是教育，是全县孩子们的教育，马马虎虎不当一回事是不成的！”

“那末，到底推几个代表呢？”会长先生尽他主席的责任。“我主张六个。”发于后排的声音又来了，算是维持他的初意。“两个尽够了。这几句话要用许多人扛去么？”

“哈，哈，哈！”

“诸位注意，推出代表去见局长这一提案还没有人附议呢。”这当然又是个冷静的头脑。

“哈，哈，哈！”

“我附议！”好些人哄然喊出来，同时历乱地举起手臂，像江上的船桅。

讨论人数的结果，多数赞成两个。推举出来的，一个是那说话很急促的高高的人，大家觉得他最激烈，激烈就好；一个是会长先生，其意无非会长是全会的代表，会长去了，差不多全体都去。“我们的后盾是什么？”那“冷静的头脑”乘人不提防，徐徐站起来说，闭了闭眼。“换一句说，我们说是必欲达到的期望，他们却回我们个不睬，我们又怎么办？”

这话语把大家松弛了心情又拉紧了。

“我们一致罢教！”

大家没有注意这是谁说的，只觉这办法真是个坚强的后盾，一齐来不及拍着手心。

“限他们一星期！一星期没有好好的答复，一致罢教！”大家混在掌声中呼喊。

郭先生心里很感动，起来带着微抖的声音说：

“今天我们有个团体的意识了！我们要用所有的力量来贯彻它；决不让它渐渐消散，终于没有。这是我们生活上事业上的生死关键，不是轻微的事。我们一定要贯彻这个团体的意识！”“大家一致！一星期！没有答复，全体罢教呀！”

这呼号是报答郭先生的。

于是会长先生宣告散会。全体的教职员哄地站起来；桌椅被推动，一阵乱响，大家的脸给阳光晒得红红的；心里尤觉活跃，仿佛前途悬挂着很好的希望。有几个人竟至于想自己差不多是“革命党”了。

三

“诸位先生的意思。兄弟没有不尊重的。”局长答复两代表说，照

例是又尊严又谦和的脸，眼光时时从眼镜边上溜出来。“从前兄弟也当过教员，教员的况味那有不晓得。再说到教育，教育不好好儿办，中国还有希望么？所以，诸位先生的意思，爽直说，就是兄弟的意思。”

那位高高的代表听说，不由得坐来更偏一点；仿佛嫌自己的身躯太高了，只想教背心尽量地弯弯弯。再发表些意见吧？这似乎可以不必；因为局长的意思就是职员们的意思，那末“咱们一伙儿”了。会长先生是本来不预备挡头阵的，现在看先锋沿且不多开口，落得托着下巴静听。

“不过，”局长轻咳一声，意思是重要的话来了。“当局的也有当局的难处。能够想法的地方，决不会不去想的。然而想尽了还是没有办法，这就不能一味地责备当局的了。是不是呢？是不是呢？”两位代表不自主地都点头了。

“不过，”局长再来一个转笔，“兄弟是当过教员的，对于教育又有极端的信念，现在还得从困万难中去寻一个好办法；待有成功，当赶快报告诸位先生。”

“限你一星期！”那位高高的代表仿佛想这样说，但立刻觉得这样说太不文雅了，便换个腔调说，“希望在一星期内中到局长成功的消息。”

“如有成功的话，”局长笑了，这笑里藏着好许多的恩惠，“今天就今天，明天就明天，何必一个星期。”再有什么话说呢？两位代表就辞别了出来。

这地方教职员们丛集的所在是茶馆，拦洽一切在这里，商量什么在这里，休憩，打瞌睡在这里，说笑话，约打麻将的赌伴在这里：假如把教职员联合会的会所定的茶馆，那就不至于成立会之后只开一次会了。

两位代表去见局长以后两三天，茶馆里就有人同教职员们谈论起这件事情来了。这些人无非是教育委员公正士绅之类，平时本来混在一块的，彼此有什么话不谈呢？

“你们去见了局长了？”

“是的，我们推代表去见了局长了。这是我们全体的问题，教育前途的大关键，不得不严重地提出。而且要他在一星期内有个解决。”

“局长怎么说？”

“他说总得从千困万难中寻出一个办法。”

“万一一个星期过了，还是没有解决呢？”

“那是早经决定的了；我们作坚决的表示，一致罢教！”“好，这方法顶好，因为它彻底。——不过……”

“不过什么？”

“你们须得像工人罢工一样组织起纠察队来，有谁私下里上课的就打，有谁敢接受教育局的新聘任的也打；这才显出你们的力量，最后的胜利一定归入你们手里。”

“这是难办到的。纠察这字面何等难听；而且，怎么能动手就打呢？”

“难办到么？那末，你们的最后胜利还不可知之天呢。哈哈！”“未必吧。”

“不要太乐观了。还是趁早去组织纠察队的好。哈哈！”教职员们虽然说“未必吧，”心里却不免有点儿动摇。自己的情况当然知道得最清楚的：四块钱用一个本校毕业生，教他代了课，自己再去什么局什么

处弄兼差，领干修；或者八块钱雇一名师范毕业生，把一班的“国”“算”“手”“体”等等完全包给他，再也不用费心。外边空着一双手，想当“八块钱的”“四块钱的”的人正不知有多少。欠薪，打折扣，都不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只要有饭碗，那怕是破的。如其一致罢教，不刚好给他们一个顶好的机会么？于是，抗争完全失败，徒然牺牲了自己。这那里是聪明人干的事！

同时，好几种地方报纸也特地为此事作起守评来，都不偏不倚地专为教育着想。举个例，地方公报这样说：

近闻教职员联合会代表谒见教育局长，请于年内发清积欠；明年教费，亦望为筹划。夫小学教员多寒峻这士，八口嗷嗷，亟待薪资以为赡养。当局者诚宜及早设法，全其利权，俾得乃心乐育，无复他顾。

惟风闻教职员方面早有拟议，果所请不遂，即同盟罢教以为挟持；此则断乎不可者。教育原属神圣事业，为三乐之一，从事于此者，不可不具牺牲之精神；且其满足快慰，固非饱餐一顿所可伦比者也。苟以区区欠薪问题而相率罢教，置神圣事业于度外，人其谓之何？窃为吾县小学教育界不取也。

这尤其使教职们烦闷。明明是一个骗局，是一顶很高很高的帽子。但是，记者这样说了，读者点头赞同了，不就是非常普遍的舆论么？

四天没有回复，五天没有回复，直到第七天的晚上，还是没有回复。明天早天，教职员们都怀着异样的心情到学校里，好似畏怯的旅客临到艰险的栈道，走又不好，不走又不好，简直无可奈何。第一小学的老师没精打采地望着乱蚂蚁似的学生，吩咐校役说，“你到二校去问一声，今天上课不上？”

校役跑到第二小学，两位先生正在踌躇，低低地议论，说坏在当初不曾约定，用一种什么方法作一致行动的信号。

“先生，你们今天上课么？”校役毫不顾忌地问。

“今天放学了！”在近旁的学生听说，就神经过敏地喊起来。“咄！”一位先生喝止说。“谁胡说！”于是回答一校的校役，当然只得说“我们今天上课。”

“你们怎样？”另一位先生想起了问。

“我们因为没定规，所以来问的。”

校役回到一校，报告说二校是上课的。先生想失约不自我始，无论如何可以不负责任，便决意向校役说，“没有什么，你依照时刻摇铃就是。”

三校的老师经过一校，一转念便跨进门去，想探听一点消息，但当望奔驰叫喊的学生们时，仿佛觉得已经明白，再不用探听什么，于是死心地跑到关帝庙里。

高级小学是装有电话机的了，这一面取下听筒来问，“怎样，你们今天？”

“我们从众，”那一面回答。“刚才派人出去打听，各校还是照常地开门呢。”

“那个的话大概是作罢的了。”

“大概是作罢的了。哈哈！”

这一天，郭先生起得特别早，踏着满街的浓霜历访十来个学校。有几校的先生还没有到；遇见的几位先生都呈冷冷的面孔说只怕有人乘机讨好，独个儿上课。

“不用问别人，只消问自己。是上星期一致通过的记议案，到底要不要实行呢？”郭先生的感情颇激动了。

答话却仍是软绵绵的。“实行固然顶好。有利益的事体，谁不愿意干。但是，我们的力量薄弱呢。会不会像了砒霜药老虎，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郭先生还没有死，一口气跑到会长那里，把遇见的情形愤愤地说了，未了说，“无论如何，得立刻召集临时全体大会。”“你想大家高兴到会么？”会长先生带着冷笑说。一会儿面孔转成庄严了，“你地召集，你去发通告！”

郭先生碰了一鼻头的灰，心里是说不出地感慨。已经望见了的前途的光明，原来只是一撮虚幻的火焰；现在消散了，依然是漫空的漆黑！

到了学校，竟想向学生们宣告，今天不教课了。“但是，独个儿表示，谁觉着你的厉害呢？没有意义的事情，做它也是傻。”当他捧着一叠算草簿进教室上第一课时，看见一个个冻红的小脸上一对对的眼光射准自己，不禁诅咒似地想，“讨厌的东西！”但是，一缕的内愧立刻直透心头，便垂下眼皮默祷，“请你们宽恕，这是我待你们不好的仅有的一次！”

四

学期终了，一切事情都安然过去，虽然教职员们所想望的完全没有消息。

但是郭先生已经接到免职的通知了，为的什么，交没有叙明白。他自己总该知道吧。

于是，有不少的在私下里庆幸，没有真个做出来，到底占便宜；不然，把本来破了的再摔一下，那就粉碎了。

这是这学期末了的一课。郭先生给孩子们温理教完了的课本，也完毕了；凄然的感觉渐渐上涌，终于激动地说，“告诉你们一句话，你们料不到的一句话，下学期我不是你们的先生了！为什么呢？你们一定要这样问。唉，你们只晓得在学校里玩，在家里玩抽出时间来做一点功课。你们那懂得贡问各色各样的事情。如果曲曲折折地告诉你们，徒然教你们心里糊涂，还不如不说的好的。总之，下学期我不是你们的先生了！但决不是我心愿离开你们！”“下学期谁来教我们了呢？”冬日的下午，教室里已漫着昏暗，在那最暗的屋角里一个孩子悄角问。

“自然是一位新先生，我不知道是谁，所以不能告诉你们！”“我们跟着你先生去，你还是教我们，好不好？”另一个孩子含着离愁的眼光说。

“那不好；并且，我暂时也不作先生呢。”郭先生嘴里这样说，心里是莫名地难过。自念入世以来，愿意赠与自己的心力的就是这班孩子，

相与得最坦白没有一点隔阂的也就是这班孩子，现在却被迫地离开他们了！

“作先生的没有不爱学生的。你们的新先生一定会欢喜你们，保护你们，同我一模一样。你们准备一颗很好的心欢迎新先生罢！”郭先生又想到孩子们的前途，这样恳挚地说。

教室里十分寂静，好似所有的脉搏同气息都凝止了。一对对的眼光集注在郭先生的身上，仿佛嫌平日还没有看得仔细，看得足够。

“新先生虽好，你不要去不更好么？”这一句带着真诚地埋怨的口气，破了一堂沉寂。

“这没有法子！”郭先生的声音带颤而且有点沙哑了。“现在我们要散学了。给你们说，这人教那人教都不成问题，最要紧的是你们自己努力，自己要好！我希望明年你们进步更多，大家成个更好的学生！”他不能再多说，连忙点头招呼，因为滚出来的泪珠快要给学生们看见了。

学生懒懒的散出去，好似腿上系着铅条。郭先生在一个个的背影上都着力看认，就把逐个的性格，癖好，学力等等重又温理一过。末了是寂然，死样地寂然。

“完了！”郭先生觉得现在真成两手空空了，没有凭藉，没有归宿，什么都没有！他颓然走下教台，不自主地回头去看。“呵，我的舞台，几年来在这里演呕心沥血的戏，现在被撵下来了！”转头来看见呆板的几排空桌椅。“呵，看惯了的红润的黄瘦的干净的齷齪的面孔，再没有福分在这里一齐看见了！”墙上列画幅，是今年秋间带着学生到野地游散，诱导他们自由写生的成绩。“这种乐趣，怕梦里也不会再得的了！”

他理清自己的书物，带着，一溜烟跑出了校门。西风吹得很紧，行人都呈萧瑟之态。暮色已十分下沉，似乎把他的心也压得非常沉重，两脚机械般移动，心里只是迷惘地想：

“回去，回去怎么办呢？还不是看她的流泪的脸！还不是听她的怨恨的话！不应该不听她咯，到底谁的话对咯，总是这几句。倒楣的事实自会证实她的话，那有什么法子！她还要说，衣服没有几件她当咯，只剩几个铜元几个铜元咯，真讨厌！不晓得人为什么一定要吃饭！”

心思像一缕游丝般漾了开去，“假若没有她，也就没有家，岂不自由自在。”肩担行李头戴棕笠悠然来往的行脚僧的印象浮现于他的脑际。但立刻感觉自己太自私了。“她怎能不怨呢？她嫁了过来，简直是嫁给了愁苦；一切的辛劳，一切的焦心，都有她的分，独没有片刻的安适。难道还不让她畅快地怨几句么！”

“还是这班同业实在岂有此理！”愤恨便转个方向。“他们没有识见，没有胆量，只晓得饭碗！饭碗！饭碗就是他们的终生唯一的目的！饭碗也得弄得牢固一点，稳妥一点呀，但他们不想！饭碗以外还得好好地做事业呀，但他们更不想！说什么教育，教育，一切的希望都系教育！把教育托给这班东西，比筑屋在沙滩上，还要靠不住！”他连平日的根信念也动摇了，深觉当初以为唯这一条路是值得走的，其实只是浮泛的认识；这一条路的荆棘充塞，并不亚于其他的路。于是不但两手空空，心头也空空了。空空的心感到的一种况味，说是悲哀并不像，说是痛苦也未为确切，总之，只望立刻销毁了这个心才好；但怎能得便销毁了呢？

“铮！铮！”是铁铺里发出来的声音。郭先生不经意地看过去，在

墨墨的小工场里，三个铁匠脸上身上耀着鲜红的光；铁椎急速地起落，有力而自然；炉子里的火焰一瓣瓣地掀动，像一朵翻的大莲花；这幅动人的活的图画，似乎是向来不曾见过的。“呵，他们是神圣！要买钉的，要买铲的，自然跑来求他们；而他们绝不求人，他们只须运用自己的精力，制成有用的东西，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怎样能跟得上他们呢？”他收了欣羡的眼光回向内面想，只觉异样地怅惘，仅有的的是个空空的心，配跟谁！

不知又走了多少步，身体突地给别人一撞，才转过头去。在电灯杆上贴一张告白，两三个人凑着灯光在那里，也不知电灯什么时候亮了的。看那告白文字，说的是新开织袜厂，招收勤谨女工，工资从优的话。

他心头一动，不禁凝想，“她……”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六日作毕

（原载 1927 年 1 月《教育杂志》19 卷 1 号）

夜

一条不很整洁的里里，一幢一楼一底的屋内，桌上的煤油灯放着黄晕的兴，照得所有的器物模糊，惨淡，像反而增了些阴暗。桌旁坐着个老妇人，手里抱一个大约不过两周岁的孩子。那老妇人是普通的型式，额上虽然已画着好几条皱纹，还不见得怎样衰老。只是她的眼睛有点怪，深陷的眼眶里，红筋牵牵地，发亮；放大的瞳子注视孩子的脸，定定地，凄然失神。她看孩子因为受突然的打击，红润的颜色已转得苍白，肌肉也宽松不少了。

近来，那孩子特别地会哭，犹如半年前刚屙奶的时候。仿佛给谁骤然打了一下似地，不知怎么一来就拉开喉咙直叫。叫开了头便难得停，好比大暑天的蝉儿。老妇人于是百般地抚慰，把自己年轻时抚慰孩子的语名一一背诵了出来。可是不大见效，似乎孩子嫌那些太古旧太拙劣了。直到他自己没了力，一壁呜咽，一壁让眼皮一会开一会闭而终于阖拢，才算收场。

今晚那老妇人却似感得特别安慰；到这时候了，孩子的哭还不见开场，假若就这样倦下来睡着，岂不是难得的安静的一晚。然而在另一方面。她又感得特别不安；不晓得就将回来的阿弟怎么说，不晓得几天来醒里梦里系念着的可怜宝贝到底有没有着落。晚上，在她，这几天真不好过。除了孩子的啼哭，黄晕的灯光里，她仿佛看见隐隐闪闪的好些形像。有时又仿佛看见鲜红的一滩，在这里或是那里，——这是血！里外，汽车奔驰而过，笨重的运货车有韵律地响着铁轮，她就仿佛看见一辆汽车载着被捆缚的两个，他们的手足上是累赘而击角有声的镣铐。门首时时有轻重徐疾的脚步声经过，她总觉得害怕，以为或者就是找她同孩子来的。邻家的门环儿一声响，那更使她心头突地一跳。本来已届少眠年龄的她这样提心吊胆地尝味恐怖的味道，就一刻也不得入梦。睡时，灯是不最点的，她怕楼上的灯光招惹另外的是非。也希冀前能得干净，完全一片黑。然而没有用，隐隐闪闪的那些形像还是显现，鲜红的一滩还是落山的太阳般似乎尽在那里扩大开来。于是，只得紧紧地抱住梦里时而呜咽的孩子……

这时候，她注视着孩子，在她衰弱而创伤的脑里，涌现着雾海般迷茫的未来。往那方走才是道路呢？她一毫也不能辩认。怕有些猛兽或者陷阱隐在这雾海里边吧？她想十分九会的。而伴同前去冒险的，只这才能学话的孩子；简直等于孤零的一个。她不敢再想，无聊地问孩子，“大男乖的，你姓甚？”

“张。”大男随口回答。孩子于尚未解悟姓的意义的时候，自己的姓往往被教练成口头的熟语，同叫爹爹妈妈一样地惯习。

“不！不！”老妇人轻轻呵斥。她想他的新功课还没弄得熟，有点儿发愁，只得重行矫正他说，“不要瞎说，那个姓张！我教你，大男姓孙。记着，孙，孙……”

“孙。”大男并不坚持，仰起脸来看老妇人的脸，就这样学着说，发音带十二分的稚气。

老妇人的眼睛重重地闭了两闭；她的泪泉差不多枯竭了，眼睛闭两闭就表示心头一阵酸，周身经验到哭泣时的一切感觉。“不错，姓孙，孙。再来问你，大男姓甚？”

“孙。”大男玩皮地学舌，同时伸手想去取老妇人头上那翡翠簪儿。

“乖的，大男乖的。”老妇人把大男紧紧抱住，脸孔依贴着他的花洋布衫。“随便那个问你，你说姓孙，你说姓孙……”声音渐渐凄咽了。

大男的手臂给老妇人抱住，不能取那翡翠簪儿，“哇……”突然哭起来了。小身躯死命地挣扎，泪水淌得满脸。

老妇人知道每晚的常课又得开头，安然而过已成梦想，便故作柔和的声音来鸣他：“大男乖的……不要哭呀……花团团来看大男了……坐着红桥子来了……坐着花马车来了……”

大男照例地不理睬，喉咙却张得更大了，“哇……妈妈呀……妈妈呀……”

这样的哭最使老妇人伤心又害怕。伤心的是一声就如一针，针针刺着自己的心。害怕的是屋墙很单薄，左右邻舍留心一听就会起疑念。然而给他医治却不容易；一句明知无效的“妈妈就会来的”战兢兢地说了再说，只使大男哭得更响一点，而且张大了水汪汪的眼睛四望，看妈妈从那里来。

老妇人于是站起来走，把大男横在自己的臂弯里；从她那动作的滞钝以及步履的沉重，又见她确实有点衰老了。她来回地走着，背诵那些又古旧又拙劣的抚慰孩子的语句。屋内的器物仿佛跟着哭声的震荡而晃动起来，灯焰似在化得大，化得大，——啊，一滩血！她闭了疲劳的眼，不敢再看。耳际虽有孩子撕裂似的哭声，却同在神怪的空山里一样，幽寂得教血都变冷。

搭，搭，外面有叩门声，同时，躺在跨街楼底下的那条癞黄狗汪汪地叫起来。她吓得一跳，但随即省悟这声音极熟，一定是阿弟回来了，便匆遽地走去开门。

门才开一道缝，外面的人便闪了进来；连忙，轻轻地，回身把门关上，好像提防别的什么东西也乘势掩了进来。

“怎样？”老妇人悄然而焦急地问。她恨不得阿弟一颗心给她看，让她一下子知道他所知道的一切。

阿弟走进屋内，向四下看一周，便一屁股坐下来，张开了口腔喘气。

是四十左右商人模样的人，眼的四围刻着纤细的皱纹形成永久的笑意，眼睛颇细，鼻子也不大，额上渍着汗水发亮，但是他正感着了阵阵寒冷呢。他见大男啼哭，想起袋子里的几个荸荠，但摸了出来授给他，“你吃荸荠，不要哭吧。”

大男原也倦了，几个荸荠又多少有点引诱力，便伸两只小手接受了，一壁抽咽一壁咬着荸荠。这才让老妇人仍得坐在桌旁。

“唉！总算看见了。”阿弟摸着额角，颓然，像完全消失了气力。

“看见了？”老妇人的眼睛张得可怕地大，心头是一种悲痛而超乎悲痛的麻麻辣辣的况味。

“才看见了来。”

老妇人几乎欲拉了阿弟便引她跑出去看，但恐怖心告诉她不应该这样鲁莽，只得怅然地“喔！”

“阿姊，你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好人，是不是？其实也不一定，像今天遇见的那个弟兄，他就是一个好人。”他感服地竖着右手的大拇指。

“就是你去找他的那一个不是？”

“是呀。我找着他了，在一家小茶馆里。我好言好语同他说，有这样这样两个人，想来该有数。现在，人是完了，求他的恩典，大慈大悲，指点我去认一认他们的棺木。”他眉头一皱，原有眼睛四围的皱纹见得更为显著，同时搔头咂嘴，表示进行并不顺利。“他却不大理睬，说别麻烦吧，完了的人也多得很，男的，女的，长衫的，短褂的，谁记得清这样两个，那样两个；况且棺木是不让去认的。我既然找到了他，那里肯放手。我又同他说了，告诉他这两个人怎样地可怜，是夫妻两个，女的有年老的娘，他们的孩子天天在外婆手里啼哭，叫着妈妈，妈妈，……请他看老的小的面上发点慈悲心……唉！不用说吧，总之什么都说了，只少跪下来对他叩头。”

老妇人听着，凄然垂下眼光看手中的孩子；孩子朦胧欲睡了，几个荸荠已落在她的袖弯里。

“这一番话却动了他的心。”阿弟带着矜夸的声调接续说；永久作笑意的脸上浮现真实的笑，但立刻就收敛了。“这叫人情人情，只要是人，同他讲情，没有讲不通的。他不像起先这样讲官话了，想了想叹口气说，‘人是有这样两个的。谁不是爹娘的心肝骨肉！听你讲得伤心，就给你指点了吧。不过好好儿夫妻两个，为什么不安分过日子，却去干那一些勾当！’我说这可不大明白，我们生意人不懂他们念书人的心思，大概是——”

“嘘……”老妇人舒口气，她感觉心胸被压抑得太紧结了。她同她的阿弟一样不懂女儿女婿的心思，但她清楚地知道他们同脸生横肉声带杀气的那些囚徒决不是一类人。不是一类人为什么得到同样的结果？这是她近来时刻想起，致非常苦闷的问题。可是没有人给她解答。

“他约我六点钟在某路转角等他。我自然千多万谢，那里敢怠慢，提早就到那里去等着。六点过一歇，他果真来了，换了平常人的衣服。他引着我向野里走，一路同我谈。啊——”

他停住了。他不敢回想；然而那些见闻偏同无赖汉一般撩拨着他，使他不得不回想。他想如果照样说出来，太伤阿姊的心了，说不定她会昏厥不省人事。——两个人向野里走。没有路灯。天上也没有星月，是

闷郁得像要压到头顶上来的黑暗。远处树同建筑物的黑影动也不动，像怪物摆着阵势。偶或有两三点萤火飘起又落下，这不是鬼在跳舞，快活得眨眼么？狗吠声同汽车的呜呜声远得几乎渺茫，似在天末的那边。却有微细的嘶嘶声在空中流荡，那是些才得到生命的小虫子。早上还下雨，湿泥地不容易走，又看不见，好几回险些儿跌倒。那弟兄嘴唇粘着支纸烟，一壁吸烟一壁幽幽地说，“他们两个都不行，没有一点气概，带出来就索索地抖，像两只鸡。面色灰了，你看我，我看你，眼泪水直淌，想说话又说不上。你知道，这样的家伙我们就怕。我们不怕打仗，抬起枪来一阵地扳机关，我想你也该会，就怕抬不动枪。敌人在前面呀，开中的，开不中的，你都不知道他们面长面短。若说人是捆好在前面，一根头发一根眉毛都看得清楚，要动手，那就怕。没有别的，到底明明白白是一个人呀。更其是那些没有一点气概的，眼泪水溅到你手上，抖得你牙齿发软，那简直干不了。那一天，我们那个弟兄，上头的命令呀，缩了好几回，才皱着眉头，砰地一响开出去。那晓这就差了准儿，中在男的臂膀上。他痛得一阵挣扎。女的呼娘呼儿直叫起来，像个发了狂。老实说，我心里难受了，回转头，不想再看。又是三响，才算结果了，两个染了满身红。”那弟兄这样叙述，听他的似乎气都透不来了；两腿僵僵地提起了不敢放下，仿佛放下就会踏着个骷髅。然而总得要走，只好紧紧跟随那弟兄的步子，前胸差不多贴着他的背心。

老妇人见阿弟瞪着细眼凝想，同时又搔头皮，知道有下文，愕然问，“他谈些什么？他看见他们那个的么？”

他们怎样“那个”的，这问题，她也想了好几天好几夜了，但终于苦闷。枪，看见过的，兵，警察背在背上，是乌亮亮的一根管子。难道结果女儿女婿的就是这东西么？她不信。女儿女婿的形像，真个画都画得出。那一处地方该吃枪的呢？她不能想像。血，怎样从他们身体里流出来？气，怎样消散而终于断绝？这些都模糊之极，像个朦胧的梦。因此，她有时感觉到女儿女婿实在并没有“那个，”会有一天，搭，搭，搭，叩门声是他们特别的调子，开进来，是肩并肩活活的可爱的两个。但只是这么感觉到自己，而且也有点模糊，像个朦胧的梦。

“他没有看见。”阿弟连忙闪避。“他说那男的很慷慨，几件衣服都送了人，他得一条外国裤子，身上穿的就是。”

“那是淡灰色的，去年八月里做。”老妇人眯着眼凝视着灯火说。

“这没看清，因为天黑，野里没有灯。湿泥地真难走，好几回险些儿滑跌；幸亏是皮底鞋，不然一定湿透。走到一处，他说到了。我仔细地看，十来棵大黑树立在那边，树下一条一条死白的东西就是棺木。”他低下头来了，微秃的额顶在灯光里发亮。受了那弟兄“十七号，十八号，你去认一认吧”的指示而向那些棺木走去时的心情，他不敢说，也不能说。种种可怕的尸体，皱着眉咬着牙的，裂了肩洞了胸的，鼻子开花的，腿膀成段的，仿佛即将踢开棺木板一齐撞到他身上来。心情是超过了恐惧而几乎麻木了。还是那弟兄划着几根火柴提醒他“这就是，你看，十七，十八，”他才迷惘地向小火光所指的白板面看。起初似乎是蠕蠕而动的蛇样的东西，定睛再看，这才不动，是墨笔写的十七，这一边，十八，两个外国号码。“甥女儿，我看你来了，”他默默祝祷，望她不要跟了来，连忙逃回小路。——这些不说吧，他想定了，接续说，

“他说棺木都写着号码，他记得清楚，十七十八两号是他们俩。我们逐一认去，认到了，一横一竖放着，上面外国号码十七十八我识得。”

“十七，十八！”老妇人忘其所以地喊出来，脸色凄惨，眼眶里明莹着仅有的泪。她重行经验那天晚上那个人幽幽悄悄来通报恶消息时的况味；惊吓，悲伤，晕眩，寒冷，种种搅和一起，使她感觉心头异样空虚，身体也似飘飘浮浮地，不倚着一点什么。她知道搭，搭，搭，叩门声是他们特别的调子，开进来，是肩并肩活活的可爱的两个，这种事情绝不会有的了。已被收起，号码十七，十八，这是铁一样的真凭实据！一阵忿恨的烈焰在她空虚的心里直冒起来，泪膜底下的眼珠闪着猛兽似的光芒，“那辈该死的東西！”

阿弟看阿姊这样，没精打采回转头，叹着说，“我看棺木还好的，板不算薄。”——分明是句善意的谎话。不知怎么，同时忽然起了不可遏的疑念，那弟兄不要记错了号码吧。再想总不至于，但这疑念仍毒蛇般钻他的心。

“我告诉你，”老妇人咬着牙说，身体索索地震动。睡着的孩子手臂张动，似乎要醒来，结果翻了个身。老妇人一壁理平孩子的花洋布衫，继续说，“我不想什么了，明天死好，立刻死也好。这样的年纪，这样的命！”以下转有郁抑的低诉。“你姊夫去世那年，你甥女儿还只五岁。把她养大来，像像样样成个人，在孤苦的我，不是容易的事啊。她嫁了，女婿是个清秀的人，我欢喜。她生儿子了，是个聪明活泼的孩子，（她右手下意识地抚摩孩子的头顶）我欢喜。他们俩高高兴兴当教员，和和爱爱互相对待，我更欢喜，因为这样像人样儿。唉！像人样儿却成十七，十八！真是空地天坍下来，骇得我魂都散了。为了什么呢？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婿呀，总得让我知道。却说不必问了。就是你，也说不必问，问没有好处。——怕什么呢！我是姓张的丈母，映川的娘，我要到街上去喊，看有谁把我怎样！”忿恨的火差不多燃烧着她的全体，语声毫无顾忌地哀厉而响亮。她拍着孩子的背又说，“说什么姓孙，我们大男姓张，姓张！啊！我只恨没有本领处置那辈该死的東西，给年青的女儿女婿报仇！”

阿弟听呆了，怀着莫可名的恐惧，侧耳听了听外面有无声息，勉强地说，“这何必，就说姓孙又有什么要紧。——喔，我想着了，”他伸手掏衣袋。他记起刚才在黑暗的途中，那弟兄给他一团折皱的硬纸，说是那男的托他想法送与亲人的，忘了，一直留在外国裤子袋里。他的手软软地不敢便接，如遇怪秘的魔物；又不好不接，便用手心承受了，松松地捏站，偷窃似地赶忙往衣袋里一塞。于是，本来惴惴的心又加增老大的不自在。

“他们留着字条呢！”他说着，衣袋里有铜元触击的声音。

“啊！字条！”老妇人身体一挺，周身的神经都拉得十分紧张。一种热望（切念的人在叩门，急忙迎出去时怀着的那种热望）一忽儿完全占领了她。女儿女婿的声音笑貌，虽只十天还不到，似已隔绝了不知几十年。现在这字条，将诉说他们的一切，解答她的种种疑问，使她与他们心心相通，那自然成了她目前整个世界。

字条拿出来了，是撕破了的一个联珠牌卷烟匣子，印有好几个指印，又有一处焦痕，反面定着八分潦草的一行铅笔字。

阿弟凝着细眼凑近煤油灯念这字条。“‘儿等今死，无所恨，请勿念。’嗤！这个话才叫怪。没了性命，倒说没有什么恨。‘恳求善视大男，大男即儿等也。’他们的意思，没有别的，求你好好看养着大男；说大男就是他们，大男好，就如他们没有死。只这‘无所恨’真是怪，真是怪！”他想起那弟兄告诉他的话，同时想起传闻的“再二十年又是一打好汉”那种英雄气概。既无所恨，为什么要索索地抖，泪水直淌呢？若不是他的甥女甥婿，简直要看不起了。

“拿来我看，”老妇人伸手攫取那字条，定睛直望，像嗜书者想把书完全吞下去那样地专凝。但她并不识字。

室内十分静寂；小孩的鼾声微细到几乎无闻。

虽然不识字，她看明白这字条了。岂但看明白，并且参透了里边的意义，懂得了向来不懂的女儿女婿的心思。就仿佛有一股新的生活力周布全身，心中也觉充实了好些。睁眼四看，熟习的一些器物同平时一样，静处在灯光里。侧耳听外面，没有别的，有远处送来的唱戏声，和着圆熟的胡琴。

“大男，我的心肝，楼上去睡吧。”她立起来走向楼梯，嘴唇贴着孩子的头顶，字条按在孩子的胸口，憔悴的眼放着母性的热光，脚步比先前轻快。她已决定勇敢地再提负一回母亲的责任了。

“哇……”孩子给颠醒了，并不张眼，皱着小眉心直叫，“妈妈呀……”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四日作毕

（原载 1927 年 10 月《小说月报》18 卷 10 号）

冥世别

白髯皂袍的冥王坐在上面说：

“你们何以又要到阳世去呢？我不是早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尽了为人的光荣的本分了，更没什么遗憾；我这里虽然阴森一点，但是公平，有秩序，正适宜于你们永久地休息，就此安心住下去吧。你们也已答应了我，说阳世的事自有别人在那里尽他们的本分，在那里干，你们是决定安心住下去了。现在，为什么又要对我告别呢？”

冥王的眼里满含着离愁；他的语调柔和到极点，可是带着凄惋，犹如慈母舍不得她的爱子，用她特有的动情的调子，希望把他们的脚步挽住；这使两旁的判官鬼卒觉着诧异，都呆着怪丑的脸向他呆望。他们想：

“就是送十全的善人超升仙界，我们的王也从不曾这样依依不舍。今天，这几个青年说要去了，他却作这一副神态，忘了他冥王的威严，多少怪！怪！……”

站在前面的青年有五个。两个各把自己的头颅提在手里，这是从电线杆上取回来的。其他三个的头面上都有血色转殷的凹陷处，两处三处不等，是枪弹的成绩。他们五个听冥王说罢，互相看了一眼，那高个儿手里的头颅便开口说：

“我们很感激你的盛情！但是，我们不得不再到阳世去作一回人。请看这一篇文字吧，我们今天发见了它。”

说着，空着的一只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阳世的新闻纸，授给冥王。

“莫非阳世涌现了极乐世界么？你们爱热闹，所以要看看去。”

冥王这样自语，便展开那张新闻纸来看。虽然白须髯铺满了胸前，尚无须乎眼镜，并且视线一下一下移动得很快，一会儿已看过了五号字密排的一横栏。他忽然愤怒起来，脸色转成铁青，眼里仿佛闪着猛烈的火焰，厉声说：

“竟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的拔舌地狱应该拘囚这班东西！”

“请不要动怒。”

那高个儿把头颅提高一点，面对着冥王，抱歉似地说。

“你以为那一些句子看不入眼呢？”

“什么叫率学生而反对校长，反对教员，亦未始非宣传……？什么叫有地位有家室有经验者多不肯冒险一试，学生更事不多，激动较易……为最便于利用之工具？什么叫牺牲一部分青年之利益，以政治学上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之要求衡之，尚非不值？”

冥王一句严厉一句地喝问，他不想到站在他面前的并非他所要审判的鬼犯。

站在右边的一个青年接上说：

“这正是表白心理的自供状呀。冥王，你永远干那审判的事情的；在审判者面前，表白心理的自供不是很可贵的么？”

这声音是从血肉模糊的凹陷处发出的，因为左颊中着枪弹，嘴就同创痕并了家；大概牙齿已去了好几颗，舌头也伤了一点，故而发音丝丝地，像嘴里含着什么火烫的东西。

“唔，是表白心理的自供状……”

冥王沉吟了；他闭了闭眼，把新认识的人世的罪恶深深记在心里。同时对于面前的几个青年起了深浓的怜悯，他恻然说：

“你们只作了工具，只作了牺牲，我代你们悲伤！你们当临命终时，决不曾料想到会有人这样说你们的吧，我想。”“感谢你的同情。”

五个青年齐声回答。但随即摇着头，两颗提在手里的头颅尤其摇得利害，像奔马项颈下的铃铎；他们又说：

“但是，请你不要代我们悲伤，因为我们自己都不觉得悲伤。”

“为什么？你们死得既冤枉，死后又受着诬蔑，这在别人，是要哭出血来的伤心事呢。”

较矮的一个提着头颅的沉静地回答说：

“因为我们自信不曾作了他们的工具。说到工具，农人耕田，工人制器，凡是不吝惜一己的劳力，谁都为大众，谁都是工具。我们又何能不作工具呢？只是不曾作了那批称我们作工具的人的工具！”

“那时候，他们恋着地位，守着家室，据着经验，潜伏在社会的角落里，像抖抖瑟瑟的老鼠。他们用惊讶而无情的眼光偷望着我们，心里发育未完全呀，知识经验未具备呀，尚不能离成年人之保佐而独立呀，那一套；他们以为我们只是盲从的惯家，有谁指鹿为马，我们也会哄然而应，说是马的。根据着这种误解，到现在，他们就工具呀工具呀满口地唱了。”

“他们无论如何不能了解我们，犹如夏虫不懂得冰，井蛙不懂得海。”

说着，躯干岸然直挺，把头颅举起，高过削平的项肩，呈一种异样

的不可一世的神态。随又激昂地说：

“我们正因为年青，脑子还清白，没染着那种带腐臭气味的经验的毒。我们懂得容受与拒绝，我们懂得有所为与有所不为。凡容受了信仰了的，事不论大小，我们自己负绝对的责任，成功时不是沾了谁的光，失败时也不是上了谁的当！冥王，请你想，是侦探密布大刀队四处游行的恐怖局面呢，若不是衷心有所执持，肯胡乱盲从，出来充当一个工具么？”

“惟其如此，所以从头颅挂在电线杆上，枪弹嵌在血肉里边，一直到现在，我们绝不悲伤；这种下场是题中应有之义呀，假若过后要悲伤，先前也就不去作这等题目了。然而他们那里了解这些呢，只看见我们是死了，而他们还活着，就说我们作了他们的工具！”

冥王不禁叹了口气；他想这几个青年还是初到来时那种坦然的态度，其实说他们经验未具备也对，那识别罪恶的经验，他们的确太缺乏了。他把上身凑前一点，指着报纸的文字，提示说：

“你们要仔细看呢。这篇文字里说‘率学生’，说‘激动’，说‘牺牲’，明明是他们在后边支配着你们，把你们挑在枪尖上，往敌人阵营里乱刺的。”

“不，不，他们那里能支配着我们！”

五个青年齐声说，手里的头颅同颈上的头颅又强固地摇着。

“只有我们鞭策他们，教他们不得不从社会角落里蹇出来，也迈几步龟一样的脚步。”

“那末这篇文字里为什么这样说呢？”

“是他们的夸大，根据着他们的卑鄙心理而结构成功的夸大。这样说了，就见我们的行动都出于他们的计划，他们有何等的远谋深算呢。第二，只消看这篇文字的题目；他们现在嫌厌像我们这样的人，说不要了，不能不加上些理论。世间有许多发于私欲和冲动的东西，都加上了找来的理论的外套呢！”

说这话的本来是一个秀美的青年，从丰满的前额同清朗的眉目可以知道；只是当右颊同鼻梁的部分都中了一枪，下颌又受了刀伤，遂成了个残破的面容。

“不错，的确有许多发于私欲和冲动的东西，都加上了找来的理论的外套。”

冥王凝着惯于谛视阳世的眼睛，一连点头；心想他们虽是坦然的态度，识别罪恶的经验到底不见缺乏，刚才未免错认他们了。他又问：“既是如此，你们为什么又要到阳世去呢？我这里公平，有秩序，又毫不嫌厌你们，正适宜于你们永久地安息。”

先前不曾单独开口的一个青年耸了耸肩，两手按住露出了肚肠的腹部，简劲地答：

“因为看了这篇文章，觉悟到我们并不曾尽了本分，故而要再去一趟。”

“阳世的事，不是有别人在那里尽他们的本分，在那里干么？”

“别人尽也罢，不尽也罢，全是别人的事，可是我们在觉悟到并不曾尽了本分的现刻，对于自己异常不满，同时急欲鞭策自己，无论如何不愿意就这样永久地休息！”

“你们怀着这样的意思，那末去吧，去吧，我不应该留住你们！”

但是泪水含在他眼眶里了，像两颗晶莹的珠子。他看看两旁的判官鬼卒，似乎他已经看透了他们刚才的疑念，故而提起他们的注意，教他们各自分辨十全的善人与这几个青年有怎样的不同。

判官鬼卒仿佛都在报答冥王似地点着头。

“我不应该留住你们！请你们受领我的一杯别酒吧。”

冥王这样说着，于是鬼卒们忙起设坐度陈酒浆的事情来。

（原载 1928 年 12 月号《大江月刊》）

李太太的头发

李太太的一头头发是有历史的，当年配头她的丈夫，就因为他作了四首七律，赞美她的又长又软又黑的头发。真的，亲戚友好每谈到她，总是不约而同这样说，“她是生着一头美人发的小姐。”她的发长且软，不论什么样儿的时式髻都可以梳，又加上黑，黑而有光，人家涂了好许多的膏油都比不上；这自然引起别人的注意，仿佛觉得美人发就等于她，她就等于美人发了。她因此特别爱重她的头发，决不让它有丝毫的缺憾；换一句说，就是对于梳掠的事情异常用心，如果有一缕还欠妥贴，一处尚未停匀，她是不惜花了加倍的工夫重又梳过的。这几乎成了她的天性，直到寡居了担任了女子初中校长的中年，乌黑的头发有一部分转成灰白色了，她还是把梳成个惬意贵当的发髻作为快适的日课。

一天早晨，孩子的笑脸似的阳光泻进她的校长室，嬉春的小鸟在窗外的树上百媚千娇地叫，她都毫不关心，只皱着眉头想她的心事。这心事想着有两三天了，不止是白天，夜眠的工夫也大半消磨在这上边。内容是简单不过的：国民革命军来到这地方了，女学生固然纷纷剪发，寻常妇女学时髦剪掉发髻的也不少；而她，提任女子初中校长的她，一向是爱重头发的，到底剪还是不剪呢？

不晓是怎么，她的心思忽然开了一条光明的新路，她想：辛亥那一年排满革命，结果是男人剪头发，这一回国民革命，自然轮到女人剪头发。这是非常公平的，而且也十分切要；把丛丛的满头的东西噶啞一剪刀，至少可以表见这个人有一点革命的气息。她又想她自己是学校的校长，不比普通的人，而且是女子初中的校长，应该给女学生作榜样。假若舍不得几茎头发，说不定人家就会说她反对剪发。反对剪发不就是反革命么？于是校长的位置……于是……

既是这样想，似乎就可以决定下来了。但是她曾经写一回通告，中间有这样的语句，“女子剪发，成何体统！凡欲在本校求学者，一律不准剪发。”就是附属小学的低级生，头发披散，只齐到项颈，像和合仙一般的，她也要她们把头发留长，编成辫儿，如能梳通行的 S 髻当然尤其好。——不过这是去年的事情了。

“我也剪了，不要让人家说笑？”她审慎地问自己。

“不，不碍事的。去年不通行，所以不准她们剪；现在通行，所以自己都得剪。‘彼一时，此一时，’书上所说就是这个意思。”她犹如一个敏捷的律师，立刻给自己辩护。

她于是举起椭圆形的手照镜。薄薄的一头头发，几乎要露出头皮；色带灰白，像惯卧在灶肚里的懒白猫的皮肤。用手去摸挂在脑后的髻，瘪瘪的，松松的，不成一件东西。她开头嫌厌她的头发了；她觉得三十多年来爱重的是另外一头头发，像现在这样粘头在头上的可厌东西，除了剪掉简直没有办法。

然而还有问题，到什么地方去剪呢？玻璃窗上画着红白斜纹棍子的理发店，这几天多的是女主顾，她当然无妨进去。但是理发店里人多，玻璃窗外又排满了好奇同贪谗的眼睛，万一有一个熟人在里头，就将传扬开去说，“今天李校长李太太在理发店里剪发。”俏皮一点还可以说“落发，”把人家比作尼姑。俏皮话倒没甚关系，难堪的是点明白“今

天。”今天才剪发，足见是个新家伙。在什么都是新的好，惟有革命却竟夸老牌子的这时代，对于剪发只是一个新家伙，这怎么行！

她便想到找一个女学生给她剪；那些女学生最会在头发上做工夫，十天的打扮可以有十人花样，手段很不坏的。但是女学生的嘴大都伶俐，有时伶俐到几乎刻薄，她同她们相处惯了，这一层当然清楚。如果拿剪刀在手的，待剪不剪，涎着脸儿开开玩笑说，“去年我们要剪发，你先生不准，并且说了‘成何体统！’此刻现在，你先生也跟我们学坏样失体统来了么？”她想，听到这两句话的时候，板起面孔来斥骂一顿好呢，还是也涎头脸儿报以一笑？——是同样地不妥当！

她愿意人家向来就不曾留心过她的头发，以前她究竟是留着发还是剪了发的，每一个人都模糊得很；她愿意人家当她安安稳稳剪了发之后，丝毫不以为新奇，只淡淡地想，“唔，大概她是老早剪了的。”

然而这只是一愿望而已；人家究竟有没有留心过她的头发，她完全没有把握。在她自己一方面可以着手的，还是归到本题，先打算安安稳稳剪了发。她终于勉强地决定，命用人把同在学校里担一点功课的她的女儿请来。

同女儿商量有什么勉强？因为她揣度到女儿会不赞同她的剪发。这不是说女儿顽固，看几茎头发同名节一样地宝贵；女儿自己于前半个月就同一小部分学生把头发剪了（其时当母亲当校长的她虽不曾再写通告，也没有说赞许的话，仿佛只当没有这回事。）但是想着女儿最近几天的口调，“张家太太，三十多的年纪，也剪了发，像个什么样儿！”或者，“王家太太，忘了自己的老少，也跟着媳妇儿上理发店，出来的时候，笑得我肚子都痛了！”她就觉得能不同女儿商量为妙。女儿的弦外之音，不是说剪发的事情该让十七八廿二三的女青年们专利，再长大一点的也来剪，就是恶劣和丑态么？并且，她显然把自己的母亲忽略过去，好像母亲是潮流以外的人物了，无须剪发是当然之理。她那里知道母亲因为这潮流冲来的问题，正咀嚼着虽不强烈却也颇有点恶赖的苦闷呢。“我想把头发剪掉。你看怎样？”女儿来了以后，李太太故意作无所容心的神态说，但语调实在不自然。

女儿忍不住笑了；朝阳照到她的头上，齐耳根的鬓发反射着晶光，配合着浮溢笑意的眉目同脸颊，恰像一朵刚开在春光中的骄傲的花。她鄙夷地向母亲的头顶瞥了一眼说，“妈妈的年纪，也学青年人的样，恐怕不大好吧。”她用“恐怕”的字眼，是一种修辞法，好教对手不至于十分难堪；如果直抒胸臆的话，那就连“不大好”也无须，干脆两个字，“不配！”就完了。

李太太想女儿果然不赞同，自己的揣度总算没有错。她不让勇气馁下去，便接上说，“年纪没有关系。现在女人都应该剪发。你不是已经剪了么？况且，我的地位……”

女儿听到地位两字，就引起潜藏在心头的反感。婆婆妈妈的一些办法，看待学生像看待自己的女儿或媳妇，唠叨一阵，又温存一阵，那里成一个像模像样的校长！像去年写出“成何体统！”的通告来，她自己是觉什么，却教与她有关系的人羞愧无地。如果她肯放弃了她的地位，至少与她有关系的人可以无所羞愧。女儿这样想着，有意作得娇憨地说，“我们原常常说，学校的事辛苦，妈妈该休息休息。如果现在有规定，

当校长的必须剪发，妈妈正可以借此下台。”

“什么？”李太太有点发怒，她没想到自己的女儿会说出这样的话。“借此下台！好轻易的话！你说我的一头头发无论如何得保留，甚至用校长的地位来交换么？我的意思刚正相反，我宁愿牺牲一头头发来维持校长的地位！你知道我这样做为的是谁？谁？小姐，你要明白，都为的你们呀！”末句是凄然的声调；她伤心于自己的爱意完全不被了解，倒像自己骨头贱，欢喜作老牛马似的。

女儿想自己是什么都明白：把女儿女婿软禁在身旁，不让出去展一展翅膀，就算是她老人家全部的爱意！她硬说女儿女婿经不起外边的风险，像船儿一样，必须歇泊在安全的港湾里，而她自己就是安全的港湾。她全不知晓女儿女婿正自比于不怕在浪潮里跳来蹿去的小划船，就是大风雨的天气，也希望开驶出尝尝新鲜的冒险滋味，她全不知晓他们最不耐的是死一般地歇泊着，歇泊的结果，无非烂掉船底，全体沉没了下去完事！

静了一歇，女儿吞吐地说，“那末妈妈也剪了吧。”她每听到“都为的你们呀！”那种声口，虽然不满于心，外面总顺从地对付过去。

“你给我剪。”李太太像攫住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立刻接上说。

“我就给妈妈剪。”女儿看看自己的手，仿佛不相信这一双手将要造成一个趋时的落伍者似地。“不过剪了之后，将来或者为着什么要装起假发来，我可不高兴给妈妈梳那可笑的头了。”

“那有这样的事！”李太太坚决地回复。

噤啞一剪刀，李太太觉着头颅异常之轻，好像头顶也给削去了一片。突然间，她心里十分怅然，先前愿望人家不以她的剪发为新奇，现在已知道完全无望；她从手照镜里看，秋草似的一头短发，露出一条条的头皮；比以前挽发髻触目得多，就是近视眼也决不会放过。“年新剪发的李太太！哈哈！看新剪发的李太太！”她仿佛听见这样的笑声了。于是，新家伙当然注定的了，而女学生刻薄的嘲讽又岂能幸免呢。

她这怅然一时找不到宽慰的路，只好无聊地决定，下半年不去听前天刚刚开始“党义训练班”的功课。

但是岂止到外边去，最好连校长室也不要走出，让那新奇事情永远关闭在这间屋子里，除开女儿，再没第二个人知晓。于是她轻轻把门关了。然而马上又发见这办法并不妥当；人家要看校长在不在，就会推门进来，不是反而招引人家来看么？还是做得泰然点，不致惹人疑心。她重又轻轻把门开了；脸正对着门坐，让那不会嘲讽人的墙壁独自赏鉴她脑后的奇迹。

女学生时时在门外经过，也有停了步向里面望的；附属小学的学生在那里拍皮球，有好几回，皮球跳进了校长室。她想新奇事情一定给她他望见了；一种意欲包围着她的头颅，要把它压迫，压迫，压迫到几乎看不清那样地小；她的眼再也抬不起来，定定地注视着摊在桌子上的一本新到的女子杂志。继而听见“嘻！嘻！嘻！”的笑声了，她的脸不由得渐渐红起来。这不是笑她新家伙，跟人家学坏样，失体统，是什么？她颇有点愤愤，真想提高喉咙站起来宣言，“‘彼一时，此一时，’我现在也赞成剪发了！是新家伙，是刚才剪的，我一点也不忌讳！你们怎样？你们笑什么？”但是她终于缺少勇气，勇气犹如枪炮的火药，缺少

火药的枪炮只好不放。经过了最无聊的一瞬间，她勉强抬起头来说，“我头痛，你们到别处去玩。”为助成她的谎语，她的右手不自然地按着太阳穴。

“嬉！嬉！嬉！”这种声音渐渐摇曳而去，充满着刻薄的讽刺意味。

她不敢用厌恨的眼光送这声音，她恐怕有刺探的毒笑的眼光存留在门框边，万一彼此相遇，比较被痛打一顿还要难受。既如此，眼光当然回到杂志上，这才看清楚上面印着些什么字。阿，正是个惊心动魄的题目呢，“我不赞成女子剪发！”看下面的署名，并无“女士”字样，知道不是女子的手笔，女子作文少有肯牺牲那光荣的尊号的。男子而不赞成女子剪发，新剪发的她不免惶惑了，于是赶紧看下去。

这篇文章果然出于男子之手，开头就说明作者站在男子的地位，根据男性对女性的吟味立论。又说作者发这点小议论，并不敢轻蔑女性，看她们犹如瓶里的花笼中的鸟那样地品评着，但所谓吟味是应该被容许的，女性对男性如果发表类似的议论，男性是欢喜之不暇，决不会想到轻蔑或者别的不快意字眼上去。以下就是本文，说女性蓄发挽髻，从男性方面言，视觉嗅觉触觉都有妙美的趣味，尤其是同床共枕的时候。略微蓬松的发堆在枕上，引起你一种柔软的感觉，你会想到练熟的丝；颜色是乌黑的，黑里反射青光，加上那种卷舒自然的姿态，又教你联想着天际的云；云缭绕于你的眉尖，云覆护着你的心神，你就酣然陶醉在这云里了。头发里又有一种特别的香气，甜蜜畅适，勾起你百般的遐想；如果你的嗅觉不算得钝笨，你一定不欢喜巴黎的上等香水，却爱把鼻子埋在你旁边的头发丛中饱嗅一顿；因为无论如何上等的香水总只是物质的香，而头发丛中一顿饱嗅，却嗅到了人间的女性。至于触觉，则是说在某一时候，你的两手总爱依贴着女性身上的一部分而发髻的地方正好栖息你的一只手，这样，便见得两个更其密接，更可以游泳在极度的放纵里。这等趣味全是诗的，同时又全是人生的。假若这世间还需要诗，还不蔑视人生的吟味，那末女子何以要剪发呢？剪了发，云是散了，香是消了！与云散香消的女性睡在一起，你看，你嗅，你把捉，完全像你的同性；如果你还能作爱字方面的文章而不觉得肉麻，作者只有佩服你的好胃口，更有什么话说呢！

她看罢，把杂志厌弃似地推开，心里有点荡，又觉着羞，像偷看了不应该看的事情。她记起青年时期的经历来了。甜美的梦，醉心的戏谑，以及酥化骨肉的放纵，这些沉埋在记忆的深渊里了的，现在历历如在目前，甚至不遗漏一个最细微最不关重要的节目。她又特别想到丈夫对于她的美发，作了不知多少赞叹的诗篇，致了不知多少喜爱的抚触；把这杂志上说的来同丈夫相比，就见这个作者空疏肤浅。她自己修饰美发的技巧，与对镜时踌躇满志的心情，又多么足以骄傲。阿，生命的光荣！然而，现在，亲手把这光荣毁灭了！想到这里，不觉便转入于伤感。

思念又改了向，她忽然代女儿抱着深切的忧虑。女儿似乎禀受她的遗传，也有又长又软又黑的一头头发，现在是先半个月剪掉了；她想假如这个作者的话的确代表大部分男子的心理，那末女婿对女儿美满的爱情不将因剪发而发生变动么？她于是自问，丈夫若在，会不会赞成她剪发？不，决不；她断定丈夫对于缔结了两人的缘分并且作了好些韵事的题目的美发，一定要用丰种的好意劝她保留。以此类，女婿对于毫不瞻

顾径自剪发的女儿正在着肉麻，将渐渐至于嫌厌吧。她不敢再想下去，当然更不敢向女儿半个字。不到一点钟之后，几个女学生最先发见校长剪了发，立刻传说开去，于是全校师生以至校役无一不晓。在这个时代，女人剪发直是平常的事，大家并不以为惊异，只于以校长的中年而也剪了发，略有趣味而已。女学生们似乎已忘记了去年那“成何体统！”的通告。

当李太太上课退堂时，几个学生围住她说，“先生，你……”“我觉剪了便当得多，所以……”她连忙抢着回答，匆促之间，居然没到“坏样”“体统”“新家伙”等等。但一转念便省悟身临危地，嘲讽的毒箭将从四处射来，她踉跄地逃回校长室。

一天，忽传孙传芳的兵渡了江，江南人心便震荡起来。李太太怀着悔恨，皱起眉头，又似乎不好意思地向女儿说，“真的，倒给你说中了！你把我剪下的头发愉送到店家去编个发网来。”在她脑子里风车般旋转着的是剪发的校……女革命……地位……性命……一团乌黑……

“我原劝你不要剪。”女儿偏有暇闲讨口头的便宜。“妈妈的头发少，生在头上虽够梳，要编发网就怕不够。”

“那末怎样呢？”

“拿我的头发去编。”

“我们糊涂了。你自己也得编一个。编了你自己的，怎么再能编我的？”

“我不用发网，我不怕，又可以躲在家里。”青年的女儿看切身的利害都像个荒远的梦。

“他们会逐家逐家搜查！”李太太仿佛看见了黑的铁链与红的血。

“那末……”

“那末？”

渡江的孙军终于完全覆没，这在李太太当然犹如夺还了生命。但同时接到教育局免她校长职的通知，并没叙明什么原上，只教她预备交代。她重又被更深的悔恨拘囚住，一时入于昏迷状态，喃喃地说，“倒剪了头发……”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九日作

（原载 1929 年 1 月《红黑》月刊第 1 期）

多收了三五斗

万盛米行的河埠头，横七竖八停泊着乡里出来的敞口船。船里装载的是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齐着船舷的菜叶和垃圾给白腻的泡沫包围着，一漾一漾地，真没了这船和那船间的空隙。河埠上去是只容两三个人并排走的街道。万盛米行就在街道的那一边。朝晨的太阳光从破了的明瓦天棚斜射下来，光柱子落在柜台外晃动着的几顶旧毡帽上。

那些戴旧毡帽的大清早摇船出来，到了埠头，气也不透一口，便来到柜台前占卜他们的命运。

“糙米五块，谷三块，”米行里的先生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什么！”旧毡帽朋友几乎不相信他们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地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卖过十三块么？”

“十五块也卖过，不要说十三块。”

“哪里有跌得这样利害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么？各处的米像潮水一般涌出来，隔几天还要跌呢！”

刚才出力摇船犹如赛龙船似的一股劲儿，现在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了。今年天照应，雨水调匀，小虫子也不来作梗，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哪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却得了比往年更坏的课兆！

“还是不要柴的好，我们摇回去放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先生冷笑着，“你们不柴，人家就饿死了么？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头几批还没有吃完，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洋米，洋面，外洋大轮船，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不柴那已经适到了河埠头的米，即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柴呢？田主那方面的租是要缴的，为着雇短工，买肥料，吃饱肚皮，借下的债是要还的。

“我们摇到范基去柴吧，”在范基，或许有比较好一点的命运等候着他们，有人这么想。

但是，先生又来一个“嗤”，捻着稀微的短髭说道：“不要说范基，就是摇到城里去也一样，我们同行公议，这两天的价钱是糙米五，谷三块。”

“到基去柴没有好处的，”同伴间也提出了驳议。“这里到范基要过两个局子，知道他们捐我们多少钱。就说依他们捐，那里来的现洋钱？”

“先生，能不能抬高一点？”差不多是哀求的声气。

“抬高一点，说说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话。我们这米行是将本钱来开的，你们要知道。抬高一点，就是说替你们白当差，这样的傻事情谁肯干？”

“这个价钱实在太低了，我们做梦也想不到。去年的柴价是七块半，今年的米价又卖到十三块，不你先生说的，十五块也卖过；我们想今年总要比七块半多一点吧。哪里知道只有五块！”“先生，就是去年的老价钱，七块半吧。”

“先生，种田人可怜，你们行一点好心，少赚一点吧。”另一位先生听得厌烦，把嘴里的香烟屁股掷到街心，睁大了眼睛说：“你们嫌价钱低，不要柴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噜苏做什么！我们有的是洋钱，不买你们的，有别人的好买。你们看，船埠头又有两只船停在那里了。”

三四顶旧从石级下升上来，旧毡帽下面是浮现着希望的酱赤的颜面。他们随即加入先到的一群。斜伸下来的光柱子落在他们的破布袄的肩背上。

“听听看，今年什么价钱。”

“比去年都不如，只有五块钱！”伴着一副懊丧到无可奈何的嘴脸。

“什么！”希望犹如肥皂泡，一会儿迸裂了三四个。

希望的肥皂泡虽然迸裂了，载在敞口船里的米却总得装出；而且命中注定，只有卖给这一家万盛米行。米行里有的是洋钱，而破布袄的空口袋里正需要着洋钱。

在米质好和坏的辩论之中，在斛子浅和满的争持之下，呆船埠头的敞口船真个敞口朝天了；船身浮起了好些，真没了这船那船间的空隙的菜叶和垃圾不复可见。旧毡帽朋友把自己种出来的米送进了万盛米行的廋间，换到手的是或多或少的叠钞票。“先生，给现洋钱，袁世凯，不行么？”白白的米换不到白白的现洋钱，好像又被他们打了个折扣，怪不舒服。

“乡下曲辫子！”夹着一枝水笔的手在算盘珠上，鄙夷不屑的眼光从眼镜上过投射出来，“一块钱钞票就作一块儿用、谁好少作你们一个铜板。我们这里没有现洋，只有钞票。”

“那末，换中国银行的吧。”从花纹上辨认，知道手里的钞票不是中国银行的。

“吓！”声音很严厉，左手的食指坚强地指着，“这是中央银行的，你们不要，可是要想吃官司？”

不要这钞票就得官司，这个道理不明白。但是谁也不想问个明白；大家看了看钞票上的人像，又彼此交换了将信将疑的一眼，便把钞票塞进破布袄的空口袋或者缠着裤腰的空褡裢。一批人咕噜着离开了万盛米行，另一批人又从船埠头跨上来。同样地，在柜台前进裂了希望的肥皂泡，赶走了入秋以来望着沉重的稻穗所感到的快乐。同样地，把万舍不得的白白的米送进万盛的廋间，换了并非白白的洋钱的钞票。

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旧毡帽朋友天上镇来，原来有很多的计划的。洋肥皂用完了，须得买十块八块回去。洋火要带几匣。洋油向挑着提子到村里去的小，下个铜板只有这么一小瓢，太亏了；如果几家人家合买一听分来用，就便宜得多。陈列在橱窗里的花花绿绿的洋布听说只消八半一尺，女人早已眼红了许久，今天柴米就嚷着要一同出来，自己几尺，阿大几尺，阿二几尺，都有了预算。有些女人的预算里还有一面蛋圆的洋镜，一方雪白的毛巾，或者一顶结得很好看的绒绳的小团帽。难得今年天照应，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把一向捏得紧紧的手稍微放宽一点，谁说不应该？缴租，还债，解会钱，大概能够对付过去吧；对付过去之外，大概还有得多余吧。在这样的心境之下，有些人甚至想买一个热水瓶。这东西实在怪，不用生火，热水冲下去，等一全倒出来照旧是烫的；比起稻柴做成的茶壶窠来，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他们咕噜着离开万盛米行的时候，犹如走出一个一向于己不利的赌场——这回又输了！输多少呢？不知道。总之，袋里的一叠钞票没有半张或者一角是自己的了。还要添补上不知在那里的多少张钞票给人家，人家才会满意，这要等人家说了方能知道。输是输定了，马上开船回去未必就会好多少；镇上走一转，买点东西回去，也不过在输账上加增一笔，况且有些东西实在等着要用。于是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簇，拖着短短的身影，在狭窄的街道上走。嘴里还是咕噜着，复算刚才得到的代价，谩骂那黑良心的米行。女人臂弯里钩着篮了，或者一手牵着小孩，眼光只是向两岸的店家直溜。小孩

给赛璐珞的洋团团，老虎，狗，以及红红绿绿的洋铁铜鼓，洋铁喇叭勾引住了，赖在那里不肯走开。

“小弟弟，好玩呢，洋铜鼓，洋喇叭，买一个去，”引诱的声调。接着是：——咚，咚，咚，——叭，叭，叭。

当，当，当——“洋磁面盆刮刮叫，四角一只真公道，乡亲，带一只去吧。”

“喂，乡亲，这里有各色花洋布，特别大减价，八分五一尺，足尺加三，要不要剪点回去？”

万源祥大利老福兴几家店伙特别卖力，不惜工本叫着“乡亲”，同时拉拉扯扯地牵住“乡亲”的布袄；他们知道惟有今天，“乡亲”的口袋是充实的，这是不容放过的好机会。

在节缩预算的踏这后，“乡亲”把刚到手的钞票一张两张地交到店伙手里了。洋火，洋肥皂之类必需用，不能不买，只好少买一点。整听的洋油价钱太“咬手”，不买吧，还是十个铜板一小瓢向小贩零沽。衣料呢，预备剪两件的就剪一件，预备娘儿子俩一同剪的就单剪了儿子的。蛋圆的洋镜拿到了手里又放进了橱窗。绒绳的帽子套在小孩的头上市戴，刚刚合式，给爷老子一句“不要买吧”，便又脱了下来，想买热水瓶的简直不也问一价。说不定要一块块半吧。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买了回去，别的不说，几个白头发的老太公老太婆就要一顿顿地骂：“这样的年时，你们贪安逸，花一块块半买这些东西来用。永世不得翻身是应该的！你们看，我们这一把年纪，谁用这些东西来！”这噜苏也就够受了。有几个女人拗不过子的欲望，便给他们买了最便宜的小洋团团，小洋团团的腿臂可以转动，要他坐就坐，要他立就立，要他举手就举手；这不但使拿不到手的别的孩子眼睛里几乎冒火，就是大人看了也觉得怪有兴趣。“乡亲”还沽了一点酒，向熟肉店里买了一点肉；回到停泊在万盛米行船埠头的自家的船上，又从船梢头拿出咸菜和豆腐汤之类的碗碟来，便坐在船头开始喝酒。女人在船梢头烧饭。一会儿，这只船也冒烟，那只船也冒烟，个个人流着眼泪。小孩在敞口朝天的空舱里跌交打滚，又捞起浮在河面的脏东西来玩，惟有他们有说不出的快乐。

酒到了肚里，话就多起来。相识的，不相识的，落在同一的命运里，又会饮在同一的河上，你起酒碗来说几句，我放下筷子来接几起，中听的，喊声“对”，不中听，骂一顿：大家觉得正需要这样的发泄。

“五块钱一提，真是碰见了鬼！”

“去年是水灾，收成不好，亏本。今年算是好年时，收成好，还是亏本！”

“今年亏本比去都利害；去年还柴七块半呢。”

“又得把自己吃的米柴出了。唉，种田人吃不到自己种出来的米！”

“为什么要柴出呢，你这死鬼！我一定要留在家，给老婆吃，给儿子吃。我不缴租，宁可跑去吃官司，让他们关起来！”“也只得缴租呀。缴租立刻借新债。借了四分钱五分钱的债来缴租，贪图些什么，难道贪图明年背着更生的债！”

“田真个种不得了！”

“退了租逃荒去吧。我看逃荒的倒是满写意的。”

“逃荒去，债也赖了，会钱也不用解了，好计策，我们一起去！”

“谁出来当头脑？他们逃荒的有几个头脑，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听头脑的话。”

“我看，到上海去做工也不坏。我们村里的小王，不是么？在上海什么厂里做工，听说一个月工钱有十五块。十五块，照今天的价钱，就是三提米呢！”

“你翻什么隔年旧历本！上海东洋人打仗，好多的厂关了门，小王在那里做叫化子了，你还不知道？”

路路断绝。一时大家沉默了。酱赤的脸受着太阳光又加上酒力，个个难看不过，像就会有殷红的血从皮肤里迸出来似的。“我们年年种田，到底替谁种的？”一个人呷了一口酒，幽幽地提出他的疑问。

就有另一个指着万盛的半新不旧的金字招牌说：“近在眼前，就是替他们种的。我们吃辛吃苦，赔重利钱借债，种了出来，他们嘴唇皮一动，说‘五块钱一担！’就把我们的油水一古脑儿吞了去！”

“要是让我们自己定价钱，那就好。凭良心说，八块钱一担，我也不想要多。”

“你这囚犯，在那里做什么梦！你不见么？他们米行是将本钱来开的，不肯替我们白当差。”

“那末，我们的田也是将本钱来种的，为什么要替他们白当差！为什么要替田主白当差。”

“我刚才在廋间里这么想：现在让你们沾便宜，米放在这里；往后没得吃，就来吃你们的！”故意把声音抑得低低，网着红丝的眼睛向岸上斜溜。

“真个没得吃的时候，什么地方有米，拿点吃是不怨王法的。”理直气壮的声口。

“今年春天，丰桥地方不是闹过抢米的事情么？”

“保卫团开了枪，打死两个人。”

“今天在这里的说不定也会吃枪，谁知道！”

散乱的谈话当然没有什么议决案。酒喝干了，饭吃过了，大家开船自己的乡村。船埠头便冷清清地荡漾着暗绿色的脏水。第二天又在一批敞口船来到这里停泊。镇上便表演着同样的故事。这种故事也正在各处市镇上表演着，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谷贱伤农”的古语成为都市间报纸上的时行标题。

地主感觉到收胜的棘手，便开会，发通电，大意说：今年收成特丰，粮食过剩，粮价低落，农民不堪其苦，应请共筹救济的方案。金融界本在那里要做买卖，便提出了救济的方案：——（一）由各大银行钱庄筹集资本，向各地收买粮食，指定适当地点屯积，到来年青黄不接的当儿，陆续售出，使米价保持平的状态；（二）提倡粮米抵押，使米高不至群相采购，造成无期的屯积；（三）由金融界负责募款，购屯粮米，到出售后结算，依盈亏的比例分别发还。工业界是不声不响。米价低落，工人的“米贴”之类可以除，在他们是有益的。

社会科学家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论，从统计，从学理，指出粮食过剩之说简直是笑话；“谷贱伤农”也未必然，谷即使不贱，在帝国主义和建热势力双重压迫之下，农也得伤。

这些都是都市里的事情，在“乡亲”是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有的菜

了自己吃的米，卖了可怜的牛，或者借了四分钱五分钱的债缴租；有的挺身而也，被关在拘押所里，两角三角地，忍痛缴纳自己的饭钱；有的沉溺在赌博里，希望骨牌骰子有灵，一场赢他十块八块；有的求人去说好话，向田主那里退租，准备做一个干干净净的究光蛋；有的溜之大吉，悄悄地爬上了开往上海的四等车。

（原载 1933 年 7 月《文学》月刊创刊号）

一个练习生

初中读了两年，没法下去了，就停了学。好容易找到个职业，以为每天几碗饭到晚一张铺总不成问题的了。谁知道为了偶然的机缘，就被斥退了回来。

妈妈的眉心一向打着结。爸爸的叹气声音比猫头鹰叫还要幽沉可怕。我虽然拿着张伯伯的信，他替我说明这并不是我的错处；可是想想那眉收，想想那叹气声音，就够气馁的了，何要打得更紧，叹得更幽沉。我敢回去见他们呢！

今年春天，爸爸被那人家辞退了。农民连饭都没得吃，只好吃一点野菜煮番薯，那里缴得出什么租？那人家收不到租，吃用开销只靠典当和赊欠，那里请得起什么管账先生？失业的管账先生的儿子比黄包车夫的儿子都不如，钱的来路一断绝就像西风里的苍蝇一样冻僵了，那里读得成什么初级中学？

爸爸叹着气说：“这一学期的学费是交付了，你还是读你的书去。下一学期可不用提了，我们的饭都不知道在那里，读什么书！”

妈妈不声不响，低着头，皱着眉心，糊她的自来火盒，像一个孤苦的影子。她的两只手机械一般运动着：拿起一薄木片，依它的折痕折起来，把那黄地墨印的小纸张箍上去，就成一个长方小盒儿，随即丢在身旁的篾篮里。这种工作的代价是三十九个铜子一千。她每天至多糊柄，可以收进七十八铜子。

下一学期不得读书了，我觉得非常难过。可是仔细想想，又说不清为什么要难过。读书算是快乐的事情吗？我实在没有感到什么快乐。硬要记住一些枯燥无味的东西，硬要写下一些账目一样的笔记；每月一小考，一学期一大考，她比永远还不清的债务。那里来的快乐？不得读书算是育苦的事情吗？这种痛苦实在也平常得很。第一学期过后，就有三个同学因为力量不够停了学。第三学期第四学期开学的时候都少了人，原因也相同。起初全班五十个人，到现在只剩三十五个。即使是痛苦，至多和那些先走的同学所感到的一样，他们能忍受，我为什么不能忍受呢？

虽然这么说，自从听了爸爸的警告，我却在功课上真个用起心来。好比吃甘蔗，开头只是乱嚼一顿，直到吃剩一节两节了，才慢慢地咬，慢慢地咀嚼，舍不得糟蹋一滴的蔗法。用心的结果，枯燥无味的东西变得新鲜甜美了；历史有咬嚼，地理有咬嚼，甚至最教人头痛的算学也有咬嚼。除了应分交给先生批阅的笔记以外，我还写了一些学习笔记，把自己想到的一切记在里头。

可惜甘蔗吃到末一节了，任你慢慢地咬，慢慢地咀嚼，一眨眼就到

了吃完的时节。这就是说，第四学期读完了，再不能在学校里多尝一滴的蔗法。我不作一声，对每一个先生和同学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对教室里我的座头以及运动场上的运动器械痴痴迷迷地抚摩了一阵，就此溜出了学校。

爸爸叹着气说：“这样总不对啊！你得出去，出去做一点事情。薪水且不必说，最要紧的是把人家的饭填饱你的肚皮。家里的饭是……”他停住了，眼睛斜过去，看着妈妈机械一般运动的两只手。两只手背上缀满的汗珠。

我愿意出去，我愿意出去做一点事情。可是到那里去呢，做什么事情呢，我却完全茫然。

岂但我，就是爸爸也完全茫然。他遇见亲戚或是朋友少不得向他们请托，总是这么几句话：“费您的心，替我的孩子想想法子！商店里的学徒也好，工厂里的学徒也好，无论什么都好，只要让他填饱肚皮。”无论什么都好，其实就是漫无目标；他的眼前也只见白茫茫的一天大雾。

有几个人的回答很动听：“我认识一家绸缎铺子，可以去问一声。”“德大当铺的当手是我的朋友，不知道他那里收不收学徒。”“现在这个时代，劳力做工是堂而皇之的了，我替你的向利华铁工打听打听吧。”这几句话好像直向将要沉没的海船划过来的小舢板，载着一巨大无比的希望——出死入生的希望。

但是过不了几天，小舢板打翻了，巨大无比的希望沉到了海底。绸缎铺子正裁员减薪，收录学徒，简直谈不到。德大当铺的主人久已想收场，收不了，在那里勉强支持残局，再不愿多添吃口。利华铁工厂制造了大批的摩登家，陈列在发行所里没有人过问，熟练的工人大半歇了手，再招学徒做什么？

虽然看见小舢板打翻，还是什长项四望，搜寻载着希望的东西，那怕一根水草也是好的。爸爸和我每天借报纸来看，所以登载广告的地方不肯漏看一字。征求推销员、招请助理教员的，延聘家庭教师的，特色编译人材的，都使我们眼巴巴地看了再看。可是样样不合格；几大张的广告对于我们宛如白纸。

一天一条广告好像射着光芒似的，直刺我的眼睛。“招收练习生，”“初中毕业或同等程度，”这就是两强烈的光芒。我闭一闭眼睛，让一阵眩耀过后，才细看全文。原来是上海一家书局登的，招收练习生八名。

“同等程度，同等程度……”我念了不知多少遍，想去试它一试。

爸爸可只看了一遍，他说：“既有同等程度的话，当然去试它一试。机会是不来伺候我们的，只有我们去伺候机会呀。”于是依着广告上的话，誊了最近的一篇作文，写了汉字的英文的两张习字，又写了一封信，叙述自己的学历和家况，连同一张半身像片寄给那家书局。

回信来了。“不合格者恕不作复，”得了回信算是合了格，可以去碰第二重机会——到上海去受试验。这当然是好消息，连妈妈的眉心也似抹掉了几条皱纹。可是我们不比无愁的游客，什么时候想到动身就可以跨上火车；我们是说了许多的恳情话，向东家借一点，向西家借一点，实足延长到两天工夫，才得挤上蜒蚰那样爬行的四等车。再延长一天的话，试验的时期就错过了，也不用动身了。在四等车里被挤得自汗直淌，在浙江路的小客里被叮得满身是红块，我们都觉得不在乎。爸爸只是不

放心地说：“你在有把握吗，你？这个难得的机会，不要把它放过了！”我怎么说呢？我没法试验我自己，那里知道有没有把握？我只能回答爸爸的说：“我尽我的力量做去就是了。”当夜我没有睡得熟。爸爸也尽是翻身，还时时幽沉地叹一气。

第二天跑去受试验，看见同我坐在一起的有四十几个，其中七八个年纪比我大得多，嘴唇周围已经生了黑黑的髭须。招收的名额才八个，这里却来了四十几个，不是说一个人得意，必得有五个人失望吗？又有那生了黑黑的髭须的七八个，他们的学识和经验该比我这个初中二年生高超一倍吧。我这样想，不由得胆起来，好像逢到楝树花开的进节，周身软软地没有一丝力气。

直到把心思钻进试题里去，这种胆层的情绪才渐渐忘怀。这并不比学期考试困难，除开“英”“国”“算”，所有科目合并为“常识测验”，只有二十个试题，认为对的，画个圈儿，认为不对，打个叉叉。我是前十名交卷，接着就是“口试”。一位满腮帮生着黑胡须的先生坐在一间屋子里，好像一个相面先生，眼珠子骨溜溜的，相我的前额，相我的眼睛，相我鼻子，……总之，我的全身都给他的眼光游历遍了。我窘得很，只好低下头来看自己的鞋子。大约经过了四五分钟，他开始用毫无感情的声调问我的学历和家。我依照先前所写的那封信回答了。他就栓出我那封信来核对，竖起我的半身像片来和实体比照，最后才慢吞吞地翻看我的卷子。看完之后，他依我毫无感情地说：“好了，你到隔壁房间里检查身体去。”

我有点不相信我的耳朵，可是他明明教我检查身体去，这不是有了被录取的资格吗？是我的卷子做得实在好，还是我的相合了他的意，可不知道。不知道有什么关系，我有了被录取的资格是真的！那位医生在听取心音的时候，一定觉察我的心脏跳得特别利害。我把医生所真写的表格交给那位黑胡须先生，他看了看，递给我一张印刷品，这才透露一丝儿的笑意说：“你考上了。进局的手续都定在这上边！”一丝儿的笑意立刻消失，他示意教我出去，又唤进候在门外的另一个。

啊，这张“进局须知”不看犹可，一看之后，我这兴奋的心脏简直停止了跳动！“何证金六十元。”“在上海觅殷实铺保。”“录取后一星期不到，随即除名，由备取生递补。”这是可能的吗？一个失业的爸爸，一个糊自来火盒的妈妈，怎么担负得起这笔巨大的数目！担负不起，当然是“录取后一星期不到”，当然是“随即除名”。这就同做了一场欢喜梦一样，醒转来还是看见绝望的铁脸！

“你，你考上了！……什么，六十块保证金！难道练习生就得经手银钱，要保证金干吗？……还要在上海觅殷实铺保！保什么呢？难道练习生会当土匪，会做绑票？”爸爸的感情激动极了，网满红筋的眼睛瞪视着没有插花的红花瓶，仿佛那个花瓶就是书局的主持人，他对他提出严重的质问。

一会儿他又变得异常颓丧，闭上眼睛说：“这是他们的章程，不依章程做，他们就把你除名，有什么可说呢！我们白跑一趟，偷鸡不着蚀把精，就是了！”

回家的四等车里，我的心头尝着怎样的滋味，只怕最出色的文学家也描摹不来。爸爸不但叹气，而且学着妈妈的样把眉心皱得紧紧。一路

上彼此都不说一句话。

加家的第二早上，爸爸忽然把“节妇绝命诗卷”取出来，对我说：“我们只有这一件祖传的东西，依理是不该拿出去的。现在为了你的饭碗，也顾不得了。如果有人看中它，买了去，你的保证金就有着落。这是末了的机会，总得去碰一碰，碰得着碰不着却要看我们的运道了。”

那节妇是我的十几代的祖母，生当清朝初年，丈夫死了，她写下绝命诗八首，吞金自尽。她这诗卷就成为我家世代相传的宝贝：上边有姓王的姓包的姓张的姓俞的十多人的题跋，据说都是好书法好诗词好文章。这卷子轻易不给人家看，看见的人总是啧啧连声地说：“了不起！了不起！”

爸爸点起了香烛，氲诗卷供在正中，就跪下来叩头。一壁叩头，一壁默默地祷告。想来是恳求祖宗原宥他的一些话吧。我看着他的拜伏的身躯以连连点动的头颅，不由得一阵心酸，淌下了眼泪。

这天下午，他从茶馆里回来，诗卷依然在他的手里。他说茶馆里的一些书法家看过了，都说题跋怪不坏，不过本身是绝命诗，总觉得不大吉利，谁愿意花了钱来买它。他又说只有一个以为不在乎，如果五十块钱肯脱手的话，那就立刻成交。“我说，一百块钱吧；这上边有二十多家的题跋，家家是好手，平均起来，五块钱一家还不到呢。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你得知道此刻是什么年代！此刻是民国二十四年，民穷财尽，大家连肚子都吃不饱，谁还肯花了钱来买字呀画呀这些东西！五十块钱不肯脱手吗？好，我落得省了钱，你也保守住了你的家传的宝贝！’我听得生气，就把原件带了回来。”

妈妈低声低气地说：“再加十块二十块不行吗？你不要生气，你可以好好地同他商量。错过了这个人，寻第二个只怕不容易了。”“好好地同他商量吗？”爸爸咽下一口苦药似地按住了胸膛。“什么商量，干脆说恳求得了，恳求他多给一点！东西是一个钱也不值的，所有的钱全是他的施与！好明天老着脸示恳求，老着脸去恳求！”他的气愤乎消散了；他显得非常之柔弱，仿佛全身都瘫痪了的样子。从这上边，我深深体会到仓为了儿子的命运努力挣扎的苦心。

恳求的结果，那人居然答应加十块钱。传了十几代的“节妇绝命诗卷”一旦换了主人。到手的正好是保证金的数目。妈妈于是停了她那机械的工作，又像欢喜又像忧愁地替我浆洗衣服，整理铺盖。她还取出不知道什么时候藏起来的四块“袁世凯”交给爸爸，手索索地拦着，说：“我拢总藏着四块钱，你们拿去作盘费用吧。”保证金的问题固然解决了，“铺保”却还没有着落，我们一到上海就去找张伯伯，托他想法。张伯伯是爸爸幼年的同学，在一家橡胶鞋厂当推销员。

张伯伯说：“公司厂家是照例不给人家作保的。我的二房东是一家鞋子店，同我还和好，托他们盖个图章作个保，想来不至于拒绝。”

张伯伯的谋干果然成功了，那家鞋子店的书柬图章歪斜地印在保单上面。我们这就赶到书局。保证金，店铺的保单，一样都不缺少，自然是合格的练习生了！在交付给管事员的当儿，爸爸脸上露出一一点傲然的神色，仿佛表示这么一种意思：“你们的题目尽难，可是难不倒我，你看，都有在这里了！”

那管事员把钞票搁在桌子上，先看何单。“喔，是一家鞋店。请你

们坐一会儿，我们要派人去调相一下。”

调查就调查好了。我们并没有作假，张伯伯身那家鞋子店说得清清楚楚的，问到他们当然承认。

谁料得到那管事员听了调查报告之后，却摇着头对我们说：“不行。一开间门面。伙友都没有，只有两个徒弟。请你们换一家吧。‘进店须知’上边写得明白，要殷实铺保，‘殷实’两个字必须注意！”

“我们找不到别一家，便怎样？”爸爸愤愤地说。

“找不到也得换，总之这一家鞋子店不行！我们的章程如此，不能够为了迁就你们破坏章程。”

爸爸抓起桌子上的钞票，拉住我的胳膊转身就跑。“他们的章程破坏不得，只有另外去找了。找不到的，你同我一起回家去！”

仍旧烦劳张伯伯，恳求他特别帮忙，另外找一家殷实店铺给盖个图章。张伯伯奔走了一天工夫，才满头大汗地跑到客栈里来，说找到一家棺材铺子才肯装盖书柬图章。

棺材铺子居然被认为具有“殷实”的资格，于是重取一张保单，盖上他们那牛角质图章，交给书局管事员。钞票也点过了，不错，十二张五元票，一共六十块钱。我才亲自真写“练习生习业契约”。上边“一”“二”“三”“四”的条文很，我眼光跑了一下马，却没有看清楚什么。张伯伯还有他的任务。他作为在上海的管护人，姓名，籍贯，年龄，职业，通处，都真上了表格；对于书局，他是我爸爸的代表。

手续完全办，我是书局里的正式练习生了。爸爸要赶两点钟的车回去，他把我的铺盖衣箱送到书局之后，坐也不坐，一壁揩汗一壁喘气地说：“你总算有个吃饭地方了，好好地在这里吧！我没有什么对你说的，只有一个字，难！……唉，真是难！”一会儿他的精疲力尽的背影在马路的专弯处消失了。我提着沉重的脚步上书局的阶石，“难！真是难！”直咀嚼到那位黑胡须先生给我分配工作的时候。

得到它是这样难，失掉它却很容易，唉，简直太容易了！昨天是十二月十四日，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早上，我从双层床的上层爬下来，和每天一样，穿衣服，折棉被。谁知道当天晚上就不容我睡在这张床上！

我隶属于进货部，为了提取一批纸张，一早跑出去。经过南京路大陆商场，忽然听得一阵鞭炮声音，不知从哪里来的，爽脆，紧张。同时大陆商涌出大批的人群，人声脚步声搅起了狂大的海啸。立刻之间，我的前后左右挤满的人体；向这边看看，一个个激昂的脸，向那边看看，一个个激昂的脸。白色的纸自在空中纷纷飘扬。我捉一张来看，上面用葡萄字印着“打倒强盗样的帝国主义”。我明白了。半个月来，北平上海以及各地的学生都在干着这种工作，现在是上海市民来那分内的一手。

冲在人群的波浪里，我身不由主，只能应合着大众的步调朝西来。我听见太阳穴的血管突突作响。如果旁边的人回头来看我，一定也看见个激昂的脸。

“打倒强盗样的帝国主义！”

无数人的声音合并为一个浪潮的怒吼。两旁的建筑都像震动了，电车和汽车慌张地叫喊，显得混乱和可怜。

一叠叠的传单向无论什么车辆扔过去。散开来，掩没了亮得发青的

电车轨道，掩没了唯一的用木块铺成的马路。人群就踏着这些白纸黑字，前进，呼号。

突然间，人群的波浪冲着了礁石，反激地往后退了。我听见重实的拍拍的声音。踮起脚来看，是好些个脸红红的外国巡捕挥动着木棍，在身人身上乱抽乱打。

五 事件！我立刻想到教科书中所讲的这个题目，现在我亲身经历当时的一幕了！

“要不退啊！不要退啊！”浪头回冲过去，直欲推翻那挡在前面的礁石。

拍！拍！拍！拍！木棍又是一放肆。有一人倒了下去。巨大的皮鞋就在横倒的人身上狠命地乱踢。鲜红的血淌出来了，染上白色的纸片。又凄惨又愤怒的叫声像一枝枝的箭，刺得人几乎发狂。

我描摹不出我当时的愤恨。谁说帝国主义只是口头的的一个名词，眼前这一幕就是它活生生的表演！我们不把它打倒，只好横倒在地上淌血！

但是人群终于退进了大陆商场的过着以及山东路。异样的沉默经过两三分钟，忽然霹雳似的声音响了起来：“先施公司门前集合去啊！”“我们手挽手走啊！”似乎是青年女子的声音，在霹雳过后的严肃空气中，特别显得清朗。

于是手挽着手的行列重又流动起来。

这当儿我开始想到我的任务。很抱歉地谢绝了一位青布衣服朋友伸过来的一只手，从九江绕着圈子到了我所要去的地方。

回到书局里，向部长交了差，不由得把刚才所看见的告诉几个同学。这对于我太新鲜了，太刺激了，藏在肚子会发胀，必须吐露一下才觉得痛快。我叙述了激昂的人群，浪潮样霹雳样的呼号；我叙述了木棍和皮鞋怎样地放肆，鲜红的血淌在马路上怎样地惊心动魄；我也叙述了我当时的心情，我差不多忘记了自己，人群若是海潮，我就是其中的一滴。

几个同学听得都咬住了唇皮。

下午三点钟光景，忽然被那位黑胡须先生传到他屋子里去。张伯伯先在那里了，一副尴尬的脸色。我知道一定是关于我的什么事情，不觉心跳起来。

张伯伯咳了两声干嗽，给我说明：“这里用不到你了，教你今天就出去。你好好地在这里，为什么要去参加大马路的游行呢！”

我听见头脑里嗡的一声，墙壁随即转动起来。我定一定神，根据实际情形替自己分辩：“被挤在人群中间是有的；特地去参加，可没有这回事情！”

“原来如此。”张伯伯转过脸去，做着卑下的笑容向黑胡须先生恳情说：“他既不是存心去参加，似乎情有可原。感激你的大德，请你收回了成命吧！”

“存心去不存心去都没有关系，总之他在这里不适宜就是了。”黑胡须先生对谁都不看一眼。他从文件橱里取出一张印有黑字的纸张来；又独白似他说：“这是他的‘习业契约’，第七条条文写得明白：‘书局认为不适宜时，得随时废约，由管护人领回。’现在我的根据就是这一条。”他拿起钢笔，刹刹地在纸面画上两个红字，就递给张伯伯。“批明作废了，你带了去。”接着说：“这是他的保单。这是他的保证金，

六十块钱，你点一点。”说罢，他划着火柴自去抽他的纸烟。

这不是太容易了吗？

昨夜晚我睡在张伯伯那里，一夜没有睡熟，说不出的难过，可是没有淌眼泪。今天张伯伯给我写了信，证明我没有错处。我得乘两点钟的火车回去。但是，想到妈妈的眉心，想到爸爸的叹气声音，我怎么敢回去见他们呢！

（原载 1936 年 7 月《文学》月刊 7 卷 1 号）

寒假的一天

我醒了。窗上才有朦胧的光，远处的鸡一声接一声啼着，很低沉，像在空坛子里。

弟弟的身躯转动了一下。

“弟弟，你醒了吗？”

“我醒了一会了。不知道雪还下不下。如果还在下，那雪兵要胖得不认得了。”

我听说，一个翻身爬起来，披了件小棉袄就去开窗。

庭心里阴沉沉地发白。

“雪已经停了，”我可惜地说。

“我们去看看那雪兵吧，”弟弟也就推开棉被，坐了起来。

草草地穿着停当，我们两个开了后门，探出头去。

“呀，倒了！”我们齐声喊。

雪兵的形体毫不留存。只见一堆乱雪，凹凸凸凸，像个大馒头，刚才经受巨兽的齿牙。

弟弟几乎哭出来。我也很难过。

一件心爱的玩具不得到手，一处好玩的地方去不成功，都不值得伤心。惟有费了一番心思制作出来的美术品，忽然给破坏了，而且破坏得干干净净，再也认不出当时的心思和技巧：这才是世间最伤心的事情，永远忘不了的。

“怎么会倒了的呢！谁把他推倒的呢！”弟弟恨恨地说，两颗眼珠瞪视着那堆乱雪。

“我看出来了，”我说。“这么宽大的皮鞋，鞋后跟一块马蹄铁，除了巡警还有谁。一定是查夜的巡警把他推倒的。”

弟弟细认雪上的鞋印，一壁骂：“该死的巡警，你不向他行个礼，倒把他推倒，真是岂有此理！”

进早餐的时候，爸爸大概看出了我们两个的懊恼脸色，关心地问我们为了什么。

我就把刚才发见的不快事件告诉爸爸，并且说：“这是很有精神的一个雪兵。你昨天早些回来就看得见了。今天本来想等你起来了请你去看，谁知道早给查夜的巡警推倒了！”

“就只为这件事情吗？”爸爸的眼光好比一双慈爱的手，抚摩了我又抚摩弟弟。“这有什么懊恼的？雪还积在那里，你们再去塑一个雪兵就是了。”

“不要吧，”妈妈这么说，大概想起了昨天替我们做的烘干洗净等工作。

于是爸爸转换口气说：“要不然到公园去走一趟也好。前几年没下这样大雪，这里公园的雪景，你们还不曾看见过呢。”

“好的，我们到公园去。”弟弟给新的希望打动了。

我在昨天就想到公园里去看看。公园里有两座土山，有曲折的小溪流，有一簇簇的树木，有宽阔的平地，盖上厚厚的雪，一定很好看。我同样他说：“好的，我们到公园去！”

进罢早餐，我们两个出门了。

踏着很少残破的雪地，悉刹悉刹。一步一个鞋印，再一步又是一个鞋印，非常有趣。

经过了两条胡同，来到大街上，可不同了。早起的行人把大街上的白雪踏成了乌黑的冰屑，湿漉漉地，东一堆，西一堆。人力车的轮子和人力车夫脚冲过的时候，带起稀烂的冰屑，向人家身上直溅。而且滑得很，一不留心就会跌交。我和弟弟只得手挽着手走，时时在店铺的檐下站住，相度前进的路线。

大街上比平日热闹一点。

农人的担子里装满了冻僵的菜和萝卜。渔婆的水桶里挤满了大大小小的鱼。他们停歇的地方就有男的女的围着。论价钱，争斤两，闹成一片。

肉铺的横竿上挂着剃得很白净的半只猪。还有猪的心，肺，大肠，小肠等等东西陪衬在旁边，点点滴滴滴着红水。重大而光亮的肉斧在砧桩上楞起。散乱的铜子刹郎郎地往钱桶撒去。

糕饼铺把黄白年糕特别堆叠在柜台上，像书局里减折发卖的廉价书。

南货铺站着十来个主顾。一斤白糖。三斤笋干。两包栗子。四百文香菌。……三四个伙友应接不暇，不知道对付了那一个好。

绸缎布匹铺特别清静。大廉价的彩旗退了色，懒懒地飘着，似乎要睡去。几个伙友尽有工夫打呵欠，抽香烟，或者一个字一个字诵读不知道是当天还是隔天的报纸。

行人手里大都提一只篮子，盛着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篮子盛满了，另外一只手就捉一只鸡，提一条鱼，或者请一副香烛。

也有二点东西不带的人，皱着眉头，急急忙忙走着，脚下也没有心思看顾，一步步都踏着泥浆。另外一些人把整个头颅藏在皮帽子和大衣的高领子里，光露出两只眼睛，骨溜溜地，观赏朝市的景色。这边看一看，那边站一站，好像什么都引得起他们的兴趣。待走到茶馆门首，身子往里一闪，不见了。

零零落落传来一些声音：萎萎地响了一阵，突然来一声嗅，……一会儿又听得吉刮吉刮，仿佛燃放鞭炮。

“这是什么？”弟弟拉动我的手。

我想了一想，说：“他们打年锣鼓呢。按照阴历，今天是小年夜。”

“我们看去，”弟弟感到了兴趣。

可是走到发声的地方，打锣鼓的几个孩子恰正放手，他们一溜烟跑到里面去了。那是一家酒店，大铜锣，小铜锣，大钹儿，小钹儿，都给搁在酒坛头上。

我们两个不禁对着这些从未入手的锣鼓家伙出神。我想，如果拿在手里，当当当萎萎地敲打起来，那多少有趣呢。

忽然街上行人用惊奇的口气互相谈论起来。

“看，这一批什么人！”

“看他们的打扮，大概是学生。”

“手里拿着小旗子呢。”

“写的什么呀？”

“喔，宣传什么的。”

我回头看，只见一二十个穿着藏青呢衣服的人急匆匆跑过来。泥浆沾满了他们的裤管。他们的脸色显出疲劳，眼睛大都有一点发红，似乎好几夜没有睡好了。

“他们作救国运动的，”弟弟看了尖角的小白旗子就明白了。

我们学校里每天早上有时事报告，先生把报纸上看来的收音机里听来的说给我们听。爸爸每天吃过晚饭，也常常说到这一些。大学生成群结队到南京去呀，铁路给拆断了，许多旅客和货物拥挤在各处车站上行动不得呀，大学生自己修铁路，自己开火车，到了儿还是被解回去呀，他们预备散到各地去，把万万千的心团结成一颗心呀：关于这些，我们记得很清楚，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情。

这当儿宣传队停步了，一字儿排开，开始他们的宣传工作。

小白旗子挥动了一阵，一个高个儿站到酒店对面一家饭馆子的阶石上，激昂地喊着“亲爱的同胞”，就此演说下去。

这高个儿浓眉毛，宽阔的前额。一会儿仰起了脸，像在那里祈祷，一会儿停了言语，悲愤地望着当街的听众。他的两只手常常举起，作种种姿势，帮助言语的力量。

“弟弟，”我高兴地拍着弟弟的肩膀，“你认得吗？这是何家的表哥！”

“就是他吗？”

我想了一想，我们搬到这里之后，还不曾见过表哥的面呢。他比从前高了许多，脸孔也改了一点儿样。莫怪弟弟认不真了。

弟弟又说：“我们去招呼他”好不好？”

“等他说完了，”我拉住弟弟的手，“我们再去招呼他。现在我们听他的演说。”

演说延长了十五分钟的样子。他说到国势的危险，敌人的野心和阴谋，坚决抵抗的可能和必需，大家一致起来的力强无比。

听众起初还是叽叽喳喳地，随后越来越静默，只有表哥的声音在空中流荡，显得很响亮。时时有停步的人。人圈子渐渐扩大起来，挤住了通过的人力车。店铺里的人踮起了脚，侧转了头，眼光集中到表哥的身上。

当演说完了的时候，我们想挤前去招呼表哥。可是表哥依然直立在饭馆子的阶石上，两手支在腰间，热切地望着听众，似乎还有话说的样子。

听众遇到这个空隙，就你一句我一声地开口了。

“他们真热心！这样冷的雪天，又是大年小夜，不坐在家里乐一会儿，倒跑出来宣传。”

“他的话是不错的！照现在的样子总不成，人家进一步，我们退十步，退到了着墙碰壁，再往那里退！”

“不过救国的事情太大了，我们怎么担当得起！”

“你没听他说吗？大家拿出力量来，比什么东西都强，任他来的是什么，都不用害怕！”

“谁不肯拿出力量来！孙子才不肯拿出力量来！要是真的那个的话，不说别的，连性命都可以奉送！”

“你要吃年夜饭呢，不要性命不性命地乱说！舌头是毒的，随口说

说有时真会说。”

“没关系。我不开玩笑，是规规矩矩的话！”

“亲爱的同胞！”表哥又开口了。“我们能够到这里来和各位谈话，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我们不坐轮船，火车。我们用自己的两条腿，沿着公路跑。为的是要到各个乡镇去，和乡镇里的同胞见面，谈话。风雪，寒冷，还有饥饿，这几天受得够了。可是我们非常兴奋，快活。因为遇见的同胞都赞成我们的话，像亲兄弟一样欢迎我们，让我们休息，喝茶，吃东西，并且给我们一颗又热烈又坦白的心！”

“今天早上，我们五点钟起身。在寒冷的黑暗中，在积雪的道路上，一口气跑了二十里，来到这里的城外。却遇到障碍了！遇到障碍原在我们意料之中，但是没有想到竟会用类乎拆断铁路的办法——关城门！”

“关城门？”听众诧异他说，这中间有我的一声。

“我们望见城楼耸起在空中，我们望见城楼底下的城门明明开了的。不知道谁报了信，不知道谁下了命令，待我们跑到离城门五六十步的地位，城门突然关上了！把我们看做盗匪！把我们看做敌寇！”

“我们遏制了心头的愤怒，高声说明我们的来意，教把城门开了。但是没有人答话，死板板的两扇城门给我们个不理睬！”

“我们不由得向挤在我们后面的同胞诉说：‘这里是中国的地方。中国还没有亡，为什么不许中国人进中国的城！为什么不许中国人救自己的国！’”许多同胞有呼喊的，有流泪的。大家说：‘我们一同来把它撞开！’

“城门外不是有两条石头吗？我们和许多同胞就抬起石头，‘一，二，三，撞！’‘一，二，三，撞！’可是只把城门撞得震天价响，还是不能把它弄开。”

“这当儿，我们有五个勇敢的同学却去想别的法子。他们凭着平日的锻炼，一个肩膀上站一个，爬进了城墙，拔去了门闩。我们这才能欢呼一声，跑进中国人的城，来到这里，和各位谈话。亲爱的同胞！请想想，不是很不容易的吗？”

“有这样的事情！”

“我们倒不知道！”

“岂有此理！”

“关城门！——乌龟缩头的办法！”

听众都对这批大学生表同情。就说我吧，也仿佛觉得被关在城外的就是我自己。

表哥回到队伍里去了。换上一个非常清秀的人，也用“亲爱的同胞”开场，继续演说。

这是招呼表哥的机会了。我们推动人家的胳膊，挤开人家的背心。可是前后左右都在压迫过来，几乎使我们透不过气。脚下淌着泥水也顾不得了，只好硬着头皮直踏下去。

我们两个挤，挤，挤，离开表哥不过十来步了，若是清静的时候，早就可以面对面招呼起来。忽然听众问起了一阵骚动，那清秀的人的声音立刻显得低沉下去。只听得“保安队！保安队！”这样纷纷地嚷着。

我踮起脚来看。

保安队二十多人，由一个队长带领着。束着子弹带。盒子炮挂在腰间。达，达，达，泥浆直溅。他们赶走了拥塞在那里的人力车，立定，向左转，少息，和大学生们的队伍正相对面。

保安队带来了不少的新听众。人圈子围得更紧。这使我们再更高，拂拂地顺着冷风直飘。

“你怎么了？”我看见弟弟眼睛里有着水光，亮晶晶地。“没有什么，”弟弟说，低下了头。“不知道什么缘故，我觉得心里酸溜溜地。”我也觉得心里酸溜溜地，但决不是哀伤的酸。

这当儿，人群中起了一种呼叱似的喊声：“让开点！让开点！”我回转头，从人头和人头之间望过去，只见在保安队走去的反方面排着一队巡警，不知道几时来的，人数比保安队多上一倍的样子。几个巡警离开了队伍，扬起了藤条，在人群中间推撞，呼叱，替一个挂斜皮带的开道。

斜皮带通勃才开又合的人群，来到大学生们的队伍前，自己说明是公安局长。于是听众纷纷移动，把他作为中心，团团围住。公安局长脸孔涨得通红，言语不很自然。他问大学生谁是领袖，谁是负责的人，为什么干捣乱行为，为什么说捣乱的话。一个大学生严肃地回答他：“我们没有领袖！我们个个都是负责的人！我们撞城门，爬城墙，是有的，可是要问为什么把城们关起来！我们说的话，这里许多同胞都听在耳朵里，你可以问他们，有没有一句甚至一个字是捣乱的话！”

听众一个都不响，大家把眼光注射到公安局长的身上。公安局长大概觉得窘了，一只手拨弄着制服的钮扣，他喃喃地说：“谁关城门！……没有关城门！”

“没有关？此刻满城都知道这事情了，你会不知道？太把我们当做小孩子了！而且，也损害你局长的尊严！”

“哈哈哈哈哈……”听众齐声笑起来。

“总而言之，”公安局长动怒，“我不准你们在城里宣传，你们得立刻出城去！”

“抱歉得很，我们不能依你的话。我们有我们的计划，预备在这里耽搁两天。只要有人听我们的，我们还是要宣传。因为我们至少有救国的自由！”

“我们要听你们的！”听众中间迸出爽脆的一声。

“这里有好几处闹市地方，”另一个声音继续着喊，“你们一处一处去宣传啊！”

“你们到城隍庙去阿！”弟弟也提高了小喉咙喊出来，身躯跳了几跳。“城隍庙地方大，人多！”

弟弟从清早起就对巡警抱着反感，这样喊了出来，报了深仇似地显出痛快的神色。

“不错，你们的城隍庙去阿！”许许多多的喉咙涌出同一的喊声。

公安局长回转身，嘴里嘟囔着什么，态度十分狼狈。开道的几个巡警也不扬起藤条来了，只把公安局长中间，一同挤出了人群。

一些人乐意做向导。大学生们的队伍跟着他们，向城隍庙涌去。公安局长不知道那里去了。巡警的队伍可并不撤退。见大学生走了，他们也就跟了上去。

我顿了一顿，立退职牵着弟弟的手，三脚两步往前赶。赶过了大皮鞋铁塌的巡警的队伍，赶过了兴致勃勃的长袍短服的市民，赶过了沉默前进的藏青呢衣服的人物，我才仰起了头热情地喊：“表哥！表哥！”

表哥沉吟了下，这才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说：“明华，想不到是你！呀，你弟弟也在这里！”

弟弟叫了一声“表哥”，仿佛有点儿生分，也就说什么，只是努力地移动他的两条腿，以免落后。

“我们听了你的演说，”我说。“完完全全，从开头听起。也听了你那位同学的演说。”“你觉得怎样？”

“同刚才许多人说的一样，觉得你们不错。还有一层。平日听先生同爸爸讲一些时事，说救国运动怎样怎样遇到阻碍，我总有点儿不相信。今天可亲眼看见了。那个公安局长，听他的言语，看他的脸色，好像救国运动就是他的仇敌！”

“但是你也亲眼看见了许多听众激昂慷慨的情形。这几天里，我们遇见的听众差不多都是这样。因此知道，虽然有种种的阻碍，救国运动是扑灭不了的！”

“我想城门一定是那公安局长关的，”弟弟自方自语。“也不发泄去推测是谁关的，”表哥接上说。“总之有人要拒绝我们就是了。”

我看过一些外国影片：军队出发的当儿，军人的亲属伴着队伍前进。絮絮叨叨地谈着话，旁若无人地表现各自的感情。现在我跟着表哥他们的队伍在大街上走，步子急促而有节拍，同样地谈着话。我觉得自己就是影片中的人物，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我问：“表哥，你什么时候到我们家里去？”

“这一回不能去了，”表哥抱歉地说。“我们出来进修约定的，共同过团体生活，谁也不能离开了队伍干自己的私事。”我感觉很失望。心头模糊地想，这个能言舌辩多见多闻的表哥如果来到家里，就可以问他种种的事情，那多少快乐呢！“你们今晚上住在那里？”我又问。

“现在还不知道，要等我们的交际员想法。”表哥笑了一笑，又说：“说不定住在公安局！”

我对于这种泰然的态度非常地佩服。

在城隍庙又听了两位大学生的演说。没有出什么呈。巡警的队伍只做了另一个队伍的陪客。

义务向导又要把宣传队领到紫阳街去。我们不去了，和表哥握着手，彼此说了许多声的“再见”。

公园当然不去了。到得家里，我们两个争着告诉妈妈，说表哥到这里来了。

但是妈妈说她已经知道了。

“妈妈，你怎么会知道的？”弟弟惊异地问。

“啊，舅舅上城里来了？”我看见衣架上挂着一根手杖，很粗的藤茎，累累地突出一些节疤，用熟了，发出乌亮的光，这是舅舅的东西。

“舅舅就为找你们表哥来的。”

于是妈妈告诉我们：舅舅接了表哥的信，说寒假不回家了，为的要去作宣传工作。舅舅认为这事情不妥当，有危险，马上打快信去，教表兄务发泄回家。等了几天，不见人到，也没有回音。舅舅才亲自动身，

找到学校里。但是人已经出发了。他一路打听过来，知道表哥来在这里，也就追到这里。听说今天早上这里关了城门，不让宣传队进城，他非常着急，来了之后只转了一转，坐也没坐定，就慌忙地跑去了。

“你们想，”妈妈到了儿说，“做父母的对于儿子爱护，真是什么都不怕牺牲的！舅舅这样的年纪，手头又有许多的事务忙不过来，但是为了儿子，就能不顾一切，冒着冷风冻雪，到各处去奔跑！”“现在表哥在紫阳街，”弟弟感动地说。“舅舅如果跑得巧，也到紫阳街，就会遇见他了。”

“不过我知道，”我揣度地说，“就是遇见了，表哥也不肯跟了舅舅回去的。”我把表哥说的团体生活的话说给妈妈听，接着把刚才所看见所听见的一切说了个详细。

下午两点钟的进修，舅舅跑来了，酱色的脸上淌着汗，眼珠子突得特别出，我和弟弟叫他也听不见，只是喘吁吁地说：“他，他们这批学生，给宪兵看守起来了！”“在那里？”我们娘三个差不多齐声喊出来。

“在崇德中学！”

舅舅顿了一顿，于是叙述他刚才的经历。

“我坐了一辆人力车，各处地。好容易遇见一队宣传的学生。一个一个细认，可没有阿良在里头。问了才知道，他们共有四队呢。跑了一阵又遇一队，也没有阿良。这当儿宪兵来了，赶散了闲人，两个对付一个，拉着学生就跑。学生不肯服从，还要宣传，并且喊，骂。这就不客气了，松柄重重地落在他们的肩背上，腿膀上。你们想，我看着多少难过？阿良一定在受同样的灾难啊！”

“他们竟敢打！”我说了这一声，上颚的牙齿不由得咬住了下唇皮。

“后来我打听明白，”舅舅继续说，“宪兵押着学生往崇德中学去的。我就赶到崇德。宪兵守着门。大批的人在那里看望。他们说押了进去四批了。我知道阿良在里头了，急于要看一看他，他给打得怎样了呢？可是宪兵拦住了我，不让我进去！”

“我说我有儿子在里头。唉，他们太不客气了，出口就骂：‘你生得好儿子，专会拘留证乱，还有脸孔在这里叽叽咕咕缠个不休！’我只得忍住了气，告诉他们我预备把儿子领回去，切切实实教训他一顿，教他往后再不要捣乱。他们不听我说完就是摇头，说：‘没有上头的命令，谁也不能放你进去，谁也见不着这批捣乱的家伙！’“我再想向他们情商，他们的枪柄举起来了，他们把我当做学生看待！我这副老骨头也去吃柄吗？太冤枉了，这才转身就走。你们想，我心里多少难过？明明找到了，只隔着几道墙，他在里边，我在外边，竟不容我见他的面……！”

舅舅再不能说下去了。他在室中绕了一圈子，就像直栽下去似地坐到一把椅子上，两手扶着椅子的靠手，胸部一起一伏非常急促，宛如肺病的患者。他的眼睛瞪视着墙壁，仿佛墙壁上正开映一幕可怕的电影：捆绑，殴打，挣扎，拦动，乃至流血，昏倒……他终于闭上了眼睛，似乎这些影象太可怕了，他不愿而且不敢再看下去。“事情弄到怎样才了局呢！”舅舅幽幽地说，闭上的眼睛仅仅开了一线。“我早知道这件事情不妥当，有危险。他偏不听我的话，一心要去干。谁真个愿意当亡国奴？谁不想烈烈轰轰干救国？可是也得看看风色。国没有救成，先去吃枪柄，受拘禁，这是什么样的算盘！”椅子上有什么东西刺他似地，他忽然站

了起来，重在室中绕圈子，同时喃喃地说：“你要宣传，回家来对我宣传好了。有什么说的尽说个畅，我总之竖起耳朵听你的。这样，既不会闯事，也过了你的宣传瘾。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定要跑到各处去宣传呢？”如果有人隔壁听着，发泄然以为表哥就站在舅舅面前。

唉，舅舅太误会表哥他们了！他们那里为了什么宣传瘾？我就替他们辩护：“照舅舅的说法，就等于没有宣传呀。宣传是巴望大家真心真意地听，并且吃辛吃地干的，所以非各处去跑不可。”“怎么，”舅舅站定在我面前，睁大了眼睛，“你倒同阿良是一路！”

“今天早上，我和弟弟遇见了表哥。”

“你们遇见了他！”舅舅的脸色显得又妒忌又惶惑，他焦躁地问：“你们看见他怎么一副形相？”

“他说来很有精神，很有道理，听的人满街，他伞兵心都给他说了。舅舅，要是你也在声，一定会像许多人一样，不只是听了他的就完事。”

“坏就坏在这种地方呀！”舅舅顿着脚说。

“为什么？”弟弟仰望着舅舅的鼓着腮帮的酱色脸。

舅舅不回答，却转个身，走到妈妈面前关切地说：“我看两个外甥也不用进什么学校什么书了。进了学校读了书，仿佛吃了教，自然会有那么一套。你不听见吗，明华的口气已经同阿良是一路了！”

我不知道舅舅什么心肠。同表哥一路不好吗？难道该同公安局长他们一路？他又说我们不用进学校读书了，真是奇怪的言语！我不禁有点恨他。

舅舅继续说：“这一回我若把阿良弄回去，再也不让他上学了。大学毕业虽然好听，有生发，冒了生命危险去挣它可犯不着，犯不着。我宁可前功尽弃，让他在家里帮我管管事情，做一个乡下平民。名誉上固然差一点儿，但儿子总是儿子，做爷娘的也不必提心吊胆了。”

“啊，我老昏了！”舅舅突然喊起来，一只手按住太阳穴。“为什么不找冯老先生想想法子呢？现在我就去，找冯老先生去！”电灯亮了，爸爸已经回来，这时候舅舅重又来了，满脸的颓唐神色，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又扑个空！扑个空！……拿了冯老先生的信赶到崇德，……去了！……给宪兵押上火车，递解回校去了！……还得赶到学校去找他！……这只得过了年再说了。……我的事务还没有料理清楚。……明天就是大牛夜。……末班轮船早已开了，……此刻只得雇船回去！”

爸爸劝他不必着急，递解回校，这就不妨事了。又说表哥这样的历练，对于他自己也是有益的事情。

妈妈请他吃了晚饭再走。

“不吃了。我饱得很——急饱了！跑饱了！此刻马上开船，到家也得十二点了。”

舅舅说罢，提起那根藤手杖，转身就走。我们送他到门首。一公儿，他的背影在街灯的黄光的那边消失了。

檐头滴滴搭搭挂融雪的水来。

（原载 1936 年 7 月《文季月刊》7 卷 2 号）

院长分配给董无垢的是西洋哲学，心理学，伦理学这些科目。这些科目还没有人担任下来。由一位哈佛的哲学硕士去担任，院长以为再适宜也没有的了。

但是董无垢劈口就回绝，“我不能担任这几个科目。”“为什么？”院长仿佛听到了惊人的言语，眼睛睁得很大，牙齿咬住了下唇皮。

“为的我不懂得这几个科目。”他咳了声嗽，又修正地说：“说得确切一点，我不适宜教这几个科目。在八九年以前，我是教过这些的。可是，现在，我的认识转变了。我觉得这些学问好比照在池塘上的月光，印在墙上的花木的影子，看看固然教人眼花撩乱，实际却空无所有。院长先生，你大概知道我是皈依了佛法的吧？”院长确然知道这一层。当校长把董无垢的名字交代下来的时候，曾经说：“他是我的老朋友，也是一位最热心最认真的教授，可惜他近年来信奉了佛法，吃素，每天念佛，竟像一个迷信很深的老太婆。”

“知道的。”院长用手掌在脸擦了一周，又说：“还是像八九年以前那样教教这些科目，不行吗？”

“不行，”董无垢坚决地回答，宛如办理一桩关系重大的交涉。“我不能站到讲台上，滔滔不绝地专说一些违心这论。我不能抛开了课程的规定，不顾一切地尺量发挥自己的意见。我并且知道，我的意见和现在的教育旨趣是不相容的。所以，我希望我所教的功课不要触着思想这方面。”

“那末……”院长不再说下去，把疑问的语句藏在两道锋利的眼光里，仿佛说：“那末不要当什么教授岂不很好吗？”“如果容许我拣选的话，我愿意教一点英文。”

“英文，英文，”院长嘴里念着，心头在那里务算。班次，钟点，薪水数目，担任教师，这几个项目像机器上的齿轮一般，辘辘的地转动着，答复的话语就产生出来了。

“英文也可以。不过只有一班一年级了。每星期四点钟，每点钟四块钱，一个月只有六十四块钱呢。”

“够了，够了，”董无垢满足地说。“而且我最欢喜从一年级教起。”

“好像太那个了，”对于校长的老朋友仅仅分配一班英文，院长觉得非常之抱歉。

“没有关系，”英文教授用奶孳的声调安慰好坏院长。“不过我还有一个小要求，请不要把我的功课排在上午十点以前。因为十点以前我有自己的功课。”

开学以后，这位英文教授就搬到蜂房似的大学里去住。他选中一间最僻静的房间，在校园东北角，隔壁是植物标本储藏室。除了一年级的学生，一个职司打扫的校工，一个给他送素菜的厨役，谁也不会意识到他的存在。他的房门老是关得紧紧地，只有一棵冬青树从玻璃窗间窥看他，熟悉他在房间里的生活。

每天上午八点半，他自己的功课开始了。

西墙下的桌子上，香炉里烧着檀香，乳白色的烟缕时而屈曲时而笔

直地升了起来。一个棕制的圆拜垫放在桌子前面。他先是凝着神，合着掌，嘴里念着什么。那是无声的念，只有他意念中的耳朵。才听得见。然后拜下去，整个身躯像青蛙一般伏在圆拜垫上，所不同的只是他并不抬起了头。他的动作非常熟练，犹如一个从小受了戒的和尚。这样拜伏了几回之后，他移过圆拜垫，让一把椅子占据那位置。于是他坐下来，脸还是朝西，默念着那些念得烂熟了的辞句。

这当儿他沉往种麻醉似的境界，从运动场送来的呼喊声音，从学生宿舍传出的歌唱，弦乐，以及男女的欢笑，从围墙外面一阵阵滚过的汽车的喘息，他都听而不闻。他只用意念中的耳朵听着自己默念的辞句。同时他忘记了学校，忘记了课程，忘记了延长到三年多的失业，忘记了母亲和妻子的逝世，一句话，他简直忘记了自己和世界。他动员了所有职司思维的神经细胞来建造阿弥陀经所说的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阶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碎磔赤珠玛瑙而严饰之。池中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洁。……”渐渐地，他意念中的眼睛仿佛看见这样的国土涌现了，不过有点模糊，像开映得太久了的电影片。于是他更益凝神，希望这国土显得十分鲜明，比得上初次开映的“考贝”。

大约经过一点钟光景，他自己有数，把那些无声的辞句念完了，这才站起来。移过椅子，揣上圆拜垫，又像开头一样拜伏。轻快地虔敬地扑上去，前额触着拜垫的边缘。这样拜下又站起，站起又拜下，边续了好几回，他自己的功课才算完毕。于是他带着快适的笑容，回到人间的国土。

对于教英文，他反对时下流行的所库存直接教授。他说：“我们读英文，注重在理解，注重在看得懂英文的书。一句英国话，意思和情调跟怎样一句中国话相当，这是最要弄清楚的。要弄清楚这些，只有磨细了习思去查字典，去读文法。工夫用得深，自然不愁不理解。那直接教授，有什么道理呢！初中学生跑进英文教室，就听不见一句中国话，只见教师指着门说 door 指着书本说 book，指着他自己的鼻子说 I。他们以为这就是‘置之庄岳之间’的办法，成绩一定可观。哪里知道中国孩子到底不是英国孩子，他们跑出英文教室，说的听的依然句句是中国话。这只是‘一暴十寒’的办法罢了，对于理解的工夫却完全抛荒。所以教授方法越新鲜，学生程度越不堪。并且，中国人说英国话，即使说得和英国人丝毫无二，又有什么用处？去做‘刚白度’，去当外交官，当然是用得着的。然而我们并不需要这么多的‘刚白度’和外交官！”

当第一回上课的时候，他把这些意思向一年级生宣告了，接能上能下说：“我不预备在教室里说上一大篇的英国话，教你们听得糊里糊涂，似懂非懂。我要教你们认认真真地读书，教你们彻底地用你们的脑子去理解。为求毫无障碍起见，我愿意用中国话给你们解释。”大学生对于用什么话解释本来没有成见，何况中国话听起来到底比英国话顺耳，也就不声不响，算是默认了他的主张。他们觉得发生兴味的并不在此，而在这位英文教授的打扮。头发修得短短地，是“和尚头”，不是“圆顶”，太阳穴的部分错杂着一簇一簇的白发。身上穿一件灰布大褂，尺寸和身材不相称，前胸后背以及胛支窝下都有很的折皱，又太短了，把裤管露

出了两三寸。鞋是布制的，黑布面，蓝布底，沾上了灰尘，像一个店司所穿的鞋。这样打扮完全不像一位英文教授。他们以为英文教授该有一个油光光的西式头，该有一身熨得笔挺的西服，至少至少，也得穿一双五块钱六块钱的皮鞋。

为了交练习簿和询问书的疑难，学生发见这位英文教授房间里的香气，闻到这香气，仿佛觉得身在寺院里，不然就是走进了觉林功德林一类的素菜馆。后来他们又注意到他的不参加任何集会以及终日把房门关上。他在房间里做些什么呢？一天早上，一个好事的学生伴着那棵冬青树窥看他的私生活。

啊，圆圆的头颅，半闭的眼睛，只见翕张不出声音的嘴巴，一个指头对着一个指头合拢来的手掌，宽大的灰布大褂，徐徐上升的香炉里的烟缕，简直是一个和尚！这个学生藏不住他的新奇发现，不到几天工夫，连别级的学生都知道了：一年级的姓董的英文教授简直是一个和尚。

上英文课的时候，黑板上渐渐有歪斜的“和尚”字样出现，或者用漫画的笔法，粗大的一条弧线勾勒成一个和尚头，在这中央夸张地画着三行的香疤。英文教授看到了只是笑一笑，一壁用粉刷揩去这些并无恶意的讽刺字画，一壁和平地说：“我教你们英文，你们只要问教得你们得益不得益，不用问什么和尚不和尚。况且我并不是和尚，你们看，我身上不穿什么僧衣，头顶上也没有你们所画的香疤。”

这个话引得学生轻松地笑了。

“先生念的什么经呢？心经？还是金刚经？”

“翻开你们的书吧。我们不应该浪费时间谈到功课以外的事情。”

有几个知道一点佛学名词的学生，为了好奇，在功课以外的时间到他房间里去访问。他给他们每人斟一杯茶，殷勤地接待着。

“先生修的是净土吧？”

“不错，是净土。”

“净土也是一种乌托邦，它给予人精神上的安慰。这个说法，先生以为对不对？”“这叫做唯心净土，我们所不取。我们相信极乐国土真实存在，修行的结果真实能够往生彼土。”

“什么动机使先生发生这个信仰呢？”

“这个问题教我难以回答，因为它太复杂了。可是未尝不能够简单地回答。现在心理学里不是有所谓本能吗？人人都有发生这个信仰的本能，我不过顺着本能而行罢了。”

“照这样说，我们也月这样本能的了，为什么我们不发生这个信仰呢？”“那是‘缘’还没有到。‘缘’到了的时候，你们就发生这个信仰了。”“印光法师，”另一个学生接着问，“大概先生知道的吧？”

“他是最可尊敬的一位大师，光明无比的指导者！”

“我们看过他的文钞。”

“你们也看过印光法师的文钞，难得！难得！”

“在他的文钞里，文章实在不少，可是似乎只说了一件事情，就是教人家怎样地死。临命终时，这个心不可散乱，要好好的念佛哩，送终的人要诚心帮助念佛，见着断气也不可放啼哭哩，翻来覆去，无非这些意思。我们觉得除了年力衰老的人，谁也不会想到死的。而他专心教人准备一个死。这不使我们诧异。”

“也不只印光法师一个人这样说，许多古德都是这样教人的。你们要知道，死是一个最紧要的关口，如果走错了路头，永远不得超升。所以不能不在生前准备，以免临时失措。你们要知道，有两句最警切的话，叫做‘人身难得，佛法难闻！’”

这个回答使发问的不甚了了。那学生正在斟酌继续下去的问话，第三个学生抢着机会先开口了。

“先生对于杀生，想来是戒除的吧？”

英文教授点头。

“是绝对的戒除吗？”

“可以说绝对的戒除。”

“一个苍蝇，一个蚊虫，也不肯列死吗？”

“苍蝇和蚊虫也是生命，怎么可以把它们弄死！”“但是苍蝇会带来虎列拉，蚊虫会带疟疾，我们不去扑灭它们，它们反而要扑灭我们了。”

“我们可以把吃的东西保藏的周妥一点。我们可以挥着扇子，请它们不要和我们接触。到了晚上，我们睡在蚊帐里，疟疾的忧虑也就可以解除了。”

“照先生的说法，我们并不能绝对安全。在有些地方，我们是防护不到的。或者没有力量防护，譬如说，人穷，用不起蚊帐。对于加害广大的生命的東西，我们以为必须扑灭得干干净净。惟有这样才是最深的慈悲。”

“你们这样想吗？”

“甚至血肉横飞的战争，我们以为有时也是无比的慈悲行径。”

那些贪鄙的野心家，那些残酷的魔王，要吸人家的血液滋养他们的身体，要用人家的骨头填充他们的屋基，对于他们，我们也讲戒杀吗？他们就来得正好，我们客气，他们福气，他们是志得意满了，然而我们的血液和骨头都成了牺牲。这惟有给他们一个严厉的惩罚，一个无情的抗争。直到把他们扑灭得干干净净，世界上开始有了安全的日子，广大的生命才得欣欣向荣，像春天原野上的花草。先生，你说这种行径不是最深的慈悲吗？”

“在从前我也这样想过的，”英文教授仰望着屋角，他沉入了回忆里头。

“我们常常想，一个笃信戒杀的人应该是最坚强地反抗强暴的人。”

因为强暴所表现的是各式各样的残杀，不反抗强暴，就无从贯彻他的戒杀的信念。”“现在可不作这样想了，”英文教授自顾自说。

“为什么？”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样‘还’下去是没有了局的呀。”

“先生，我们倒要听听先生对于我们那强盗似的邻居的感想。他侵占我们的土地，残杀我们的同胞，我们现在还算有着命的，而他的欲望简直要吸干我们最后的一滴血！对于他，先生也像许多人一样，觉得非常之愤恨，非给他一个无情的抗争，同他拼一个你死我活不可吗？”

“不。”

“不？”发问的不胜诧异。“怎么能不呢？”

“我只是可怜他。他的孽太重。如果我们以杀抗杀，那就是自己造孽，岂不同他一样地可怜？”

“原来你也是一个阿 Q 呀！”发问的把这句话截留在喉咙口没有说出来，只是望着那圆圆的头颅发楞。

好奇的控试是没有“再来一回”的兴味的。这几个学生辞了出来，以后就不再去访问这位英文教授。别的学生连佛学名词都不知道，当然引不起什么好奇心。黑板上的并无恶意的讽刺字画似乎涂得厌了，渐渐地绝了迹。大家对于和尚和和尚差不多完全忘怀。只有那棵冬青树还像先前一样，耸起了高高的身子，从玻璃窗间窥看这位英文教授的私生活。他蜷伏在大学的角落里像地板底下的老鼠，人只见地板，不知道底下躲老鼠。

二

董无垢刚从外国回来的时候，和现在的董无垢竟像是两个人。

那时候他年轻，无论走到那里，人家总觉得他带来一股青春的光辉。西服笔挺，应合着时行和时令。一头头发，消磨半点二十分钟不在乎，总之要教它成为一件惬意贵当的艺术品，能以参加美容术的赛会。他在大学教课，本着他的素习，预备绝不马虎，讲解非常认真。“懂了吗？不明白尽管问。我可以针对着不明白的处所给你们解释。”这样的话几乎每一课要说几遍。他不像那些出门不认货的大学教授，他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移植到学生的头脑里，让它深深地生着根。逢到周末，他坐了三点钟的火车回家去看他的母亲。他爱他的母亲像一个小孩子，依贴在她身边，望着她的笑脸，谈一些无关紧要的家常话，吃一点精致的点心和饭菜，觉得这个世界美满极了。多年的出洋留学，只有看不见母亲教他受了许多苦楚，因而周末的回家给他最大的快乐，决不肯偶然放弃一回。他的母亲是念佛的，每天早上点上三炷香，做半点钟的功课。他当然觉得好笑，对着一个虚幻的观念，锲而不舍地倾注着虔诚，算什么呢？然而他绝不让这个意思在脸色上表示出来。既然老人家乐此不疲，他就帮助她移正椅子，或者点起香来。他有一些嗜好。抽香烟不用中国货，因为质地太坏，有碍卫生。喝酒却欢喜中国花雕，兴致好的时候，两斤还不醉。他又常常和一班年龄相仿的朋友上新世界大世界这些地方去。那时候跳舞场还没有流行，要看女人，这些地方顶方便。他看女人注重在屁股，他说丰满的屁股是女性的象征，那些平塌塌的简直可以说没有屁股，也就没有女性可信。朋友们说他这种说法是“屁股哲学”，大家传为笑柄。

虽然欢喜看女人，他可不曾做过放浪的事情。他懂得卫生，知道放浪的结果不要去请教某一科的专门医生。他需要一个如意的女子，和他共同生活，做他的“另外的半个”。他规定了一些条件，除了“女性的象征”以外，脸蛋须是圆圆的，知识程度要能够同他谈谈哲学上的问题，还有其他的四五项。依据这些条件随处留心，他只觉得女子太多而合格的太少，少到一个都没有。朋友们自告奋勇地说：“我给你作媒。”但是听了他的条件之后马上摇头，连声说：“难，难，难。”

由一个朋友介绍，他认识了一家人家。那人家有一位小姐，脸蛋是瘦长的，“女性的象征”若有若无，知识程度是看玉梨魂还不能十分了了，总之完全不合格。他当然毫不在意，既经朋友介绍，就看作疏远的

亲戚家一样，隔两三个星期去访问一次。但是那位小姐的母亲款待他非常之殷勤。他来了，特地弄起菜来，知道他喝酒，为他打了上好的花雕，并且关心到他的寒暖，问他需要什么。体贴入微，俨然一位丈母。那小姐呢，见了他就像一个顽皮的子，偎依着他，要他讲外国的景和习俗，大学里一切琐屑而有趣的事情……什么都好，只要是他嘴里漏出来的她总爱听。她常常不让他走，他帽子拿在手里了，还要想出题目来绊住他，拖延一个半个钟头。他这才感到尴尬，自己心里盘算，往后还是不去为妙。然而消息传来，那小姐已经有了表示，若不嫁他为妻，宁可当一辈子的老姑娘，不然就是自杀。他听了十二分踌躇，甚至破例地缺了两天的课，来研究牺牲自己还是牺牲那位小姐的问题。“牺牲了别人满足自己，这样的人太自私了，我情愿牺牲自己！”当第一道晨光透进窗子来的时候，他决定了。决定之后，事情就非常简单。母亲方面只要儿子乐意，无不竭诚赞同。委了一位媒人到那人家去说合，那人家欢天喜地，惟命是从。初春的某一天，一品香张起了盛大的婚宴，他开始得到了“另外的半个”。

假想往往和事实不符。他本来准备牺牲，可是结婚之后，他只觉得尝到了许多的欢乐。牺牲了什么呢？实在指说不出。新娘的娇羞是有味的。像丈母一样弄了酒菜供他享用也有味。乃至唱一些闺中熟习的弹词小曲，绣一些枕头或者台布上的小花样，他在一旁听着看着，也觉得有无比的甜美，为意料所不及。

逢到周末，他还是坐了三点钟的火车去看母亲，有时是夫妇两个同去，有时他一个人去。在大学教课还是那样认真。新世界大世界这些地方还是要去，然而并不妨碍他对于新娘的怜惜。平静的满足的生活继续下去，宛如一道流动不息的小溪：他自己这么想，人家也代他这么想。

像火山的爆发，五卅事件突然发生了。

外国巡捕向徒手的群众开枪。死尸横七竖八躺在最繁华的南京路上。血淋淋的受伤的做了囚车里的囚徒。从抛球场到跑马厅一带成为阴森森的刀光枪影的区域。这一天天气有点闷热。他从大学回来，正在庭心里透透气，看看新近出土的牵牛花的子叶，忽然那个大一家书局里当职员的邻居从矮花墙外喊住他，告诉他这个惊天动地的消息。

“有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事情！”他连声喊着，跑进室中立即坐下，拿起钢笔来给一家英文报馆写一封通信。他根据了“人道”和“公理”来讲，他说这种残杀太违背人道了，太没有公理了，一个文明人不能不提出严重的抗议。

第二天看报纸，这封通信没有登出来。

第三天也没有登出来。却看见了全市罢市罢工罢课的消息。这使他异常兴奋，笔头上的抗议都不让露脸，应该给他一个更严重的行动上的抗议。群众的力量多么强大啊，眼见上海市就要表现出一个空前的英雄姿态！

大学里罢了课，师生聚集在一起开会。除了怎样和各学校各界取得联络外，又讨论到怎样支持罢工的问题。

“最要紧的是维持罢工工人的生活！”激昂的声音从大会堂的左边角播散开来。“我提议：我们教职员先捐一个月的全薪，以后看情形，再商量怎么捐法。各位同学呢，大家量力而行，能捐多少就捐多少。”

“好！赞成！赞成！好！好！”喊声和拍掌声几乎把大会堂的屋顶都掀了起来。大家回头向左南角，只见站起在那里的，眼睛里含着激动的泪，举过了头顶的手掌还没有放下，他是董无垢教授。虽然有一些教职员不满意他的提议，但是只能在私室里头对着见解相同的人谈谈，若在大庭广众间，还得违心地说：“董先生的提议最是扼要，大家能够这样干，就是三年五年的罢工也支持得下。”因为这样，他被推为学校的代表，去和他校以及各界的代表合力工作，共同推进这个伟大的运动。

他在编辑股里工作。编辑股编印一些小册子，有中文的，有外国文的，把惨案的真相详尽地记载着，还加上简要的阐明，惨案的原因是什么，要怎样才能保障以后不再有同样的惨案发生。此外又出版一份小型的日报，把最近的事态以及运动的路向宣布出去，俨然成为全上海民众公共的喉舌。有一天，他给这份日报写一篇短论，一口气写下去非常顺利，到末了，他怀着一种尝尝新鲜滋味的心情，第一回使用了“打倒帝国主义”的语句。

“这里不能使用这样的语句！”另一个编辑员，一个国家主义者，看见了这篇短论的校样，捉到一条刺毛虫似地嚷起来。

“为什么不能使用这样的语句？”执笔的董无垢惊慌地问，以为他发见了理论上的错误或都语文上的毛病。

“你说‘打倒帝国主义’。哪里有什么帝国主义？这只是共产党的胡说八道！我们又不是共产党，为什么要效学他们的口头禅？”

“没有帝国主义吗？”董无垢的额角暴起了青筋，郁结的声音带点颤抖。“老先生，没有帝国主义，也就没有五卅惨案了。它表演活生生的一幕给你看，你一眼不眨地看了，倒说并没有它，我佩服你的宽大的度量！”

“怎么？”另一个编辑员感到受了侮辱，站起来，卷起他那纺绸短衫的袖管。“至于你说这是什么党的胡说八道，我可不能同意！你不是闭着眼睛的，许多的刊物上印着这一句话，全上海路旁里口的标语上写着这一句话，你都没有看见吗？难道他们全是盲目的家伙，全是学嘴学舌的鹦鹉？”

“我不同你辩论，总之，在我们这份报纸上，不能印上这一句话！”一壁说着，一壁用拳头敲着桌子。

“非用这一句话不可！”董无垢也站起来，用拳头敲着桌子，敲得比那个人更响。

“我署我自己的名字，我负责任！”

暂时的沉默。

他三四个编辑员知道将有一场打架在这屋子里表演了。他们不要看这种乏味的表演，一致站在董无垢这方面说话。“我们以为董先生的文章没有错儿。打倒帝国主义，非但嘴里要说，笔头要写，还得用行动去实现它呢！”

“好！”那个人有点窘，但眼睛睁得更大了，宛如魁星。“你们既是一伙儿，我就辞职，我再不问编辑股的事情！”这样说着，他披上长衫愤愤地走了。

胜利属于董无垢，使他起了穷究奥妙的欲望。他搜集许多流行的关于政治经济的书籍杂志来看，仿佛走进了应接不暇的名胜区域，每跨一

步总要点头叫绝，赞叹地说“生平初见”。五卅运动因为联合阵线的分化，渐渐成为强弩之末，他固然非常之愤慨。但他以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一下子就会有多大的成功，未免太廉价了，一个努力的人不应该想望这样的廉价。因此他毫不灰心。由那个当书局职员的邻舍的介绍，他加入了当时还不能公开的一个政治团体。

他把自己的客室作为所属的那个区分部的会场。每逢会期，他提早吃晚饭，一会儿赴会的从前门或者从后门来了，其中有工人，有商店公司的职员，有小学教师，也有和他同行的大学教授。他接待他们胜似亲兄弟，亲兄弟不过由自然支配，会合在一起罢了，而聚集在这里的却是意志相同的伙伴。他一个一个同他们握手，紧紧地，殷勤恳挚地，使有几个工人觉得不好意思，一时间手足无措。周末还是坐了三点钟的火车回去看母亲。香烟还是抽，不过换了中国货，他说“美丽牌”也还可以。酒是难得喝了，新世界大世界这些地方竟绝迹不去，他说一个人没有那么许多闲工夫。闺房之乐也比从前少领略一点。他的夫人问他：“你近来常是忙忙碌碌地，看书哩，看人哩，开会哩，到底为的什么？”他亲爱地回答说：“你不懂得的，不用问吧。总之你丈夫干的决不是坏事情，我的好人儿呀！”他痛恨那些镇守上海的军阀的扑牙，不亚于帝国主义。不大队哩，侦缉队哩，把人命当儿戏的事情，几乎每月每星期都有。如果不凑巧，他被抓去尝尝刀片或者枪弹的滋味，也不足为奇。但是他并不胆怯，他相信若是大家胆怯的话，这班残酷的禽兽将永远没有在世界上消灭的一天。恨着他们必须和他们拚，必须迎头冲上去。他欣羨极了革命发源地的广州，只恨自己离不开上海，不然总得跟去一趟。谁动身到那边去了，他热烈地欢送着，轮船开行了几百丈远，他还是挥动着帽子。谁从那边回来了，他的欢迎更为热烈，热烈之中又带着虔敬，好比佛教信徒对于一个朝山进香回来的同伴。听说那边民众怎样地兴奋，军官怎样地受着训练，他简直五体投地，相信“新中国”必然会花一样地开出来，因为那边埋着的种子已经生了根，发了芽。甚至那非常单调的“打倒列强”的歌儿，他也说它活泼，雄壮，中以激动人的革命情绪。

北伐军出发了，他的心神依着军队的路线在地图上活跃。一路民众欢欣鼓舞的情形，和军队像一家人那样的热烈真挚的表示，他读到报纸上关于这些的记载，总觉得许多同胞太可爱了，也太可敬了。在武汉，革命外交竟然成功，更使他兴奋到了极点。至少帝国主义伸到中国来的根枝已经动摇了，大家再加努力，不愁不能把它掘起来。

他看见了最近的将来的景象：被压迫的许许多多人都站了起来，从千斤重的石头底下，从胳膊粗的铁链底下。大家抬起了头，挺起了胸膛，在从未呼吸过的自由空气中呼吸着。快活的歌声海潮一般涌起来，唱了一曲又是一曲。再不见一个蓬首垢面的囚徒似的人物。个个康健，结实，乐观，精进，做着分内的工作，取得分内的享受。

他仿佛坐着急行的火车，这景象犹如迎面驶来的前途的山河树林，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眼见得没有多久自己就将冲进这景象中去了。因为军事势力不久就要来到上海，同其他地方一样很快地取得胜利，那是没有问题的事情。

为着防备军阀爪牙的临危乱噬，上海的一部分加盟员也准备了武装，以便和军事势力响应。枪械和子弹须得保藏在妥适的处所。有人说，

董无垢家里最是妥适不过了，类似小洋房的屋子，陈设相当体面，而且谁都知道，屋主人是一位大学教授，放在他那里，比藏在保险库里还要安全，没有人疑心。董无垢说：“好，放在我家里就是了！”于是牺牲了三张沙发，让他们把那些危险东西塞在弹簧和麻丝中间。一天早上，藏东西的跑来取东西了，一个个起劲非常，眉梢眼角飞扬着英勇的神采。他自愧不会干这一套，只能殷勤叮咛地对他们致着珍重。他的心跳动得异常利害，不为害怕，却为过度的高兴。一个全新的场面立刻要展开来了，他不能不高兴，他有着并不输于他们的热情。

本来只能遮遮掩掩张在屋子里的那面旗子，在大建筑的屋顶，在街市的店门前，堂而皇之挂起来了。上海的阳光照耀着它们，上海的风吹拂着它们，飘飘扬扬，显出说不尽的美丽可爱姿态。

这以后若干天，董无垢宛如掉在一个热市而多变化的梦里。他挤在汗臭满身的人群中间，参加了好些个盛大的集会。他跑遍租界的各处，观察了帝国主义爪牙的色厉内荏的窘态。他巡行沪西沪北以及浦西的工业区域，领略了那些准备站起来的男女的狂热情形。他破例地向母亲请了假，有两个周末没有坐了三点钟的火车回去看她。忽然青天里起了霹雳，他听说游行的群众遭到了射击，死伤的比五卅惨案还要多，还要惨，地点并不在帝国主义统治着的租界，而在飘扬着那里新旗子的中国地界。“不能有这样的事情！不能有这样的事情！”他失了魂似地连声嚷着，立即跑到出事地点去作实地调查。

事情并不假。武装兵士布了岗位，不许行人在马路中间来往。行人只能从人行道上匆匆走过，停下步子就受干涉。马路中间像暴风刚才吹过一样，寂静，凄凉。尸体躺在那里，显出无比的丑恶姿态，猪肝色的血凝积在他们身边，教人不敢看。也不知道一共有几个。

贴近他所走的人行道躺着一个，他给了他比较仔细的一瞥。肚肠从腰间淌了出来，青布短衫给打破了，血肉模糊中伸出几根断了的肋骨，眼睛半开半闭，嘴张开着，露出两排惨白的牙齿。他认识这个尸体，这一天虫上跑来取东西的一些人中间，他是顶起劲的一个。

突然间他眼睛闭得紧紧，急急地跑了二十来步才再张开来。他的头脑仿佛给一股铁索绞了一下，只觉什么也想不清楚。全新的场面原来这样吗？以前预想的景象岂不是个荒唐的梦？应分站起来的不该站起来，应分打倒的怎么能打倒？那些尸体生前即使是神仙，又何尝会料到将要横倒在这样的射击之下？……他糊里糊涂想着这些，跑到家里就躺在床上。他的夫人问他怎样不舒服，是不是要生病了。他颓然说：“我难过的很，可是描摹不来。病是不会生的，不过比生病还凶！”他也想同五卅惨案那时候一样，给报纸写一封通信，提出严重的抗议。然而他奇怪自己，无论如何提不起这一股勇气来，想想那枝笔，似乎有石担那么重。

第二天，他看报纸，看见了一大批未死的罪人的名字。

他跑出去，无目的地跨上一辆电车，也没有看清楚是第几路。在那电车的角落里，泰然坐着一个淡灰纺绸长衫的青年人，使他大大地吃了一惊。他捱过去，坐在那青年的身旁，关切地低低地问：“怎么你还在坐电车？”

“我常常坐电车，”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

“看见了今天的报纸吗？”

“看见了，”伴着一个平静的微笑。

“我诚意劝你，你应该当心一点。”

“谢谢你的诚意！”

下一天，报纸上登载一段新闻：华租界的警察巡捕包围一幢房屋，一个人从晒台上倒翻下来，落在后门外头，顿时咽了气。附载一幅访员特摄的死者的相片，摄得很清楚，一望而知就是昨天电车里遇见的那个青年。

“哎哟！”董无垢神经错乱地叫起来，用两只手按住了发青的脸孔。

三

他头脑里空空洞洞地，从前装过的许多东西，仿佛生了翅膀飞走得干干净净。他宛如从海船上掉到海里的孤客，海船早已飞快地往前去了，他生命固然还存在，但四围只见茫茫的大海，不知道该往那方面游去才有登岸的希望。他昏乱，他疲倦，他喝着多量的酒，可是昏乱和疲倦更见利害。他的夫人很替他忧愁，用种种的柔情蜜意给他抚慰，然而没有效果，也弄不清楚他的昏乱和疲倦究竟为着什么。他没有意兴往大学教课，这就请了假，带着夫人回到本乡去。他在本乡不去看望亲戚朋友，他愿意在僻静的小巷里走走，或者在不像样的茶馆里吃一碗茶。没有一个人认识他，没有一个人同他招呼，他以为这样比较安舒一点。可是这并不能填充他的空虚的心。在自己和人群之间筑起一道无形的墙，那不堪的寂莫更使他感到心的空虚。

每天早上，老太太还是点上三炷香，做半点钟的功课。平和而沉静的声调展开一个神异的境界，仿佛一张软和的眠床，教他感觉舒服，几乎要入睡。看看母亲的神色，那样的安祥，那样的愉快，烦恼呀空虚呀这些讨厌的小虫子大概飞不进她的意识界吧。渐渐地，他癖好母亲的功课了，只觉陪着她半点钟是每天的快适，在这个当儿，他忘记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又似乎捉住了一些什么。

“也许有点儿道理吧，”这样的一念突然萌生，他就去访问一位父执。这位父执是卸任的教育厅长，对于佛学，据说有着很深的根柢。

他是抱着试探的态度去的。如果讲的中听，固然可以听进去，即使讲得不中听，随便听听也并不碍事。

“啊，难得，难得！”老先生捻着颌下的长须，笑迷迷地说。“这是生死大事，你居然想到来问老夫，有缘呀有缘！”

老先生一口气讲了一点多钟，讲得非常恳切。最后说：“这并不是咱知识，并不是摆在口头，写在纸上，预备装点门面的东西。同儒家的修省工夫一样，必须身体力行才行。不然，你来问我是多事，我讲给你听也只是无谓的饶舌。”

“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深切的教训！”董无垢讷讷然说，眼睛里闪耀着望见了希望的光辉。在国内，在国外，听讲的回数计算不清，教师也遇见了不知多少，可是总没有这位老先生的讲说那样一句句深入人心，教人悦服。“这真把捉住生命的精微！以前我弄过一些哲学心理学，现在看起来，都只是浮泛的研究，好比肥皂泡，一触就破，没有核心，

对于人毫无用处。您的教训才教人真实地受用！”

他屡次去亲近这位父执，从他那里请教个修持的法门。回家时候带着一些经典，耐着性儿看下去，仿佛一片模糊，但又仿佛有点儿懂。终于在一个清爽的清晨，他露出孩子似的天真的笑脸，对他的母亲和夫人说：“我也要像妈妈一样念佛了。”“这是再好没有的事情，”母亲并不觉得惊奇。

他的夫人却非常骇怪，睁大了眼睛看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不明白什么原因把他转变到这样子，一个出洋留学生竟会相信念佛！

他检出一些恋爱小说以及裸体画片来，预备送给朋友，自己书室里是不应该保藏这类秽褻东西了。转念一想，这个办法不妥当，自己以为要不得的东西怎么可以送给别人呢？于是完全“付之一炬”，连霍理斯的一大部性心理学也不能幸免。他开始戒酒，戒香烟。喝酒要特地陈设起场面来，场面没有陈设，自然喝不成酒。抽香烟的事情可太方便了，拿起一枝，划根火柴，这就成了。有许多次，他依着平时的习惯，伸手到桌子上面去开香烟罐。但随即想起桌子上没有香烟罐了，重又缩了回来。又有许多次，觉得无聊，很想买罐来抽抽。但强制力随即管束自己说：“这一点小嗜好都戒不来，还说什么修持呢！”

当然他也开始戒荤。他的母亲虽然念佛，但并不吃长斋，他的夫人是爱虾如命的，因此不能拒绝劳腥进门。他就定下折衷的办法：不是他家动手杀死的不妨进门。肉店早已杀了猪，肉是可以买的。市场上有着杀死了拔光了毛的鸡鸭，也可以买。鱼虾必须买死了的，因为是尸体而不是生命了。他夫人和用人通同作弊，常常买了活生生的鱼，在门外头弄死了然后拿进来。他自己呢，吃饭时候不有把筷子到劳菜碗里去的事情，省悟之后马上抽回，换了筷子再吃。但是不到十天工夫，他居然说闻到荤腥的气味就恶心了。于是老太太跟他吃素，少奶奶间几天弄一两样荤。

他拒绝了丝织品的衣服，因为丝织品是牺牲了无量数小生命的业绩，不忍穿。毛织品也是生物身上取来的东西，虽然不须杀生，总觉得也有点儿不忍穿。皮鞋是不用说了，从动物身上剥下一张皮来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啊！在这样见地之下，西服就只好搁在衣箱里，布衣布鞋都是特制起来的。谁骤然看见他，定会疑心他穿了素。他夫人对他全身相了一下，带着顽皮神情说：“你不彻底！你不彻底！”

他疑惑地相着自己的全身，问她说：“怎么不彻底？”她从他衣袋里抽出一个皮夹子来，举得高高地说：“这不是皮制的吗？”他就把这皮夹子扔在抽屉里，另用一方布手帕，包着皮夹子里的一切东西，带在身边。

他依着父执的指导，做功课时间比他母亲来得长。又特别严谨，脸孔一定要朝着西方，拜伏一定遵守规定的格式。默默地念着那些辞句，他的心重又充实起来了。

烦恼化成淡淡的影子，既而连淡淡的影子都消逝净尽，只感到无上的欢畅。于是他修持得更加虔诚，几乎把整个生命交付在这上边。

大学的当局有了变更，他没有接到下学期的聘书。这并不引起他的懊恼，那种肥皂泡似的功课本来就不想教了。他在一家书局里寻到了一个位置，看看稿子，修改一点外来的译件。依然带着夫人住上海。每星

期六，赶下午五点的火车回本乡，星期日再出来。他没有过从很密的朋友。报纸不过偶而看看，好比看古代或是异国的故事，漠不关心。他又像三四年前一样：平静的满足的生活继续下去，宛如一道流动不息的小溪。

一年以后，他母亲去世了。他当然伤心，可是并不太伤心。病榻上的老太太念着佛，他应用他所受的教养陪她念着佛，命令他夫人也念着佛。老太太咽气的时候，他不哭，也不露出一丝悲怆的脸色，还是平静地念着佛。他知道老太太这一去决不堕入苦趣，她将往生到那个极乐国土。

“一二八”的炮火毁了他的寓所。停战以后跑回去看，什么也没有了，烧的烧了，烧剩的给人捡去了。他夫人泪眼模糊地翻掘碎砖和焦炭，发见了一只白地青花的瓷杯子，是她平日喝茶用的。她捧着杯子开始号大哭。他给她解劝，说一切器用无非身外之物，犯不着这样依恋不舍。然而没有用，她还是号大哭。以后看见杯子就哭，渐渐引起了咳嗽的毛病。

那家书局也毁了，他失了业。

他不愁也不怨，过着艰窘的生活，看护着夫人的病体。那年霜降节将近，他支持不住了。他就教她念佛，自己也陪着她念。她渐渐地闭上了眼睛。他不哭，也不露出一丝悲怆的脸色，还是平静地念着佛。他知道要去的总得要去，何况她所去的地方，他母亲也在那里，她将永远陪伴着她。孤身无事的他可以多吃一些修持的工夫，所以他处之恬然。向亲戚家借贷一点，俭约的生活足够维持了，也就不再去竭力谋干什么。他差不多和这个世界脱离了关系，独自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中间。

直到最近，一个哈佛的同学接任了一所大学的校长，忽然想到了他说：“老董太困顿了，应该请他教一点功课。”

他才重理旧业，踏上了大学教室的讲台。

然而，他蜷伏在大学的一个角落里像地板底下的老鼠，人只见地板，不知道底下躲着老鼠。

（原载《十年（开明书店创业十周年纪念）》1936年7月，开明书店）

春联儿

出城回家常坐鸡公车。十来个推车的差不多全熟识了，只要望见靠坐在车座上的影儿，或是那些抽叶子烟的烟杆儿，就辨得清谁是谁。其中有个老俞，最善于招揽主顾，见你远远儿走过去，就站起来打招呼，转过身，拍拍草垫，把车柄儿提在手里。这就教旁的车夫不好意思跟他竞争，主顾自然坐了他的。老俞推车，一路跟你谈话。他原籍眉州，苏东坡的家乡，五世祖放过道台，只因家道不好，到他手里流落到成都。他在队伍上当过差，到过雅州跟打箭炉。他做过庄稼，利息薄，不够一家子吃的，把田退了，跟小儿子各推一挂鸡公车为生。大儿子在前方打国仗，由于等兵升到了排长，隔个把月二十来天就来封信，封封都是航空挂。他记不清那些时时改变的地名，往往说：“他又调动了，调到什么地方——他信封上写的清清楚楚，下一回告诉你老师吧。”

约莫有三四回出城没遇见老俞。听旁的车夫说，老俞的小儿子胸口害了外症，他娘听信邻舍人家的话，没让老俞知道请医生给开了刀，不上三天就呜呼了。老俞哭得好伤心，哭一阵子跟他老婆拼一阵子命。哭了大半天才想起收拾他儿子，把两口猪卖了买棺材。那两口猪本来打算腊月间卖，有了这本钱，他就可以做些小买卖，不再推鸡公车，如今可不成了。

一天，我又坐俞的车。看他那模样儿，上下眼皮红红的，似乎喝过几两白干酒，颧骨以下的面颊全陷了进去，左面一边陷进更深，嘴就见得歪斜。他改变了往常的习惯，只顾推车，不开口说话，呼呼的喘息越来越粗，我的胸口也信佛感到压迫。

“老师，我在这儿想，通常说因果报应，到底有没有的？”他终于开口了。

我知道他说这个话所以然，回答他说有或者没有，一样的嫌噜苏，就含糊其辞应接道，“有人说有的，我也不大清楚。”

“有的吗？我自己摸摸心，考问自己，没占过人家的便宜，没糟蹋过老天爷生下来的东西，连小鸡儿也没踩死过一个，为什么处罚我这样儿凶？老师，你看见的，长得结实做得活的一个孩儿，五子没有了，莫非我干了什么恶事，自己不知道。我不知道，可以显个神通告诉我，不能马上处罚我！”

这跟伯夷列传里的“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是同类的调子，我想。我不敢多问，随口的说，“你把他埋了？”

“埋了，就在邻舍张家的地里。两口猪卖了四千元，一千元的地价，三千元的棺材……只是几块薄板，像个火柴盒儿。”

“两口猪才卖得四千元？”

“腊月间卖当然不止，五千六千也卖得。如今是你去央求人家，人家买你的是帮你的忙，还论什么高啊低的。唉，说不知了，孩子死了，猪也卖了，先前想的只是个梦，往后还是推我的车子——独个儿堆车子，推到老，推到死！”

我想起他跟我同年，甲午生，平头五十，莫说推到死，就是再推上五年六年，未免太困苦了。于是转换话头，问他的大儿子最近有没有信来。

“有，有，前五天接了他的信。我回覆他，告诉他弟弟死了，只怕送不到他手里，我寄了航空双挂号。我说如今只剩你一个了，你在外头要格外保重。打国仗的事情要紧，不能教你回来，将来把东洋鬼子赶了出去，你赶紧回来吧。”

“你明白，”我是实有些激动。

“我当然明白。国仗打不胜，谁也没有好日子过，第一要紧是把国仗打胜，旁的都在其次。——他信上说，这回作战，他们一排弟兄，轻机关枪夺了三挺，东洋鬼子活捉了五个，只两个弟兄受了伤，都在腿上，没关系。老师，我那儿子有这么一手，也亏他的。”

他又琐琐碎碎的告诉我他儿子信上其他的话，吃些什么，宿在那儿，那边的米价多少，老百姓怎么样，上个月抽空儿自己缝了件小汗褂，鬼子的皮鞋上脚不如草鞋轻便，等等。我猜他把那封信总该看了几十遍，每个字让他嚼得稀烂，消化了。

他似乎暂时忘了他的小儿子。

新年将近，老俞要我替他拟副春联儿，由他自己来写，贴在门上。他说好几年没贴春联儿了，这会子非要贴一副，洗刷洗刷晦气。我就替他拟了一副：

有子荷戈庶无愧。
为人推毂亦复佳

约略给他解释一下，他自去写了。

有一回我又坐他的车，他提起步子就说，“你老师替我拟的那副春联儿，书塾里老师仔细讲给我听了。好，确实好；切，切得很，就是我要说的话。有个儿子在前方打国仗，总算对得起国家。推鸡公车，气车换饭吃，比那一行正经行业都不差。老师，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回转身子点点头。

“你老师真是摸到了人家心窝里，哈哈！”

（原载 1944 年 7 月《中央日报·星期增刊》第 23 期）

散 文

生 活

乡镇上有一种“来扇馆”，就是茶馆，客人来了，才把炉子里的火扇旺，炖开了水冲茶，所以得了这个名称。每天上午九点十点钟的时候，“来扇馆”却名不副实了，急急忙忙扇炉子还嫌来不及应付，哪里有客来才扇那么清闲？原来这个时候，镇上称为某爷某爷的先生们睡得酣足了，醒了，从床上爬起来，一手扣着衣扣，一手托着水烟袋，就光降到“来扇馆”里。泥土地上点缀着浓黄的，露筋的桌子上满缀着油腻和糕饼的细屑；苍蝇时飞时止，忽集忽散，像荒野里里的乌鸦；狭条板凳有的断了腿，有的裂了缝；两扇木板窗外射进一些光亮来。某爷某爷坐满了一屋子，他们觉得舒适极了，一口沸烫的茶使他们神清气爽，几管浓辣的水烟使他们精神百倍。于是一切声音开始散布开来：有的讲昨天的赌局，打出了一张什么牌，就赢了两底；有的讲自己的食谱，西瓜鸡汤下面，茶腿丁煮粥，还讲怎么做鸡肉虾水饺；有的讲镇新闻，哪家女儿同某某有情，哪家老头儿娶了个十五的侍妾；有的讲些异闻奇事，说鬼怪之事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有几位不开口的，他们在那里默听，微笑，吐痰，吸烟，支颐，遐想，指头轻敲桌子，默唱三眼一板的雅曲。迷濛的烟气弥漫一室，一切形一切都像在云里雾里。午饭时候到了，他们慢慢地踱回家去。吃罢了饭依旧聚集在“来扇馆”里，直到晚上为止，一切和午前一样。岂止和午前一样，和昨天和前月和去年和去年的去年全都一样。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城市里有一种茶社，比起“来扇馆”就偈大辘之于椎轮了。有五色玻璃的窗，有仿西式的红砖砌的墙柱，有红木的桌子，有藤制的茶几和椅子，有白铜的水烟袋，有洁白而且洒上花露水的热的公用手巾，有江西产的茶壶茶杯。到这里业的先生们当然是非常大方，非常安闲，宏亮的语音表示上流人的声调，顾盼无禁的姿态表示绅士式的举止。他们的谈话和“来扇馆”里大不相同了。他们称他人不称“某老”就称“某翁”；报上的记载是他们谈话的资料，或表示多识，说明某事的因由，或好为推断，预测某事的转变；一个人偶然谈起了某一件事，这就是无穷的言语之藤的萌芽，由甲而及乙，由乙而及丙，一直蔓延到癸，癸和甲是决不可能牵边在一席谈里的，然而牵连在一起了；看破世情的话常常可以在这里听到，他们说什么都没有间思都是假，某人干某事是“有所为而为”，某事的内幕是怎样怎样的；而赞誉某妓女称扬某厨司也占了谈话的一部分。他们或是三三两两同来，或是一个人独来；电灯亮了，坐客倦了，依旧三三两两同去，或是一个人独去。这都不足为奇。可怪的是明天来的还是这许多人；发出宠亮的语音，做出顾盼无禁的姿态还同昨天一样；称“某老”“某翁”，议论报上的记载，引长谈话之藤，说什么都没有意思都是假，赞美食色之欲，也还是重演昨天的老把戏！岂止是昨天，也就是前月，去年，去年的去年的老把戏。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上海的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谁能计算他们的数目。车马的喧闹，屋宇的高大，相形之下，显出人们的浑沌和微小。我们看蚂蚁纷纷往来，

总不能相信他们是有思想的。马路上的得人和蚂蚁有什么分别呢？挺立的巡捕，挤满电车的乘客，忽然驰过的乘汽车者，急急忙忙横穿过马路的老人，徐步看玻璃内货品的游客，鲜衣自炫的妇女，谁不是一个蚂蚁？我们看蚂蚁个个一样，马路上的过客又哪里有各自的个性？我们倘若审视一会儿，且将不辨谁是巡捕，谁是乘客，谁是老人，谁是游客，谁是妇女，只见无数同样的没有思想的动物散布在一条大道上罢了。游戏场里的游客，谁不露一点笑容？露笑容的就是游客，正如黑而小的身体像蜂的就是蚂蚁。但是笑声里面，我们辨得出哀叹的气息；喜愉的脸庞，我们可以窥寒噤的颦蹙。何以没有一天马路上会一个动物也没有？何以没有一天游戏场里会找不到一个笑容？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我们丢开优裕阶级欺人级来看，有许许多多从红绒绳编着小发辫的孩子时代直到皮色如酱须发如银的暮年，老是耕着一块地皮，眼见地利确是生生不息的，而自己只不过做了一柄锄头或者一张犁耙！雪样明耀的电灯光众高大的建筑里放射了出来，机器的响均匀而单调，许多撑着倦眼的人就在这里做那机器的帮手。那些是老产的利人的事业呀，但是……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一切事情用时行的话说总希望它“经济”，用普通的话说起来就是“值得”。倘若有一人用一把几十位的大算盘，将种种阶级的生活结一个总数了来，大家一定要大跳起来狂呼“不值得”。觉悟到“不值得”的时候就好了。

（原载 1921 年 10 月 27 日，《时事新报》）

诗的泉源

当“诗人”两个音响给我听闻，两个字形给我看见的时候，我总觉得这种感不大自然，或者说，于耳于目不大顺适。这或者是我的偏见。我以为这两个音响或字形里边，含有指示一种特异的人，将一种特异的人区别于一般人众的意思。人家或者说，“我们发出这两个音响，写出这两个字形，本意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的耳目觉得不自然，不顺适了。

人家又常说“作诗”或是“写诗”，一样地足以立刻引起我上述的感觉。有些人刻刻在那里搜寻和期待，他们的经心比猎人对于野兽的还要加胜，也使我起了代感彷徨的不安。他们看这个“作”或“写”，好像也是生活里一种业务，正如吃饭和做工，在一定的时间内，倘若没有新的诗篇产了，就觉得异样地不安，正如饥饿和闲散无聊的时候所感受的。

我的浅薄而固执的意思，“诗人”这个名目“农人”“工人”有别，不配成立而用以指示一种特异的人；换一句说，世间没有空虚无实，仅仅名为一个诗人的人。“作诗”或“写诗”这件事也和“吃饭”“做工”不，峭配认为生活里一种业务而对它作不做则感缺的想念；也换一句说，这算不得一回事。

但是我并非看轻“诗人”，对于他鄙薄到不愿称呼；也不是厌恶“作诗”或“写诗”，说无论如何，我们不该这么做。

我只不愿意我们做一个被特异称呼的“诗人”，更不原意我们比猎人更经心地“作诗”或“写诗”。关于诗是什么的问题，很惭愧不能明确地解答出来。但是也可以作护短的说辞，即解答了出来，于诗的世界

又有什么益处。我们还是回过来探索诗的泉源罢。假若没有所谓“人类”，没有人类这么生活着，就没有诗这东西。这是一句幼稚可笑的话，聪明的人或者要冷笑着说，“何止是诗？那一件人事不是这个样子？”固然，一切人事都是这个样子，都因为人类这么生活着所以才有。一切的泉源也就是诗的泉源，所以我说诗却要说生活，——在此要明的，并不为要达到作诗的目的才说到生活，我们生而为人，怎能不说到生活呢？

两个不同的形容词，加到生活上去，表示了活的相反的两端的，通用的是“空虚”和“充实”。判定生活属于那一端，由于各人的内观，而旁人为客观的观察，往往难得真。我们常常欢喜代人家设想，说这个人的生活何等空虚，那个人的生活何等不充实。实所谓这个人那个人，未必感到这等的缺憾，所以不一定同我们一样设想。现在欲避免这一层错误，只得就我们内观所得的来说。听说佛宗有所谓“禅定”的一个法门，不声不见，不虑不思，用来注释空虚的生活，或者是最适切的了。我们虽不讲什么禅定，却有时也入于相类的境界。不事工作，也不涉烦闷，不欣外物，也不动内情；一切只是淡漠和疏远，统可加上一个消极的“不”字。好的生活和坏的生活都是积极的，惟有这“一切不”的生活是异样地空虚。但是我们确有时过这一种的生活，或且绵延下去，至于终身！反过来说，别一种的生活就是“不一切不”的。有工作则不绝地工作，倦于工作则深切地烦闷，强烈地废；对美善则热跃地欣赏赞美，对丑恶则悲悯地咒诅怜念；情感有所注，思虑有所系属；总之，一切都深浓和亲密。无论这是好的生活，足以欣喜致恋的，或是坏的生活，足以悲伤厌弃的，但身内观的当儿，总觉得这生活的丰富和繁满；明白地说，就是觉得里面包含着许多的东西，好像一个饱满袋子。这就是所谓充实的生活。

现在说到诗。空虚的生活是个干涸的泉源，了可说成泉源，那里会流出诗的泉来？因为它虽名为生活，而顺着它的消极的倾向，几乎退入于不生活了。惟有充实的生活是汪汪无尽的泉源。说到泉源，就是泉水了；所以充实的生活就是诗。这不只是写在纸面，有字迹可见的诗呵！——当然的，写在纸面，就是有字迹可见的诗。写出与不写出原没有什么紧要的关系，总之，这就是诗了。我尝这么妄想：一个耕田的农妇或是一个悲苦的矿工的生活，比较一个绅士先生的或者充实得多，因而诗的泉也比较的丰盈。我又想，这或者不是妄想。

我们将以“诗人”两字加到哪一类人的身上去呢？若说，凡是生活充实的人便是诗人，似乎有点奇怪；或者专以称呼曾经写出些诗来的，又复觉得不安，固然，有些人从充实的生活的泉源里，疏引些泉水，写出些诗篇来。但是这不过他们是高兴，是冲动，其外的人是不高兴，不冲动罢了，只将“诗人”去称呼他们，对于同他们一样地具有充实的生活的其外的人，又将怎样呢？

高兴和冲动所引出的事情，似乎与所谓人间的业务有点分别。我们因高兴而去游山或者冲动地长啸一声，不能说游山和长啸就是我们的业务。我们若是具有充实的生活，可以不用经心，问什么要不要从那里疏引些泉水出来。忽然高兴，忽然冲动，就写出些字迹，成为纸面的诗篇。一辈子不高兴，不冲动，就一辈子不写；但我们的诗篇依然存在。特地当他一回事，像猎人这样搜寻和期待，算什么呢？

此地从高兴着写，冲动着写一方面说。因为生活充实，除非不写，写出来没有不真实，不恳切的，换一句说，决没有虚伪浮浅的弊病。丰盈澄澈的泉源里自然流出清泉的。所以描写工作，就表出工作的内力；发抒烦闷，就成为切至的悲声；赞美则满含春意；咒诅则九显深痛；情感是深浓热烈的；思虑是周博正确的。这等的总称，便是“好诗。”好诗的成立，不在乎写出的人被称为“诗人，”也不在乎写出的人有了这写出的努力，而在乎他有充实的生活的泉源呵！

生活空虚的人，也可以写诗，但只是诗的形罢了。写了出来的好诗，既然视而可见，诵而可听，自然凝固为一个形。形往往成为被摹拟的；西子含颦，尚且有人仿效呢。所以到我们眼睛里的诗，有满篇感慨，实际却浑无属寄的，有连呼爱美，实际去未尝直觉的，情感呢，没有，思虑呢，没有，仅仅具有诗的形而已。汲无源的泉水，未免徒劳；效西子的含颦，益显丑陋。若不是愚笨的人，总不愿意这么做吧。

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七日作

（初收《剑鞘》，1924年11月，霜枫社）

第一口的蜜

欣赏力必须养成，实已是不用说明的了。湖山的晨光与暮霭，舟子同樵夫未必都能够领略它们的佳趣。名家的绘画与乐曲，一般人或许只看见是一簇不同的色彩，只听见是一阵繁喧的音响。一定要有个机会，得将整个的心对着湖山绘画乐曲等等，而且深入它们的底里，像蜂嘴的深入花心一样。于是第一口的蜜就尝到了。一次的尝到往往引起难舍的密恋，因而更益去寻觅，更益去吸取，譬诸蜂儿，好花遍野，蜜亦无穷，就永永以蜜为生了。所以这个机会最得要。它若来时，随后的反复修练，渐进高深，实与水流云行一样是自然的事。最坏的是始终没有这个机会；譬如无根之草，又怎能加什么培养之功呢！任你怎样好的艺术陈列在面前，总仿佛隔着一幅无形的黑幕，止有彼此全不相干罢了。可是这个机会并不是纯任因缘的，我们自己能够做得七八儿的主；只要我们拿出整个的心来对着湖山等等，同时我们就得到机会了。什么事情权柄在自己手里时，总不用忧虑。现在就文艺一端说，我们且不要斥着作家的太不顾人家，且不要恨评家的不给人引路；我们还是使用固有的权柄，来养成自己的欣赏力罢。如其我们存着玩戏的心来对一切的文艺，我们就劫夺了自己的幸福了。玩戏的心只是一种残余的如灰的微力，只能浮在空际，附着表面，独不能深入一切的底里。更就实际生活里去看，只有庄严地虔诚地做一件事情才做得好。假若是玩戏的态度，便不能够写好一张字，画好一幅画，踢好一场球，种好一簇花，甚至不能够讲好一个笑话。对于文艺，当然终于不会欣赏了。我们应以教士跪在祭台前面的虔意，情人伏在所欢怀里的热诚，来对所读的文艺。这时个悄知有别的東西，只有我们的心与所读的文艺正通着电流。更进一步，我们不复知有心与文艺，只觉即心即文艺，浑和不分了。于是我们可以听到作者低细的叹，可以感到作者微妙的愉悦；就是这听到这感到，我们便仿佛有了全世界。于是我们尝到第一口的蜜了。

如其我们存着求得的心来对一切的文艺，我们就杜绝了精美的体味

了。求得的心总要联带着伸出一只无形的手来，仿佛说：“给我一点什么。”心在手上，便不能再在对象上；即使在对象上还留着一点儿，总不能整个的注在上边了。如是，我们要求的是甲，而文艺又并不给我们甲，我们要求的是乙，而文艺又并不给我们乙；我们只得文艺是个吝啬不过的东西，不得不与它疏远了。其实我们先不该向文艺求得什么东西。我们不要希望在它那里得到一点知识，学会一些智慧，我们又不一定要从它那里晓得什么伟大的事情，但也不一定要晓得什么微细的生活；我们应当绝无要求，读文艺就只是读文艺。这时候我们的心如明镜一般，而且比明镜还要澄澈，不仅仅照得见一片的表面。而我们固有的知识智慧感情经验与文艺里边的情事境界发生感应时，就使我们陶然如醉，恍然如悟，入于一种难以言说的快适的心态。于是我们尝到第一口的蜜了。我们是读者，不要被玩戏的心的心求得的心使着魔法，把我们第一口的蜜藏过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四日作

（原载 1923 年 8 月《时事新报·文学周刊》第 84）

没有秋虫的地方

阶前看不见一茎绿草，窗外望不见一只蝴蝶，谁说是鹁鸽箱里的生活，鹁鸽未必这样趣味干燥呢。秋天来了，记忆就轻轻提示道：“淒淒切切的秋虫又要响起来了。”可是一点影响也没有，邻舍儿啼人闹弦歌杂作的深夜，街上轮震石响邪许并起的清晨，无论你靠着枕儿听，凭着窗沿听，甚至贴着墙角听，总听不到一丝的秋虫的声息。并不是被那些欢乐的劳困的宏大的清亮的音掩盖了，以致听不出来，及是这里没有秋虫这东西。阿，不容留秋虫地方！秋虫所不屑居留的地方！

若是在鄙野的乡间，这时令满耳朵是虫声了。白天与夜间一样地安闲；一切人物或动或静，都有自得之趣；嫩暖的阳光或者轻淡的云影覆盖在场上，到夜呢，明耀的星月或者徐缓的凉看守着整夜，在这境界这时间唯一的足以感动心情的就是秋虫的合奏。它们高，低，宏，细，疾，徐，作，歇，仿佛曾经过乐师精心训练，所以这样地无可批评，踌躇满志。其实它们每一个都是神妙的乐师；众妙毕集，各抒灵趣，那有不成两间绝响的呢。

虽然这些虫会引起劳人的感叹，秋土的伤怀，独客的微喟，思妇的低泣；但是这正是无上的美境界，绝好的自然诗篇，不独是旁人最欢喜吟味的，就是当境者也感受一种酸酸的麻麻的味道，这种味道在一方面是非常隽永的。

大概我们所蕲求的不在于某种味道，只要时时有点儿味道尝尝，就自诩为生活不空虚了。假若这味道是甜美的，我们固然含着笑意来体味它；若是酸苦的，我们也要皱着眉头来辨尝它；这总比淡漠无味胜过百倍。我们以为最难堪而亟欲逃避的，惟有这一个淡漠无味！

所以心如槁木不如工愁多感，迷蒙的醒不如热烈的梦，一口苦水胜于一盏白汤，一场痛哭胜于哀乐两忘。但这里并不是说愉快乐观是要不得的，清健的醒是不须求的，甜汤是罪恶的，狂笑是魔道的。这里只道有味道比淡漠远胜罢了。

所以虫终于是足系恋念东西。又况劳人秋土独客思妇以外还有无数的人，他们当然也是酷嗜味道的，当这凉意微逗的时候，谁能不忆起那美妙的秋之音乐？

可是没有，绝对没有！井底似的庭院，铅色的水门汀地，秋虫早已避去惟恐不速了。而我们没有它们的翅膀与大腿，不能飞又不能跳，还是死守在这里。想到“井底”与“铅色”，觉得象征的意味丰富极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作

（原载 1923 年 9 月《时事新报·文学周刊》第 86 期）

藕 与 莼 菜

同朋友喝酒，嚼着薄片的雪藕，忽然怀念起故乡来了。若在故乡，每当新秋的早晨，门前经过许多的乡人：男的紫赤的臂膊和小腿肌肉突起，躯干高大且挺直，使人起康健的感；女的往往裹着白地青花的头布，虽然赤脚却穿短短的夏布裙，躯干固然不及男的这样高，但是别有一种康健的美的致；他们各挑着一副担子，盛着鲜嫩玉色的长节的藕。在藕的家乡的池塘里，在城外曲曲弯弯的小河边，他们把这些藕一濯再濯，所以这样洁白了。仿佛他们以为这是供人体味的高品东西，这是清晨的图画里的重要题材，假若满涂污泥，就把人家欣赏的浑凝之感打破了；这是一件罪过的事情，他们不愿意担在身上，故而先把它们濯得近样洁白了，才挑进城里来。他们想要休息的时候，就把竹扁担横在地上，自己坐在上面，随便拣择担里的过嫩的藕枪或是较老的藕朴，大口地嚼着解渴。过路人便站住了，红衣衫的小姑娘拣一节，白头发的老公公买两支。清淡的甘美的滋味于是普遍于家家且人人了。这种情形，差不多是平常日课，直要到叶落秋深的时候。

在这里，藕这东西几乎是珍品了。大概也是从我们的故乡运来的，但是数不多，自有那些伺候豪华公子硕腹巨贾的帮闲茶房们把大部分枪去了；其余的便要供在大一点的水果铺子里，位置在金山苹果中香芒之间，专待善价面沽。至于挑着提子在街上叫卖的，也并不是没有，但不是瘦得像乞丐的臂腿，便涩得像未熟的柿子，实在无从欣羨。因此，除了仅有的一回，我们今年竟不曾吃过藕。

这仅有的一回不是买来吃的，是邻舍送给我们吃的。他们也不是自己买的，是从故乡来的亲戚带来的。这藕离开它的家乡大约有好些时了，所以不复呈玉样的颜色，却满被着许多锈斑。削去皮的时候，刀锋过处，很不顺爽。切成了片，送入口里嚼着，颇有点某味，但没有一种鲜嫩的感觉，而且似乎含满口的渣，第二片就不想吃了。只有孩子很高兴，他把这许多片嚼完，居然有半点钟工夫不再作别的要求。

因为想起藕，又联想到莼菜。在故乡的春天，几乎天天吃莼菜。它本来没有味道，味道全在于好的汤，但这样嫩绿的颜色与丰富的诗意，无味之真足令人心醉呢。在每条街旁的小河里，石埠头总歇着一两条没篷船，满舱盛着莼菜，是从太湖里去捞来的。像这样地取求很便，当然能得日餐一碗了。

而在这里又不然；非上馆子，就难以吃到这东西。我们当然不上馆子，偶然有一两回去扰朋友的酒席，恰又不是莼菜上市的时候，所以今

年不曾吃过。直到最近，伯祥的杭洲亲戚来了，送他几瓶装瓶的西湖莼菜，他送我一瓶，我才算了也尝了新了。向来不恋故乡的我，想到这里，觉得故乡可爱极。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起这么深浓的情绪？再一思索，实在很浅显的；因为在故乡有所，而所恋又只在故乡有，便萦着系着不能离舍了。譬如亲密的家人在那里，知心的朋友在那里，怎得不恋恋？怎得不怀念？但是仅仅为了爱故乡么？不是的，不过在故乡的几个人把我们牵着罢了。若无所牵，更何所恋？像我现在，偶然被藕与莼菜与牵，所以就怀念起故乡来了。

所恋在那里，那里就是我们的故乡了。

一九二三年九月七日作

（原载 1923 年 9 月《时事新报·文学周刊》87 期）

《天鹅》序

安徒生老有童心，人称他为“老孩子。”因此联想，振铎的适当的别称更莫过于“大孩子”了。他天性爽直，所谓机心之类从没有在他脑子里生过根；高兴时出劲地说笑，不高兴时便不掩饰地抿着嘴，这种纯然本真内外一致的情态，唯有孩子常常如此。我记得最初遇见他的时候，他很快活，谈句以后，上排牙齿咬着下唇，似乎带羞地微笑；以后我看他心中愉快，知交接席的当儿，常常上排牙齿咬关下唇，似乎带羞地微笑，这不是娇憨的孩子的常态么？朋友们举行什么集会，议论既毕，饮食也足够了，往往轮流讲个笑话，以助兴趣。轮到振铎，他总说：“我讲一个童话。”于是朋友们哗然笑起来，笑他总爱说那孩子惯说的话。他访问朋友家里，要是那人家有孩子，一跨进门总先去找那些孩子，或者抱在手里，或者两手托着，高高地升起来，或者叫他们站在桌子上演戏。孩子们当然高兴，谁也不肯放过这个机会，于是尽闹尽舞，常常有压扁了他的帽子弄坏了他的眼镜的事情。到想着要走的时候，他也许并没有同主人谈过一句话。唯有孩子，才喜欢找孩子为伴呢。既然如此，给他取个“孩子”作为别称也就够了，为什么还加个“大”字呢？这也有故：第一，他的躯干很高，比我高出半个头；第二，他究竟是担荷业务，作为社会中一根柱子一块磁石的成人了。

他曾经编译了许多童话。他提笔做这种工作，犹如兴致很高，自告奋勇讲一个童话的时候，是由于性酷爱童话。但未尝不可说由于爱好他的同伴，“大孩子”爱好小孩子，所以贡献这些宝物给他们。“这种工作，由他去做最配最合格，”就是愚人也要这样说的。现在他集合编译的童话，又并入他的夫人君箴女士的同类的成绩，印在一起，取中间一篇的题目《天鹅》为全书的标名。夫妻两个的撰作汇合成书，至少是件富有趣的事情，何况这书的本身原具有更丰富的意趣。两个“大孩子”（君箴女士当然也是一个大孩子）从此将愈益快乐，因为他们自己既有这赏心的《天鹅》，又可以用来娱悦他们的同伴——小孩子。于是，他们将永远是一对“大孩子”。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原载 1924 年 2 月《时事新报·文学周刊》第 150 期）

暮

西窗的斜阳才欲退隐，所有的色彩似乎暗淡了一点。主人翁觉得不耐了。“来，把灯开了！”拍的一旋，成串挂着的电灯如同闭了眼好外骤然张开似地一耀，什么都仿佛涂上了一屋油彩。谁说这不是快适的享用，文明生活这个题目中的应有之义呢？

那工场中的地下室，围困在几百间房间里的单人客舍，百货商店的柜台橱架之间，以及沉没在烟里雾里的什么什么铺子和人家，电灯成日夜地亮着，简直把大地运转的痕迹抹掉了。这是个实际问题，暗了必得它亮；否则为着生存，为着生存（写到第二个“为着”，以为总该换一个别的，却觉得只有“为着生存”最妥当，所以又写了一个；就此为止，不再写第三个了）的种种活动不就停顿了么？我不反对有快适的享用的文明生活，实际问题尤其无可反对。但是我不禁为处于这等境界中的人惋惜，他们有的是优游的，有的是劳顿的，却同样地失去了一种足以吟味的美妙的境了。有如对于音乐一般，某甲则心领而神会，某乙却无异对琴之牛：感受与不感受固截然有别，即使感受，又大有程度这差；然而没有音乐送到耳边，始终不给你接触的机会，这无论在某甲某乙，都该是一个缺憾吧。

这种美妙的诗境就是“暮”。

所谓暮者，乃指太阳已没到地平线之下，而黑暗的幕还没有拉拢来，一切景物承着太阳的残余的弱光这期间。这自然不是“斜阳暮”了。在这时候，我们可以玩味那暮的特有颜色。充满空际的是淡淡的青。若比晴朗的长天，没有那么明；若比清澄的湖水，没有那么活：这是微暗的，轻凝的，轻凝的，朦胧的，有如卷烟徐徐袅起的烟缕，又教人想起堆在枕旁的美人的蓬松的长发。这青色蒙上屋檐、窗棂、庭树、盆花，以及平田、长河、密林、乱山等等，任是不协调的也给调和了，消融了各具的轮廓和色彩，在神秘的苍茫中凝合为一气。

自然，我们也给这青色蒙住了，若从超人间的什么眼看来，我们就在这一气之中，正如一滴水之于大海。但是我们有我们的我执，便觉这淡淡的青有一种压迫的力，轻轻的，十二分轻轻的，然而总会教我们感觉着。这力似乎离头顶一尺的光景，——不，似乎触着了头顶，——不，压到眉梢了，——也不，竟然四肢百体都压到了。虽然是压迫，不但轻，而且软，仿佛靠着木棉花的枕头，裹着野鸭绒的被褥。被压得透不转气来自是没有的事，而使神经略微受点刺激，同喝这么一盞半盞酒似的，不是醉于美德，不是醉于欢爱，不是醉于旁的一切，而醉于暝色之中了。

“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这醉的滋味就是愁。是怎样的愁呢？这愁不同于夕阳将下淡黄的光懒懒的映在屋半腰树半梢那时候所感觉的。那时候感到一种衰零的情味，莫名地惋惜，莫名地惆怅，扼要称说，当然逃不了一个“愁”字。而在暝色之中，依恋是沉下却了，更无所谓惋惜，驰鹜是停止住了，更无所谓惆怅。只有一种微茫的空虚之感，细细碎碎的又似乎无边无外的，在刺着我们的身体，渗入我们的心。这也是愁呀，但不涉困穷，非关离别，侵掠到劳人思妇以外，所以更是原始的，潜在的。在含着上两句的那首词的下半阙有一句道：“何处是归程？”是何处？是何处实在无所归呵！于是那词人发愁了。

我们相想象那“日暮倚修竹”的佳具，她那时候一定不在想身世的遭际和恋爱的问题，等而下之如关于服装饰物那些事情。暝色笼住了她，修竹发了瑟瑟的低音，那种微茫的空虚之感渗入她的任何部分：无所归呵！无所归呵！她只有默默地倚地在那里了。又试念李后主的句子：“独自暮凭阑，无限江山。”江山无限，在苍茫的暝色之中更能体会。但是，归向何处呢？江之东，江之西呢？山之南，山之北呢？全都是是归路，只有一句“无所归呵”的回答！这是李后主当时的愁绪。至于国亡家破这感，他当然是有的，但这时候归于浑忘了。他卸去了彩色斑斓的愁的衣服，看见了赤裸的潜在的原始的愁了。

犹之潜然滴泪的时候，心酸是微微地脉脉地，乍一念起，觉得这是个微妙的境界，其中有说不出的美。暝色之中愁思正有同样的情形，所以我说它足以吟味。

如不是独处在那里，旁边伴着的有爱人或至友，想来了也只有默默相对吧。在这样的境界之中，有什么可说呢？有什么可说呢？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八日作

（原载《我们的六月》，1925年6月，上海亚东图书馆）

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

从车上跨下，急雨如恶魔的乱箭，立刻打温了我的长衫。满腔的愤怒，头颅似乎戴着紧紧的铁箍。我走，我奋疾地走。路人少极了，店铺里仿佛也很少见人影。哪里去了！哪里去了！怕听昨天那样的排枪声，怕吃昨天那样的急射弹，所以如小鼠如蜗牛般蜷伏在家里，躲藏在柜台底下么？这有什么用！你蜷伏，你躲藏，枪声会来找你的耳朵，子弹会来找你的肉体：你看有什么用？猛兽似的张着巨眼的汽车冲驰而过，泥水溅污我的衣服，也溅及我的项颈。我满腔的愤怒。

一口气赶到“老闸捕房”门前，我想参拜我们的伙伴的血迹，我想用舌头舔尽所有的血迹，咽入肚里。但是，没有了，一点儿没有了！已经给仇人的水龙头冲得光光，已经给烂了心肠的人们踩得光光，更给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洗得光光！

不要紧，我想。血曾经淌在这块地方，总有渗入这块土里的吧。那就行了。这块土是血的土，血是我们的伙伴的血，还不够是一课严重的功课么？血灌溉着，血滋润着，将会看到血的花开在这里，血的果结在这里。

我注视这块土，全神地注视着，其余什么都不见了，仿佛自己整个儿躯体已经融化在里头。

抬起眼睛，那边站着两个巡捕：手枪在他们的腰间；泛红的脸上的肉，深深的颊纹刻在嘴的周围，黄公的睫毛下闪着绿光，似乎在那里狞笑。手枪，是什么？似乎在那里狞笑的，是你么？

“是的，是的，就是我，你便怎样！”——我仿佛看见无数的手枪在点头，仿佛听见无量数的张开的大口在那里狞笑。我舔着嘴唇咽下去，把看见的听见的一齐咽下去，如同咽一块粗糙的石头，一块烧红的铁。我满腔的愤怒。

雨越来越急，风把我的身体卷住，全身湿透了，伞全然不中用。我

回转身走刚才来的路，路上有人了。三四个，六七个，显然可见是青布大褂的队伍，中间也有穿洋服的，也有穿各色衫子的短发的女子。他们有的张着伞，大部分却直任狂雨乱泼。

他们的脸使我感到惊异。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严肃的脸，有如昆仑之耸峙；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郁怒的脸，有如雷电之将作。青年的清秀的颜色退隐了，换上了北地壮士的苍劲。他们的眼睛将要冒出焚烧一切的火焰，抿紧的嘴唇里藏着咬得死敌人的牙齿……

佩弦的诗道，“笑将不复在我们唇上！”用来歌咏这许多张脸正适合。他们不复笑，永远不复笑！他们有的是严肃与郁怒，永远是严肃的郁怒的脸。

青布大褂的队伍纷纷投入各家店铺，我也跟着一队跨进一家，记得是布匹庄。我听见他们开口了，差不多掏出整个的心，涌起满腔的血，真挚地热烈地讲着。他们讲到民族的命运，他们讲到群众的力量，他们讲到反抗的必要；他们不惮郑重叮咛的是“咱们一伙儿！”我感动，我心酸，酸得痛快。

店伙的脸比较地严肃了；他们没有话说，暗暗点头。

我跨出布匹庄。“中国人不会齐心呀！如果齐心，吓，怕什么！”听到这句带有尖刺的话，我回头去看。

是一个三十左右的男子，粗布的短衫露着胸，苍暗的肤色标记他是在露天出卖劳力的。他的眼睛里放射出英雄的光。不错呀，我想，露胸的朋友，你喊出这样简要精炼的话来，你伟大！你刚强！你是具有解放的优先权者！——我虔诚地向他点头。但是，恍惚有蓝袍玄褂小髭的影子在我眼前晃过，玩世的微笑，又仿佛鼻子里轻轻的一声“嗤”。接着又一晃过一个袖手，漂亮的嘴脸，漂亮的衣著，在那里低吟，依稀是“可怜无补费精神”！袖手的幻化了，抖抖地，显出一个瘠瘦的中年人，如鼠的黧棘的眼睛，如兔的颤动的嘴唇，含在喉际，欲吐又不敢吐的是一声“怕……”我如受奇耻大辱，看见这种种的魔影，我愤怒地张大眼睛。什么魔影都没有了，只见满街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

微笑的魔影，漂亮的魔影，惶恐的魔影，我咒诅你们！你们灭绝！你们消亡！永远不存一丝儿痕迹于这块土上！

在淌在路上的血，有严肃的郁怒的脸，有露胸朋友那样的意思，“咱们一伙儿”，有救，一定有救，——岂但有救而已。我满腔的愤怒。再有露胸朋友那样的话在路上吧？我向前走。

依然是满街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作

（原载 1925 年 6 月《文学周报》179 期）

莫遗忘

被遗忘的人比没有被遗忘的人多不知多少倍。我们翻开过去的记载，就看见一个个姓名，看见由这些姓名代表的一个个本体所做的事，于是兴起钦仰，怀念，憎恨，鄙薄等等感情。这些虽然颇不相同，而自以为所知不少，足以自慰，却是必然会有的意念。但是，这就真个“所知不少”了么？试一细思，就知道未必。在通行使用姓名以前，曾经有

过多少可以由姓名代表的本体，在通行使用姓名以后，曾经有多少本体连同姓名一齐泯灭了，这是谁也不能确切地回答的。确切地回答诚然不能，但是谁也能想到这一定是个非常大非常大的数目吧。这非常大非常大的数目，有他们的灵魂，有他们的力量，在人类生存的历程中，他们尽了承前启后的责任；或许有一部分还不止于此，他们的努力使人类少走若干弯路，他们的恩泽将留传到无穷尽的将来。这未必比我们能够记住的那些姓名不重要吧？然而我们遗忘了，遗忘得干干净净，好像从来不曾有过他们似的。我们还能自夸“所知不少”么？

对于往昔不必多论，我们且来说现在。在报章和文件里常常出现的那些姓名和事迹，排印时须用大号字，谈论时须提高嗓音，当然是所谓“要人”和“大事”了。一个人假若不明白这些，那就只有抿紧嘴唇站在墙角里的份儿，因为他“不知世务”。反过来，能够源源本本，如数家珍的，那就是个“通达世务”的通人。这似乎非常公平，通人与非通人均由自取，正如赛跑者的成绩等等，全凭各自的足力。但是我们有时候不免有点儿怀疑。某人的寿宴有某某等伶人的堂会，某人在西湖上吃醋溜鱼大加称赏，也就是腾于口说，遍载报章的材料。从谈说和登载上看，这些当然是“要人”和“大事”无疑了。然而把通晓这些人和事的人称为“通人”，我们却觉得殊难感服。为什么？因为他通晓得太无聊，而不通晓的又太多了。现在同往昔一样，而且将来也还是一样，总有极大部分人从不挂在别人的心头，虽然他们确实出生在这世间。这在别人方面自然觉得歉然，而在不挂在别人心头的人本身却没有什么，苟无名心，尽不妨独往独来。可是更有一部分人，他们是值得让人知道的，而且是应当让人知道的，他们的事业是为自己也为着大众；然他们被淹没了，被毁灭了，淹没他们的是愚昧的浪潮，毁灭他们的是残暴的烈焰。这比偶尔被人遗忘惨酷得多。同样生而为人，竟至于受到不容向人们透露一点真消息的严惩，不能不说是人间最深刻的悲哀！这种悲哀，我们想，凡是勉为“通人”的定必深致同情，而且极愿意知道经过的一切，不惮从水底里去检查遗痕，从灰烬里去剔寻残屑。本来，单只通晓人世的浮面而不能通晓它的阴暗幽秘的部分，是不配称作“通人”的啊。

我们要知道，在世间有些人，为着自己也为着大众的利益而奋斗，所得的报酬却是毒骂和罪名和死。

我们要知道，这世间有些人，并没有犯罪而以罪名死，死了之后，亲旧友朋都不很方便公然说死者是无罪的。

我们要知道，在世间有些人，所干的不便于别一类人，忽然失踪了，他们的形体就此消灭于天地之间——大概死了吧，死也不得公然地死！

我们要知道，这世间有些人，为着自身吃着痛苦，正当抗护，便受罪罚；这罪罚又是秘密的，不容谈及，在报纸的角落里都找不到这类消息，因为一谈及就是煽动之罪。

我们要知道，这世间有不为战争而给排枪打出来的血，凝结在大都市宽广的大路上。

我们要知道，这世间有自己也不知为了什么，却永久被拘囚在牢狱里的人物。

以上说及的这些人，都是被一般人遗忘了或者改装了的。现在我们要知道他们，遗忘当然不至于了，同时也就剥掉了他们改装的外衣，认

识他们本来的真相。这样，似乎可以堂而皇之作“通人”了。其实通不通没有多大关系，得到很多实益却是真的。这些人的人格，这些人的事迹，给与我们的感动是没有限量的。从此，我们可以确定我们的识力，知道应当怎样做人，怎样处世。从此，我们可以调整我的感情，知道应当怎样去爱，怎样去恨。

莫遗忘，莫遗忘了被圈禁在人世阴暗幽秘的部分的人们！

（原载 1926 年 6 月《光明》半月刊第 1 期）

编辑余言

第一期的《光明》算是编成了，因为付印匆促，有好几位先生答应特为第一期撰文的，来不及等待他们了，很觉不安。但是答应作文并不是来装点门面的，内外感应，如鲠在喉，不说出来就觉得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别人，这样真诚的话留到下一期刊出，难道就没有意思了么？决不是的。这样想的时候，不安也就减淡了。这个刊物是公开的，凡是有良心的，为中华民族同时为世界人类之一员的人，都是这个刊物的栽培者和爱护者。我们可以不加入任何党派，我们可以不拘守任何主义。但是我们同为中华民族同时为世界人类之一员，却是坚强如铁石的事实，不容我们否认；而凡是要生活的，必须如航海者守在罗盘似的，抱定一种生活的态度，也不容我们自居例外。那么，一个人，一个具有良心的人，在这个时代该抱什么态度呢？具有良心的人的核心是“爱”，是“广大的爱”，这是无待解释的。惟其如此，具有良心的人又有“恨”，有“深切的恨”。他恨那些破坏了人间之爱的，他恨那些不自爱又不爱人的。徒然恨又有什么用呢？因而要作种种努力，如杨杏佛先生所说的“互助与自救”，用来消释心头之恨。这个恨到什么时候才消释呢？杀尽了那些可恨的东西之后吧？不是的，要到他们变化了，他们也能完成人间之爱，也能自爱而又爱人的时候；换句话说，要到他们恢复了丧失了良心，回归到具有良心的人的队伍里来的时候。这个工作真不轻呵，也许需要祖父子孙不知道多少代的继续努力。具有良心的人呀，还不该赶早团结起来么？见解的不同，派别的互异，那些算得了什么，完全驱散，排除出心灵之外！只想着彼此同是具有良心的人，同怀着“广大的爱”，也同怀着“深切的恨”，我们是一伙儿，是永远以心相结合的一伙儿啊！这个叫作《光明》的刊物，不啻是我们团结起来的宣言，同时也无妨作为我们团结起来的盟誓。萧朴生先生说：“人们并不努力创造光明，人们有什么权利咒诅黑暗？”这是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我们的同伴啊，抛弃了我们的悲叹颓丧与一切消极，我们开妈从杨杏佛先生指出的两条路上努力创造光明吧！

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发表

（原载 1926 年 6 月《光明》半月刊第 1 期）

愤 愤

什么都不满意，什么都看不入眼，当然来了愤愤。愤愤是一条毒蛇，它缠绕你的心，像蔓枝绕树。如果舍不得使用你的力量，那么，徒有愤愤而已，终于愤愤而已。投入那不满意的看不入眼的事物中间去，勇往直前，像一个冲锋的战士，才能够抓住毒蛇，把它消灭。

用热情与真诚面对生活的人，得到的报酬是充实的生活，犹如打足了气的皮球。丰富的，是他，伟大的，是他。

原为《小说月报》之《卷头言》

（原载 1926 年 9 月《小说月报》17 卷 9 号）

《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序

这是潘家洵君第二次翻译的本子。第二次翻译，觉得有点怪吧？他的第一次翻译的本子刊载在民国八年的《新潮》上，篇名与现在不同，是类似传奇剧目“扇误”两字，语句也同现在大不一样，现在这个本子差不多是另起炉灶的，并不是改正几个排错的字，再来出版一次。有些时候，在几位当编辑先生的桌子上，看到执笔从事文艺的先生们投寄作品的信札，里面往往有这样的话：“我的一篇东西写完了，不妥的地方当然有，可是再没有心思把它重看一遍，动笔修改。现在寄给先生看，就请你先生斧削一下，然后把它发表了吧。”一边是自己的作品，写了一遍就没有心思看第二遍；另一边是别人的东西，却翻译了一遍再翻译一遍；似乎潘君太好事了，或者太没事做了。然而潘君的序文里这样说了：

我对于译书，不但一向没有那种“海内同志幸勿重译”的主张，并且以为只要自己感觉着有需要或者兴趣，就是一个人把同样的一本书重译一次，或者甚至于几次，亦不是完全没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听了他的话，该说他太好事呢，还是说他太没事做呢？现在创作的和翻译的剧本仿佛有一个共同的情形，就是念起来是“白话文”，不像“说话”。是剧本呢，要用来登台表演的，不像“说话”怎么行？潘君具有语言的天才，又从小住在北京，说得一口极好的普通话。所以就是他第一次的译本，已经比别人的东西不“白话文”得多了。但是把他的两个译本来对比，有些地方又觉得第一本是“白话文”了。随便举一个例：

遏林夫人 不错，我又要到别处去啦。英国的天气我不惯。我的——心在此地也不得安宁。我宁可住在南边。伦敦城里满处都是烟雾障天——和正经人，温爵爷。有了烟雾才有这些正经人呢，还是有了这些正经人才有烟雾的，我却说不出。不过这些事使我头脑永远不得安逸。所以我今天下午乘火车就走。（第一本）

遏林夫人 是的，我又要到外国去住了。英国的气候，跟我不相宜。在这儿住着，我的——心不舒服，我不愿意这么样。宁可

住在南方，伦敦多的是迷雾跟——跟正经人，温德米尔爵爷。我不知道究竟是迷雾多了所以正经人多呢，还是正经人多了所以迷雾多，不过总之闹得我有点头昏脑胀，所以我预备今天下午坐俱乐部的火车动身。（第二本）

换一个说法，就是第二本更有力量，更传神了。原来他的工作是十分仔细的，有一句觉得不妥贴，这样说了又那样说，在他旁边的人就是他的顾问。直到大家满意了，才把这商定的一句写下来。这样的努力会得不到报酬的么？这就来了现在这本《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

除了潘君的两本外，这本书还有沈性仁女士的译本，刊载在民国七年八年的《新青年》上。又有洪深君的改译本，刊载在民国十三年年的《东方杂志》上。沈女士的译本也能不“白话文”，但觉力量较差，未能十分入神。洪君的改译本是完全可以上口的，并且传达神情很妙，还有他自出心裁的一些漂亮俏皮的话。前年在上海表演的时候，打动了不少人的心，《少奶奶的扇子》成为风流而且时髦的流行语。但是如果有人要读不曾改动的王尔德这一篇的贴切的译本，或者要如王尔德原方式在中国舞台上表演而选择适用的脚本，那就该轮到潘君这个第二次的译本了。

前年上海表演《少奶奶的扇子》的时候，颇听到有人称赏这本戏，因为它劝人为善。更有些人则极端赞颂它的漂亮俏皮话。潘君的序文对于“劝人为善”一层不曾说什么，对于“漂亮俏皮话”却说了一句：

有许多人以为 Wilde 的长处才是会说漂亮俏皮话，读他的剧本才是学说漂亮俏皮话，这个观念我以为是了 Wilde 的一个大障碍。

这一句也许是读者欢喜听的，值得听的，所以把它抄在这里。

1926年8月作

（原载1926年9月《一般》月刊诞生号）

两法师

在到功德林去会见弘一法师的路上，怀着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也可以说带着渴望，不过与希冀看一出著名的电影剧等的渴望并不一样。

弘一法师就是李叔同先生，我最初知道他在民国初年；那时上海有一种太平洋报，其艺术副刊由李先生主编，我对于所载他的书画篆刻都中意。以后数年，听人说李先生已出了家，在西湖某寺。游西湖时，在西泠印社石壁上见李先生的“印藏”。去年子恺先生刊印子恺漫画丐尊先生给它作序文，说起李先生的生活，我才知道得详明一点；就从这时起，知道李先生现称弘一了。

于是，不免向子恺先生询问关于弘一法师的种种。承他详细见告。十分感兴趣之余，自然来了见见一愿望，便向子恺先生说起了。“好的，

待有机缘，我同你去见他。”子恺先生的声调永远是这样朴素而真挚的。以后遇见子恺先生，就常常告诉我弘一法师的近况：记得有一次给我看弘一法师的来信，中间有“叶居士”云云，我看了很觉惭愧，虽然“居士”不是什么特别的尊称。

前此一星期，饭后去上工，劈面来三辆人力车。最先是和尚，我并不措意。第二是子恺先生，他惊喜似地向我颠头。我也颠头，心里便闪电般想起“后面一定是他”。人力车夫跑得很快，第三辆车一霎往后时，我见坐着的果然是个和尚，清癯的脸，颌下和稀疏的长髯。我的感情有点激动，“他来了！”这样想着，屡屡回头望那越去越远的车篷的后影。第二天，便接到子恺先生的信，约我星期日到功德林去会见。是深深尝了世间味，探了艺术之宫的，却回过来过那种通常以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他的态度应是怎样，他的言论应是怎样，实在难以悬揣。因此，在带着渴望的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里，更搀着一些愴怩的分子。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导引进那房间时，近十位先到的恬静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线最明亮的地方，站着那位弘一法师，带笑的容颜，细小的眼里眸子放出晶莹的光。丐尊先生给我介绍之后，教我坐在弘一法师的侧边。弘一法师坐下来之后，便悠然地数着手里的念珠。我想一颗念珠一阿弥陀佛吧。本来没有什么话要同他谈，见这样更沉入近乎催眠状态的凝思，言语是全不需要了。可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旧友，或是他的学生，在这难得的会晤顷，似应有好些抒情的话同他谈，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然不多开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尘净异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者，他们以为这样默对一二小时，已胜于十年的晤谈了。

晴秋的午前的时光在恬然的静默中经过，觉得有难言的美。随后又来了几位客，向弘一法师问几时来的，到什么地方去那些话。他的回答总是一句短语；可是殷勤极了，有如倾诉整个的心愿。

因为弘一法师是过午不食的，十一点钟就开始聚餐。我看他那曾经挥洒书画弹奏音乐的手郑重地夹起一莢豇豆来，欢喜满足地送入口里去咀嚼的那种神情，真惭愧自己平时的乱吞胡咽。“这碟子是酱油吧？”

以为他要酱油，某君想把酱油碟子移到他面前。

“不，是这位日本的居士要。”

果然，这位日本人道谢了，弘一法师于无形中体会到他的愿欲。

石岑先生爱谈人生问题，著有《人生哲学》，席间他请弘一法师谈一点关于人生的意见。

“惭愧，”弘一法师虔敬地回答，“没有研究，不能说什么。”以学佛的人对于人生问题没有研究，依通常的见解，至少是一句笑话。那末，他有研究而不肯说么？只看他那仇勤真挚的神情，见得这样想时就是罪过。他的确没有研究。研究云者，自己站在这东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检察这东西的意思。像弘一法师，他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再没有站到外面去的余裕。那里能有研究呢？

我想，问他像他这样的生活，觉得达到了怎样的一种境界，或者比较落实一点。然而健的人不自觉健康，哀乐的当时也不能描状哀乐；境界又岂是说得出的。我就把这意思遣开；从侧面看弘一法师的长髯以及

眼边细密的皱纹，出神久之。

饭后，他说约定了去见印光法师，谁愿意去可同去。印光法师这名字知道得很久了，并且见过他的文钞，是现代净土宗的大师，自然也想见一见。同去者计七八人。

决定不坐人力车。弘一法师拔脚便走，我开始惊异他步履的轻捷。他的脚是赤了的，穿一双布缕缠成的行脚鞋。这是独特健康的象征啊，同行的一群人，那里有第二双这样的脚！

惭愧，我这年轻人常常落在他的背后。我在他背后这样想：——

他的行止笑语，真所谓纯任自然的，使人永不能忘。然而在这背后却是极严谨的戒律。丐尊先生告我，他尝叹息中国的律宗有待振起，可见他的持律极严的。他念佛，他过午不食，都为的持律。但持律而到非由“外铄”的程度，人便只觉他一切纯任自然了。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念全消，到处自得：似乎他以为这世间十分平和，十分宁静，自己处身其间，甚而至于会把它淡忘。这因为他把所谓万象万事划开了一部分，而生活在留着的一部分内之故。这也是一种生活法，宗教家艺术家大概采用。并不划开了一部分而生活的人，除庸众外，不是贪狠专制的野心家，便是社会革命家。

他与我们差不多处在不同的两个世界。就如我，没有他的宗教的感情与信念，要过他那样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然而我自以为有点了解他，而且真诚地敬服他那种纯任自然的风度。那一种生活法好呢？这是愚笨的无意义的问题。只有自己的生活法好，别的都不行，夸妄的人却常常这么想。友人某君曾说他不曾遇见一个人他愿意把自己的生活与这个人调的，这是踌躇满志的话。人本来应当如此，否则浮漂浪荡，岂不像没舵之舟。然而某君又说尤紧要的是同时得承认别人也未必愿意与我对调。这就与夸妄的人不同了；有这么一承认，非但不菲薄别人，且能致相当的尊敬。彼此因观感而化移的事是有的。虽说各有其生活法，究竟不是不可破的坚壁；所谓圣贤者转移了什么什么人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板着面孔专事菲薄别人的人决不能转移了谁。——

到新闻太平寺，有人家借这里治丧事，乐工以为吊客来了，预备吹打起来。及见我们中间有一个和尚，而且问起的也是和尚，才知道误会，说道，“他们都是佛教里的。”

寺役去通报时，弘一法师从包袱里取出一件大袖的僧衣来（他平时穿的，袖子同我们的长衫袖一样，）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间异样地静穆。我是欢喜四处看望的，见寺役走进去的沿街的那房间里，有个躯体硕大的和尚刚洗了脸，背部略微向着，我想这一定就是。果然，弘一法师头一个跨进去时，便对这和尚屈膝拜伏，动作严谨且安详。我心里肃然。有些人以为弘一法师当是和尚里的浪漫派，看这样可知完全不对。印光法师的皮肤呈褐色，肌理颇粗，表示他是北方人；头顶几乎全秃，发着亮光；脑额很阔；浓眉底下—双眼睛这时虽不戴眼镜，却同戴了眼镜从眼镜上面射出眼光来的样子看人；嘴唇略微皱瘪：大概六十左右了。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并肩而坐，正是绝好的对比，一个是水样的秀美，飘逸，而一个是山样的浑朴，凝重。弘一法师合掌恳请了，“几位居士都欢喜佛法，有曾经看了禅宗的语录的，今来见法师，请有所开示，慈悲，慈悲。”

对于这“慈悲，慈悲”，感到深长的趣味。

“嗯，看了语录。看了什么语录？”印光法师的声音带有神秘味。我想这话里或者就藏着机锋吧。没有人答应。弘一法师便指石岑先生，说这位居士看了语录的。

石岑先生因说也不专看那几种语录，只曾从某先生研究过法相宗的义理。

这就开了印光法师的话源。他说学佛须要得实益，徒然嘴里说说，作几篇文章，没有道理；他说人眼前最紧要的事情是生死，生死不了，非常危险；他说某先生只说自己才对，别人念佛就是迷信，真不应该。他说来声色有点严厉，间以呵喝。我想这触动他旧有的忿念了。虽然不很清楚佛家所谓“我执”“法执”的函蕴是怎样的，恐怕这样就有点近似。这使我未能满意。

弘一法师再作第二次的恳请，希望于儒说佛法会通之点给我们开示。

印光法师说二者本一致，无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不过儒家说这是人的天职，人若不守天职就没有办法。佛家用因果来说，那就深奥得多。行善便有福，行恶便吃苦；人谁愿意吃苦呢？——他的话语很多，有零星的插话，有应验的故事。从其间可以窥见他的信仰与欢喜。他显然以传道者自任，故遇有机缘，不惮尽力宣传；宣传家必有所执持又有所排抵，他自也不免。弘一法师可不同，他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树，毫不愧怍地欣欣向荣，却没有凌驾旁的卉木而上之的气概。

在佛徒中间，这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极了，从他的文钞里，见有许多的信徒恳求他的指示，仿佛他就是往生净土的导引者。这想来由于他有很深的造诣，不过我们不清楚。但或者还有别一个原因。一般信徒觉得那个“佛”太渺远了，虽然一心皈，总未免感得空虚；而印光法师却是眼睛看得见的，认他就是现世的“佛”，虔敬崇奉，亲接警欬，这才觉得着实，满足了信仰的欲望。故可以说，印光法师乃是一般信徒用意想来装塑成功的偶像。

弘一法师第三次“慈悲，慈悲”地请求时，是说这里有言经义的书，可让居士信“请”几部回去。这“请”字又有特别的味道。房间的右角里，装订作似的，线装和装的书堆着不少：不禁想起外间纷纷飞散的那宣传品。由另一位和尚分派，我分到黄智海演述的阿弥陀经白话解释，大圆居士说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口义，李荣祥编的印光法师嘉言录三种。中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最好，详明之至。

于是弘一法师又屈膝拜伏，辞别。印光法师颠着头，从不大敏捷的动作上显露他的老态。待我们都辞别了走出房间时，弘一法师伸两手，郑重而轻捷地把两扇门拉上了。随即脱下那件大袖的僧衣，就人家停放在寺门内的包车上，方正平贴地把它折好包起来。

弘一法师就要回到江湾子恺先生的家里，石岑先生予同先生和我便向他告别。这位带有通常所谓仙气的和尚，将使我永远怀念了。

我们三个在电车站等车，滑稽地使用着“读后感”三个字，互诉对于这两位法师的感念。就是这一点，已足证我们不能为宗教家了，我想。

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作

据说，佛家教规，受戒者对于白衣是不答礼的，对于皈依

弟子也不答礼；弘一法师是印光法师的皈依弟子，故一方敬礼甚恭，一方颠头受之。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七日记。

（初收 1931 年 9 月，《脚步集》，新中国书局）

《未厌集》题记

厌，厌足也。作小说虽不定是甚胜甚盛的事，也总得作像个样儿。自家一篇一篇地作，作罢重复看过，往往不像个样儿。因此未能厌足。愿意以后多多修炼，万一有教自家尝味到厌足的喜悦的时候吧。又，厌，厌憎也。有人说我是厌世家，自家检察过后，似乎尚未。不欲去自杀，这个世如何能厌？自家是作如是想的。几篇小说集拢来付刊，就用“未厌”两字题之。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作者识

（初收 1928 年 12 月，《未厌集》，上海商务印书馆）

过去随谈

—

在中学校毕业是辛亥那一年。并不曾作升学的想头；理由很简单，因为家里没有供我升学的钱。那时的中学毕业生当然也有“出路问题；”不过像现在的社会评论家杂志编辑者那时还不多，所以没有现在这样闹嚷嚷地。偶然的机缘，我就当了初等小学的教员，与二年级的小学生作伴。钻营请托的况味没有尝过；依通常说，这是幸运。在以后的朋友中间有这么一个，因在学校毕了业，将与所谓社会者对面，路途太多，何去何从，引起了甚深的怅惘；有一回偶游园林，看见澄清如镜的池荡，忽然心酸起来，强烈地萌生着就此跳下去完事的欲望。这样生帖孟脱的青年心情我却却没有，小学教员是值得当的，我何妨当当；依实际说，这又是幸运。

小学教员一连当了十年，换过两次学校，在后面的两个学校里，都当高等班的级任；但也兼过半年幼稚班的课——幼稚班者，还够不上初等一年级，而又不象幼稚园儿童那样地被训练着，是学校里一个马马虎虎的班次。职业的兴趣是越到后来越好；这因为后来的几年中听到一些外来的教育理论同方法，自家也零星悟到一点，就拿来施行，而同事又是几个熟朋友的缘故。当时对于一般不知振作的同业颇有点看不起，以为他们德性上有着污点，倘若大家能去掉污点，教育界一定会大放光彩的。

民国十年暑假后开始教中学生。那被邀请的理由是很滑稽的。我曾写一些短篇小说刊载在杂志上。人家以为能作小说就是善于作文，善于作文当然也能教文，于是，我仿佛是颇适宜的国文教师了。这情形到现在仍旧不衰，作过一些小说之类的往往被聘为国文教师，两者之间的距离似乎还不曾经人切实注意过。至于我舍小学而就中学的缘故，那是不言而喻的。

直到今年，曾在五处中学三处大学作教，教的都是国文；这大半是

兼务，正业是书局编辑，连续七年有余了。大学教员我是不敢当的；我知道自己怎样没有学问，我知道大学教员应该怎样教他的科目，两相比，不敢是真情。人家却说了：“现在的大学，名而已！你何必拘拘？”我想这固然不错；但从“尽其在我”的意义着想，不能因大学不像大学，我就不妨去当不像大学教员的大学教员。所惜守志不严，牵于友情，竟尔破戒。今年在某大学教“历代文选”，劳动节的明天，接到用红铅笔署名 L 的警告信，大约说我教那些古旧的文篇，徒然助长反动势力，于学者全无益处，请即自动辞职，免讨没趣云云。我看了颇愤愤：若说我没有学问，我承认；却说我助长反动势力，我恨反动势力恐怕比这位 L 先生更真切些呢；或者以为教古旧的文篇便是助长反动势力的实证，更不用问对于文篇的态度如何，那末他该叫学校当局变更课程，不该怪到我。后来知道这是学校波澜的一个弧痕，同系的教员都接到 L 先生的警告信，措辞比我的信更严重，我才像看到丑角的丑脸那样笑了。从此辞去不教；愿以后谨守所志，“直到永远。”

自知就所有的一些常识以及好嬉肯动的少年心情，当小学或初中的教员大概还适宜的。这自然是不往根柢里想去的说法；如往根柢里想去，教育对于社会的真实意义（不是世俗所认的那些意义）是什么，与教育相关的基本科学内容是怎样，从事教育技术上的训练该有那些项目，关于这些，我就同大多数的教员一样，知道的太微少了。

二

作小说的兴趣可说是由中学校时代读华盛顿欧文的见闻录引起的。那种诗味的描写，谐趣的风格，似乎不曾在读过的一些中国文学里接触过；因此这样想，作文要如此才佳妙呢。开头作小说记得是民国三年；投寄给小说周刊礼拜六，被登载了，便继续作了好多篇。到后来，礼拜六派是文学界中一个卑污的名称，无异海派黑幕派鸳鸯蝴蝶派等等。我当时的小小说多写平凡的人生故事，同后业的相仿佛，浅薄诚有之，如何恶劣却未必，虽然所用的工具是文言，也不免贪懒用一些成语古典。作了一年多便停笔了，直到民国九年才又动手。是颀刚君提示的，他说在北京的朋友将力一种杂志，作一篇小说付去吧。从此每年写成几篇，一直不曾间断；只今年例外，眼前是十月将尽了，还不曾写过一篇呢。

预先布局，成后修饰，这一类 ABC 里所诏示的项目，总算尽可能的力实做的。可是不行：作小说的基本要项在乎有一双透入的观世的眼，而我的眼够不上；所以人家问我那一篇最惬意时，我简直不能回答。为要作小说而训练自己的眼固可不必；但眼的训练实是生活的补剂，因此我愿意对这上边致力。如果致力而有进益，由这进益而能写出些比较可观的文字，自是我的欢喜。

为什么近来渐渐少作，到今年连一篇也没有作呢？有一个浅近的比喻，想来倒很确切的。一个人新买一具照相器，不离手的对光，扳机，卷干片，一会儿一打干片完了，便装进一打，重又对光，扳机，卷干片。那时候什么对象都是很好的摄影题材；小妹妹靠在窗沿憨笑，这有天真之趣，摄他一张；老母亲捧着水烟袋抽吸，这有古朴之致，摄他一张；出外游览，遇到高树，流水，农夫，牧童，颇浓的感兴立刻涌起，当然

不肯放过，也就逐一摄他一张。洗出来时果能成一张像样的照相与否似乎不很关紧要，最热心的“塔”的一板；面前是一个对象，对着他“塔”的板了，这就很满足了。但是，到后来却有相度了一会终于收起镜箱来的时候。爱惜干什么？也可以说是，然而不是。只因希求于照相的条件比以前多了，意味要深长，构图要适宜，明暗要美妙，更有其他等等，相度下来如果不能应合这些条件，宁起收起镜箱了事；这时候，徒然一板是被视为无意义的了。我从前多写只是热心于一板，现在却到了动辄收起镜箱的境界，是自然的历程。

三

中学生主干曾嘱我说一些自己修习的经历，如如何读书之类。我很惭愧，自计到今为止，没有像模像样地读过书，只因机缘与嗜好，随时取一些书来看罢了。书既没有系统，自家又并无分析的综合的识力，不能从书的方面多得到什么是显然的。外国文字呢？日文曾读过葛祖兰氏的自修读本两册，但是像劣等的学生一样，现在都还给教师了。至于英文，中学时代不算读得浅，读本是文学巨著，文法读到纳司非尔的第四册呢；然而结果是半通不通，到今看电影字幕还未能完全明白。（我觉得读英文而结果如此的实在太多了。多少的精神时间，终于不能完全看明白电影字幕！正在教英文读英文的可以反省一下了。）不去彻底修习，弄一个全通真通，当然是自家的不是；可是学校对于学生修习的各项科目都应定一个毕业最低限度，一味胡教而不问学生是否达到了最低限度，这不能不怪到学校了。外国文字这项工具既不能使用，要接触一些外国的东西只好看看译品，这就与专待喂饲的婴孩同样的可怜，人家不翻译，你就没法想。讲到译品，等类颇多。有些是译者实力不充而硬欲翻译的，弄来满盘都错，使人怀疑何以外国人的思想话语会这样的奇怪不依规矩。有些据说为欲忠实，不具稍事变更原文文法上的排列，就成为中国文字写的外国文。这类译品若请专读线装书的先生们去看，一定回答“字是个个识得的，但不懂得这些字凑合在一起讲些什么。”我总算能够硬看下去，而且大概有点懂，这不能不归功到读过两种读如未读的外国文。最近看到东华君译的文学之社会学的批评，清楚流畅，义无隐晦，以为译品像这个样子，庶几便于读者。声明一句，我不是说这本书就是翻译的模范作；我没有这样狂妄，会自认有判定译品高下的能力。

说起读书，十年来颇看到一些人，开口闭口总是读书，“我只想好好儿念一点书，”“某地方一个图书馆都没有，我简直过不下去，”“什么事都不管，只要有书读，我满足了，”这一类话时时送到我的耳边；我起初肃然生敬，既而去未免生厌。那种为读书而读书的虚矫，那种认别的什么都不屑一做的傲慢，简直自封为人间的特殊阶级，同时给与旁人一种压迫，仿佛唯有他们是人间的智慧的葆爱者。读书只是至平常的事而已，犹如吃饭睡觉，何必作为一种口号，惟恐不遑地到处宣传。况且所以要读书，自全凭观念的玄学以至真凭实据的动植矿，就广义说，无非要改进人间的生活。单只是“读”决非终极的目的，生活云云不在范围以内：这也引起我的反感。我颇想标榜“读书非究竟义谛主义”——当然只是想想罢了，宣言之类是不曾做的。或者有懂得心理分析的人

能够说明我之所以有这种反感，由于自家的头脑太俭了，对于书太疏阔了，因此引起了嫉妒，而怎样怎样的理由是非意识地文饰那嫉妒的丑脸的。如果被判定如此，我也不想辩解，总之我确实曾有了这样的反感。至于那些将读书作口号的先生们果否真个读书，我不得而知；只有一层，从其中若干人的现况上看，我的直觉的评判成为客观的真实了。他们果然相信自己是人间智慧的宝库，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得便进抛开了为读书而读书的招牌，就不妨包办一切；他们俨然承认自己是人间的特殊阶级，虽在极微细的一谈笑之顷，总要表示外国人提出来的“高等华人”的态度。读书的口号，包办一切，“高等华人”，这期间仿佛有互相纠缠的关系；若请希圣君来解释，一定能头头是道的。

四

我与妻结婚是由人家作媒的，结婚以前没有会过面，也不曾通过信。结婚以后两情颇投合，那时大家当教员，分开在两地，一来一往的信在半途中碰头，写信等信成为盘踞心窝的两件大事。到现在十四年，依然很爱好。对方怎样的好是彼此都说说不出的，只觉很适合，更适合的情形不能想像，如是而已。

这样打彩票式的结婚当然很危险的，我与妻能够爱好也只是偶然；迷信一点说，全凭西湖白云庵那月下老人。但是我得到一种便宜，不曾为求偶而眠思梦想，神魂颠倒；不曾沉溺于恋爱里头，备尝甜酸苦辣各种味道。图得这种便宜而去冒打彩票式的结婚的险，值得不值得固难断言；至少，青年斯的许多心力和时间是挪移了过来，可以去应付别的事情了。

现在一般人不愿冒打彩票式的结婚的险是显然的，先恋爱后结婚成为普通的信念。我不菲薄这一种信念，它的流行也有所谓“必然。”我只想那些恋爱至上主义者，他们得意时谈心，写信，作诗，看电影，游名胜，失意时伤心，流泪，作诗（流满了惊叹号，）说人间至不幸的止有他们，甚至想投黄浦江：像这样把整个生命交给恋爱，未免可议。这种恋爱只配资本家的公子“名们”的小姐去玩的。他们享用的是他们的父亲祖先剥削得来的钱，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在未入母腹时早就排定，他们看看世界非常太平，一点没有问题；闲暇到这样子却也有点难受，他们于是去做恋爱的题目，弄出一些悲欢哀乐来，总算在他们空白的的生活录写上了几行。如果是并不闲暇到这样子的青年，而也想学步，那惟有障碍自己的进路，减损自己的力量而已。

人类不灭，恋爱也永存。但恋爱有各色各样。像公子小姐们玩的恋爱，让它“没落”吧！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九日作

中学生杂志以出了中学校以后一题征文，因作此篇。一九三一年六月一七日记。

（原载《中学生》，1931年1月第11号，
初收《脚步集》1931年9月，新中国书局）

牵牛花

手种牵牛花，接连有三四年了。水门汀地没法下种，种在十来个瓦盆里。泥是今年又明年反复着用的，无从取得新的业加入。曾与铁路轨道旁边种地的那个北方人商量，原出钱向他买一点，他不肯。

从城隍庙的花店里买了一包过磷酸骨粉，掺和在每一盆泥里，这算代替了新泥。

瓦盆排列在墙脚，从墙头垂下十条麻线，每两条跑离七八寸，让牵牛的藤蔓缠绕上去。这是今年的新计划，往年是把瓦盆摆在三尺光景高的木架子上的。这样，藤蔓很容易爬到了墙头；随后长出来的互相纠缠着，因自身的重量倒垂下来，但未梢的嫩条便又蛇头一般仰起，向上伸，与别组的嫩条纠缠，待不胜重量时便重演那老把戏；因此墙头往往堆积着繁密的叶和花，与墙腰的部分不相称。今年从墙脚爬起，沿墙多了三尺光景的路程，或者会好一点；而且，这就将有一垛完全是叶和花的墙。

藤蔓从两瓣子叶中间引伸出来以后，不到一个月工夫，爬得最快的几株将要齐墙头了。每一个叶柄处生一个花蕾，像谷粒那样大，便转黄萎去。据几年来的经验，知道起头的一批花蕾是开不出来的；到后来发育理见旺盛，新的叶蔓比近根部的肥大，那时的花蕾才开得成。

今年的叶格外绿，绿得鲜明；又格外厚，仿佛丝绒裁剪成的。这自然是过磷酸骨粉的功效。他日花开，可以推知将比往年的盛大。但兴趣并不专在看花。种了这小东西，庭中就成为系人心情的所在，早上才起，工毕回来，不觉总要在哪里小立一会儿。那藤蔓缠着麻线卷上去，嫩绿的头看似静止的，并不动弹；实际却无时不回旋向上，在先朝这边，停一歇再看，它便朝那边了。前一晚只是绿豆般大一粒的嫩头，早起看时，便已透出二三寸长的新条，缀着一两张满被细白绒毛的小叶子，叶柄处是仅能辨认形状的小花蕾，而未梢又有了绿豆般大的一粒的嫩头。有时认着墙上的斑驳痕想，明天未必便爬到那里呢；但出乎意外，明晨已爬到了斑驳痕之上；好努力的一夜工夫！“生之力”不可得见；在这样小立静观的当儿，好默契的“生之力”了。渐渐地，浑忘意想，复何言说，只呆对着这一墙绿叶。

即使没有花，兴趣未尝短少；何况他日开花，将比往年的盛大呢。

（原载 1931 年 9 月《北斗》月刊创刊号）

“今天天气好啊！”

《自由谈》，这是个幻影似的名词。从前秦始皇的时代，两个人在路上碰见了，停了步，谈一句两句话，就犯死罪；谈的什么话是不问的。后来虽然没有这样干脆简单的法令，但是一方面有示范作式的教条，教训人们谈话应该怎样谈；另一法方面又有多少条多少款的律文，规定人们谈话不许怎样谈。在这双方钳制之下，哪里有什么“自由谈”？

我们听到的一些谈论，看到的一些文篇，都是苟存在这双方钳制的夹缝里的。不触着这一边，也不冒犯那一边，才得以说出来，写下来，给我们听到看到。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谈论就只好咽下肚去，让它烂掉；文篇呢，劈版，收毁，禁止投递，它的灾难何止一端。——于是我们就无缘听到看到了。

环境如此，人们就变得异样机警，非常圆滑。怎样才能在双方钳制的夹缝里转侧自如，成为立言持论的人的必修科目。对于这个科目修得太到家了，有时候竟会起一种幻觉，把自己所处的夹缝收缩得更窄些。试举一个例子，近来北平有许多学者主张定北平为文化城，撤除军备，免遭日本飞机大炮的蹂躏；但是在他们的意见书里，却只含糊地指称“敌人”，绝对不见“日本”二字。他们大概是这样想的：若在这“未雨绸缪”的意见书里交代明白，说为的是日本，未免太使日本难堪了。

想谈张君，恐怕张君生心，不谈。想谈李君，恐怕李君动怒，不谈。谈谈甲事乙事吧，又恐怕跟甲事乙事有关的赵君王君不高兴，也只好不谈。于是谈天气。但是说天气不好还是不行，也许会冒犯了冥漠无言的大自然，忽地来一阵烈风暴雨，吹痛了头脑，沾湿了衣裳。“推头着壁”，只有说天气好是唯一妥当的办法。所以，两个人遇见了，往往异口同声地说：“今天天气好啊！”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发表于《申报·自由谈》
(原载 1932 年 12 月 23 日《申报·自由谈》)

记游洞庭西山

四月二十三日，我从上海回苏州，王剑三兄要到苏州玩儿，和我同走。苏州实在很少可以玩儿的地方，有些地方他前一回到苏州已经去过了，我只陪他看了可园，沧浪亭，文庙，植园以及顾家的怡园，又在吴苑吃了茶，因为他要尝尝苏州的趣味。二十五日，我们就离开苏州，往太湖中的洞庭西山。

洞庭西山周围一百二十里，山峰重叠。我们的目的地是南面沿湖的石公山。最近看到报上的广告，石公山开了旅馆，我们才决定到那里去。如果没有旅馆，又没有住在山上的熟人，那就食宿都成问题，洞庭西山是去不成的。

上午八点，我们出胥门，到苏福路长途汽车站候车。苏福路从苏州到光福，是商办的，现在还没有全线通车，只能到木渎。八点三刻，汽车到站，开行半点钟就到了木渎，票价两毛。经过了市街，开往洞庭东山的裕商小汽轮正将开行，我们买西山镇夏乡的票，每张五毛。轮行半点钟出胥口，进太湖。以前在无锡鼋头渚，在邓尉还元阁，只是望望太湖罢了，现在可亲身在太湖的波面，左右看望，混黄的湖波似乎尽量在那里涨起来，远处水接着天，间或界着一线的远岸或是断断续续的远树。晴光照着远近的岛屿，淡蓝，深翠，嫩绿，色彩不一，眼界中就不觉得单调，寂寞。

十二点一刻到达西山镇夏乡，我们跟着一批西山人登岸。这里有码头，不像先前经过的站头，登岸得用船摆渡。码头上有人力车，我们不认识去石公山的路，就坐上人力车，每辆六毛。和车夫闲谈，才知道西山只有十辆人力车，一般人往来难得坐的。车在山径中前进，两旁尽是桑树茶树和果木，满眼的苍翠，不常遇见行人，真像到了世外。果木是柿、橘、梅、杨梅、枇杷。梅花开的时候，这里该比邓尉还要出色。杨梅干枝高大，屈伸有姿态，最多画意。下了几回车，翻过了几座不很高的山岭，路就围在山腰间，我们差不多可以抚摩左边山坡上那些树木的

顶枝。树木以外就是湖面，行到枝叶茂密的地方，湖面给遮没了，但是一会儿又露出来了。

十二点三刻，我们到了石公饭店。这是节烈祠的房子，五间带厢房，我们选定靠西的一间地板房，有三张床铺，价两元。节烈祠供奉全西山的节烈妇女，门前一座很大的石牌坊，密密麻麻地刻着她们的姓氏。隔壁石公寺，石公山归刻寺管领。除开一祠一寺，石公山再没有房屋，惟有树木和山石而已。这里的山石特别玲珑，从前人有评石三字诀叫做“皱，瘦，透”，用来品评这里的山石，大部分可以适用。人家园林中有了几块太湖石，游人就徘徊不忍去，这里却满山的太湖石，而且是生着根的，而且有高和宽度都达几十丈的，真可以称大观了。

饭店里只有我们两个客，饭菜没有预备，仅能做一碗开阳蛋汤。一会儿茶房高兴地跑来说，从渔人手里买到了一尾鲫鱼，而且晚饭的菜也有了，一小篮活吓，一尾很大的鲫鱼。问可有酒，有的。本山自制，也叫竹叶青。打一斤来尝尝，味道很清，只嫌薄些。吃罢午饭，我们出饭店，向左边走，大约百步，到夕光洞。洞中有倒挂的大石，俗名倒挂塔。洞左右壁上刻着明朝人王鳌所写的寿字，笔力雄健。再走百多步，石壁绵延很宽广，题着“联云幢”三个篆字。高头又有“缥缈云联”四字，清道光间人罗绮的手笔。从这里向下到岸滩，大石平铺，湖波激荡，发出汨汨的声音。对面青青的一带是洞庭东山，看来似乎不很远，但是相距十八里呢。这里叫做明月浦，月明的时候来这里坐坐，确是不错。我们照了相，回到山上，从所谓一线天的裂缝中爬到山顶。转向南往下走，到来鹤亭。下望节烈祠和石公寺的房屋，整齐，小巧，好像展览会中的建筑模型。再往下有翠屏轩。出石公寺向右，经过节烈祠门首，到归云洞。洞中供奉山石雕成的观音像，比人高两尺光景，气度很不坏，可惜装了金，看不出雕凿的手法。石公全山面积一百八十多亩，高七十多丈，不过一座小山罢了，可是山石好，树木多，就见得丘壑幽深，引人入胜。

回饭店休息了一会儿，我们雇一条渔船，看石公南岸的滩面。滩石下面都有空隙，波涛冲进去，作鸿洞的声响，大约和石钟山同一道理。渔人问还想到哪里去，我们指着南面的三山说，如果来得及回来，我们想到那边去。渔人于是张起风帆来。横风，船身向右侧，船舷下水声哗哗。不到四十分钟，就到了三山的岸滩。那里很少大石，全是磨洗得没了棱角的碎石片。据说山上很有些殷实的人家，他们备有枪械自卫，子弹埋在岸滩的芦苇丛中，临时取用，只他们自己有数。我们因为时光已晚，来不及到乡村里去，只在岸滩照了几张照片，就迎着落日回船。一个带着三弦的算命先生要往西山去，请求附载，我们答应了。这时候太阳已近地平线，黄水染上淡红，使人起苍茫之感。湖面渐渐升起烟雾，风力比先前有劲，也是横风，船身向左侧，船舷下水声哗哗，更用爽利。渔人没事，请算命先生给他的两个男孩子算命。听说两个都生了根，大的一个还有贵人星助命，渔人夫妻两个安慰地笑了。船到石公山，天已全黑。坐船共三小时，付钱一块二毛。饭店里特地为我们点了汽油灯，喝竹叶青，吃鲫鱼和虾仁，还有咸芥菜，味道和白马湖出品不相上下。九时息灯就寝。听湖上波涛声，好似风过松林，不久就入梦。二十六日早上六时起身。东南风很大，出门望湖面，皱而暗，随外涌起白浪花。吃过早餐，昨天约定的人力车来了，就离开饭店，食宿小帐共计六块多

钱。沿昨天来此的原路，我们向镇夏乡而去。淡淡的阳光渐渐透出来，风吹树木，满眼是舞动的新绿。路旁遇见采茶妇女，身上各挂一只篾篓，满盛采来的茶芽。据说这是今年第二回采摘，一年里头，不过采摘四五回去罢了。在镇夏乡寄了信，走不多路，到林屋洞，洞口题“天下第九洞天”六个大字。据说这个洞象房至那样有三进，第一进人可以直立，第二三进比较低，须得曲身而行。再往里去，直通湖广。凡有山洞处，往往有类似的传说，当然不足凭信。再走四五里，到成金煤矿，遇见一个姓周的工头，峰县和，和剑三是大同乡，承他告诉我们煤矿的大概。这煤矿本来用土法开采，所出烟煤质地很好，运到近处去销售，每吨价六七块钱，比远来的煤便宜得多，现在这个矿归利民矿业公司经营，占地一万七千亩。目前正在开凿两口井，一口深十七丈，又一口深三十丈，彼此相通。一个月以后开凿成功，就可以用机器采煤了。他又说，西山上除开这里，矿产还很多呢。他四十三岁，和我同年，跑过许多地方，干了二十来年的煤矿，没有上过矿业学校，全凭实际得来的经验。谈吐很是爽直，见剑三是同乡，殷勤的情意流露在眉目间。剑三给他照了个相，让他站在他亲自开凿的井旁边。回到镇夏乡正十一点。付人力车价，每辆一块二毛半。在面馆吃了面，买了本山的碧螺春茶叶，上小茶楼喝了两杯茶，向附近的山径散步了一会儿，这才挨到午后两点半。裕商小汽轮靠着码头，我们冒着狂风钻进舱里，行到湖心，颠簸摇荡，仿佛在海洋里。全船的客人不由得闭目垂头，现出困乏的神态。

（原载 1936 年 5 月《越风》第 13 期）

生命和小皮箱

空袭警报传来的时候，许多人匆匆忙忙跑到避难室防空壕里去。其中有些人，手里提着一只小皮箱。小皮箱里盛的什么？不问可知是金银财物证券契据之类，总之是值钱的东西，可以活命的东西。生命保全了，要是可以活命的东西保不住，还是不得活命。带在身边，那就生命和可以活命的东西“两全”了。这样想法原是人情之常，无可非议。

我现在猜度各人对生命和小皮箱的观念。

也许作这样想吧：——既已有了生命，别的且不管，生命总得保住，直到事实上再也不能保住的一瞬间。敌人的轰炸机来了，当前有避难室防空壕，当然要躲到里头去，因为这是保住生命唯一的办法。待听到了一声拖得很长的解除警报，走出避难室防空壕一看，假如满眼是坍塌了的房屋，翻了身的田园，七零八落的肢体，不免点头自慰，生命过了一道难送了。其时看看手里的小皮箱，那和一个地下室毁了还有别的地下室，一个防空壕炸了还有别的防空壕，敌人炸到东边，自己可以逃到西边，旅馆总有得住，馆子里的饭菜总有得吃。有得住又有得吃，不是生命仍然可以保住吗？

也许作这样想吧：——自己的生命是与别人的生命有关联的，自己的小皮箱是与别人的小皮箱“休戚相共”的。仅仅想保住自己的生命，生命难保；仅仅想依靠自己的小皮箱，小皮箱毫无用处。因此，要保住生命就得推广开来保住“四万万同胞”的生命，要依靠小皮箱就得推广开来依靠整个中化国土这个其大无比的小皮箱。（整个中华国土不是我

们的小皮箱吗？)敌人的轰炸机来了，当前有避难室防空壕，自然要往里头躲，血肉之躯拼不过炸弹，这是常识。手头有个小皮箱，自然不妨提着走，化为灰屑究竟是可惜的。但是在听到一声拖得很长的解除警报之后，见到自己的生命和小皮箱都还存在，并不觉得有什么可以安慰庆幸之处，只觉得一种责任感压在心头，非立刻再去操心思，流血汗，干那保住大众的生命，守护其大无比的小皮箱的工作不可。

我只能猜度，不能发掘人家的心。重庆人口头惯说“要得”“要不得”，提着小皮箱跑进避难室防空壕的人不妨问问自己：哪一种想头“要得”，哪一种“要不得”？还不妨问问自己：自己的想头属于哪一种？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发表

(原载重庆 1938 年 2 月《新民报·血潮》第 20 号)

《渝沪通信》选录

第二十三号[八月七日]

村公：

承示种种，感甚。子恺和平中正，今变而为激昂慷慨，弟深能体察其心理变化之过程。弟自己剖析，与子恺心状为近。“八股”虽未必有用，然而连“八股”也不作，岂非更无办法？地方上办维持行亲善者，有人谓此辈别具苦衷，未可厚非。弟则以为此辈无论心迹如何，事实上为蠹贼之尤。将来宜摈之纲冥，不与同人世。苏州一些新贵，半为诗礼之家出身。颜刚来信云：“可见诗礼之家鲜克由礼”，可叹可恨。现在希望到底在青年。这回小墨回来，有许多同学来看他，弟与他们谈话，觉识力充富，饶有干才，大致均不错。此非学校教育之成绩，乃时代锻炼之功也。巴蜀较中近有难童百数十名借宿，小者五六岁，大者十五六岁，作息游戏均有秩序，歌声洋溢，各有至乐。此一队将来往西康，现在正习藏文。他们多数无父母，毫无挂碍，将来或许是开辟西陲之先锋也。看见这些人，总觉前途乐观。

关于店务，弟不敢有所主张。唯依感情说，若迁徙无法，宁可关店也。

调孚兄：芷芬所寄鲁集五册已收到。排较均不坏，看之可喜。山公所寄，不日当亦可到。

“百八课”题目，弟同意尊见。因戏剧部分话多，若附于“曲”，恐说不畅。所示参考书可弄到，当遵命致之。承询《国文课本》事，该稿部批本在祥麟处。在汉口誊清原只三册，第六册并未缮写。此间天气白天较热，但室内亦不过九十一度。间总可以睡得着，不致汗流满身。人均谓重庆热天难受，今亲试之而不然。此间今年初有冰棒。勸成、研因、楚材及我家几个小孩出次集股，在校内贩卖冰棒鲜橘水，供住在校内之二百多人消费。前天结算，三星期内居然有了十分之二的红利，可谓大好生意。然一部分战区教师今来入实验教育训练班者殊可怜，某日有五人生病，医生由教部出，开了五张药方，其四张均弃而未用，因药费须自理，而此四人无钱。其一人愿意自己买药，但以皮夹子示办事人，

中间只有一块钱耳。

说起这个训练班，可笑亦可叹。原来有李步青者，前为中华编辑，与顾荫亭至好，他创一“卡片识字教学法”，本无足奇，小学亦多用之，即以实物与卡片同时认识之法也。而彼夸言用彼之法，初级四年课程可缩至两年教毕。顾荫亭闻之，以为了不得，即令在汉口办一训练班，招战区教师训练之。受训者廿多人，用去一万元。今来重庆开第二班，另定预算为七千元。一切均衙门气派，不惮糜费。李自己已三百元一月，一子一媳挂名为指导，月各八十元。而所讲毫无道理，听者生厌，唯利其有廿元生活费，即亦勉强在那里坐坐。往作一次临时演讲，得车马费十元，七千元之浪费中，弟亦有分赃之嫌矣。弟尝语研因，谓我们应对此公开炮，不可再让他往他处开第三个训练班。研因对此固不满，而只笑笑而已。

所陈已多，即此为止。即颂
诸翁康泰，诸府安吉。

弟钧上 八月七日上午九时

第二十四号[八月廿七日]

巧、村、伯、调诸翁均鉴：

盼来书不得，意者被击落之“桂林号”中有公等赐信也。近二十天间，为诸人之病所扰，心绪不佳。先是三官病痢，西医中医共看三次，迄见效，其形消瘦，四肢骨出，如照片之难童。最近购得与“药特灵”相似之“安痢命”服之，始渐见愈。此间“药特灵”二十五粒瓶装卖七块半，且存货已无多，“安痢命”则较便宜，每粒二角。三官病作后数日，数子亦发热腹泻。延中医诊之，云非痢而为湿，居然一帖即愈，今已复原。昨日午后，墨林忽腹痛发热，至夜而泻，一夜六七次，热度升至三十九度七。今晨热少退，泻亦渐止。她不要看医生，即取满子这药方自为加减，刻小墨出去买药尚未回。“安痢命”可治一切腹泻症，亦令小墨买若干粒，按时服之。此间近日大热，胃肠病盛行，至可忧虑。观报纸记载，知今年各地皆流行痢疾，似上海颇盛。

昨日陈通伯来访，欲招弟往武大教基本国文十二时。武大在乐山，云其地生活较便宜。弟为生计计，自宜允之（打下折扣，实得二百元）。然一则有违不为大学教师之素愿；二则为上课而看书预备，实不胜其烦；三则又要搬一次家，麻烦之至；四则二官、三官又须换学校（把他们留在重庆不放心）：有是数者，未能骤决，答以且容考虑。而墨林与小墨、二官之意见则均倾向于应聘。公等试为代谋，去乎，不去乎？陈君托代邀予同，今致予同一笺，乞转去为感。无论如何，请予同覆弟一信，以便交代。

戴应观亦借住在我校内，同舍一个多月，前日方知之。彼亦有老母、妻、子，南京之家或未毁，杭州之家已无望，观其态度似亦泰然。彼囑向诸翁致候。老舍、老向、何容、蓬子、王平陵来此，上星期日晤见，快叙半天。老舍忠贞热忱，大可钦佩。

颀刚仍未来，杳无音信。韜公、柳君同在此办三日刊。巴蜀于下月十日开学。三官已考取六年上期。小墨已考取国立中央药学专门学校，入学与否未定，如考取大学则宁入大学。

匆匆不尽，即请

秋安。

弟钧上 八月廿七日上午九点半
(原载 1982 年《收获》第 6 期)

《嘉沪通信》选录

第五号[一月三十一日]

丐翁赐鉴：

手示敬悉。诗词意境萧瑟，弟初不自觉，今诸公皆以是为言，覆按之果然。弟心性简单无殊于三官，于外界一切鲜察其究竟，于未来之日亦不为预想。此在骨子里近于悲观，遂发而为萧瑟之音，未可知也。然感情上不甚喜萧瑟，以后当徐徐改之。

承示向公司提出停薪声明，高怀公义，至深钦佩。洗、村诸公惠书，言已勉依尊旨，想必为之一快。时势如此，友好无多，开明一局非独营利，亦以气类之相合，遂团结逾十载，而此团结中之几个人固莫不愿翁身心安愉也。老大云云，正不必挂怀。弟近亦“视茫茫而发苍苍”，然只在写信时偶尔提及，平时不复管他。此或足征其识类童稚，然颇欲以是为翁劝也。

垂询善、满婚事，并示变通办法，而诸翁亦有从早举行之议，读之感甚。婚礼自当从简，而亦不可过于草草。在嘉请客，同事、学生取其接近者邀之，而孟实、欣安与我两家为熟友，可为证婚。至上海、上虞、苏州亲友，似可留待他日弟家东归时再说。现在尚示能定日期者，一须由医生为小墨检验身体，二须将寓所搬动一下（现在寓所无可为新房之房间），三须添置一些衣物器用。俟此三者毕举，即当选定日期，驰书奉告。唯念结婚而后，或不免即有生儿育女之事，此在青年新娘实非佳运，而家庭之中亦且增事不少。弟虽通脱，犹不能庄颜而与语生育节制，以此不无踌躇。谬妄之想，翁或笑这乎？

满子忠厚之至，与我们共处年余，弟益见其可爱。跑路既多，识见大有长时。近且翻译小说、创作小说以外阅读东华所编国文教本，每日并写日记，如是久之，笔下必能顺适。今日彼寄一信往白马湖，问候其嫂（绍兴与此间邮递可通，亦不过一个月耳）。对于父母时时萦念，闻常有到家之梦。衣特由祥麟兄自渝转寄者，今尚未到。川省寄包裹本难计算时日，想不致遗失。夏师母近况如何？不特满子，墨林等亦深怀念，以后赐示希一叙焉。即颂

潭吉

弟钧上 一月卅一日午后
（原载 1983 年《收获》1 期）

以画为喻

咱们画图，有时候为的实用。编撰关于动物植物的书籍，要让读者明白动物植物外面的形态跟内部的构造，就得画种种动物植物的图。修建一所房屋或者布置一个花园，要让住在别地的朋友知道房屋花园是怎么个光景，就得画善于这所房屋这个花园的图。这类的图，绘画动机都在实用，读者看了，明白了，住在别地的朋友看了，知道了，就完成了它的功能。

这类图决不能随便乱画。首先要把画的东西看行明白，认得确切。譬如画猫罢，它的耳朵怎么样，它的眼睛怎么样。你如果没有看得明白，认得确切，怎么能下手？随便画上猪的耳朵，马的眼睛，那是个怪东西，决不是猫；人家看了那怪东西的图，决不能明白猫是怎样的动物。所以，要画猫就得先认清猫。其次，画图得先练成熟习的手腕，心里想画猫，手上就得画成一只猫。像猫这种动物，咱们中间谁还没有认清，可是咱们不能人人都画得成一只猫；画不成的原因，就在于熟习的手腕没有练成。明知道猫的耳朵是怎样的，眼睛是怎样的，可是手不应心，画出来的跟知道的不相一致，这就成猪的耳朵马的眼睛，世者什么也不像了。所以，要画猫又得练成从心所欲的手段。

咱们画图，有时候并不为实用。看见一个老头儿，觉得他的躯干，他的面部的器官，他的蓬松的头发跟胡子，线条都非常之美，配合起来，是一个美的和谐，咱们要把那美的和谐表现出来，就动手画那个老头儿的像。走到一处地方，看见三棵老柏树，那高高向上的气派，那倔强矫健的姿态，那苍然蔼然的颜色，都仿佛是超然不群的人格象征，咱们要把这一点感兴表现出来，就动手画那三棵老柏树的图。这类的图，绘画的动机不为实用，可以说无所为。但也可以说有所为，为的是表出咱们所见到的一点东西，从老头儿跟三棵老柏树所见到的一点东西——“美的和谐”、“仿佛是超然不群的人格象征”。

这类的图也不能随便乱画。第一，见到须是真切的见到。人家说那个老头儿很美，你自己不加辨认，也就跟着说那个老头儿很美，这就不是真切的见到。人家都画柏树，以为柏树的挺拔之概值得画，你就跟着画柏树，以为柏树的挺拔之概值得画，这就不是真切的见到。见到不真切，实际就是无所见；无所见可是还要画，结果只画了个老头儿，画不出那“美的和谐”来；只画了三棵老柏树，画不出那“仿佛是超然有群的人格象征”来。必须要把整个的心跟事物相对，又把整个的心深入事物之中，不仅认识它的表面，并且透达它的精蕴，才能够真切地见到些什么。有了这种真切的见到，咱们的图才有了根本，才真个值得动起手来。第二，咱们的图既以咱们所见到的一点东西为根本，就跟前一类的图有了不同之处；前一类的图只须见什么画什么，画得准确就算尽了能事；这一类的图要表现出咱们所见到的一点东西，就得以此为中心，对材料加一番选择取舍的工夫；这种工夫如果做得不到家，那么虽然确有见到，也还不成一幅好图。那老头儿一把胡子，工细的画来，不如粗粗的几笔来得好；那三棵老柏树交结着的丫枝，照样的画来，不如删去了来得好；这样的考虑就是所谓选择取舍的工夫。做这种工夫有个标准，标准就是咱们所见到的一点东西。跟这一点东西没有关系的，完全不要；足以表出这一点东西的，不容放弃；有时为了要增加表出的效果，还得以意创造，而这种工夫的到家不到家，关系于所见的真切不真切；所见越真切，选择取舍越有把握，有时几乎可以到不须思索的境界。第三，跟前边说的一样，得练成熟习的手腕。所见在心，表出在手腕，手腕不熟习，根本就画不成图，更不用说好图。这个很明白，无须多说。

以上两类图，次序有先后，程度有浅深。如果画一件东西不会画得像，画得准确，怎么能在一幅画中表出咱们所见到的一点东西？必须能画前一类图，才可以画后一类图。这就是次序有先后。前一类图只凭外

界的事物，认得清楚，手腕又熟，就成。后一类图也凭外界的事物，根本却是咱们内心之所见；凭这一点，它才成为艺术。这就是程度有浅深。这两类图咱们都要画，看动机如何而定。咱们要记载物象，就画前一类图；咱们要表出感兴，就画一类图。我的题目“以画为喻”，就是借图画的情形，来比喻文字前一类图好比普通文字，后一类图好比文艺。普通文字跟文艺。咱们都要写，看动机如何而定。为应付实际需要，咱们得写普通文字；如果咱们有感兴，有真切的见到，就得写文艺，普通文字跟文艺次序有先后，程度有浅深。写不来普通文字的人决写不成文艺；文艺跟普通文字原来是同类的东西，不过多了咱们内心之所见。至于熟习的手腕，两方面同样重要；手腕不熟，普通文字跟文艺都写不好。手腕要怎样才算熟？要让手跟心相应，自由驱遣文字，想写个什么，笔下就写得出个什么，这才算是熟。我的话即此为止。

1943年6月5日作

（初收《西川集》，1945年1月，重庆文光书店）

谈成都的树木

前年春间，曾经在新西门附近登城，向东眺望。少城一带的树木真繁茂，说得过分些，几乎是房子藏在树丛里，不是树木栽在各家的院子里。山茶、玉兰、碧桃、海棠，各种的花显出各种的光彩，成片成片深绿和浅绿的树叶子组合成锦绣。少陵诗道：“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高楼更可怜”，少陵当时所见与现在差不多吧，我想。登高眺望，固然是大观，站到院子里看，却往往觉得树木太繁密了，很有些人家的院子里接叶交柯，不留一点儿空隙，叫人想起严译《天演论》开头一篇里所说的“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忆，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简直不像布置什么庭园。为花木的发荣滋长打算，似乎可以栽得疏散些。大概种树栽花离不开绘画的观点。绘画不贵乎全幅填满了花花叶叶。画面花木的姿态的美，加上所留出的空隙的形象的美，才成一幅纯美的作品。满院子密密满满尽是花木，每一株的姿致都让它的朋友搅混了，显不出来，虽然满树的花光彩可爱，或者还有香气，可是就形象而言，那是毫无足观了。栽得疏散些，让粉墙或者回廊作为背景，在晴朗的阳光中，在澄彻的月光中，在朦胧的朝曦幕霭中，玩赏那形和影的美，趣味必然更多。

根据绘画的观点看，庭园的花木砂如野间的老树。老树经历了悠久的岁月，所受自然的剪裁往往为专门园艺家所不及，有的竟可以说全无败笔。当春新绿茏，生意盎然，入秋枯叶半脱，意致萧爽，观玩之下，不但领略他的形象之美，更可以了悟若干人生境界。我在新西门外，住过两年，又常常往茶店子，从田野间来回，几株中意的老树已成熟朋友，看着吟味着，消解了我的独行的寂寞和疲劳。

说起剪裁，联想到街上的那些泡桐树。大概由于街两旁的人行道太窄，树干太贴近房屋的缘故，修剪的时候往往只顾保全屋面，不顾到损伤树的姿态，以致所有泡桐树大多很难看。还有金河街河两岸以及其他地方的柳树，修剪起来总是毫不留情，把去年所有的枝条全都锯掉，只剩下一个光光的拳头。我想，如果修剪的人稍稍有些画家的眼光，把可

以留下的枝条留下，该会使市民多受若干分之一的美感陶冶吧。

少城公园的树木不算不多，可是除了高不可攀的楠木林，都受到随意随和的摧残。沿河的碧桃的芙蓉似乎一年不如一年了，民众教育馆一带的梅树，集成图书馆北面的十来株海棠，大多成了畸形，表示“任意攀折花木”依然是游人的习惯。虽然游人甚多，尤其是晴天，茶馆家家客满，可是看看那些“刑馀”的花树以及乱生的灌木和草花，总感到进了个荒园似的。《牡丹亭·拾画》出的曲文道“早则是寒花绕砌，荒草成窠”。读着很有萧瑟之感，而少城公园给人的印象正相同。整顿少城公园要花钱，在财政困难的此刻未必有这么一笔闲钱。可是我想，除了花钱，还得有某种精神，如果没有某种精神，即使花了钱恐怕还是整顿不好的。

一九四五年三月五日作

（原载 1945 年 3 月《成都市》创刊号）

《东江归行日记》选录

三日（星期四）黎明即开船，雨已止矣。十时后过秦良玉石宝寨。巨石矗立，倚石建层楼，愈上愈小，凡八层，最高处有一亭。下午四时半抵万县，歇于西山公园下。沿岸石障有三层楼高。仰望公园，见钟楼树木。

下午将“少年”二月号之第二批稿整理毕，预备明日付邮。自万县转重庆，再从重庆航寄上海，大约十日可达。诸人皆上岸，作与墨与母亲守船。

闻明日将停泊一天，船主欲借钱买米买煤，芷芬允代为购入，不借与现款，以免多生枝节。

四日（星期五）晨起见晴光照江山，心神舒爽。诸人皆登岸入城游观。余致书调孚，寄“少年”文稿，兼告途次略况。遂与三官上岸，坡子至多，不免腿痠。入西山公园。卉木颇茂密，山茶将开，梅亦含苞。园址颇广，未之周游。钟楼耸峙，建筑甚工。入城（并无城墙），寻邮局，寄信。见《川东日报》，言国民党政府所提避免冲突条件，中共已允接受。大约政局或可有转机。

食豆丝一碗，买汤圆返舟，分饷留舟中诸人。晴光一舱，怡然于怀。

饭后，与三官再度登岸，浴于浴室，竟体舒爽。有一大溪，不知何名，此时水落，急湍自巨石下，犹轰轰作响。溪上见两桥，一曰万安桥，系新式；另一桥穹形甚高，桥面建屋，工整精妙，颇可赏玩。四时返船。下坡时小腿痠痛，徐徐移步，三官扶之。万县市廛之盛，人口之众，信可称川东大邑。

今日两度登岸，在作实为勉力，惫已。小饮进餐后即睡。例当余守夜，仅醒觉数回而已。芷芬亦值班，但亦鼾睡。

五日（星期六）我店之另一船，离渝时即了觉舱中漏水。（最低处曰太平舱，看水即看太平舱。）近 日渗入渐多，昨夕去水五六回。于

东江归行日记：为作者 1945 年 12 月 25 日至 1946 年 1 月 9 日从重庆返归上海的长江航行日记。此处诸篇记于 1946 年 1 月 3 日至 9 日 0。

是乘者忧心，拟再停泊一天，以观究竟。至八时，仍决定同开。

午后过兴隆重滩，水势至急，波浪激荡，一时诸人情绪紧张。三时歇云阳。城市尚大，其高不如万县。对江有张飞庙，又有睡仙楼，供吕洞宾。余未登岸，斟酒独酌，后与舟人尤姓及知伊同饮。

有人传言去云阳四十里许，昨日有行舟遭劫掠，闻之各怀戒心相约明日诸船同开，亦犹行路结伴之意。

自重庆开船后，遇县城即发电致重庆上海，告平安。

六日（星期日） 六时开船，晓风甚厉。望前顾后，行船不下十艘。激滩渐多，时时有风声浪声邪许声轰然杂作。晌午风益急，船不能时，泊于沙滩一时许。余乃饮酒，酒后酣睡两时许，醒来日已斜。五时歇奉节。

我店之另一船途中与军粮船相撞。损船舷一板。检视之，后舱入水甚多，货物浸湿，余与三官之书三篋在内。舟中人皆惶惧，云不改复乘此，。租时欲易船，势不可能，议论纷纷，迄不得。余主张以后开船时，彼舟之人聚于我舟，停泊时仍归宿。且这三峡，到达宜昌再作计较。

第三舟损一舵，缘过滩时用力过骤，不胜水力，遂至损坏。而我舟亦于停泊时折一前端之大棹。川江行舟之险，今乃亲尝之。

七日（星期一） 今日不开船，三船皆动工修整。余之主张，彼舟之人表示同意，云至此亦唯有如是。明日开行，只得老小五十余人挤坐一舱，如在公路上乘卡车矣。

九时许，同舟多数人出发游白帝城，余未往。远望夔门，高山莽莽，颇为壮观。白帝城可见，高仅及高山之三分之一。下有白烟丛起，云是盐灶煮。水落之时，沙滩有盐泉涌出，取百煮之。一年中可煮四个朋。据云盐质不多，而费燃料殊甚。

午后一时，游白帝城者归来。谓其地距城十馀里，循山腰而往，至半山始有石级。石级凡四百馀，乃至期颠。昭烈庙无可观，而地势绝胜，俯瞰滟滩堆，对望夔门，平眺峡景，皆为胜览。然往回奔走，众皆疲劳。三午亦由小墨三官抱之往，归来由二们邱君与陈君抱持，亦可记也。

三时，与芷芬清华等入城。城如山野小邑，人口无多，市肆不盛。见有产科医生黄俊峰悬牌，系吴天然之同学，昔尝往来。入访之，告以天然已去世，未坐定即言别。购酒与零食而归。有卖梳子筷子者，木质白润如象牙，各购若干。饮酒，饭毕即就睡。

八日（星期二） 晨七时后开船。另一船昨经修理，渗水已甚少。诸人以为移乘我舟，未免拥挤，索性不移动矣。

经白帝城下，仰望亦复巍然。滟滩堆兀立水中，今非如马如龟之时，乃如盆景湖石。夔门高高，真可谓壁立。石隙多生红叶小树。朝阳斜照于峡之方，衬以烟雾，分为层次，气象浩茫。风甚急，泊于夔门壁下避风。

小墨、三官等爬乱石而上，捡石子，色彩纹理均平常，无如乐山所捡者。又有木片，亦经水力磨洗成圆形，略如鹅卵石，盖不知何年何月覆舟之遗骸也。

停舟二时许复开。大约于下午二时，瞿塘峡尽。复历激滩数处，四时抵巫山，泊岸。人金入城游观，舟中肖静，余遂独酌，竟醉。进饭毕，即倒头而卧。半夜醒来，滩声盈耳。

九日（星期三） 六时半开船。入巫峡，山形似与昨所见有异，文字殊难描状。水流时急时缓，急处舟速不下小汽轮，缓处竟若不甚前进。舟人言巫峡九十里，行约三十里，风转急如昨日，且有小雨，船不易进，复泊岸。

左边连峰叠嶂，以地图按之，殆即是巫山十二峰。以画法言，似诸峰各各不同。画家当此，必多悟入。而我辈得以卧游巫峡，此卧游系真正之卧游，亦足自豪。

泊舟二时许，再开。行不久，泊碚石。地属巫山县，系川鄂交界处。我店另一舟先泊岸，我舟在后数百丈。忽见彼舟之人纷纷登岸，行李铺盖亦历乱而上，疑遇暴客。舟人见此情景，断为船漏。及靠近询问，则知驾长不慎，触岸旁礁石者两次，水乃大入。此驾长好为大言，自夸其能，而举动粗忽，同人时时提心，今果出事。犹幸在泊岸之际，若在江心，不堪设想。于是众往抢救行李与货品，亚南、亚平、小墨、三官、两邱君皆颇奋其勇力。书籍浸湿者殆半，非我店之物，而余与三官之书则有三四包着湿，即晒干可看，书品已不存矣。逮货物取出，水已齐舷，下搁礁石，不复沉。

张公所派壮丁七八人看守货物，且为守夜。舟中之人则由张公所介绍一人家，以屋三间留宿。晚饭后商量善后，决依船主之意，破船修好再开，唯不乘人而装货，人则悉集我舟，且到宜昌再说。乘舟十馀日，意已厌倦，又遇此厄，多数人意皆颓唐。唯愿此后一路顺利，不遇他险耳。

今夜余守上半夜，倚枕看谷崎润一郎之《春琴抄》终篇。篷上淅沥有雨点，风声水声相为应和。身在巫峡中，独醒听之，意趣不可状。

（原载 1981 年《大地》第 1 期、第 3 期）

牛

在张下住的几年里，天天看见牛。可是直到现在还像显现在眼前的，只有牛的大眼睛。冬天，牛拴在门晒太阳。它躺着，嘴不停的磋磨，眼睛就似乎比忙的时候睁得更大。牛眼睛好像白的成分多，那是惨白。我说它惨白，也许为了上面网着一条条血丝。我以为这两种颜色配合在一起，只能用死者的寂静配合着吊丧者的哭那样的情景来相摹拟。牛的眼睛太大，又鼓得太吭，简直到了使你害怕的程度。我进院子的时候经过牛身旁，总注意到牛鼓着的两只大眼睛在瞪着我。我禁不住想，它这样瞪着，瞪着，会猛的站起身朝我撞过来。我确实感到那眼光里含着恨。有时候我留心看它将会有会么举动，可是只见它呆呆地瞪着，我觉得那眼睛里似乎还有别的使人看了不自在的意味。

我们院子里有好些小孩，活泼，天真，当然也顽皮。春天，他们扑蝴蝶。夏天，他们钓青蛙。谷子成熟的时候到处都有油炸蚱，他们捉了来，在灶堂里煨了吃。冬天，什么小生物全不见了，他们就玩牛。

有好几回，我见牛让他们惹得发了脾气。它绕着拴住它的木桩子，一圈儿一圈儿的转。低着头，斜起角，眼睛打角底下瞪出来，就好像这一撞要整个天地翻个身似的。

孩子们是这样玩的：他们一个个远远的站着，捡些石子朝牛扔去。

起先，石子不怎么大，扔在牛身上，那一搭皮肤马上轻轻的抖一下，像我们的嘴角动一下似的。渐渐的，捡来的石子大起来了，扔到身上，牛会掉过头来瞪着你。要是有个孩子特别胆大，特别机灵，他会到竹园里找来一根毛竹，伸得远远的，撩牛的尾巴，戳牛牛的屁股，把牛惹起火来。可是，我从未见过他们撩过牛的头。我想，即使是小孩，也从那双大眼睛看出使人不自在的意味了。

玩到最后，牛站起来了，于是孩子们轰的一声，四处跑散。这种把戏，我看得很熟很熟了。

有一回，正巧一个长工打院子里出来，他三五光景了，还像孩子似的爱闹着玩。他一把捉住个孩子，“莫跑，”他说，“见了牛都要跑，改天还相吃应稼饭？”他朝我笑笑说，“真的，牛消怕得。你看它有那么大的吗？它不会撞人的。年的眼睛有点不同。”

以下是长工告诉我的话。

“比方说，我们看见这根木头桩子，牛眼睛看来就像一根天柱。比方说，一块田十多亩，牛眼睛看来就没有边，没有沿。牛眼睛看出来的东西，都比原来大，大许许多多。看我们人，就有四金刚那么高，那么大。站到我们跟前它就害怕了，它不敢倔强，随便拿它怎么样都不敢倔强。它当我们只要两个指头就能捻死它，抬一抬脚趾拇就能踢它到半天云里，我们哈气就像下雨一样。那它就只有听我们使唤，天好，落雨，生田，熟田，我们要耕，它就只有耕，没得话说的。你先生说对不对，幸好牛有那么一双眼睛。不然的话，还让你使唤啊，那大的一个，力气又蛮，踩到一脚就要痛一好几天。对了，我们跟牛，五个抵一个都抵不住。好在牛眼睛看出来，我们一个抵它十几个。”

以后，我进出院子的时候，总特意留心看牛的眼睛，我明白了另一种使人看着不自在的意味。那黄色的浑浊的瞳仁，那老是直视前方的眼光，都带着恐惧的神情，这使眼睛里的恨转成了哀怨。站在牛的立场上说，如果能去掉这双眼睛，成了瞎子也值得，因为得到自由了。

（原载 1946 年 12 月《新文化》2 卷 11、12 期合刊）

1948 年 6 月《日记》选录

四日（星期五） 注杜老《无家别》一首，居然完毕。

中午，偕均正、祖璋、知伊至海军青年会，应王天一之招宴。王君原办杂志曰《科学大众》，现又拟办出版事业，专出科学书籍。并将增出两种杂志，一为医学，一为农学，其锐进之意甚可佩，邀我四人，盖欲有所讨教，并请均正、祖璋经常为作文耳。

返店，芷芬以其亲戚租我青石弄房屋之陈叔平之来信见示。书中言我屋空关之一间被人占住云云。苏州近到战场退回之军人不少，滚绣坊一带人家，有空屋者均补充强占。余闻之，初颇不快，既而思抗战期间，此屋亦曾遭此命运，今不过其延续耳。唯余近来颇思明年返苏居住，今若此，恐未必能实现矣。

美国扶植日本，颇为积极。我国除政府外，几乎无不反对，而学生间情绪尤激昂。晚报载司徒大使发表书面谈话，谓我国人若此，此将引起不幸之后果，颇含恫吓之间民。是何言欤！美国与我政府一致，与我

人民为敌，即十年前之日本也。

夜间听书一回，听昆曲《望张》《游园》两出。

九日（星期三）高祖文来，商共同具名，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之声明书（斥我国学生反美，自言美国并无扶助日本恢复其军事与经济侵略势力之意图）表示抗议。司徒之声明书发表于四日，日来报纸上刊载多人具名之抗议书已多起，高祖文亦欲踵之。余以为此等事无多意义，而高自拟之文实不妥，因与明言。彼即强余草一篇，不得已，作四百言。由彼去拉人签名，据云仅拉最熟之杂志社之编辑人耳。

午后，续注《促织》，未完。

天气甚热，返家居楼上，流汗不止。订上始铺台湾席。

十七日（星期四）校国文文言本复样。

饭后，为伯祥写《书巢》额。渠名其书室曰“书巢”，抗战期间余为之作记。今渠整理亭子间为书巢，因需一额。余题其后云：“伯翁藏书有巢，读书有巢，余前已记之。今兹重为整治，复命题额。老友好之，何说可辞。夫天下之书众矣，废寝食读之，犹不能尽其百一。而以有涯逐无涯，多读百十种奚益？少读百十种奚损？余方以是将废书观，冀免牵缠，而为翁书是额，虽未敢笑其老而好事，亦复兴不同如，在之叹矣。”

又为晓先书一联，依其旨书鲁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句。又为人书一真书条幅。

（原载《叶圣陶集》21卷，1994年6月，江苏教育出版社）

佩弦周年祭

佩弦，你为什么不迟死半年？如果你迟死半年，就可以亲眼看见北平的解放。那时候你的激动跟欢喜一定不比青年人差，你会和着他们的调子歌唱，你会效学他们的姿态扭身歌。在解放军入城的那一天，你会半夜里睡不着觉，匆匆忙忙的起来，赶赶紧紧的穿好衣服，参加在欢迎队伍里，从西郊跑进城，在城里四周游行，一整天不嫌疲劳，只觉得新生的愉快没法尽情表现，像张奚若先生那样。你为什么不迟死半年？

佩弦，你为什么不迟死八个月？如果你迟死八个月，我就可以在北平跟你会面。按照你“每事问”的老脾气，你一定急于问我一路上看见的情形。我就要告诉你，在山东走了十多天，看见了真个站起来了的人民，看见了真个作“义战”的军队，看见了真个当“公仆”的官吏。这些人都是全新的，以往历史上绝对没有过。这由于全部人民解放事业就是个范围非常之广的教育课程，从实际出发，以新哲学为指导原理，土生土长，实事求是；大家在这个课程中自我教育，相互教育，才把品质改得那么好，提得那么高。你一定乐于听这些话，还要问这个，谈那个，一连几个钟头不厌不倦。你为什么不迟死八个月？

佩弦，你为什么不迟死十年二十年？如果你迟死十年二十年，不说别的，单说大学中文系方面，你一定可以有你的一份特殊贡献。要批判的接受文学遗产，你的精密的分析跟还原的检察都是必要的基础。你在这上关做了多年的功夫，已经有好些成绩，再加上生活跟思想从现实方面受来的影响，一定会越来越精深。我国向来没有一部像样的文学史，从现在的观点说，文学史更要加起炉灶。你有充分的学力，加上不断长

进的识力，有资格写一部全新的文学史。你为什么不迟死十年二十年？

佩弦，你未了儿一次参加府谈会的谈话使我永远不忘。你说你乐意改变自己，可是得慢慢儿来。我处以为能够料知你的心意。你大概是这样想的：大家嚷改变就跟着嚷，这是容易不过的事儿，但是跟实际没有多大关系。生活跟思想既然成了习惯，要去掉那些不良的成分，取得那些优良的成分，就得养成新习惯。新习惯的养成是一点一滴的，是实践的，不是说说想想的，不能不慢慢儿来。惟有慢慢儿来，所谓改变才能在身上生根，才能使自己真个受用。你其实早已在那里慢慢儿来，你的行诣跟著作都可以证明。痛心的是你说了这句慢慢儿来的话之后，再不容你慢慢儿来了！

佩弦，我到 你清华寓所的书房里嫂夫人说所有陈设一点儿没有动。我登门不遇永不回来的主人，心里一阵酸，可是忍住了眼泪。后来北大十几位朋友邀我们小叙，我喝多了白干，不记得怎么谈起了你，就放声而哭，自己不能控制。为你，就哭了这么一次。我还没有去万安公墓，秋凉时候总得去看一看。

（原载 1949 年 8 月 12 日《人民日报》）

童话

一粒种子

世界上有一粒种子，同核桃这般大。绿色的外皮，非常可爱。凡是看见他的人，没有一个不欢喜他。听说，若是将他种在泥里，就能够透出碧玉一般的芽来。开的花是说不出地美丽，什么玫瑰花，牡丹花，菊花，都比不上。而且有浓厚的香气，什么兰花的香气，梅花的香气，芝兰的香气，也都比不上。可是从没有人种过他，所以也没有人看见过他的美丽的花，闻过他的花的香气。

国王听见有这样一粒种子，欢喜得只是笑；白而浓的胡子，包住他的嘴，仿佛一个树林，现在树林开了个深深的洞——因为笑得合不拢嘴。他说，“我的园里，什么花都有了；北方冰雪底下开的小白花，我派了专使去移了来；南方热带，像盘一样的大莲花，也有人拿花进贡。但是，这些都是世界上平常的花，我弄得到，人家也弄得到；又有什么希奇？现在有这样一粒种子，只有一粒。等他开出花来，世界上就没有第二棵。这才显出我的尊贵和权力。哈！哈！哈！……”

国王就命人把这一粒种子取了来，种在一个白玉盆里。泥是御园里的，筛了再筛，只恐他不细。浇灌的水是金缸里盛着的，滤了再滤，只恐他不干净。每天早晨，国王亲自把这个盆从暖房里搬出来，摆在殿庭之中。晚上又亲自搬进去。寒暑表告诉他天气冷了，就生起暖烘烘的火炉来。

国王睡里梦里，也想看盆里透出碧玉一般的芽来。清醒的时候，不必说了，只在盆的旁边等候。但是那里有碧玉一般的芽呢？只有一个白玉的盆，盛着灰黑的泥。

时候逃一般地过去，国王这种子两年了。春草发芽的时候，他盆旁祝福道，“春草回来了，你跟着他们来罢！”秋天许多种子发芽的时候，他又在盆旁祝福道，“第二批萌芽来了，你跟着他们来罢！”但是全没效果！于是国王怒了。他说：“这是死的种子，丑陋的种子，恶臭的种子！我要他何用！”他就将种子从泥里挖出来；还是从前的样子，同核桃这般大，绿色的外皮，非常可爱。他看了也觉讨厌，就向池里一丢。

种子从国王的池里，跟着流水，流到民间的溪里。渔翁在溪上打鱼，把他网了起来，高声叫卖。

富翁听见了，欢喜得只是笑；肥厚的面孔，差不多打足了气的皮球，现在脸皮只是不住地抖动——因为笑得不停。他说，“我的屋里，什么重价的东西都有了；拳头大的金刚钻，鸡子大的蚌珠，都花了金钱买来。但是，这些也是别个富翁所有的；而且只讲金银珠宝，不免带点俗气。现在有这样一粒种子，只有一粒。等他开出花来，既可以比过别个富翁，而且高雅得多了。这才显出我的富足和优越。哈！哈！哈！……”

富翁就向渔翁买了这一粒种子，种在一只白金缸里。他特别雇了四个种花的人，专门看护这一粒种子。这四个种花的人，都用考试法选来的；用极难的题目，种植名花的方法，去考问他们，他们都能回答。选定之后，给他们很厚的工资，并且优待他们的妻子，使他们愿意尽心竭力。这四人确能尽心竭力，轮班在白金缸旁边看护，日夜不离。他们

懂得种花的方法很多，一切照着所懂的做。他们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肥料，只选最好的肥料浇灌。

富翁想，“这么养护这粒种子，发芽开花应得加倍地快。花开的时候，我便大宴宾客，同我相仿的富翁都请到，使他们看看我独有的美丽的奇花，使他们佩服我是最富有，最优越。”他这么想，刻刻向白金缸看。但是那里有碧玉一般的芽呢？只有一个白金的盆，盛着灰黑的泥。

时候逃一般地过去，富翁种这种子两年了。他春季宴客的时候，在缸旁祝福道，“我将宴客了，你帮助我，快点发芽开花罢！”秋季宴客的时候，他又在缸旁祝福道，“我又将宴客了，你帮助我，快点发芽开花罢！”但是全没效果！于是富翁怒了。他说，“这是死的种子，丑陋的种子，恶臭的种子！我要他何用！他就将种子从泥里控出来；还是从前的样子，同核桃这般大，绿色的外衣非常可爱。他看了就觉生气，便向墙外一丢。

种子跳出墙外，掉在一家铺子前面。商人拾了起来，大喜道，“奇异的种子掉在我的门前，一定是发财之兆！”他就种在店铺旁边。每天开店时候总去拜望一回，收店的时候也要去看一看。隔了一年多，还不见碧玉一般的芽透出来。商人不高兴了，道，“我自己发了痴，以为这是奇异的种子！原来是死的种子，丑陋的种子，恶臭的种子！现在不痴了，我还好好儿想赚钱的好。”他就将种子挖起来，向街上一丢。

种子在街上躺了半天，给扫街夫同垃圾一齐扫在粪箕里，倒在军营旁边。军士拾了起来，大喜道，“奇异的种子给我拾得，一定是升官之兆！”他就种在军营之旁。操罢的时候，就蹲在那里等候他发芽，手里抱着短枪。别的军士问他做什么，他只是不响。隔了一年多，还不见碧玉一般的芽透出来。军士恼了，道，“我自己发了痴，以为这是奇异的种子！原来是死的种子，丑陋的种子，恶臭的种子！现在不痴了，我还是好好儿等打仗的好。”他就将种子挖起来，运出他所有的力气，向很远的空中掷去。

种子飞行了，仿佛乘了飞艇。落下来时，滚在碧绿一片的田里。田里有一个少年农夫，他的皮肤晒得像酱的颜色；因为用力耕作，臂膊有一块块突起的筋肉。他手里拿一柄四齿耙，在翻松田里的泥。他下了几耙，抬起头来看看四围，现出和平的微笑。他看见种子落下来，道，“呀，一粒可爱的种子！”就用耙耙松了田中心的一方泥，将种子种在里面。

他照常耕作，照常割草，照常浇灌，——自然，种那粒种子的地方也耕到，也割到，也浇到。

田中心的一方泥里，有碧绿的一线露出了。隔几天，碧玉一般的茎条挺出来了。再隔几天，开出一朵美丽到说不出的花来，颜色是红的。那朵花放出浓厚的香气，谁走近他的就沾在身上，永远不退。

少年农夫看见了他手种的花，还是平时的态度，现出和平的微笑。

乡村的人齐走来看新开的花。回去的时候，都现出和平的微笑，沾了满身的香气。

一九二一，十一，二十

（原载 1922 年 2 月《儿童世界》周刊 2 卷 1 期）

一个金铜的鸟笼里，养着一只画眉。明亮的阳光照在笼栏上，发出耀眼的色彩，仿佛国王的宫殿。盛水的盂是碧玉做的，清到极点的水也映得绿了。盛栗子的盂是玛瑙做的，正好盛同样颜色的栗子。还有搁在中间的三根横栏，预备画眉停歇的，是象牙做的。披在笼外的笼衣，预备晚上蒙下的，是最细的丝织成的绸做的。那画眉全身的羽毛，光滑和厚，没有一片拂逆或脱落。这因为他的食料很精美，又每天沐浴的缘故。他舒服极了，吃饱了肚皮，浴罢了身体，只在笼中飞舞。有时歇在右边的象牙横栏上，有时歇在中间的，又有时侧歇在笼栏上。停歇的时候，他扑着翅膀；头左右转侧，极玲珑地看视四围。不一会，他又飞舞了。

他能发极温柔极婉转的歌声，使听的人耳朵里非常舒服，像喝酒喝到半醉时的样子。他由一位哥儿特意供养着，将他留在这宫殿一般的鸟笼里。喝的水是哥儿从山泉取来，并且滤过了的。吃的栗子经哥儿亲手检过，料料肥圆，而且洗过了的。哥儿为什么这样费心呢？又为什么给他一个宫殿一般的鸟笼呢？只因为爱听他的歌声；他的歌声能使哥儿异常快活。

他觉得哥儿待他好，又知哥儿爱听他的歌声，便不休不歇地唱歌给哥儿听，那怕当极疲困的时候。他很不明白：张开了口唱几声，有什么好听？他猜不透哥儿的心思。可是，哥儿的确爱听他的唱，他就为哥儿而唱了。哥儿又常常向同伴的姊妹兄弟们说，“我有很可爱的画眉鸟，请你们来听他的唱歌。”于是姊妹兄弟们来了，大家现出高兴的颜色。画眉想，“我实在听不出自己歌声的好处，何以他们也同哥儿一样的爱听呢？”然而哥儿的同伴不可怠慢，否则伤了哥儿的心，他也就为哥儿而唱了。

一天天的过去，他一切生活都很好，安适地住在宫殿一般的鸟笼里。他为哥儿和哥儿的姊妹兄弟们不休不歇地歌唱。不过始终不明白他自己所唱的有什么意义和趣味。

画眉怀着疑惑，总想有机会弄明白他。有一天，哥儿替他加食添水以后，忘记关上笼门，便走开了。画眉便走了出来，一飞飞到屋顶。看看四围的景物，真同仙境一般。深蓝的天空，浮着小白帆似的云。葱绿的柳梢摇曳得好可爱；几簇红杏也露出微笑。远远的青山笼着淡淡的烟，好似迷离未醒的睡人。他看出了神，便飞舞了好一会，又眺望了好一会。

他忘记了鸟笼了；直到想离开屋顶时，便张翅而飞，开始为长途的空中旅行。他飞过了绿的平原，壮阔的长江，铺着黄沙的大野，浊流滚滚的黄河，才想要休息。收拢翅膀停下来，歇在一个大都会的城楼上。下望街市，一切情形都十分清楚。

他看见了奇异的景象了。长街之上，一个人坐在一架两旁有轮子的东西上面，另一个人拉着这东西飞跑。来来往往的，都是这样一对一对的。他就想，“这些坐在两旁有轮子的东西上面的人，难道是没有腿，不能走的罢？为什么要两个人合了伙，才能走路呢？这样的合伙走路，不是有一百个人，只有五十个能做正当有益的事么？”他仔细看坐在上面的人，谁说没有腿；极精致的毯子底下，露出乌黑的皮鞋，光亮的缎靴，都是最时髦的式样呢。“既然有腿，为什么要别人拉着走？”他越想越不明白。

“或者那些拉着别人走的人，他们以这事为有意义有趣味的罢？”他又想。可是看看又不对。他们额上的汗渗出来，像蒸笼的盖。面孔涨得通红，因为努力，时时显出可怕的形相。背心弯了，头屡屡向前冲，又屡屡昂起来透气。两脚脚尖才一点地，便又跨了起来，轮换得异常迅速。待坐在上面的人略一示意，指点着向右或向左，飞跑的人便竭力收住前冲的势，很敏疾地向右或向左去了。他于是明白了，“飞跑的人原来为别人而飞跑的。至于对他们自己，他们并不露什么笑容，并不唱什么赞美飞跑的歌，可以知不见得感觉什么意义和趣味了。”

他很觉得悲哀，一个人只替代了人家的两条腿！心里不爽快，口里便哀切切地唱起来了。他的歌里可怜那些不幸的人只为着别一个人努力，可怜他们做的事没有一些意义和趣味。

他不愿意再看那些可怜的人，想换一个地方停歇，一飞飞到一家的绿漆楼栏上。往室中望去，许多体面的人正会食呢。桌上铺的雪样白的桌衣，有耀眼的刀和叉，玻璃的酒杯，花瓷的盘子，盛满各种彩色的东西的瓶和繁插的瓶花。座中的人个个是很有光彩的面孔，表示出他们的高贵和写意。他更向楼下看，一切的形象大不同了。半片的鱼，切成了丝的肉，去了壳的虾，分割了的鸡鸭，一桶一桶清的浑的各色的水，各式的碗碟盘桶，以及薪柴煤炭，盐油酱醋，都杂乱地塞在一层子里。在这里边有几个人正做工呢。油腻蒙了他们的周身，腥污之气薰着他们的鼻管。沸油的镬子里，他们的手几乎要浸下去。镬下的火焰燎出来，炙着他们的臂肘。待镬里的东西煮好，盛在花瓷的盘子里，白衣的人接了去，摆上楼上的席上，于是刀叉重又举动，闪闪地发出光亮了。

他就想，“这些在楼下作工的人是有病的么？何以一天到晚在那里烘火？又或者他们住在这里，觉得很有意义和趣味，所以肯这样？”可是都不大对。若说是寒病，何不到家里烘火炉去？若说觉得有意义，有趣味，那末自己也应得盛几盘吃了，或者要显出快活的面容了。看他们受了白衣人的吩咐，皱着眉头，急匆匆拿这样，调那样，煮这件，炒那件，分明只为了一个吩咐，才这样做。他很觉得悲哀，一个人只替代了一副煮菜机器！心里不爽快，口里便哀切切地唱起来了。他的歌里可怜那些不幸的人只为着别一个人努力，可怜他们做的事没有一些意义和趣味。

他不愿意再看那些可怜的人，想换一个地方停歇，重又飞了起来。经过一条曲折的胡同，十分幽静，却听有三弦和女儿歌唱的声音。便歇了下来，站在屋面上，有一扇玻璃的天窗，望进去可见屋内的一切。一个粗黑的大汉弹着三弦，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和声唱着。他就想，“这两个人定是很幸福的，他们正奏乐唱歌呢。他们当然知道音乐的滋味，此刻不知快活到什么程度。”因为羡慕他们，他就仔细地听着。

谁知他的推想又有些不大对。那个唱歌的女孩子面孔涨得红了；在进出高声的时候，眉头皱了好几回，颧骨上面的筋也涨粗了。她的胸部屡屡耸起，似乎来不及的样子。歌词从口腔内流水一般的滚出来，几乎塞住了进出的气，因此声音有些沙了。那个弹三弦的人便呵斥道，“这种声音，人家那里爱听！这一段须重行练习！”女孩子十分恐惧，回转身去复唱刚才所唱的。她怕再有沙声出来，勉力耐住，面孔由红而紫了，差不多哭泣的样子。

画眉于是明白了，“原来她为了人家而唱的。至于她自己呢，唱到这等情形，最希望的只在能得歇一歇。可是不能；必须练习纯熟，才能唱给人家听，练习的工夫又岂能短少？那个弹三弦的人呢，也为了人家而逼着她练习。人家听唱歌，要三弦和着，他就弹他的三弦。什么意义，什么趣味，他俩一样的梦想不到！”

他很觉得悲哀，一个人只替代了一件音乐器具！心里不爽愉，口里便哀切切地唱起来了。他的歌里可怜那些不幸的人只为着别一个人努力，可怜他们做的事没有一些意义和趣味。

画眉鸟决意不再回去，不愿意再住在宫殿一般的鸟笼里。他因为看见了许多不幸的人，觉悟自己以前的生活也是很可悲哀。没有意义的唱歌，没有趣味的唱歌，本来是不必唱的。为什么要为哥儿而唱，要为哥儿的姊妹兄弟们而唱？当初糊糊涂涂，以为这种生活还可以；现在看见了与他同命运的人而觉得悲哀了，对于他自己当然更感深刻的心伤。他哭了好多回，眼泪纷滴，仿佛啼血的杜鹃鸟。

他宿在荒野的荆棘树上；饥饿的时候，随便找些野草的果实吃；也随便在溪水里洗浴。白天还是活动飞舞，不过没有金铜的笼栏围住他了。不论什么地方都可停歇，看见了不幸的东西，便哀切切地唱一回，发抒心中的悲伤。说也奇怪，惟独这一种歌唱很觉得惬意心适意；耐住不唱，转觉十分难受，唱了出来，才得开一开胸臆。他起始辨知歌唱的意义和趣味了。

不幸的东西填满了世界，都市里有，山野里也有，小屋子里有，高堂大厦里也有。画眉看见了，总引起强烈的悲哀。随着就唱一曲哀歌；他为自己而唱，为发抒自己对于一切不幸东西的哀感而唱。他永远不再为某一或某一等人而唱了。

可是，工厂里做倦了工的工人，田亩中耕倦了田的农夫，织得红了眼的女子，跟得折了腿的车夫，褪尽了毛的老黄牛，露出了骨的瘦骡子，牵上场演戏的猢猻，放出去传信的鸽子，……听了画眉的歌唱，都得到心底的安慰，忘记了所遭的不幸；一齐仰起了头，露出微笑，柔语道，“可爱的歌声，可爱的画眉鸟！”

一九二二，三，二四

（原载 1922 年 6 月《儿童世界》周刊 2 卷 11 期）

稻草人

田野里边的景物和情形，日间的自有诗人吟成妙美的诗篇，画家描到清丽的画幅，告诉给世间的人。至于夜间，诗人喝着甜美的酒浆微微醉了，画家抱着精雅的乐器低低唱了，更没有功夫来到田野里边，还有谁将夜间的田野里边的景物和情形告诉给世间的人呢？有，还有，这就是稻草人。

我们听基督教里人说，人是上帝手造出来的。我们且不问这句话对不对，只是套一句调子说，稻草人是农人手造出来的。他的骨骼是竹园里的细竹枝。他的肌肤是去年的黄稻草。破碎的篾丝篮或是穿了也的荷叶都可以做他的帽子，下面遮盖着眉眼鼻口不分的脸孔。没有指头的手拿着一柄破坏的扇子；其实不能算拿，线缚住了扇柄，垂垂地悬挂在手

上罢了。骨骼的末端伸出于身体之外；农人将他插在田畦旁边的泥土中，他就一天到晚站在那里了。

他非常有尽职。若将耕牛同他比，耕牛有时要躺在地上，仰起了头看天，觉得悚情多了。若将守夜的狗同他比，守夜的狗有时要跑向前村后落，累主人四出找寻，觉得顽皮多了。他没有一刻嫌得烦闷，像耕牛般躺着看天；也没有一刻着玩耍，像守夜的狗般跑了开去。他只一动不动地看着田亩；手里的扇子轻轻摇动，驱逐那些飞来的小雀，他们是想吃新结的谷实的。他不用吃饭，也不用睡觉，便是坐下歇一歇也不需要，只永久挺挺地站在那里。这是当然的，夜间的田野里边的景物和情形，独有他知道得最点，就在一棵稻草上歇了下来，对于稻草人的驱逐，竟同没有这回事一般。稻草人见小蛾歇下了，心里非常着急。可是，他的身躯同树木一样，栽定在那里，要走前半步也做不到；扇子只管扇动，但没有效果，那小蛾依然稳稳地歇着。他想到将来的田里的情形，想到主人的眼泪和皱瘪的脸，又想到她的命运，心里就同刀割一般。但是那小蛾是歇定了，驱逐又没有效果！

星儿结队归去，一切夜景退隐的时候，那小蛾也飞去了。稻草人很愁闷地望那棵稻草。果然，在茎的中段折断了；断处上端的绿叶很可怜的垂了下来，而且干枯了。更仔细地望去，叶背还留着好些蛾子。这个使稻草人增加了无量的惊恐，心想祸事真个来了，不只是料度而已！可怜的主人，她所有的是一双模糊的眼睛，要警告她，使她及早看见这个，才有挽救呢。他这么想着，摇动扇子更勤；扇子拍着他的身躯，作拍拍的声响。他不能叫喊，这是他唯一的警告主人的法子了。

老妇人下田了。她伛偻着腰背，看看田里的水恰够好，不必再从河里车水进来。又看她所手种的稻，全是非常旺健的样子；摸摸谷实都是饱满的。又看那个稻草人，帽子依旧戴得很正；手里的扇子依旧拿着，听得拍着身躯的声响；而且站得很好，非但没有移动位置，竟挺挺的和昨天前天一模一样。她看一切事情都很好，便跨上田岸，预备回家去搓草绳。

稻草人看她将要去了，急得不可言说，只将扇子连连地拍着，想靠这急迫的声响留住她的脚步。这声响里边仿佛说，“我的主人，你不要去呀！你不要以为田里的一切事情都很好，天大的祸事，已留下种子在你的田里了！等到发作的时候，便将不可收拾，将要滴干你的眼泪，将要碎裂你的心！此刻趁早扑灭，还来得及。这就在这一棵，你看这一棵稻的叶背呵！”他反复地靠着扇子的声响表示这些警告的意思；可是老妇人那里懂得他，她一步一步去得远了。直到他望不见她的背影，才知他的警告是无望了。

除了他之外，没有一个人会为田稻发愁的。他恨不能一步两步跨了过去，将祸害的根苗扑灭了；又恨不能托风儿传话，叫主人快快来预防祸害。他本来是身躯瘦弱的，一经愁恨，更见憔悴，站直的劲儿也没有了，只是斜着肩，曲着背，成一个病夫的样子。不到几天，黄白色的小蛾布满在稻茎上了。当夜深静默的时候，稻草人听得他们吸取稻汁的声音，也看见他们欢欣的飞舞。稻穗渐渐无力地垂下了，绿叶也露出死的颜色。他不忍再看，心知主人今年的辛苦，又只换得了眼泪和悲叹，他于是低头哭了。这时候天气很凉了，更兼在夜的田野之中。冷风吹得他的身躯

索瑟颤动，只因他正哭着，没有觉得。忽然一个女子的声音“我道谁，原来是你，”提醒了他，方觉得身上非常寒冷。这也没有法子，他为着他的职务，虽然寒冷，依旧站在那里。他看那个女子，原来是一一渔妇。田亩的前面是一条河流，她的渔船就泊在那里，舱里露出一粒火焰。她那时正架起一个鱼网，沉入河底；预备好了，就坐在河岸，等待举网。

舱里时时发出小孩咳嗽的声音，又时时有困乏而细微的叫唤“妈”的声音。这使她异常焦心；举起网来，没有平时那么顺便，几乎回回是空的。她就向她舱里的病孩子说道，“你好好儿睡罢！待我网得些鱼儿，明天煮粥给你吃。你只管叫，我的心给你叫乱了，鱼儿便网不到了。”

孩子那里耐得住，又喊道，“妈呀，我的喉咙要裂开来了，给我茶喝！”他说罢，接着一阵咳嗽。

“这里那有茶？你安静些罢，我的祖宗！”

“我要喝茶呀！”孩子竟放声号哭了，在这空旷的夜的田野里，这哭声更觉得悲凄。

渔妇无可奈何，放下了手中执着的拉网的绳，钻进舱里，取了一个碗，从河里舀了一碗水，回身授给病孩喝了。孩子咽水，仿佛灌注的样子，他实在渴极了。但放下碗时，咳嗽更为厉害；到后来只有喘气，没有咳声了。

渔妇也不去管他，仍旧登岸拉她的网。好久好久，病孩没有声音了，她也拉了空网不知几回了，才得一尾鲫鱼，有七八寸长。这是今夜第一次的收获，她很郑重地从网里取出，放在一个木桶里，然后再下网。这个木桶，就在稻草人的足边。

这时候稻草人更为伤心了。他可怜那个病孩，在喉干欲裂的时候没有一口茶喝，在病得很苦的晚上不能同母亲一起睡觉。他又可怜那个渔妇，在这寒冷的深夜里打算明朝的粥，因而硬着头皮不顾她的病孩。他恨不得将自己给孩子煮茶喝；恨不得躺在孩子的身体底下让他取暖；又恨不得夺下黄白色的小蛾的脏物，给渔妇煮粥吃。他若是能够走动时，一定要照着他的心意做了；最可恨他的身躯同树森一样，栽在那里，半步也不能动。他没有法子，只有继续低着头哭，哭得更悲切了。直到鲫鱼被投入木桶时，突然的声响引起他的好奇心，才停了哭，看是什么事情。

这木桶里盛着一片的水，鲫鱼侧躺在桶底，只有贴底的一面身体略觉潮润。这是他所难堪的。想逃出这个地方，他开始用力地跳。跳了好几回，都给高高的桶框挡住，掉下时依旧侧躺在桶底，且觉身体很痛。他的向上的一颗眼珠看见了稻草人，便哀告道，“我的朋友，你且放下手中的扇子，救一救苦难的我罢！我离开了我的水乡，只有死而已。你为一点不忍的心起见，救一救苦难的我罢！”鲫鱼这么哀告着，稻草人心酸已极，只有抖抖地摇他的头。他的意思是说，“请你饶恕我，我是个柔弱无能的人呵！我的心不但愿意救你，并且愿意救捕你的那个妇人和她的孩子，更愿意救在你和他们以外的。可是我同植物一样，栽定在这里，不能自由地移动半步。我怎能如我的心愿做呢！请你饶恕我，我是个柔弱无能的人呵！”

鲫鱼不懂得他的意思，只见他连连摇头，愤怒就像火一般炽盛起来了。大喝道，“这又不是困难的事，你竟没有一点人，只是摇头！原来

我错了，自己的苦难，那有求别人援救的道理！我只当自己努力，努力无效，也不过一死罢了！这又值得什么！”他说着，重又开始跳跃，尾和鳍的尖端都运着十二分的力，不要说别的部分了。

稻草人见鲫鱼误解他的意思，又没有方法向他说明，只有默默地哀叹，怨悒地哭。隔了一会，他偶然抬头，看见那渔妇睡着了，一手还执着拉网的绳；这大约因为她过于疲困之故，虽然注意在明朝的粥，也敌不过睡神了。桶里的鲫鱼呢，跳跃的声音不听见了，只有些无力的尾巴拨动的声音。稻草人想今夜的凄怆，是从未经过的了，真是个悲哀的夜呵！看那些黄白色的小强盗，却吃饱了他们的赃物，正飞舞得起劲呢。这些赃物，全出于主人的老筋骨的气力，现在给他们吃掉，世间有比这个更可怜的事么？

星光渐渐微淡，四围给可怕的黑充满了。稻草人忽觉侧面田岸上有一个黑影走来，仔细望去，蓬乱的发髻，宽大的短袄，认得出是一个女子的影子。她立定了，望那停泊着的渔船；不再走过来，却转身向河岸走。不几步到了，就挺挺地立在那里。稻草人以为奇怪，便一意留心于她。

不知又隔了多少时间，她忽然两臂上举，身体像倒转来的样子，向河中窜去。稻草人看见这样，不等到听见她落水的声音，就没有知觉了。

明天早晨，农夫从河岸经过，发见了河中的死尸。传告大众，近村的男女都赶出来看。杂遝的脚步声，惊醒了酣睡的渔妇；她看那木桶中的鲫鱼，已经僵僵地死了。拿了鱼桶回入船舱，病孩的面庞更瘦了一点，咳嗽没有一刻间断了。那老农妇也跟着大众到河边来看；走过她的稻田时，顺便看一看她自己的成绩。完了，一夜工夫，未长足的稻穗都无力地倒了下来，稻叶全转了干枯的颜色！她于是捶胸顿足地哭。人家回过来问她时，看见那稻草人横倒在田旁了。

一九二二，六，七

（原载 1923 年 1 月《儿童世界》周刊 5 卷 1 期）

古代英雄的石像

因为纪念一位古代的英雄，大家请雕刻家给这位英雄雕一个石像。

雕刻家答应下来，先去翻看有关于这位英雄的历史，想像他的状貌，更想像他的性情和志概。雕刻家的意思，随随便便雕一个石像不如不雕，要雕就得把这位英雄活活地雕出来，让看见石像的人认识这位英雄，明白这位英雄，因而更崇敬这位英雄。成功往往跟在专心的背后。雕刻家一壁参考，一壁想像，心里头石像的模型渐渐完成了。他决定石像的姿态应该怎样，面目应该怎样，小到一个小指应该怎样，细到一丝头发应该怎样。惟有依照这决定的雕出来，才是有活气的这位英雄本身，不只是死的石像。

雕刻家到山中采了一块大石，就动手工作。他心里有完成的模型在，望到那块大石，什么地方要留着，什么地方要凿去，都清楚明白。铁凿一下一下地凿，刀子一刀一刀地刻，大的石块小的石块纷纷离开，掉在地上。像神仙显现一样，起初模糊，后来明晰，这位英雄的像终于站在雕刻家面前了。一丝也不多，一毫也不少，正同雕刻家心里想定的

模型一样。

这石像抬起了头，眼睛直望远方，表示他的志概远大无穷。嘴张开着，好像在那里喊“啊！”左臂圈向里，坚实有力，仿佛围抱着在他手下的群众。右手握拳，伸向前方，筋骨突露像老树干，意思是谁敢侵犯他一丝一毫的，来受领这家伙——拳头！市的中心有一片旷场，大家就把这新雕成的石像立在旷场的中心。石像的基台用石块砌成，就是雕刻家雕像时凿下来的大大小小的石块。这是一种新的美术建筑法，雕刻家说比较用整块的方石垫在底下好得多。基台非常高，人从市外跑来，第一望见的就是这石像，犹如跑进巴黎第一望见那铁塔。

雕刻家从此成了名。他能够给古代英雄雕一个石像，满大家的意。

为了石像成功曾开一个盛大的纪念会。市民在石像下行礼，欢呼，唱歌，跳舞；还喝干了几千坛的酒，拉破了几百身的衣裳，跌伤了好些人的膝盖额角。从这一天起，大家心里有这位英雄，眼里有这位英雄，作一切的事好像比从前特别出劲，特别有意思。无论谁从石像下经过，总是停步，恭恭敬敬鞠躬，然后再走去。骄傲，若非圣人或愚人就难免。那块被雕成英雄像的石头既不是圣人，又不是愚人，只不过一块石头罢了，见人家这样崇敬他，当然遏不住他的骄傲。

“看我多荣耀！我有特殊的地位，高高地超出一切。所有的市民在下面向我鞠躬行礼。我知道他们中间没有一颗心是虚伪的。这种荣耀最难得，没有一个神圣仙佛能够比得上！……”他这话不是向浮游的白云说，白云无心，不能懂他的话；也不是向摇摆的丛林说，丛林絮语，没空听他的话。他这话是向垫在他下面的伙伴大大小小的石块说的。骄傲的架子要在伙伴面前摆，也是世间的老规矩。但是他依然抬起了头，眼睛直望远方，并不略微低头凑近他的伙伴，这就见得他的骄傲太过分了。他竟不屑再近他的伙伴，再看他的伙伴；咽住在他喉间没有说出的一句话当然是“你们，垫在我下面的，算得什么呢！”

“喂，在上面的朋友，你给什么东西迷住心了？你忘记了从前！”在基台一角的一块小石慢吞吞地说，宛如在那里唤醒醉人，每个字音都发来清楚，着实。

“怎么样？”上面那石头觉得出乎意料，但不肯放弃傲慢的声气。

“从前你不是同我们混和在一起的么？也没有你，也没有我们，我们是一整块。”

“不错，从前我们是一整块。但是，经雕刻家的手，我们分开了。铁凿一下一下地凿，刀子一刀一刀地刻，你们纷纷掉下了，独有我，成为光荣尊贵，受全体市民崇敬的雕像。我处现在这特殊地位正是应当的。你们在我下面垫底作基台，也适合你们的身分。难道你们同我平等么？如果你同我平等，先得叫地和天平等！”“嘻！”另一小石块忍不住，出声笑了。

“笑什么？没有礼貌的东西！”

“你不但忘记了从前，也忘记了现在！”

“现在又怎么样？”

“现在你其实并没同我们分开。我们还是一整块，不过改了个样式。你看，从你的头顶到我们最下层，不是胶粘在一起么？并且，因为改成现在的样式，人铁地位很不安稳。你立足在我们身上，只要我们抛开你，

你就不得高高地……”

“除开你们，世间就没有石块了么？”

“再不用寻别的石块了，那时候你一交跌下来就没有了你！碎作千块万块，同我们毫没分别。”

“没有礼貌的东西！休得瞎说威吓人家！”上面那石头动了怒，又想自家的尊严不可损失，故而大声呵喝，像对着罪犯奴隶。“他不相信，”砌成基台的全数石块一齐开口，“马上试给他看！我们就此抛开他吧！”

上面那石头惊得忘记了动怒，也忘记了自家的尊严，只提高声音央求道，“慢！慢！彼此是朋友，混和在一起胶粘在一起的朋友，何必作难！我相信你们的话全是真的，你们切莫抛开我！”“哈！哈！你相信了？”

“相信了，完全相信。”

危险算是过去了。骄傲像隔年的草根，寒冬方过，又透露一丝的芽。上面那石头故意把语声发得软和点，商量一般说道，“我总觉得我比你们高贵些，因为我代表一位英雄，这位英雄在历史上很有名的。”

一块小石带笑带讽说，“历史全靠得住么？几千年以前的人，独个儿在那里想的心思，写历史的人都会知道，都会写下来。你看历史能不能全信？”

另一块石头接着说，“尤其是英雄，也许是个庸人，也许是个坏东西，给写历史的人高兴这么一写，就变成英雄了；反正谁也不能例过年代来对证。更有趣的，并没有这个人，明明是空虚，也会成为英雄。哪吒，孙行者，武二郎武松，不都是英雄么？这些虽说是小说里的人物，然而解已生存在人们的心里，这就小说和历史相差不了多少。”

“我所代表的那位英雄不见得是空虚吧？”上面那石头有点心寒，竭力想安慰自己，“看市民这样纪念他，崇敬他，应该是。历史上真实的英雄。”

“那里说得定呢！”六七块石头同声接应。

一块伶俐的小石又加上一句道，“市民最大的本领就是纪念空虚，崇敬空虚！”

上面那石头十二分不安，喃喃地独语道，“那末我上当了；那个雕刻家叫我代表了空虚，却把我高高矗起，算是给我光荣尊贵的地位。我起初不明白，还以为足以骄傲，我上当了！”

砌成基台的许多石块也喃喃地说道，“我们又何尝不上当！一辈子堆叠在空虚的底下，有什么意思！”大家不再开口，各自想心思。

半夜里，石像忽然倒跌下来，像游泳家从高处跌入水中。离地高，跌得重，碎作千块万块，不再存石像的一丝踪影。同时基台也角散，坍到地上，依旧是大大小小的石块。

明天朝晨，市民预备经过石像下恭恭敬敬鞠躬，却见旷场中心堆满乱石块，石像不知那里去了。大家呆呆相看，说不出一句话；身体里好像被抽去一半的精神，做事就觉懒懒地没有意思。雕刻家来到乱石块旁边大哭一场，算是哀吊他生平最伟大的成绩。并且宣告说，他从此不会雕刻了。的确，他以后不曾雕过一件小东西。

乱石块堆在旷场中心很讨厌，有人提议用来筑市外往北去的道路，大家都赞成。新路筑成之后，市民由此往各处去更觉方便，不免高兴，

又举行庆祝的盛会。

睛美的阳光照在新路上，每一石块露出一个笑脸。他们轮替地赞美自己道：

“我们真个平等！”

“我们毫不空虚！”

“我们集合在一块，铺成真实的路，让人们行走！”

（原载 1930 年《中学生月刊》创刊号）

皇帝的新衣

从前安徒生有一篇故事，叫做皇帝的新衣，想来看过的人很不少。

这篇故事讲一个皇帝，最喜欢穿新衣服，就给两个骗子骗了。骗子说，他们制成的新衣服美丽无比，并且阴一种神奇，凡愚笨的人和不能称职的人是看不见的。他们开头织衣料，接着裁剪缝纫，都只空做手势。皇帝几次派大臣去看。大臣没看见什么，但是怕做愚笨的人，更怕做不能称职的人，都回说看见了，实在美丽非常。新衣服制成的一天，皇帝正要举行一种大礼，就决定穿了新衣服出去。两个骗子请皇帝把旧衣服脱干净了，做着手势，算是给他穿上新衣服。旁边没有一个愿做愚笨的人，更没有一个敢做不能称职的人，一齐欢呼赞美。皇帝也就表示满意，裸体走了出去。沿路的民众也像看得十分清楚，一致称颂皇帝的新衣服。但是有一个小孩却照眼见的说，“迪个人没有穿衣服呢。”大众听到，渐渐传说开去，终于呼喊起来，“皇帝实在没有穿衣服呀！”皇帝觉得惶然，知道这话不错；但既已算穿了新衣服出来，不好意思再说回去穿衣服，只得挺直身子往前走。

以后怎样呢？安徒生没有说。其实还有许多的事情。

皇帝一路走去，强装着得意的样子，身子挺得格外直，以致肩膀和背脊都点痠痛了。跟在背后替他捧着空衣裾的侍臣知道自己正在扮演笑剧中的人物，只想要笑；可是又不敢笑，只好紧紧咬住了舌头。护卫的队伍里，个个眼注着自己的鼻子，没有一个敢斜过眼去看一看同伴；只怕一看就互相会意，彼此护卫着的是一个怎样可笑的皇帝，因而哈哈对笑起来。

民众却来得直爽一点，他们没想到有咬紧舌头和看着鼻子的两个办法，既经说破皇帝没有穿衣服，笑声也就跟着来了。“哈哈，看不穿衣服的皇帝！”

“嘻嘻，他莫非发了痴！”

“他的身体多瘦多难看！”

“吓吓，臂膀大腿都像鸡骨头！”

皇帝听到这些话，又羞又怒，站住了吩咐大臣们道，“这些愚笨的人不忠心的人在那里嚼舌头，你们听见了没有？我这一套新衣服美丽无比，穿上身越显得我的尊严高贵，——不是你们都这样说么？以后我将永远穿这一套！凡有说我没穿衣服以及其他荒唐话的，显见是最坏的东西，立刻拿来杀掉。我的国度里要这等最坏的东西有什么用呢！这是我新定下的法律，你们去宣布给民众知晓。”

大臣们不敢怠慢，命手下吹起号筒来，随即高声把新法律宣布了。

一时间居然不再听见喧笑声，皇帝这才觉得安慰，重又开步前进。

但是走不到几十丈路，笑语声又像花炮一样历乱迸发了。“哈哈，皇帝没……”

“哈哈，皮肤黑……”

“哈哈，肋肯根根……”

“哈哈，从来未有的新……”

皇帝再也耐不住了，满脸的怒容，看着大臣们喝道，“听见没有？”

“听见的，”大臣们抖声回答。

“记不记得我新定下的法律？”大臣们连“记得”也来不及说，赶忙发命令，叫兵士把所有说笑的人都捉住了。

一阵的扰乱。兵士奔来奔去，用着长枪像拦猪一般拦住逃避的人。有好些人跌倒在地上。喊声哭声代替了刚才的喧笑。结果捉住了四五十人。皇帝吩咐就在街头把他们杀掉，好叫民众知道他的法律是铁一般的。

从此以后，皇帝当然不好再穿别的衣服。无论在内宫，在朝廷，他总是裸着身体，还时时做一些虚空的手势，算是理直衣服的褶皱。他的宫妃群臣渐渐练成一种本领，就是看到他装模作样以及他那瘦黑得不堪的身体，能够若无其事，一点不笑，一点不起怪异的心思，好像他原是穿着衣服的。这种本领在宫妃群臣实在是必需的；否则他们的地位就会失掉，甚至他们的生命也难保全了。然而也有因一时失措，便遭到不幸的。

一个是最受皇帝宠爱的妃子。一天，她陪着皇帝喝酒，为欲讨他的欢喜，斟满一杯鲜红的葡萄酒献到他唇边，作着娇态说道，“愿你喝这一满杯，祝你的寿命和天地一样久长！”

皇帝欢喜了，嘴凑着酒杯，就一口喝下去。想来是喝得太急了，一阵咳呛，喷出好些的酒，滴在他的胸膛。

“阿呀，沾湿了你的胸膛了！”

“什么？胸膛！”

宠姬方才醒悟，美丽的脸立刻转成灰色，抖抖索索改口道，“不是。是沾湿了你的衣裳……”

“说沾湿了胸膛，不就是说我没穿衣服么？你愚笨！你不忠心！并且犯了我的法律！”便吩咐侍臣道，“把她交行刑官去吧。”又一个很有学问的朝臣。他虽也勉强跟着同伴练习那种本领，可是见着皇帝总觉得不像个皇帝，赤裸地坐在宝座上，说是去毛的猢猻倒有点像。他只怕什么时候不小心，发一声笑或者说一句什么，那是立刻会灾难收去的。因此他托言要回去侍奉年老的母亲，向皇帝辞去了官职。

皇帝说，“这是你的孝思，我准许你辞去官职。”

朝臣谢了皇帝，转身下殿，心里好像解了几重的捆绑，非常松快，不觉咕嘈道，“从此以后，再不用天天看见那不穿衣服的皇帝了。”

皇帝没听清楚，问群臣道，“他说什么？”

群臣一时想不出别的话，只有照实回答。

皇帝大怒道，“原来你不愿意天天看见我，故而要辞官回去。临行时，还犯了我的法律！看我永不让你回去了！”便吩咐行刑官道，“把他绑出去杀了吧。”

内宫和朝廷里，还有谁敢不小心谨慎呢？

民众方面却没有练成宫妃群臣那样的本领，每逢皇帝出来，看到他那虚空做作的神态，看到他那枯炭一般的身体，总不免要指点，要议论，要笑。于是残酷的杀戮就跟在背后。皇帝祭天的那一回，被杀的有三百人；大阅兵的那一回，被杀的有五百人；巡行京城的那一回，被杀的竟多至一千有余人，因为皇帝经过的街道多，说他笑他的人也多了。

这样多量的杀戮，感动了一位年老心慈的朝臣，他觉得这太残酷了，应该阻止才行。但皇帝是向来不认错的，谁说是皇帝错，谁自己就大大地错了。那老臣想只有设法使皇帝重行穿上衣服那末说笑的事情不再发生，杀戮的事情也可因而停止。他一连几夜没睡觉，只为想那最妥当最安全的方法。

方法终于想停当了。那老臣去朝见皇帝，说道，“有一最忠心的意思，愿你采纳。你一向欢喜新衣服，这最有道理。新衣服穿上身，光彩四射，更显出你的荣耀和威严。可是近来没见你裁制新衣服；恐怕是国家的事情多了，所以记忘记了。你身上的一套衣服有点旧了；赶快吩咐缝工另制一套，把来换上吧。”

“旧了么？”皇帝看着自己的胸膛和大腿，更用手在周身摩抚，“没有的事！这是一套神奇的衣服，永远不会旧的。我将永远穿这一磁，你没听我说过么？你要我把这一套换去，莫非要我丑陋丑陋，要我倒楣！念你一向忠心，年纪又老，我不杀你。你给我住到牢狱里去吧！”

那老臣算是白吃苦，杀戮的事情依然时有发生。而且，皇帝因说他笑他的人总不会没有，心里很烦恼，又定下一条更严厉的法律来了。是这样说的：当皇帝经过的时候，民众一律准开口发声；不问说的什么，只开口发声就错，就要拿住杀掉。

这条法律宣布之后，一般老成人觉得这太过分了，说笑皇帝固然有罪，开口发声说别的事情，怎么也要拿住杀掉呢？于是结合成大大的队伍，齐赴王宫，跪在地上，说有事要见皇帝。

皇帝出来了，脸上有点惊慌，却提高声音喝道，“你们一大批人到来做什么？莫非要造反么？”

一般老成人头都不敢抬，连声说，“不敢，不敢。皇帝所说这样的字眼，我们脑子里想着就是重大的罪恶了。”

皇帝这才定了心，神态就更加威严高贵，抚弄着他的空衣襟问道，“那末你们到来做什么？”

“我们要向皇帝要求，要求言论自由，要求嘻笑自由！那些胆敢对于皇帝说笑的，实在罪大恶极，杀掉他们还嫌刑罚太轻。但我们是决不敢这样的，请皇帝容许我们言论自由，嘻笑自由，把瓣定下的法律废了吧。”

皇帝笑了一笑，说道，“自由是你们的东西么？你们要自由，就不要做我的人民，要做我的人民，就得遵守我的法律。我的法律是铁一般的。废了吧，吓，那有这么容易！”他说毕，转身蹒了进去。一般老成人不敢再说什么。等了一会，有几个略微抬起头来偷看，见皇帝已不在；知道没法，大家只好回去。彼此相戒，以后皇帝出来时，大家关起大门坐在家，千万不要出去看；假若出去看，万一不小心发了个声音，那是要把生命付代价的，不是玩耍的事情。一天皇帝带了群臣和护卫的兵士到离宫去。所经街道，全不见人民。两旁家家关起大门。只听得队伍

的脚步声，达，达，达。像查夜的侦缉队寂寂默默地经过。

忽然皇帝站住了，侧耳细听，向大臣们呵喝道，“听见没有？”大臣们才留心听，陆续回答：

“听见的，是小儿啼哭声。”

“这边是女人唱歌声。”

“那家的人大概喝醉了，那笑声怪可笑的。”

皇帝见大臣们不要不紧地，仿佛在那里闲游，他更动了怒，咆哮道，“你们忘记了我所定下的法律么？”

大臣们方才省悟。便命令兵士把各家的门打开，不论大小男女，不论啼笑歌唱，凡是开口发声的都得捉住。

不曾预料的事情发生了。当兵们打开发出声音和各家的大门，进去搜捕的时候，各家冲出男女大小的许多人来。他们一齐奔向皇帝，举手在他身上乱撕乱拉，嘴里呼喊道，“撕掉你的虚空的衣裳！撕掉你的虚空的衣裳！”

这一咱纷扰而可笑的景象。女人们白润的手臂在皇帝枯黑的胸前上下舞动；老头子们灰白的胡须指着皇帝露骨的背心；两个孩子爬上皇帝的肩头，意思是要撕掉他的空虚的衣领；另有两个孩子挤到皇帝的腰旁，举起小手揪撮他胁下的毛。四围的人挤得紧紧，皇帝要避没法避；想要蹲下来，缩做刺猬似的一团，也办不到。最难受的是胁下又是痒又是痛的感觉，他只好缩颈，皱眉，掀起鼻子，尖起嘴唇，做种种的丑态。

兵士们从各家回出来，望见皇帝这副形相，简直像一头被乱蜂刺螫得没法的猴子。他们平日见惯的是威严的皇帝，不料他会这样完全失了体统；感觉其间很滑稽，他们都斜拖着长枪，哈哈大笑起来。

同样的情形，群臣们也哈哈地笑了，仿佛受着兵士们的传染。正在笑，大家忽地想起，这不是犯了罪么？以前是民众笑皇帝，自己帮着皇帝处罚民众。现在自己也到民众一边来了。皇帝确然好笑。为什么笑了他就犯罪呢？——兵士们群臣们这样想，索性加入围绕着皇帝的群众里，也和着呼喊道，“撕掉你的空虚的衣裳！撕掉人的空虚的衣裳！”

你知道皇帝怎样？他看见兵士群臣突然也犯他的法律，好像有一个巨大的铁椎向他头脑猛击一下，他顿时失了知觉。

（原载 1930 年 1 月《教育杂志》月刊 22 卷 1 期）

叶圣陶小传

叶圣陶，中国现代著名作家。1894 年 10 月 28 日出生于江苏苏州一清贫的市民家庭，1988 年 2 月 16 日病逝于北京。原名绍钧，字秉臣，辛亥革命后改字圣陶，笔名有叶甸、允倩、斯提、郢、郢生等。1911 年中学毕业，因家庭生活困窘无力升学，1912 年至 1923 年先后在杭州、上海、北京等地任教，对教育界状况和知识分子情态了解甚深，为此后创作奠定了丰厚的生活基础。

青少年时期即酷爱文艺，曾为诗社“放社”盟主。1911 年开始发表诗歌及文言小说等。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其创作一发不可收。1921 年参与发起新文学第一个社团“文学研究会”，作品数量之多、体裁之广、知识分子形象刻画之真切，颇为新文学文坛所瞩目。小说《隔

膜》、《火灾》、《线下》、《城中》诸集，在关注妇女命运、憧憬人生的“美”与“爱”、思考知识分子道路的同时，“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的、写实的描写着灰色卑琐的人生。”（茅盾语），成为新文学作品放射异彩的独特篇章。同期，开创了现代童话创作这一新型文学体裁，童话集《稻草人》和此后出版的《古代英雄的石像》，文字优美、清新，想象丰富、诗意盎然，寓善恶、美丑的评判于浅易的故事之中，艺术魅力经久不衰。散文合集《剑鞘》、新诗合集《雪朝》中的作者诸篇，笔致诚朴、淡雅、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作家的人生评价和创作才华。

1922年与朱自清等创办新文学第一个诗刊——《诗月刊》。

1923年至1937年先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编辑，参予编辑文学研究会刊物《小说月报》、《文学旬刊》和《中学生》、《文学》等杂志。此期短篇小说、童话多收入《未厌集》、《四三集》，散文多收入《脚步集》、《未厌居习作》。面对内敌外侮的种种行径，叶圣陶的创作风格也由沉稳、冷隽转而热烈与愤激。有“扛鼎”之作称谓的长篇《倪焕之》于1928年出版，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在“五四”前后十余年时代壮潮激荡下，艰难探索，走向集体主义的真实记录。同期编发文学新人丁玲、巴金等人的处女作，文学“伯乐”之举成为美谈。

抗日战争时期，辗转苏州、武汉、成都、重庆，最后返回上海，坚持编辑出版工作和爱国宣传。角放战争时期积极参加反对独裁统治、要求民主自由的爱国运动。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语文教学研究愈益深入，编辑自幼儿园起至大学国文教材多种，论文辑为《作文论》、《文章例话》、《文章讲话》等，对教师、学生均深有裨益。全国解放后，长期担任出版、教育界领导工作，仍笔耕不辍，出版诗歌、散文、童话、教育论文多种。

在新文学作家中，叶圣陶以德高望重、“一本真诚”著称，文如其人，诚如茅盾所说：“你要从他作品中找寻惊人的事，不一定有；然而即在初无惊人处，有他的那种净化升华人的品性的力量。……圣陶的朴素谨严的作风及其敦厚诚挚的情感自有不可及处。”

叶圣陶主要著作书目

隔膜（短篇小说集）1922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雪朝（新诗合集）与周作人、朱自清等人合著，1922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火灾（短篇小说集）1923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稻草人（童话集）1923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作文论（论文集）1924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剑鞘（散文合集）与俞平伯合著，1924年11月，北京，霜枫社

线下（短篇小说集）1925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荀子（选注）1925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城中（短篇小说集）1926年7月，上海，开明书店

札记（选注）1926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传习录（点注）1927年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苏辛词（选注）1927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风浪（儿童歌剧）1928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周姜词（选注）1929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倪焕之（长篇小说）1929年8月，上海，开明书店
古代英雄的石像（童话集）1931年6月，上海，开明书店
脚步集（散文、小说集）1931年9月，上海，新中国书局
文心（文艺论集）与夏丏尊合著，1934年6月，上海，开明书店
开明初小国语课本 1933年6月，上海，开明书店
开明高小国语课 1934年6月，上海，开明书店
《十三经》索引 1933年8月，上海，开明书店
开明国文讲义 与夏丏尊等合编，1934年11月，上海，开明书店
国文百八课 与夏丏尊合编 1935年6月，上海，开明书店
作文概说 1935年9月，上海，亚细亚书局
未厌居习作（散文集）1935年12月，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
文章例话（文艺论集）1937年2月，上海，开明书店
初中国文教本 与夏丏尊合编，1937年6月，上海，开明书店
文章讲话（文艺论集） 1938年4月，上海，开明书店
阅读与写作（文艺论集）与夏丏尊合著，1938年4月，上海，开明书店
书店
遗腹子（小说，英汉对照本）1941年，上海，地球出版社
精读指导举隅（文艺论集）与朱自清合著，1942年3月，重庆，商务印书馆
中学精读文选 与胡翰先合编，1942年1月，桂林文化供应社
略读指导举隅（文艺论集）与朱自清合著，1943年1月，重庆，商务印书馆
西川集（杂文、小说集）1945年1月，重庆，文光书店
国文教学（文艺论集）与朱自清合著，1945年4月，上海，开明书店
书店
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与郭绍虞等合编，1946年7月，上海，开明书店
少年国语读本 1947年7月，上海，开明书店
开明新编国文读本[乙种]与徐调孚等合编，1947年8月，上海，开明书店
书店
叶圣陶文集 1948年1月，上海，春风书店
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 与朱自清、吕叔湘合编，1948年7月，上海，开明书店
书店
儿童国语读本 1948年8月，上海，开明书店
幼童国语读本 1949年1月，上海，开明书店
寒假的一天（短篇小说）1953年12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个练习生（短篇小说）1955年5月，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
叶圣陶童话选 1956年5月，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抗争（短篇小说集）1958年4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小记十篇（散文集）1958年8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篋存集（诗集）1960年8月，北京，作家出版社
评改两篇作文（评论）1964年3月，北京出版社

社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上、下）1980年8月，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馆
文言读本 与朱自清、吕叔湘合编，1980年12月，北京，商务印书馆
叶圣陶论创作 1982年1月 上海文艺出版社
日记三抄 1982年1月，广州，花城出版社
叶圣陶散文 甲集 1983年3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叶圣陶序跋集 1983年12月，北京，三联书店
我与四川 1984年1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叶圣陶散文 乙集 1984年12月，北京，三联书店叶圣陶集（1—25卷）1987年7月至1994年9月，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